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四五冊目次

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陸游撰 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珵銅活字本 ○○一

客亭類稿□卷 存九卷（書啟編一卷 古律編二卷 四六編四卷 雜著編二卷） （宋）揚冠卿撰 宋刻本 四四三

渭南文集五十卷

（宋）陸游撰

明弘治十五年錫山華珵銅活字本

渭南文集五十卷逸稾二卷內府藏本

宋陸游撰游晚封渭南伯故以名集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十卷此本爲毛氏汲古閣以無錫華氏活字版本重刊凡表牋二卷劄子二卷奏狀一卷啓七卷書一卷序二卷碑一卷記五卷雜文十卷墓誌墓表壙記塔銘九卷祭文哀辭二卷天彭牡丹譜致語共爲一卷入蜀記六卷詞二卷共五十卷與陳氏所載不同疑三字五字筆畫相近而譌刻也末有嘉定三年游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事子遹跋稱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遺意今不敢紊又述游之言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失散宜用廬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於集後云云則此集雖子遹所刊實游所自定也游以詩名一代而文不甚著集中諸作邊幅頗狹然元祐黨家世承文獻遺詞命意尚有北宋典型故根柢不必其深厚而修潔有餘波瀾不必其壯闊而尺寸不失士龍清省庶乎近之較南渡末流以鄙俚爲眞切以庸沓爲詳盡者有雲泥之別矣游劍南詩稾有文章詩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無瑕疵豈復須人爲君看古彝器巧拙兩無施漢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其文固未能及是其旨趣則可以概見也逸稾二卷爲毛晉所補輯史稱游晚年再出爲韓侂冑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今集中凡與侂冑啓皆諱其姓但稱曰丞相亦不載此二記惟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有其全文晉爲收入逸稾蓋非游之本志然足見愧詞曲筆雖自刊除而流傳記載有求其泯沒而不得者是亦足以爲戒矣

新刊渭南集序

渭南集者宋華文閣待制封渭南縣伯山陰陸游務觀之文也凡五十卷近少其本致光祿署丞事錫山華君汝德得之乃嘉定中其子知溧陽縣子遹初刻本也因託活字摹而傳之按待制以文名當時其言雍雅典則足為學者資

蓋今觀子遹跋語稱其所聞於父者以六經左氏莊騷班馬韓曾為師近而天資工力自得尤深然則其言豈剽略剟綴之所成哉宜其沛然為一家言而莫之禦也集中如表箋狀劄記序銘贊碑誌題跋以及道釋詞疏長短曲調皆具大率宗多稱文而四六

之習滋甚偶儷萎弱士恒病之若斯集之渾成讀之新妙可愛而又何有於厭倦哉抑今之士無詞科贄幅之累而它文所成如是者幾人歟此又重乎激昂而光祿君之心之功尤厚且至者也即成使來徵序因以幸古人之見於今而又望今人之追乎古也

於是為序

弘治壬戌春三月上日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翰林院學士長洲吳寬書

先太史之文於古則詩書左氏莊騷史漢於唐則韓昌黎於　本朝則曾南豐是所取法然　禀賦宏大造詣深遠故落筆成文則卓然自為一家人莫測其涯涘益今學者皆熟誦劍南之詩續稾雖家藏世亦多傳寫惟　遺文自　先太史未病時故已編輯而名以渭南矣第學者多未之見今別為五十卷允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　遺意今不敢紊

乃錄梓溧陽學宮以廣其傳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號為陸渭南嘗謂子遹曰劍南乃詩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別名渭南如入蜀記牡丹譜樂府詞本當別行而異時或至散失宜用盧陵所刊歐陽公集例附于集後此皆子遹嘗有疑而請問者故備著于此嘉定十有三年十一月壬寅幼子承事郎知建康府溧陽縣主管勸農公事子遹謹書

渭南文集目錄

山陰陸游務觀

第一卷

表二十首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二
瑞慶節賀表
光宗冊寶賀表
皇帝御正殿賀表

皇太子受冊賀表
賀明堂表
謝明堂赦表
謝赦表
謝賜曆日表二
福建到任謝表
江西到任謝表
嚴州到任謝表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轉太中大夫謝表
謝致任表
落職謝表
逆曦授首稱賀表
牋七首
光宗冊寶賀　太皇太后牋
皇帝御正殿賀　皇后牋
皇帝御正殿賀　皇太子牋
皇太子受冊賀　皇后牋

賀皇太子受冊牋
逆曦授首賀　太皇太后牋
逆曦授首賀　皇后牋
第二卷
南宮表牋二十五首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
重明節表三
立　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
壽皇表
賀　皇帝表
賀　皇太后牋
賀　壽成皇后牋
賀　皇后牋
文武百僚謝春衣表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
道場疏
開起
滿散

進疏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
道場疏
開起
滿散
進疏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
皇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至尊　壽
皇聖帝冬至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冬至
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　皇帝聽樂
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太后受
册箋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成皇后

受册箋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　皇帝賀
三殿受册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皇正旦
表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正旦
表

第三卷
劄子十首

蠟彈省劄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上二府論事劄子
上殿劄子三
擬上殿劄子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第四卷

劄子十二首
上殿劄子三
乞祠禄劄子
上殿劄子二
上殿劄子二
除修史上殿劄子
乞致仕劄子三

第五卷
奏狀八首

天申節進奏銀狀
辭免賜出身狀二
條對狀

奏鎸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
冒役狀
除寶謨閣待制舉曾點自代狀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薦舉人材狀
第六卷
啓十二首
謝解啓
賀台州曾直閣啓
賀曾秘監啓
賀謝提舉啓
賀禮部曾侍郎啓
賀辛給事啓
荅福州察推啓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賀湯丞相啓
除刪定官謝相丞啓
謝内翰啓
謝諫議啓
第七卷
啓十六首
謝曾侍郎啓
刪定官供職謝啓
賀黃樞密啓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謝參政啓
謝賜出身啓
答人賀賜第啓
賀張都督啓
問候洪總領啓
答鈐轄啓
問候葉通判啓
答吳提宮啓

賀葉提刑啓
賀吕知府啓
上陳安撫啓
上史運使啓

第八卷

啓十六首
荅發解進士啓
荅廖主簿發解啓
上二府乞宫祠啓

賀吏部陳侍郎啓
賀莆陽陳右相啓
謝王宣撫啓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謝洪丞相啓
上王宣撫啓
謝晁運使啓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荅薛參議啓

荅衛司户啓
與何蜀州啓
荅交代楊通判啓
與趙都大啓

第九卷

啓十六首
與成都張閣學啓
荅勾簡州啓
與蜀州同官啓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與李運使啓
上鄭宣撫啓
賀葉樞密啓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賀葉丞相啓
賀龔參政啓
荅交代陳太丞啓
與錢運使啓

答南劒守林少卿啓
與建寧蘇給事啓
與本路郡守啓
福建謝史丞相啓

第十卷

啓十七首
上趙參政啓
上安撫沈樞密啓
賀泉州陳尚書啓

答建寧陳通判啓
答漳州石通判啓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謝趙丞相啓
謝王樞使啓
謝錢參政啓
謝侍從啓
謝臺諫啓
與本路監司啓
答本路郡守啓
答寄居官啓
賀葛正言啓
賀周參政啓
賀謝樞密啓

第十一卷

啓二十三首
賀禮部鄭侍郎啓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賀施中書啓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謝梁右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黃參政啓
謝施參政啓
謝臺諫啓
謝葛給事啓

答交代陳判院啓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謝梁丞相啓
謝周樞使啓
謝臺諫啓
謝監司啓
答方寺丞啓
賀王提刑啓
與汪郎中啓

與沈知府啓
賀留樞密啓
賀蔣中丞啓
第十二卷
啓十五首
賀賈大諫啓
賀謝殿院啓
賀周丞相啓
賀施知院啓
賀丘運使啓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修史謝丞相啓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賀張參政修史啓
除寶謨閣待制謝丞相啓
謝費樞密啓
致仕謝丞相啓

答權提刑啓
答胡吉州啓
第十三卷
書九首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上執政書
上虞丞相書
上辛給事書
答刑司户書

答劉主簿書
與尉論捕盜書
答陸伯政上舍書
答王樵秀才書

第十四卷

序十七首
容齋燕集詩序
京口唱和序
送閻漕詩序

雲安集序
送范西叔序
東樓集序
范待制詩集序
持老語録序
師伯渾文集序
晁伯咎詩集序
長短句序
徐大用樂府序

呂居仁集序
佛照禪師語録序
趙秘閣文集序
方德亨詩集序
會稽志序

第十五卷

序十七首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達觀堂詩序

梅聖俞別集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普燈録序
澹齋居士詩序
傳給事外制集序
聞鞶録序
周益公文集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集317 012

曾裘父詩集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邢芻甫字序
曾温伯字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陳長翁文集序
第十六卷
碑六首
成都府江瀆廟碑

行在寧壽觀碑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德勳廟碑
秦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洞霄宮碑
第十七卷
記十三首
雲門壽聖院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灊亭記
煙艇記
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王侍御生祠記
東屯高齋記
樂郊記

對雲堂記
靜鎮堂記
第十八卷
記十一首
藏丹洞記
籌邊樓記
銅壺閣記
彭州貢院記
撫州廣壽院經藏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書巢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圓覺閣記
能仁寺捨田記
常州開河記
第十九卷
記十首
明州阿育王山買田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紹興府修學記
重修天封寺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鎭江府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
廳壁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第二十卷
記十首
居室記
邵武縣興造記
諸暨縣主簿廳記
婺州稽古閣記
智者寺興造記
常州奔牛閘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上天竺復菴記
東籬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第二十一卷
記十首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湖州常照院記
法慈懺殿記

東陽陳君義莊記
盧師田侯生祠記
吳氏書樓記
靈秘院營造記
橋南書院記
心遠堂記
萬卷樓記

第二十二卷

銘七首

梅子眞泉銘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全崖硯銘
延平硯銘
蠻谿硯銘
錢侍郎海山硯銘
柰澤鄉甄硯銘

贊二十四首

崔伯易畫像贊

東坡像贊
王仲信畫水石贊
鍾離眞人贊
呂眞人贊二
僧師源畫觀音贊
宏智禪師眞贊
大慧禪師眞贊
卍菴禪師眞贊
塗毒策禪師眞贊二

佛照禪師眞贊
大洪禪師贊
中巖圓老像贊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
作眞贊
芋菴宗慧禪師眞贊
廣慧法師贊
敷淨人求僧贊
錢道人贊

放翁自贊四
記事一首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第二十三卷
傳三首
姚平仲小傳
族叔父元燾傳
陳氏老傳
青詞六首
紹興府衆會黄籙青詞

江西祈雨青詞
謝雨青詞
嚴州祈雨青詞
謝雨青詞
保安青詞
疏二十一首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滿散道場疏

天申節功德疏二
瑞慶節功德疏七
祈雨疏
謝雨疏
道宮謝雨疏
嚴州祈雨疏三
嚴州施大斛疏
嚴州謝雨疏
嚴州謝雪疏

嚴州久雪祈晴疏
第二十四卷
疏二十九首
法雲寺建觀音殿疏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安隱寺修鐘樓疏
重修光孝觀疏
圓通寺建僧堂疏
重建大善寺疏

道像五藏疏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重修大慶寺疏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福州請聖泉顥老疏
能仁請昕老疏
雍熙請最老疏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千秋觀修造疏
光孝請鄮老疏
雍熙請機老疏
雍熙請錫老疏
求僧疏二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
　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
雍熙請倫老疏
梁氏子求僧疏
孫餘慶求披戴疏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傅妙蘇求僧疏
葉可忻求僧疏
祝文二十三首
鎮江謁諸廟文
祭富池神文
福建謁諸廟文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福州謝雨文代
福州準赦禱諸廟文代
福州歐冶池龍鮮溪河口五龍祈
　雨祝文代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嚴州謁諸廟文
謁大成殿文
謁社稷神文

嚴州秋祭祝文
嚴州祈雨祝文三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二
嚴州祈晴祝文
嚴州謝雪祝文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嚴州謝雨祝文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第二十五卷
勸農文三首
嚴州勸農文
丁未嚴州勸農文
戊申嚴州勸農文
雜書十二首
書通鑑後二
書賈充傳後
書郭崇韜傳後
書安濟法後
書空青集後
書浮屠事
書渭橋事
書包明事
書神僊近事
書屠覺筆
書二公事
第二十六卷

跋四十首
眞廟賜馮侍中詩
高宗聖政草
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高宗御書二
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菴頌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跋唐御覽集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跋杲禪師蒙泉銘
跋修心鑑
跋邵公濟詩
跋坐忘論
跋查元章書
跋高象先金丹歌二
跋天隱子二
跋造化權輿
跋老子道德古文

跋卍菴語
跋武威先生語錄
跋關著作行記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跋周茂叔通書
跋岑嘉州詩集
跋二賢像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跋硯錄香法
跋唐修撰手簡
跋蔡君謨帖
跋瘞鶴銘
跋西崑酬唱集
跋歷代陵名
跋溫庭筠詩集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跋崔正言所書畫法要訣
跋後山居士詩話

跋佛智與升老書
跋古柏圖
第二十七卷
跋四十九首
跋中和院東坡帖
跋漢隸
跋晁百谷字敘
跋陵陽先生詩草
跋荊公詩
集315-019

跋續集驗方
先左丞使遼語錄
跋朝制要覽
跋東坡問疾帖
跋東坡詩草
跋孫府君墓誌銘
跋蘇魏公百韻詩
跋家藏造化權輿
跋三蘇遺文

跋蕭山先生易說二
跋鄭虞任昭君曲
跋傳正議至樂菴記
跋中興間氣集二
跋齊驅集
跋柳柳州書
跋說苑
跋章氏辨誣錄
跋釣臺江公奏議

先太傅遺像
跋高康王墓誌
跋半山集
跋李深之論事集
跋李莊簡公家書
跋之罘先生稿
跋吳夢予詩編
跋松陵集三
跋王仲言乞米詩

跋金奩集
跋韓非子
跋卻掃編
跋彩選
跋陝西印章二
跋詩稾
跋秘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二
跋郭德誼墓誌二

跋郭德誼書
第二十八卷
跋四十一首
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跋蘇氏易傳
跋資暇集
跋法帖二
跋蘭亭樂毅論并趙岐王帖
跋蔡肩吾所作遂府君墓誌銘
跋原隸
跋京本家語
跋李徂徠集
跋劉文老使君義居遺戒
跋無逸講義
跋東坡帖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跋東坡七夕詞後

跋張監丞雲莊詩集
跋淵明集
跋陸史君廟鐵
跋巴東集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跋許用晦丁卯集
跋李浩刋誤
跋歸去來白蓮社圖
跋釋氏通紀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跋魏先生草堂集
跋王輔嗣老子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跋胡少汲小集
跋曉師顯應錄
跋范巨山家訓
跋張安國家問
跋坐忘論

跋唐盧肇集
跋居家雜儀
跋皇甫先生文集
跋南堂語
跋註心賦
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
跋黃魯直書

第二十九卷

跋四十一首

跋蘭亭序
跋李少卿帖
跋樂毅論
跋李朝議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李虞部與范忠宣公啓
跋范文正公書
跋東坡帖
跋盧衰父絕句
跋四三叔父文集
跋王右丞集
跋歐陽文忠公疏草
跋盤澗圖
跋爲琛師書維摩經
跋東坡諫疏草
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
跋楊處士村居感興
跋朱氏易傳

跋晁以道書傳
跋嵩山景迂集
跋任德翁乘桴集
跋洪慶善帖
跋蒲郎中易老解
跋陸子彊家書
跋子聿所藏國史補
跋火池碑
跋韓晉公牛

集315 022

跋畫櫒
跋臨帖
跋米老畫
跋潘豳老帖
跋鄭林帖
跋陳魯公所草親征詔
跋蔡忠懷送將歸賦
跋東坡書髓
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跋謝師厚書
跋雲丘詩集後
跋呂舍人九經堂詩
跋韓忠獻帖
跋高大卿家書
第三十四卷
跋四十首
跋諸晁書帖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跋六一居士集古錄跋尾
跋林和靖詩集
跋米元暉書先左丞海岱樓詩
跋蘇丞相手帖
跋韓幹馬
跋義松
跋林和靖帖
跋東坡集
跋陶靖節文集
跋三近齋餘錄
跋望江麴君集
跋吳越備史二
跋僧帖
跋卿師帖
松陵倡和集
跋潛虛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跋花間集二
跋韓晉公子母犢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跋龔氏金花帖子
跋曾文清公奏議稾
跋曾文清公詩稾
跋魚計賦
跋徐待制詩稾
跋周益公詩卷

跋樊川集
跋周侍郎奏稾
跋周侍郎與姊妹帖
跋鮑參軍文集
跋南華真經
跋興周監丞書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跋世父大夫詩稾

第三十一卷

跋四十七首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跋呂伯共書後
跋張敬夫書後
跋劉戒之東歸詩

跋秦淮海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跋為子遹書詩卷後
跋呂文靖門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稾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跋伯予所藏黃州兄帖
跋詹仲信所藏書稾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跋坡谷帖
跋山谷書陰眞君詩
跋呂尚書帖
跋傅給事帖
跋熊舍人四六後
跋臨汝志
跋尼光語錄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跋張待制家傳
跋柳氏訓序
跋祠部集
跋消灾頌
跋肇論
跋楚公奏檢
跋宗元先生文集
跋韓子蒼語錄
跋孟浩然詩集

跋出疆行程
跋李衛公集
跋徐節孝語
跋趙渭南詩集
跋石鼓文辯
跋西崑酬唱集
跋兼山家學
跋淮海後集
跋張季長中庸辯釋

跋法書後
跋李太白詩
跋重廣字說
跋巖壑小集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第三十二卷
墓誌銘四首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陳君墓誌銘

費夫人墓誌銘
曾文清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五首
青陽夫人墓誌銘
陸孺人墓誌銘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山陰陸氏女女墓誌銘
傅正議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四首
尚書王公墓誌銘
楊夫人墓誌銘
陸郎中墓誌銘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三首
夫人孫氏墓誌銘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中丞蔣公墓誌銘
第三十六卷
墓誌銘六首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丞議張君墓誌銘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方伯謨墓誌銘

留夫人墓誌銘
第三十七卷
墓誌銘五首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王季嘉墓誌銘
石君墓誌銘
夫人陸氏墓誌銘
程君墓誌銘
第三十八卷

墓誌銘四首
朝奉大夫直秘閣張公墓誌銘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監丞周公墓誌銘
夫人樊氏墓誌銘
第三十九卷
墓誌銘二首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墓表五首
陸氏大墓表
詹朝奉墓表
孫君墓表
何君墓表
孺人王氏墓表
壙記一首
令人王氏壙記
第四十卷
塔銘八首
祖山主塔銘
定法師塔銘
良禪師塔銘
高僧猷公塔銘
別峰禪師塔銘
海淨大師塔銘
松源禪師塔銘
退谷雲禪師塔銘

第四十一卷
祭文二十一首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祭梁右相文
祭龔參政文
祭曾國太夫人文
祭王侍御令人文
祭祝永康文
祭劉樞密文

祭蔣中丞夫人文
祭趙提刑文
祭勤首座文
祭許辰州文
祭韓无咎尚書文
祭胡監丞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祭曾原伯大卿文
祭大姪文

祭十郎文
祭朱元晦侍講文
祭方伯謨文
祭張季長大卿文
祭周益公文
哀辭
尤延之尚書哀辭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辭
第四十二卷
天彭牡丹譜
致語六首
天申節致語三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致語二
第四十三卷
入蜀記一
第四十四卷
入蜀記二

第四十五卷
入蜀記三
第四十六卷
入蜀記四
第四十七卷
入蜀記五
第四十八卷
入蜀記六
第四十九卷

詞六十七首
赤壁詞
浣沙溪二
青玉案
水調歌頭
浪淘沙
定風波
南鄉子二
滿江紅二

感皇恩二
好事近十二
鷓鴣天七
驀山溪二
木蘭花
朝中措三
臨江仙
蝶戀花三
釵頭鳳

清商怨
水龍吟
秋波媚二
采桑子
卜筭子
沁園春三
憶秦娥
漢宮春二
月上海棠二

烏夜啼八
真珠簾
好事近

第五十卷

詞六十三首
柳梢青二
夜遊宮二
安公子
玉蝴蝶

木蘭花慢
蘇武慢
齊天樂二
望梅
洞庭春色
漁家傲
繡停針
桃源憶故人五
極相思

一叢花二
隔浦蓮近拍二
昭君怨
雙頭蓮
南歌子
豆葉黃二
醉落魄
鵲橋仙三
長相思五

菩薩蠻二
訴衷情二
生查子二
破陣子二
上西樓
點絳脣
謝池春三
一落索二
杏花天

太平時
戀繡衾二
風入松
眞珠簾
風流子
雙頭蓮
鷓鴣天
蝶戀花

渭南文集目錄終

渭南文集卷第一

山陰陸游務觀

表

天中節賀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熏爲太平華夷銜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 宗社侈無疆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

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琛來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於金石尚希溥技之陳

會慶節賀表

有王者興爰啓丕平之運使聖人壽敢忘胥戴之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蕩乎無名建其有極干戈載戢恩加遐碣之區囹圄一空治格成康之上歛時百福享國萬年臣迹滯遐陬心馳魏闕紀虹渚電樞之慶莫厠諸儒演龍宮蘂笈之文徒修故事

又

帝生商而立子有開必先民戴舜以同心無遠弗屆乾端摩闕欵貢交修中賀臣早以湖海之微生親見唐虞之盛典逢轉逾二十年之久每注想於旻旒萬呼上千萬壽之時獨阻陪於簪笏茲膺郡寄復在王畿目瞻佳氣之鬱葱耳聽驩聲之洋溢永言疎賤已極光榮恭惟 皇帝陛下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

興周道 三朝圖籍將還榮河溫洛之都萬里車書已軼碣石榆林之壤以仁政廣華夷之德澤以豐年奉郊廟之牲牷凡曰含齒戴髮之儔均被淪肌浹髓之賜光御無疆之曆益培有永之年臣猥以分符莫遑造闕簫韶方奏徒傾就日之心歌頌可陳尚刻齊天之石

瑞慶節賀表

虹流電繞適當聖作之辰鼇抃嵩呼共效壽

祺之祝敢傾丹悃仰扣睿聰賀恭惟 皇帝
陛下德當乾符躬有聖瑞東漸西被偉聲教
之泯同上際下蟠極仁恩之滲漉帝生商而
立子民戴舜以同心歷考前聞孰逾盛際臣
生逢千載仕歷 四朝擬貢川珍猥預駿奔
之末鳶飛魚躍承依洪造之中

光宗冊寶賀表

龜食簭從考廟方嚴於典冊仗全樂備都人
咸覩於禮容聖敎茂昭驩聲旁達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道參穹壤德肖 祖 宗稽周王
小毖之求躬虞帝終身之慕父傳歸子有光
盛擧於 兩朝天定勝人果見太平於今日
乃咨元老大臣之參訂兼采議郞博士之討
論勸崇垂鴻極高蟠厚臣在列覩龍飛之旦
紬書奏麟止之篇際遇特殊等夷罕及旣莫
預曲臺之議又阻從鶡車之塵徒有悃誠形
於夢想

皇帝御正殿賀表

肅傳淸蹕端御明朝德上際而下蟠澤東漸
而西被賀 恭惟 皇帝陛下體天廣覆如日
正中率禮無違永歡歲月遷流之速嚮明而
治勉答臣民愛戴之心諏太史涓吉之辰采
奉常緜蕝之議對揚 宗社之福爰擧公御
之觴兩曜淸明四方抃舞臣農疇齒耄帝所
夢遙華衮光臨雖莫望火龍黼黻之盛黃麾
備設尚想聞金石絲竹之音

皇太子受冊賀表

明詔建儲永爲 宗社之本正衙發策顯荅
神祇之心國勢尊安輿情闓懌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若稽古訓駿惠先猷壽考億平誕
膺不敲之福本支萬世坐擁無疆之休存心
養性以事天修身齊家而治國追擧有邦之
慶益昭知子之明臣跡遠周行心馳魏闕命
太史卜日之吉徒聞蜡告之傳遣上公持節
以行莫預觀瞻之盛儻末辭於 聖代尚自
力於聲詩

賀明堂表
農扈叢豐協氣方流於縣宇合宮大享曠儀遂舉於中天驛置星馳嵩呼雷動伏以聖神在御祈報間行肆嚴長至之祠一舉上辛之典惟茲宗祀實在季秋既得萬國之驩心宜罄一精之嘉薦飾恭惟　皇帝陛下範圍元化洽藻太中秉皇祐之舊章戊建平和之極稽紹興之新制用適古今之宜上帝顧歆殊休叢委臣官縻遐徼心繫明廷考漢家汶上

之圖嗟莫部於潤色繼周頌我將之作尚自力於形容

謝明堂赦表
明堂總章舉曠儀於路寢鈞陳羽衛敷大號於端闈德協穹祗春回海縣　恭惟　皇帝陛下道繩祖武政酌民言乾文仰法於房心肇稱鉅典解澤黙符於雷雨一洗衆愆蔬和天人空虛囹圄臣適乘使傳遠在遐陬奉五百里之驛書徒深鼇抃上千萬年之聖壽莫綴扈趨

謝赦表
宣布仁恩發揚孝治觀人心之鼓舞知天意之協從　恭惟　皇帝陛下躬舜禹之資履曾閔之行損又損而至道老吾老以及人一日三朝雖極寧親之大養四方萬里尚憂庶獄之亡辜內廣惠心旁流霈澤雨露所被囹圄一空臣適以守藩恭聞孚號雖與民欣戴如瞻咫尺之天然受命禱祈實勞方寸之地

謝賜曆日表
春秋以王而次春丕顯體元之妙閏月定時而成歲適當班曆之辰治象一新歡聲四溢　恭惟　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化被堪輿念王業之艱難每急農桑之務察天心之仁愛尤深水旱之憂誠意既孚嘉生並應呼嵩高之萬歲幸覩昌期陳泰階之六符不勝大願

又
詔班新曆雖舉彝章地近清都獨先下拜恩

光旁燭小己知榮中謝臣聞堯授人時實前
民用漢得天統克協帝心方當重熙累洽之
盛時宜謹體元居正之大典恭惟　皇帝陛
下凝圖丕赫受命溥將齊七政於璿璣昭示
太平之象調四時之玉燭用待來歲之宜爰
勅有司以幸天下臣偶叨牧養獲與布宣職
思其憂勸課督殫於綿力年運而往功名更
感於初心

福建到任謝表

咸造在廷甫遂朝宗之願奉使有指遽叨臨
遣之榮大造難名餘生曷報中謝伏念臣么然
薄命起自窮閻偶以元祐之黨家獲與紹興
之朝士　眞人有作景運方開適當宁歎息
人才之實難顧一時豪傑號召而未至首蒙
引對面錫殊科遭逢稀闊之知發動邇遐之
聽豈期蹇薄旋困沉綿卒槩全度之恩俾獲
退藏之分侵尋半世轉徙兩川三爲別乘之
行再忝專城之寄五十之年已過非復壯心

八千之路來歸悅如昨夢敷陳淺拙應對參
差惟譴黜之是宜豈超遷之敢望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道兼倫制澤被堪輿念臣留落
有年尚未除於狂態憐臣馳驅無地空竊抱
於愚忠頷雖末路之孤蹤猶玷外臺之高選
臣謹當力思守道深戒瘝官禮樂遠有光華
既大踰於素望靖共好是正直庶少答於鴻
私

江西到任謝表

疏恩趣召靡待一人之言改命遣行猶備四
方之使丹衷欲叙雪涕先傾中謝伏念臣禀資
迂愚立身孱競偶竊犁鉏之餘暇妄窺述作
之淵源槩然自力於簡編老之將至過矣見
稱於流輩轉而上聞頃入對於燕朝實親承
於睿奬煞而異恩賜第弗由場屋之選掄特
旨造廷非出公卿之論薦已分丞投於閑散
豈期重累於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立
賢無方用人唯己一洗拘攣之積弊廣收魁

傑之遺才施及妄庸亦蒙省録甫停追詔還
畀使擅凡曰自結於上知皆俾無蹈於後害
海嶽之内纎塵墜露何所用之父母之愛幼
子童孫義以加此驅馳入境感懼填膺重念
臣樸學守株孤身弔影素乏蚍蜉蟻子之助
孰爲輪囷蟠木之容愴餘日之安歸抱微誠
而求歎方　天子建中和之極用告成功雖
文史近卜祝之間亦思自效尚憑長育不遂
棄捐所願預草漢家檢玉之文未敢邀同尭

民擊壤之作刳肝自許伏鑕何辭疾痛飢寒
仰而呼天誓辭求於世俗齋戒沐浴可以事
帝冀終望於清光

嚴州到任謝表

穿延和之細仗面咫尺天佩新定之左符秩
二千石叨壓過分感懼交懷中謝臣聞明主
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
生前漢皇之念相如遺稾徒求於身後況如
臣輩莫望昔人猥緣一技之畢嘗綴百僚之
末雖辭筋久違於昕謁乃姓名猶在於淵衷
乘傳來歸兩奉召還之旨懷章欲上亟蒙趣
對之榮親降玉音俯憐雪鬢勞其久別蓋寵
嘉近侍之所宜勉以屬文實臨遺守臣之末
有滋蓋伏遇　皇帝陛下睿謨冠古英斷如
神肆筆成書千載獨高於聖學刺經作制諸
儒絶企於清光以臣夙被化於明時憐臣未
廢書於晩歲將激昂其素志故闊略於往愆
臣敢不戴使愚使過之恩念有社有民之寄

懇棠陰而聽訟期無墜於家聲及瓜戍而代
歸尚少酬於君賜

除寶謨閣待制謝表

陪衆雋以登瀛已慙薄陋屆六飛而上蹕遽
踐高華恩重命輕感深涕霣謝伏念臣材非
異稟家本至寒蒼雅遺書守先臣之孤學莊
騷奇作誦諸老之舊聞竊慕隱居求志之風
尤恥譁世取名之事年運而往道阻且長仕
止爲貧適遇　四朝之盛際老猶不死遂爲

六聖之遺民豈期晉盡之時更被非常之遇置之儒館命以信書特寬尸素之重誅不待汗青而加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道兼倫制學備誠明體穹穹厚厚之仁蹟蕩蕩巍巍之治風行雷動號令靡隔於幽遐魚躍鳶飛人材不遺於疏賤雖耄期之已迫尚覆育之愈深臣敢不口誦訓辭心銘德澤入預甘泉之筆橐儻効微勞歸尋杜曲之桑麻終祈洪造

轉太中大夫謝表

信史奏篇獲紀 兩朝之盛恩書馳驛躐躋四品之崇方醲賞之既行欲牢辭而弗敢始終忝幸俯仰兢慚中謝伏念臣身出窮閻家承孤學披肺肝而自力雖有素懷賜骸骨以歸休巳更累歲昨被出綸之命起參載筆之遊強耗昏廢忘之餘均筆削討論之責食常忘事但憂尸素之當誅成本因人乃以汗青而受寵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先思孝守位曰仁風受命于皇天克肖其德肆纂圖於列聖無疆惟休承懷弓劒之藏每切羹墻之慕爰求遺老俾誦舊聞而臣猥以耄期恭承訓勉愴 大父詩書之業久巳寂寥讀元豐文獻之言至於感泣雖迫蓋棺之日敢忘結草之酬

謝致仕表

特纂甘泉巳竊逢辰之幸挂冠神武又叨歸老之榮加恩倘念於耄年延賞特頒於申命伏讀絲綸之語曷勝犬馬之情中謝伏念臣家本窮閻世承孤學雖遇千齡之盛際初無一日之微勞白首光陰躐冠登瀛之選青雲步武亟陪上雍之班屬預奏於信書遂祈歸於故里奉祠雖佚竊食靡安盜游貢於忱辭始么微獲被榮燿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參化育道極範圍纘纂繼肉以養賢才祝鯁祝噎以禮耆耋思正元之朝士寤寐不忘念山

陰之老人生存無幾越拘攣於令甲聳觀聽於薦紳簡編有光世類知勸而臣抱病淋策絕望 闕廷賤息何能亦忝及親之祿素風未墜豈無報國之期

落職謝表

叨榮罪大念舊恩深僅鑄筆槖之華猶保桑榆之景仰慙鴻造下愧公言中謝伏念臣本出故家初無他技每自求於遠官豈有意於虛名命之多艱動輒為累强起僅餘於數月

退歸又閱於六年齒豁頭童心勤形瘁叫閽請命蒙恩久許其乞骸飾巾待終視世已同於逆旅敢謂寬平之邦憲尚令澌盡於里居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勵精大猷惠養遺老念臣生當全盛被 六聖之涵濡憐臣仕遇中興荷 三宗之識拔雖名簿責益示殊私臣敢不祗誦訓詞殫繼宿負尸居餘氣永無再瞻軒陛之期老生常談莫叙仰藏丘山之意

逆曦授首稱賀表

天無私覆實均父母之仁邦有大刑爰下風雷之令英斷若神明之速成功無晷刻之淹氛祲澄清頌聲洋溢中賀臣伏以 高皇有作王室中興方犬戎窺蜀以憑陵賴驍將奮身而守衛念功無已分閫柄承仰 累朝寵數之非常雖聚族糜捐而曷報豈圖小醜自取參夷僭服自如改元無憚受封割地已北通獯鬻之庭置戍奪符欲東扼瞿唐之險罪

不勝於擢髮誅寧貸於闔門肆推蕩之恩實自聖神之造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天地功光 祖 宗覽圖籍而動容每念兩京之未復奉 廟祧而霣涕不忘 九世之深讎蠢茲鄒卵之微自投鼎鑊之地人情共憤天討遂加直臨以賜諸侯雖特寬於漢法頭顱之行萬里已大震於戎心遥知群醜胥遁之餘無復並塞秋防之警臣身歸南陌名寓西清馳驛四傳徒快鯨鯢之戮造朝旅賀莫趨

鵷鷺之班
牋

光宗冊寶賀　太皇太后牋

諏穀旦於清臺蓍龜允協奉鴻稱於　考廟典冊有嚴慶襲重闈驩騰函寓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道同先后德著　累朝闡天下義理之深體坤元光大之盛密扶　睿斷纂修列聖之治功備述先猷啓迪一人之達孝舉時大典紹國成規臣斂迹還東馳心拱北紳

綾雜遝造膽濟濟之賀班宮闕岧嶢徒寄區區之夢境

皇帝御正殿賀　皇后牋

聖治聿新爰正路朝之御邦儀丕舉實繄內助之功盛典皆成函生胥慶恭惟　皇后殿下道隆任姒化洽邦家方當宁之朝羣臣惟聖時克宜中壼之介萬壽與天同休內騰六寢之驩外副萬方之望臣久違近著獲遇昌辰聽九賓之臚傳莫陪抃舞望五雲之宮闕

徒極傾輸

皇帝御正殿賀　皇太子牋

清蹕肅九賓之儀方臨當宁實觴奉萬壽之祝允屬儲宮邦家有光華裔同慶恭惟　皇太子殿下道隆孝友性極誠明以大學爲家傳一洗俗儒章句之陋以密贊爲子職豈獨寢門櫛縱之忝相此多儀實先百辟某久嬰沉疾已迫頹齡想廣殿之崇嚴莫陪襜翼占前星之明潤徒極傾馳

皇太子受冊賀　皇后牋

壼政夔勳協贊　上聖登三之治母爲顧復遂開東宮明兩之祥汗簡光華函生鼓舞恭惟　皇后殿下道光圖史化被宮闈嗣先后之徽音體柔極之厚載嬀汭之降二女允謂盛時周臣之止九人實資內助迨此建儲之命益知儷極之尊臣自去通班久安故里頹齡老矣莫陪執玉之趨鉅典煥然不勝拭目之喜

賀 皇太子受冊牋

父慈子孝集大慶于我家日吉時良發正衙之顯冊國勢重於九鼎驩聲達于四方恭惟
皇太子殿下秉德淳明宅心虛靜英姿達識事洞照於幾先强記博聞言必稽於古訓躬守 累朝仁恕之訓日侍 兩宮娛穆之顏歷考古初實爲創見某夙叨四品垂及九齡爲國老農莫遂濟濟鶴鵠之列逢時盛典尚懷區區犬馬之心

逆曦授首賀 太皇太后牋

叛臣干紀敢萌負固之心睿詔行誅不待崇朝之久慶關 宗社喜溢 宮庭臣伏以參井之墟古今重地方 高帝東巡之始實群胡南牧之秋爰有驍雄服勞疆圉惟 列聖念功之意每示優隆度故臣誓報之心豈有窮已蠢茲微孽亦荷異恩入居宿衛之聯出任師干之寄天所助者順乃懷悖逆之圖人不食其餘自擬殲夷之譴尚全遺族實出
上恩恭惟 太皇太后殿下坤厚資生母儀燕翼每遵 先朝之家法助成 聖主之性仁慈在天之靈故誅其孥而無赦廣及物之澤故宥其族而弗疑臣久屛窮閻猶叨近侍用三有宅欣逢湯德之寬於萬斯年莫預堯封之祝

逆曦授首賀 皇后牋

逆臣負固上貽正宁之憂睿詔行誅不待靈旗之指歡高古昔喜溢宮庭伏以分閫專征

本倚世臣之舊野心叵測輒干邦憲之嚴妖釁自取於擾梟靡草獨枯於長夏尚加矜貸曲示涵容故雖同產之親止用徙鄉之典恭惟 皇后殿下道光嬀汭德配坤元侍膳慈闈克謹晨昏之奉焦心中壼每分宵旰之勞及此成功允爲大慶聳裔夷之觀聽增竹帛之光華臣久已歸耕莫陪入賀身修家齊國治實由內助之功天時地利人和行覩外攘之烈

渭南文集卷第一

渭南文集卷第二

山陰陸游務觀

南宮表牋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建

重明節表

飛龍在天方仰君臨之德流虹繞渚實開聖
作之祥宜紀昌辰用彰盛際恭惟
皇帝陛下承護丕顯受命溥將致養
三宫備本朝之家法參決萬務得率土之民

心正宁初臨積陰頓解於赫明離之象益昭
出震之符臣等不勝大願請以九月四日爲
重明節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群情亟頒俞旨施尊名建顯
號侈寶旻發祥之期披皇圖稽帝文伸臣民
歸美之報著之令甲副在有司邦家增光天
下幸甚

二

受命若帝之初宜邦彝之悉舉盛德如天之

覆豈人欲之或違比奮忱辭顧標令節未回
聰聽曷慰群情伏以紀千秋之名雖由唐舊
允長春之請則在宋與況今非獨循累代
之成規蓋亦以此侈
重華之大慶顯號鉄而未講盛旦鬱而弗彰
謙雖益光禮則未稱伏望
皇帝陛下茂昭鉅典亟發德音漢殿尊榮親
奉玉巵之壽周行抃蹈各陳金鑑之書豈惟
光簡冊之傳實以副天下之望

三

淵聽未回確爾執謙之意忱辭叟叩歎然歸
美之誠彝典不可以久稽衆心不可以叟咈
敢控喁喁之請再干穆穆之光竊以民之戴
君自古有訓禮之飾治後世尤詳惟大德得
其名故因誕彌而紀節雖先王未之有亦容
增益之隨時當諸虹樞電之辰受岳貢川珎
之集乃同常日夫豈人情今者博士議郎回
執於廷秩宗奉常各揚其職必期得請疇敢

自安伏望
皇帝陛下聖度兼容大明委照帝舜三祝足
昭挹損之懷臣同一心終冀允俞之命
立
皇后丞相率文武百僚稱賀
壽皇表
北宮移仗方瞻與子之明中禁正名復奉齊
家之訓化行縣宇驩動群心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盛德日新聖圖天廣雖

名持守躬創業垂統之艱不憚憂勤示詒謀
燕翼之法乃者獨觀道妙將就倦勤猶崇朝
親發於德音謂初政莫先於內治茂建壹則
所以垂萬世之典常大明人倫所以移四方
之風俗臣等獲塵朝著親奉睿謨發冊昕廷
共仰先華之典稱觴廣殿益深抃舞之情
賀
皇帝表
寶運紹開椒塗肯建典冊以時而告具著龜

協吉而弗違慶集宮庭歡傳海宇中賀伏以
聖人有作追參堯舜禹之盛時壹範增光上
配姜任姒之至德矧惟內助始自初潛嬪女
史彤管之言廣周南關雎之化茲正中宮之
位號實出
壽皇之訓謨玉音誕敷汗簡登載求於前世
邈矣未聞顧家國之榮懷宜神祇之安樂恭
惟 皇帝陛下仁參蒼昊德被黔黎永惟大
學齊家之端先誠其意推原春秋謹始之義

以御于邦故當天臨之初務先坤載之厚臣
等身逢華旦目覩彌文燕至祀禖行慶則百
男之祐雞鳴問寢致祝於萬年之休
賀
皇太后
聖子問安方極蘭陵之養神孫正內肇新椒
掖之華母道彌尊人情溢喜中賀恭惟
皇太后殿下抱神以靜藏心于淵德修蜩螗
蠖濩之中化行昆侖旁薄之外唐虞盛際邇

出一家父子之親任以徽音仍見三朝婦姑之法方且享宗社奠安之福視本支蕃衍之祥于古有光與天無極臣等幸逢熙運獲綴清班至哉坤元實首彝倫之敍養以天下益觀孝治之隆

賀

壽成皇后牋

盛德繼承爰本親傳之妙中宮崇建式光就養之尊慶集禁庭驩傳海宇中賀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婦功飭備母道含洪躬老氏之儉慈享周家之福祿寄贊乾剛之斷神器有歸助成離照之明天心允荅惟每思於靜順故備極於安榮袞龍兼綵服之紆褕翟煥玉巵之奉貴無倫敵日以舒長簡冊燁其有光風俗爲之丕變臣等偶逢熙運獲相多儀坤順承天喜徽音之克嗣孫又有子知壽祉之無窮

賀

皇后牋

誕受丕基方正宁凝旒之始協修陰教舉路朝發冊之儀厚載有光群情咸悅中賀恭惟

皇后殿下履鍾懿閫道媲皇家輔佐積勤實自龍潛之日休祥有衍早符熊夢之占

壽皇所以親發於德音 聖主所以深資於內助副笄奉三殿之養大練受六官之朝震耀簡編感移風俗臣等預聞鉅典實激懽悰法地所以法天仰戴坤儀之至德事母同之

事父曷勝禁抃之微誠

文武百寮謝春衣表

寶運紹開方謹人時之授寵光下逮俾均春服之成榮被簪紳歡騰拜舞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凝圖丕赫撫運重熙租稅所儲靡專一己之奉寒暑有賜式厚群臣之恩所以恤其澣濯之私蓋將責其忠嘉之報雖舊章之是舉實初政之當先臣等獲綴班聯恭承錫予去女工之蠶已覲府庫之充遺天下之

永願廣乾坤之施

重明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

道場疏

開起

乾端澄肅時爰及於杪秋離照光明運方隆
於中夏敢輸誠悃仰祝壽齡
皇帝陛下恭願宜君宜王時萬時億泰元增
漢帝之筴配天其休洪範錫神禹之疇與民
同福

滿散

肅霜協令方覩萬寶之成繞電告祥實契千
齡之會飭供既周於月律殫誠爰集於廷紳
冀憑薰祓之勤仰報照臨之德
皇帝陛下恭願政敷有截壽格無疆天地人
之三才共扶興運堯舜禹之一道永庇函生

進疏

大易明兩作離允符繼照之盛太極函三爲
一誕擁無疆之休壽何待於禱祠運自臻於

熙洽恭演仙真之祕盲寶輸臣子之至情
皇帝陛下恭願化冒群倫治偕邃古奉親備
天下之養發位奠域中之尊至誠之道可以
前知方卜億萬年之永命諸福之物莫不畢
至豈止百千所之上聞

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啓建

道場疏

開起

有開必先天地肇興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

畢効於貢琛況在周行敢稽壽祝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道超古昔化洽黔
黎端居無黃屋之心既高揖遜萬乘致緣衣
之養彌極尊榮

滿散

電樞肇紀適逢震夙之期月琯告周游璧廷
鴻之禱雖嘉祥之自至顧歸美之敢稽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福等河沙壽踰刧
石堯仁舜孝治功永煥於青編天大佛尊睟

衷長臨於黼扆

進箋

天爲群物之祖可謂極尊壽居五福之先實歸上聖胱綖親傳於大寶順神方御於殊庭敢率羣倫恭堉睿算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爲春永享舒長之景卜七百年而過曆茂隆貽燕之祥

文武百僚謝冬衣表

霜露既降著孟冬始裘之文法制具存舉九月授衣之令進趨襜翼拜舞光華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大度并包至仁滲漉及是月也初有祁寒之虞念無衣兮俾膺好賜之厚既恩榮於在列斥府庫之餘藏臣等誤荷選掄獲霑錫予覩萬里農桑之業共樂時平誦群臣幣帛之詩嘗圖忠報

會慶節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皇表

錫羨無疆丕顯生商之日成功不愆適當命禹之時熙運親逢群情胥慶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仁涵動植道配堪輿詩書所稱何有加卓爾規模之大唐虞之際斯爲盛超然揖遜之風積勤致王業之成端拱視天民之阜豈特極高而蟠厚固已勒崇而垂鴻臣等誤寘周行久陶聖化蓬萊隔弱水三萬里獲進謁於殊庭上古有大椿八千秋冀默符於睿算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至尊壽皇聖帝冬至表

化國之日舒以長一陽初復天子之父尊之至萬壽維祺亞歲肇新羣心胥悅中賀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秉倫制化極範圍剛長而亨周測土圭之景功成則退兗無黃屋之心蕭然慈孝之兼隆允矣古今之莫及方且内享視膳問安之大養外騰重熙累洽之頌聲風動華夷光昭竹帛臣等幸逢盛際獲

造昕廷斗建子以定時是為嘉會星拱辰而
在列同聲丹誠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冬至表

一之日以授時黃鍾合律萬斯年而介福赤
伏膺符慶集邦家驩騰海寓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仁同乾覆道協時乘旦復旦以重
光邦圖有永新又新而不倦帝德難名默觀
造化之機自得財成之妙清心省事成歸根

反本之功任賢去邪體進陽消陰之象臣等
幸逢熙運獲邇威顏和氣先回豈待葭灰之
應豐年已兆敢陳雲物之占

丞相率文武百僚請
皇帝聽樂表

祖廟寧神歲將更於燧火禮經有制時當備
於簫韶敢控微衷上干淵聽伏以中月而禪
壽皇已循不易之規逾年改元　聖主方受
惟新之命儻未舉鈞天之奏何以慰率土之

懷伏望
皇帝陛下俯察忱辭仰稽故典欲聞五聲八
音六律以復朝廷之常親師三公九卿諸侯
共致慈闈之請笙鏞以間而人神喜琴瑟在
御而心體安茂昭庶政之惟和孰謂太平之
無象奉萬年之觴於廣殿及此首春撞千石
之鍾於大庭震于四海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太后受冊牋

獻歲發春太史奏元龜之吉展寀錯事東朝
慶大典之成佳氣一新驩聲四溢中賀恭惟
壽聖皇太后殿下聰明膺智壽富康寧戩穀
艱難佐
高廟廓清之烈遵行恭儉啓
壽皇詒燕之圖肆因初元祗奉顯冊璽篆蟲
魚之古樂陳鐘磬之和內而百官有司方屏
息而觀盛事外則萬方黎獻咸拜手而頌閎
休載稽前聞可謂盡美臣等偶叨在列獲際

升平有子而又有孫共仰本支之盛視今之
猶視昔前知竹帛之傳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成皇后受冊牋
宮壼塗椒德配重華之盛冊書鏤玉禮行路
寢之嚴聖孝益隆輿情交慶 中賀 恭惟
壽成皇后殿下倫慈性稟柔順躬行至哉坤
元象服早光於內治養以天下寢門方奉於
母儀令者稽參六籍之文博盡諸儒之議建

此顯號邁于前聞仰惟貴無敵而富無倫是
謂仁之至而義之盡 臣 等偶緣在列獲遂逢
時紀嬀汭塗山之興幸窺簡牘繼生民思齊
之作尚播聲詩
丞相率文武百僚上
皇帝賀 三殿受冊表
重慶有光仰東朝之慈愛雙親並奉極北內
之尊榮正歲肇新彌文咨備邦家之喜衆夏
所同 中賀 伏以堯舜禹之相承蓋非一姓姜

任姒之善繼又不同時參稽前聞孰擬昭代
恭惟
帝皇陛下奄有萬寓統和三靈由至公大義
膺寶運之傳講稷威盛容伸天下之養太史
灼龜而獻兆曲臺縣蕝而具儀黃麾之仗夙
陳簪紳在列白玉之冊時擧金石充庭既已
隆孝道而通神明固將禮高年而厚風俗新
又新而進德老吾老以及人 臣 等誤被選掄
獲塵班著雖潤色討論於大典每慚稽古之

踈然登降跪拜於路朝實竊逢辰之幸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壽皇正旦表
道妙渾成太極著兩儀之本天端更始三朝
受萬國之歸慶集有邦驩騰率土 中賀 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濬哲稽古清明在躬極
乾符闡坤珍難名蕩蕩之德系唐統接漢緒
誕受丕丕之基以海宇之富而躋巢由高世
之風以父子之親而行堯舜曠代之事追此

獻歲發春之日實繫攷圖數貢之時史冊增華播紳太息臣等幸承　睿獎獲覩昌期嬀行畢集於大庭共喜威顏之近龍衮恪趨於小次更知榮養之尊

丞相率文武百僚賀

皇帝正旦表

堯授舜舜授禹方瞻繼照之明正次王王次春茂舉發端之慶乾坤開闢日月光華中賀

恭惟

皇帝陛下德上際而下蟠化東漸而西被改元定號稽列聖之舊章發政施仁撫重熙之景運內有可封之俗外無不譓之戎方且采諸儒之議以制朝儀陳九奏之音以為親壽須朔靡殊於遐邇受圖高拱於穆清治功卓然海內幸甚臣等誤膺麻獎獲綴通班勠力同心永惟春秋五始之義拜手稽首敢奏天子萬年之詩

渭南文集卷第二

渭南文集卷第三

山陰陸　游　務觀

劄子

蠟彈省劄（癸未二月二府請至都堂撰）

朝廷今來（光宗廟謨）大信明大義于天下依周漢諸侯及唐藩鎮故事撫定中原不貪土地不利租賦除相度於唐鄧海泗一帶置關依函谷關外應有據以北州郡歸命者即其所得州郡裂土封建大者為王帶節度鎮撫大使賜玉帶金魚塗金銀印其次為郡王帶節度鎮撫使賜笏頭金帶金魚塗金銅印仍各賜鐵券旌節門戟從物元係蕃中姓名者仍賜姓名各以其子為節度鎮撫留後世世襲封永無窮已餘子弟聽奏充部內防團刺史亦令人任將佐比類金人官制升等換授其國置國相一員委本國選擇保奏當降真命餘官准比七品以下聽便宜辟除土地所出並許截留充賞給軍兵祿養官吏等用更不上

供每歲正旦一朝三年大禮一助祭如有故聽遣留後國或相代行　天申會慶節止遣國官一員將命應刑獄生殺並委本國照紹興勑令參酌施行更不奏案合行軍法者自從軍法四京各用近畿大國兼充留守　朝廷惟於春季遣使朝陵餘時止用本處官吏侍祠每遇朝貢當議厚給茶綵香藥等充回賜以示撫存遇一國有警急諸國迭相救援如開斥生地得獲金寶並就賜本國仍求不置監司帥臣及監軍等官俟議定各遣子弟一人入覲當特賜燕勞畢即時遣回機會之來時不可失各宜勇決以稱　朝廷開納之意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　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　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後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昌言於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　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臣等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爲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抃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

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荊襄以牽制京東耶爲今之計莫若戒勅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爲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

更出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亳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闢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驅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地陷沒則　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欲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置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貲付之其意以爲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願
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　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
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　進止

上二府論事劄子 壬午六月

某伏見大理寺奏比界蒙城縣官邢珪罪狀竊緣有司之議據其侵犯邊城殺害義旅雖置極典未足當罪然既已具奏則當有特

旨恐與有司之議不可同日而語何者有司謹守律令　朝廷當斷以大義故也按邢珪生於涿易非　祖宗涵養之人仕於僞界非國家祿使之吏身有官守一旦危急力雖不及猶能死守雖懵於逆順不知華而然春秋之義天下之善一也若遂誅之恐非所以勸天下之爲人臣者奏陳之際儻爲一言貸其草芥微命以示中國禮義實非小補又慮議者以謂張安國殺耿京事與此略同恐啓寬

貸之路無以慰歸附之人則其謂不然張安國中國人又嘗受旗牓招安見利而動賊殺耿京反覆姦猾罪惡明白與珪實爲不類兼邢珪所犯在未被大赦蕩滌之前張安國所犯在已受旗牓招安之後伏乞鈞察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一月

臣恭惟 陛下天縱聖智生知文武御極之初內出大號所以加惠于海內甚渥猶以爲未足也乃八月戊子寬恤之令繼下至誠惻但纖悉備具歡欣之聲達于遠迩可謂盛矣然今既累月不知有司皆已推而致之民乎若猶未也是不免爲空文而已無乃不可乎又有大不可者 陛下初即大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前日數十條或曰當宜興害或曰當議根治或曰當議顯戮可謂丁寧切至赫然非常之英斷也若復爲官吏將帥一切玩習漫不加省一旦國家有急陛下詔令戒敕之語將何加此而欲使人捐肝腦以衛社

稷乎周官冢宰以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垂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月周正今之十一月也正歲夏正今之正月也自十一月至正月若未甚久而申敕告戒俟以刑辟已如此其嚴今命下累月而有司或恬然不以爲意臣竊惑之欲望聖慈以所下數十條者申諭中外使恪意奉行毋或失墜仍命諫官御史及外臺之臣精加考覈取其尤沮格者與衆棄之不惟 聖澤速得下究亦使文武小大之臣聳然知詔令之不可慢如此實 聖政之所當先也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二

臣聞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者迭用非以爲異因時制宜有不得不然者臣竊觀 太祖 太宗之世法度典章廣大簡易律令可以禁姦無滋彰之患文移可以應務無叢委之弊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論說徑直誠意

洞達所詳者大所畧者小事易舉功易成其氣象風俗人物議論至于今可考也太平既久日趨於文故而不還末流愈遠浮虛失實華藻害道雖號爲粲然備具而文移書判增至數倍居官者窮日之力實不暇給猾吏姦人乘隙以逞其始也所詳者小所略者大其極也并小者不復能詳則一切鹵莽聽吏之所爲而已　太上皇帝中興大業當宁歎息思有以救之於是漸加訂正以還其舊兩省

復通爲一以革迂滯之風寺監幾省其半以去支離之害簡禮容删律令規模措置蓋欲悉除繁文復從　祖宗之質而後已有司奉承未能盡如本指此陛下今日所當力行不可緩也臣愚欲望　聖慈明詔輔臣使帥其屬因今六曹寺監百執事所掌講求　宗祖舊制以趨於廣大簡易之域繁碎重複無益實事者一皆省去使小大之臣咸有餘力以察姦去蠹修舉其職則太平之基自此立矣

元祐中司馬光請改三省職事一如昔日中書之制蘇轍亦請收昔日三司之權悉歸戶部則臣所謂因今所掌以求　祖宗舊制誠不爲難願　陛下力行何如爾干冒天聽伏深戰慄取進止

三

臣竊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德深遠卜世長久爲之子孫者宜皆取法焉然而獨曰儀刑文王又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漢自高帝創

業其後嗣亦多賢君然史臣獨曰漢言文景美矣至武帝之功烈猶以不遵文景之恭儉爲恨唐三百年一祖三宗皆號盛世而太宗正觀政要之書獨傳寶以爲大訓元祐中學士范祖禹亦曰　祖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　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誠能專法　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致也嗚呼祖禹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追我太上皇帝躬履艱難慨然下詔專法仁祖之政且竊

閒燕閒惟考觀　仁祖政事是以於萬斯年
無疆惟休亦享　仁祖垂拱之福可謂盛矣
陛下紹體聖緒正當師　太上專法　仁祖
之意申命迩英進讀之臣日以寶訓反覆敷
繹以究微意仍命輔臣政事法度一以　仁
祖爲法臣將見　陛下福祿川至治效日見
年穀豊四夷率服慶曆皇祐之盛復見於
今雖遐方絶壤皆當梯航而至矣況中原故
地其有不復者哉臣不勝至願伏惟　聖慈

留神省察取進止

擬上殿劄子 壬午准備輪對會內禪遂不果上

臣觀小毖之詩見成王孜孜求助特在初載
意其臨天下之久閱義理之多則當默識獨
斷雖無待於群臣可也及考之書然後知其
不然舜伐三苗年九十有三闕伯益一言則
退而敷文德舞干羽無一毫自用之意武王
受貢獒年九十有一召公作訓累數百言武
王納之不以爲過嗚呼爲人臣而不以舜武

王望其君者不恭其君也伏以　陛下生知
之聖度越百王稽古之學博極墳典歷試諸
難身濟大業更事閱理多矣自公卿大臣皆
陛下四十年教養所成況於小儒賤士見聞
淺陋曾何足以仰請光備顧問哉然其所陳
則未必無尺寸之長何者舉吏部之籍縉紳
之士幾人其得見君父者幾人白首州縣而
不得一望闕門者多矣則凡進見之人固宜
夙夜殫思竭誠以幸千載之遇雖其間有論

事梗野不達大體者究其設心亦願際會犯
威顔以徇俗捨富貴以取名臣竊謂無是理
也欲望陛下昭然無置疑於聖心克己以來
之虛心以受之不憚捨短而取長以求千慮
之一得庶幾下情得以畢達群臣無伯益召
公之賢陛下以舜武王之心爲心則是聖德
巍巍過於舜武王矣如其屈萬乘之尊躬曰
具之勞顧於疎遠之言無大施用姑以天地
之度容之而已是獨言者一身之幸也干冒

天威臣無任惶怖俟罪之至

上二府乞勿受慶雲圖劄子 癸未春

伏覩尚書省劄子知閬州呂游問奏慶雲見
并圖一軸奉 聖旨降付編類 聖政所仰
見 主上聖孝推美 太上皇帝之心然竊
聞 太上皇帝建炎之初京東進芝草親詔
却之盛德煌煌光映簡冊今乃以慶雲見爲
聖政恐非 太上皇帝之本意兼閬州所奏
專以慶雲見於普安郡及在 主上即位前

一日爲受命之符諛佞牽合不識大體政與
京東芝草相類若受而不却雖不報行其諂
不知深恐自此草木之妖氛氣之怪緯候之
說歌頌之文紛紛來上却之則自啓其端不
却則遂將成俗欲望鈞慈以 太上皇帝却
芝草故事委曲奏陳 主上剛明英斷必有
以處此矣干冒鈞嚴不勝恐怖之至

上二府論都邑劄子

某自頃奏記追今累月自顧賤愚不肖無尺
寸可以上補聰明而徒以無益之言上勤省
閱實有罪焉故久不敢以姓名徹左右今者
偶有拳拳之愚竊謂相公所宜聞者伏冀少
留觀覽幸甚幸甚伏聞北虜累書請和仰惟
主上聖武相公威名震疊殊方足以致此而
天下又方厭兵勢且姑從之矣然某聞江左
自吳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吳嘗都武昌
梁嘗都荆渚南唐嘗都洪州當時爲計必以
建康距江不遠故求深固之地然皆成而復

毀居而復徙甚者遂至於敗亡相公以爲此
何哉天造地設山川形勢有不可易者也
車駕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本非定都以形勢
則不固以餽餉則不便海道逼近凜然常有
意外之憂至於讖緯俗語則固所不論也今
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雖欲營繕勢
將艱難某竊謂及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
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
如此則我得以閒暇之際建都立國而彼旣

素聞不自疑沮難屢欲借以爲辭亦有不可者矣今不爲後且噬臍至於郡邑措置當有節目若相公以爲然某且有以繼進其說不一二年不拔之基立矣某智術淺短不足以議大計然受知之深不敢自以疎遠爲疑干冒鈞聽下情恐懼之至

渭南文集卷第三

渭南文集卷第四

山陰陸游務觀

劄子

上殿劄子

臣聞善觀人之國者無他惟公道行與否爾書曰毋虐煢獨而畏高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爲國之要也若夫虐煢獨畏高明茹柔吐剛而能使天下治者自古未之有也朝廷之體責大臣宜詳責小臣宜略郡縣之政治大姓宜詳治小民宜略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征稅之事宜覈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行之一邑則一邑治行之一郡則一郡治行之天下而治不遠於古者萬無是理也伏見　朝廷頃因人言必顯有功狀乃畀職名行之數年而大臣近侍不得職者幾人帥臣監司之加職者又比比而有至於銓曹格法所以厄小官者則未嘗少弛張也慶典之行所及至廣貼職以上例皆甄復雖阿附

集315-054

秦氏得罪者亦在焉至於當謫孤遠國多文絓刑憲者今更赦令雖使皆得霑被銓法拘攣必不如是之曠蕩也無乃責大吏反略而責小臣反詳乎郡縣之吏不能自立觀望揣摩惟強是畏豪右雖犯重郡官吏貪者黠者則公與之爲市廉者儒者則又自營曰得無反爲所害乎凡嫁禍平人誘罪僮奴者皆有司爲之道地也凶年饑歲雖貧富俱病然富者利源至多貧者惟守田畝孰爲當恤視郡

縣之庭鞭笞流血杻械被體者皆貧民也且蜀萬里關征相望富商大賈先期遣人懷金錢以賂津吏大舸重載通行無苦終吏小官造廷進士垂橐蕭然齋糧有限而稽留苛暴略不之恤如是謂之平可乎謂之公可乎 臣昧死伏望　陛下推至平至公之道自朝廷始然後下詔戒敕四方而繼之以誅賞不過歲月治効自見惟在　陛下執之重如山嶽堅若金石爾荀卿論闢國之說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夫豈獨兼并哉凡爲政施行之甚易堅凝之甚難 臣區區之言　陛下或以爲萬有一可采焉敢併以堅凝爲獻取進止

二

臣伏讀　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　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　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

以導學者顧不厚哉然 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款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彦博之勳勞唐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

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 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二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惶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 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蕃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 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

若夫日趨於拘窘怯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不勝私憂犯分獻言恭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三

臣聞天下有無窮之變而有必然之理惟默觀陰察能得其理則事變之來雖千態萬狀可以坐制而無虞矣天下之變最幽眇倉卒不可測知者莫如雷霆鬼物然雷霆冬伏而春作鬼物晝隱而夜見則其理之必然有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 朝廷內無權家世臣外無强藩悍將所慮之變惟一金虜虜禽獸也譎詐反覆雖其族類有不能測而臣竊以謂是亦有可必知者夫何故寬猛之相繼如寒暑晝夜之必相代也故自金虜猖獗以來靖康建炎之間窮凶極暴則有紹興之和通和既久則有辛巳之寇寇而敗亡則又有隆興之和今邊陲晏然枹鼓不作逾二十年與紹興通和之歲月略相若矣不知此虜終守

和約至數十百年而終不變耶將如晝夜寒暑必相代也且虜非中國比也無君臣之禮無骨肉之恩惟制之以力劫之以威則粗能少定今力憊勢削有亂而已其亂不起於骨肉相殘則起於權臣尊命又不然則藩鎮襲而取之耳三者有一焉反虜酋之政以恍其國人且何爲哉雖 陛下聰明英睿自有所處然臣竊觀士大夫之私論則往往幸虜之懦以爲安不知通和已二十餘年如歲且秋矣

而謂衣袽爲不必備豈不殆哉大抵邊境之備方無事時觀之事事常若有餘一旦有變乃知不足伏望 陛下與腹心之臣力圖大計宵旰弗怠繕修兵備搜拔人才明號令信賞罰常如羽書狎至兵鋒已交之日使虜果有變大則掃清燕代復列聖之讎次則平定河洛慰父老之望豈可復如辛巳倉卒之際斂兵保江凜然更以宗社爲憂耶臣世食君祿且蒙陛下省錄姓名已二十餘年念無以

報天地父母之大恩故其陳於 陛下者惟懼不盡而不知狂愚之爲大罪也取進止

乞祠祿劄子 戊申四月

照對某昨任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將滿陳乞再任蒙恩差知嚴州於淳熙十三年七月三日到任郡政乖剌雨澤不時上勞宵旰死有餘責賴蒙 朝廷哀矜山郡瘠土之民重賜蠲放廣行賑恤上格和氣下安衆心入秋得雨陸種倍收六縣並無流徙人戶今春以來雨暘尤爲調適二麥繼熟民間亦以爲所收倍於常年賑濟訖事稍紓吏責某雖去替不遠實緣年齡衰邁氣血凋耗夏秋之際瘡疾多作欲望鈞慈特賜矜憫許令復就玉局微祿養病故山及天氣尚涼早得就道實爲至幸

上殿劄子

臣恭惟 陛下躬聖人之資履天子之位而致養 三宮承顏左右盛事赫奕冠映千古

尚何待塵露之增山海哉顧臣竊抱惓惓之愚不敢輒默伏惟 陛下聖孝純至稟於天性昔在潛邸及登儲宮以來夙夜孜孜何嘗頃刻不以壽皇爲心壽皇罷朝而悅進膳而笑則 陛下欣然喜動於色壽皇罷朝而不悅進膳而少味則 陛下愀然憂見於色方是時徒能喜之憂之而已今則致親之悅者責在 陛下其可以不深念乎所謂悅親之道非薦育甘毳輕暖也非晨昏定省冬夏溫

清也非千門萬戶之宮鈞天簫韶之樂也惟在　陛下得天下之愛戴以寧壽皇之心而已雞鳴而攬衣辨色而視朝必曰此昔者問安之時也今以萬機之繁不能日朝重華歟然于懷豈有限極然闕問安之常禮之小也致天下之治孝之大也吾其力爲其大者乎此固壽皇所望於　陛下亦天下所望於　陛下也治功已成中外無事　陛下時備法駕率群臣上萬年之觴豈非天下之大慶不

然太史或以災異上聞四方或以寇盜來告壽皇聞之萬分有一微撤玉食　陛下雖居萬乘之貴孰與解憂哉臣昧死願陛下於進退人才罷行政事之際率以是爲念自三思十思以至百思不爲過也自一日五六日至于旬時不爲緩也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不爲廣也一有小失豈獨上勞宵肝寢皇亦與焉故　陛下今日憂勤恭儉百倍於古帝王乃僅可耳譬如臣民之家上有尊親

則所以交四隣訓子弟備饑饉禦盜賊比之他人自當謹戒百倍何則彼亦瞿憂之及其親也犬馬小臣貪於增廣　聖孝不知言之涉於狂妄冒犯天威伏候斧鉞

又

臣聞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人君與天同德惟當清心省事澹然虛靜損之又損至於無爲大臣不得而窺所好則希合苟容之害息小臣不得而窺所好則諂諛側媚之風止

不以從其所好而加賞則憸人伏不以逆其所好而加罪則端士進玩好無益之物不好則不接於目詖諂敗度之言不好則不聞於耳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姦邪之釁隙皆緣所好而生臣下雖有所偏好而或未至大害者無奉之者也人君則不然絲毫之念形於中心雖未嘗以告人而九州四海已悉向之矣況發於命令見於事爲乎且嗜好之爲害不獨聲色狗馬宮室寶玉之類也好

儒生而不得真則張禹之徒足以爲亂階好
文士而不責實則韋渠牟之徒足以敗君德
其他可推而知矣昔者漢文帝及我　仁宗
皇帝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者惟無所嗜好
而已恭惟　陛下龍飛御極之初天下傾耳
拭目之時所當戒者惟嗜好而已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天之所以錫神禹也伏惟　陛下
留神省察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上殿劄子二 己酉四月十二日

臣聞王者以一人之身臨制四海人情錯出
事變遝至惟靜以俟之則心虛而明惟重以
持之則體大而正無偏聽之過無輕擧之失
天何言哉舜何爲哉後世士大夫學術卑陋
識慮褊淺顧謂王者得位必有以聳動天下
於是厭常喜新之論與飾智駭俗之政作焉
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深憂也臣伏見　陛
下自在潛邸以至龍飛御宇三十年間天下
之事何所不習雖日出百令固亦易爾乃謙
恭退託而安靜無爲沉潛淵默而聰明不作
上則承　壽皇之廟謨下則盡群臣之公議
及乎議有未決徐而斷之政有當行從而擧
之理愜事允出臣下思慮之表有心者誠服
有口者頌歎則所謂靜與重者　陛下旣得
之矣嗚呼一郡一邑之長涖事之始尚且以
新奇駭衆以敏速釣名　陛下有天下之利
勢而不用有聖智之絶識而不施超越群倫
奚啻萬億而或者方以聳動天下爲獻此固

兒童之見而　陛下所不取也竊恐群臣獻
此說者寖多雖　陛下決不取然臣不勝惓
惓愛君之愚忠恩有以堅　聖心而廣初政
昔魏鄭公愛正觀之政漸不克終蘇轍亦謂
但如元祐之初足矣若夫進銳退速能動耳
目之觀聽而無至誠惻怛之心以終之如明
皇之棼錦繡德宗之放馴象實　陛下之龜
鑑也故臣願　陛下圖事揆策不厭於從容
行賞議罰無取於快意兢兢業業常如此三

月之間則成康文景之盛復見於今日矣犬
馬小臣出位妄言冒犯　天威臣無任

又

臣聞天下有定理決不可易者飢必食渴必
飲疾必藥暑必箑豈容以他物易之也哉臣
伏覩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
於輕賦若賦不加輕別求他術則用力雖多
終必無益立法雖備終必不行以臣愚計之
朝廷若未有深入遠討犂庭掃穴之意能於

用度之間事事裁損　陛下又躬節儉以勵
風俗則賦於民者必有可輕之理緩急之備
固不可無姑以歲月徐為之可也如是則和
氣浹洽必無水旱之災驩聲洋溢必無盜賊
之警何慮國用之不足耶設使裔夷弗賓侵
犯王略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直可舞干
羽而格之爾頃者　建炎紹興戡定變亂之
日一切賦斂有非承平之舊者　高宗皇帝
宵旰焦勞每欲俟小定而悉除之故詔令布
告天下曰惟　八世　祖　宗之澤豈汝能
忘顧一時社稷之憂非予獲已止俟捍防之
隙首圖蠲省之宜臣幼年親見民誦斯詔至
於感泣雖傾貲以助軍興而不敢愛旋屬
國家多故逆亮畔盟雖所蠲已多終未仰稱
聖意　壽皇聖帝臨御以來所以節用裕民
者皆繼承　高宗蠲省之指也則　陛下今
日豈可不以為先務哉臣昧死欲望　聖慈
恢大度明遠略詔輔臣計司博盡論議量入

而用量用而取可蠲者蠲可省者省富藏於
民何異府庫果有非常孰不樂輸以報　君
父淪肌浹髓之恩哉若有事之時既竭其財
矣幸而無事又曰儲積以爲他日之備也雖
恢復中原又將曰邊境日廣矣屯戍日衆矣
則斯民困弊何時而已耶瀆犯　天威罪當
萬死惟　陛下裁赦取進止

除修史上殿劄子

臣伏見　真宗皇帝至道三年冬修　太宗

實錄至明年咸平元年八月而畢甫九閱月修書者錢若水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五人而已書成又詔重修　太祖實錄至明年六月而畢亦甫九閱月修書者王元之梁顥趙安仁李宗諤四人而已臣竊考之　太祖討澤潞取揚州平吳滅蜀定荊楚下五嶺　太宗撫有吳越蕩定汾晉用師薊門問罪夏臺皆大舉動業廣事叢議論煩委兵機戎政攻守餽餉功罪黜陟之事可謂夥矣至於制禮

作樂明刑治曆修廢官舉墜典革五季之弊復漢唐之盛側席求治可謂勤矣宜其摹寫日月形容造化雖累歲不成而奏書之速不淹三時上足以慰羨墻之思下足以厭薦紳之望非獨此數人者畢精竭思之力也意者當時命令重刑賞必尊君體國之俗成凡史官紬繹之所須者上則中書密院下則百司庶府以至四方萬里郡國之遠重編累牘如水赴海源源而集然後以耳目所接察隨碑

行述之謏辭以衆論所存刊野史小說之謬妄取天下之公去一家之私而史成矣九閱月而奏書臣誠未見其爲速也臣乞身累年忽蒙　聖恩起之山澤之間使與聞　大典既不累以他職又特寬其朝謁責委之意可謂重矣然臣之愚慮有欲陳者未敢遽以仰瀆　天聽而略具梗槩於前欲乞　聖慈明詔大臣俟臣供職有所陳請擇其可者出自朝廷主張施行如臣不能自力曠職守負

聖知則竄殛之刑所不敢避取進止

乞致仕劄子三　二　癸亥

臣輒冒重誅仰干洪造伏念臣生逢千載仕歷四朝晩蒙旒扆之知爰錫弓旌之召濫司汗簡擢長僊蓬曾未幾時亟躋近列雖傾輸於塵露顧已迫於桑榆記問荒疎文辭衰退重負夜行之責難貪晝接之榮又況與奏成書獲經脩覽時則可矣敢少緩於控陳天實臨之冀俯從於懇款伏望　聖慈許臣守本

官職依前致仕

二

臣近緣實録院進書已畢具奏乞守本官職依前致仕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者伏念臣學縁病廢志與年衰步蹇弗支髮存無幾出入鵷行之内惕然有靦於面顔追參豹尾之間觀者亦爲之指目豈容冒昧久竊寵榮敢干咫尺之威瀆貢再三之請萬籤黃卷悵已負於初心千具烏犍冀獲安於故里

伏望　聖慈特賜開允

三　甲子

臣輒傾愚懇仰達　聖聰伏念臣衰悴餘齡已開九秩遭逢盛際逮事　四朝擢寘周行初出　高皇之獨斷進登法從悅蒙　陛下之異知期歲強顔秋毫無補及遲乞身之請更蒙優老之除久此叨塵豈勝危懼雖天地之恩未報而犬馬之力已窮杜曲桑麻儻遂扶犂之初願灞橋風雪更尋策蹇之舊遊誓

教訓於子孫用報酬於君父伏望　聖慈許臣守本官職致仕

渭南文集卷第四

渭南文集卷第五

山陰陸游務觀

狀

天中節進奉銀狀

效頌祝於萬年適逢盛際備貢輸於九牧敢竭微誠前件銀柢率典章獲參句籠大庭旅百愧非梯山航海之深神嶽呼三但切就日望雲之意

辭免賜出身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賜進士出身者孤遠小臣比蒙 召對從容移刻褒稱訓諭至于再三仰惟天地父母之恩固當誓死圖報惟是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欲望敷奏特賜追寢以安冗散之分

二

近蒙 恩賜進士出身嘗具狀乞行追寢以謂科名之賜近歲以來少有此比不試而與尤爲異恩揣分量材實難忝冒今月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許辭免螻蟻至微曲煩申諭雷霆在上其敢飾辭然義有未安若不自列强顔冒寵獲罪愈大蓋特賜科名雖有故事必得非常之人乃副非常之舉甚非所以重儒科杜倖門也重念某一介疎賤行能亡取比蒙召對面加訓獎退而感激至於涕泗今者但使獲安冗散之分以效尺寸之勞則於上報 主恩不敢憚死

條對狀

準今月六日 詔書節文令侍從臺諫取當今弊事悉意以聞退率其屬極言毋諱臣恭依 詔旨條具下項

一有國之法當防其微人臣之戒尤在於僭異姓封王僭之尤者也蓋封王始於漢初天下未定權宜之制然韓彭英盧皆以此敗漢亦幾至大亂遂與群臣盟曰非劉氏不王後世懲創其失魏晉隋唐皆起草昧有天下豈無

功臣止於公侯而已國初趙普有社稷大功
亦未嘗生加王爵也唐將封王始於安祿山
而本朝則始於童貫此豈可法而比年以來
寖以爲常識者莫不憂之欲乞　聖慈明詔
有司自今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輙
加王爵識之金匱副在有司永爲甲令實
宗社無疆之福
一伏見比來朝廷間遣小臣幹辦于外既銜專
命又無統屬造作威福矜詫事權在所騷然

理有必致如措置酒坊招捕海賊未有毫髮
成効而擾害之事已屢騰聞聽則此事害多
利少可以無疑若以輕君命失國體言之則
雖有厚利亦不可行臣謂如此二事之類止
當專委戶部長貳轉運司及安撫使提點刑
獄措畫如其不職自有典憲誠不足一一上
煩　聖慮昔　祖宗置走馬承受本欲便於
奏報耳而小人恃勢日增歲長及改稱廉訪
使者則監司帥守反出其下敗亂四方危及

社稷實走馬承受之末流也可不設哉此事
乞　陛下與輔臣長慮遠計亟行廢罷若止
如近日改易其人及今聽安撫使節制之類
根本未除終必爲害若　朝廷或有大事勢
須遣使即乞於廷臣中遴選材望庶幾不負
任使不啓弊端實天下之幸
一自古有國設官分職非獨下不得僭上上亦
不得侵下所以正名分也公師之官將相之
位人臣之至貴天子所尊禮非百官有司比

也方宣和間王黼以太宰而行應奉司蔡攸
以三孤而直保和殿兼亂之事遂爲禍萌中
興以來所宜痛革而頃者遂有以師傅而領
殿前都指揮使者天下固已怪矣近復有以
太尉而領閤門事者閤門古之中涓太尉服
章班列蓋視二府瀆亂名器莫此爲甚欲乞
聖慈詔輔臣議之例加訂正著爲定制亦革
弊所當先也
一伏覩　詔書委監司條具部內知州治行仰

見　陛下撫恤百姓欲使各安田里之意然
臣竊謂惟賢乃可以知賢而無瑕者乃可以
議人不審今之監司皆已賢乎若猶不也旦
夕臧否來上而按行黜陟無乃未可乎雖使
諫官御史劾奏其不當者然人之識見目有
分限若本無才智又無學術乃使品藻賢否
而劾其不當是猶強盲者使察秋毫而責其
不見也臣欲望　聖慈令三省具諸路監司
姓名精加討論其不足當委寄者例皆別與

差遣選有才智學術之士代之則前日之詔
不爲空文旣一清監司之選又精知郡守之
政實今日先務也
一伏覩律文罪雖甚重不過處斬蓋以身首異
處自是極刑懲惡之方何以加此五季多故
以常法爲不足於是始於法外特置凌遲一
條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絶肝心聯絡而視聽
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　聖世所宜
遵也議者習熟見聞以爲當然乃謂如支解

人者非凌遲無以報之臣謂不然若支解人
者必報以凌遲則盜賊蓋有滅人之族者矣
蓋有發人之丘墓者矣則亦將滅其族發其
丘墓以報之乎　國家之法奈何必欲稱盜
賊之殘忍哉若謂斬首不足禁姦則臣亦有
以折之昔三代以來用肉刑而隋唐之法杖
背當時必亦謂非肉刑杖背不足禁姦矣及
漢文帝唐太宗一日除之而犯法者乃益稀
少幾致刑措仁之爲効如此其昭昭也欲望

聖慈特命有司除凌遲之刑以明　陛下至
仁之心以增國家太平之福臣不勝至願
一臣恭以　陛下仁心惻怛　聖澤深廣四方
萬里之遠昆蟲草木之微生成長養惟恐或
傷近者天下奏獄雖盜賊姦竊罪狀已明一
毫可覔悉蒙原減豈者無辜就刑而不加恤
者臣是以不量疏賤敢昧死有請夫宦侍之
臣自古所有然晩唐以來始進養子童幼何
罪横罹刀鋸古制宮刑之慘纔下大辟一等

集345-065

是雖顯有負犯猶在所矜而况於童幼乎向使宿衛不足供奉闕人暫開禁防尚爲有說今道路之言咸謂貪巳倍冗司苟肯溢而日增歲加未聞限止誠恐非　陛下愛人恤物蕃育群生之意也臣伏覩　太祖皇帝開寶四年詔内侍官年三十無養父聽養一子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真宗皇帝咸平中復申前詔　仁宗皇帝嘉祐四年又詔入内内侍省權罷進養子　三聖詔令炳如丹

青蓐而行之實在　陛下且方今聖政日新入無苑囿之觀出無逸遊之好諸軍無承受諸路無走馬中人所領不過兩宫掃除之職而已願久勉成憲以從其私干犯至和虧損仁政臣雖甚愚猶知其不可也伏惟　聖慈少留聽焉

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刼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　朝廷之憂惟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發則其爲害而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禬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於刻版流布假借政和中道官程若清等爲校勘福州知州黄裳爲監雕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絶血食以

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燒乳香則乳香爲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爲之貴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漢之張角晉之孫恩近歲之方臘皆是類也欲乞　朝廷戒敕監司守臣常切覺察有犯于有司者必正典刑毋得以習不根經教之文例行闊略仍多張牓示見今傳習者限一月聽齋經像衣帽赴官自首與原其罪限滿重立賞許人告捕其經文印版令州縣根尋曰

下焚毀仍立法凡爲人圖畫妖像及傳寫刊印明教等妖妄經文者並從徒一年論罪庶可陰消異時竊發之患

奏筠州反坐百姓陳彥通訴人吏冒役狀

臣近因民間詞訴勘會到本路筠州百姓陳彥通因訴事夾帶稱高安縣押錄陳誼經兩次徒杖罪斷罷不合冒役事其本州於淳熙六年十月內以爲陳彥通所論冒役不實遂引用乾道六年八月二日臣僚陳請妄訴冒役科反坐刑名仍引在法諸州縣公人曾因犯罪勒停（謂犯法不該收敘及犯贓不該收敘者）放罷編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許人告諸州縣收敘公人於令格有違者徒二年公人依法不該收敘而隱落過犯或改易姓名別行投募者准此將百姓陳彥通決脊杖十三臣竊詳反坐之法本謂如告人放火而實不曾放火告人殺人而實不曾殺人誣諂善良情理重害故反其所坐然有司亦不敢即行多具情法奏取 聖裁今愚民無知方其爲姦胥猾吏之所屈抑中懷冤憤訴之於官但聞某人曾以罪勒罷又有許告指揮則遂於狀內夾帶冒役之語村野小民何由身入官府親見案牘小有差誤亦當末減以通下情縱使州郡欲治其虛妄驀越之類亦自有見行條法笞四十至杖八十極矣與反坐之法有何干涉若一言及吏人冒役便可據摭置之徒罪則百姓被苦豈復敢訴吏何其幸民何其不幸也自昔善爲政者莫不嚴於馭吏厚於愛民今乃反之事屬倒置兼見今諸處冒役吏人雖究見是實亦不過從杖罪科斷罷役而已未有即置之徒罪者豈有百姓訴吏人冒役却決脊杖之理 臣本欲即按治筠州官吏又緣有上件乾道六年八月二日 臣僚陳請到指揮顯見因此陳請致得州郡憑藉用法深刻臣蒙恩遣使一路出自 聖知拔擢尚有所見不敢

隱默欲望 聖慈更賜詳酌如以臣所奏爲然即乞特降睿旨寢罷乾道六年八月二日因臣僚陳請所降 指揮庶使百姓不致枉被深重刑責且下情獲通胥吏稍有畏憚天下幸甚

除實謨閣待制舉曾黯自代狀

準令侍從授告訖限三日内舉官一員充自代者右臣伏覩從政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所準備差遣曾黯克承家學早取世科操行

可稱文詞有法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辭免轉太中大夫狀

中大夫充實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陸某狀奏臣以修進 兩朝實錄今月二十三日伏準 告命授臣太中大夫依前充實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者序進一階雖循故事擢登四品實出殊私勞薄賞醲人微恩重而況臣遭逢頗異涉歷既深四朝嘗綴於廷紳八十更持於從橐惟寵光之

永絕庶視息之少延敢控愚衷冀回鴻造

薦舉人材狀

太中大夫充實謨閣待制致仕臣陸某近承紹興府牒備承尚書吏部侍准都省劄子奉聖旨節文令前侍從各舉人材三兩人臣爲已致仕累年竊慮與在外侍從見任藩郡及宮觀人事體不同遂具申審今准都省劄子照得實謨閣待制致仕俞澂薦舉萬夢實等訖劄送臣照會者臣切見宣教郎知臨安府

臨安縣事豐材識超卓文辭宏贍從政郎前隨州州學教授王田學問淹貫議論開敏以上並可備文字之職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力學好修杜門自守入仕以來惟就祠禄今已數任若將終身或蒙 朝廷稍如職援足以爲靜退之勸抑躁競之風於 聖時不爲無補如或不如所舉甘坐責罰

渭南文集卷第五

渭南文集卷第六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謝解啓

倦遊場屋分已歸耕首置賢書出於過聽得非其分榮不蓋慚伏念某行己迂疎禀資窮薄生逢聖代豈願老於漁樵性嗜古文了不通於世俗因息四方之志專為一壑之謀此遊都城適睹明詔復踴躍而自献信習氣之

難除内負初心外慙舊友然而廢放已久盡忘科舉之章程得失既輕頗有山林之氣象譬之進昌歜於王食陳侏儒於燕朝方以恠而見珍故雖擯而不廢恭惟某官行為世表經為人師早學長安識子雲之奇字晚遊吳會得中郎之異書心術正而無邪文章簡而有法憤彫蟲之積弊疑草野之可收遂致廥虛軓先豪後自知不稱敢辭同進之爭名所懼流言竊謂主司之好異其為愧悚實倍尋常

賀台州曾直閣啓

恭審寵辭使節移鎮便藩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凡有識知誰不驩喜恭惟某官淵乎似道清而有容古學名家蔚為諸儒之領袖高文擅世坐還兩漢之風流早踐清華屢當要劇民依愷悌之政吏畏道德之威不言而令已行寡欲而人自化好直無矯枉之過為善無近名之嫌歷

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比由真館之賓間起奉外臺之委寄翔而後集況然敢辭子房避三萬户之封曼容至六百石而去當宁為之太息舉朝仰其高風故擇名邦示優耆德然而公議所屬久安實難第恐賜環之來弗容坐席之暖某早嘗聞道晚益受知眷服方成悵又違於師範郡齋猶冷冀深衛於生經

賀曾祕監啓

恭審趣登文陛進冠蘭臺簡冊光華孰謂太
平之無象薦紳歎息共欣大老之來歸誠爲
中外之榮觀非復門闌之私慶竊嘗聞諸耆
舊昔在　祖　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
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旣斥夫卑陋國勢自極
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
之要至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
宗尤極清華之選不圖近歲頗異前規老吏
亦竊玆豈膏粱之地遺編何罪至遭鋒鏑之
腥廷範之汙清流胥奴之非時望較之於此
誠何足言天未墜於斯文上眷求於舊德恭
惟某官文貫乎道氣合於神學稽古以知天
心集虛而應物舊聞入洛之盛事擬於古人
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雖身居湖海之
遠而名滿覆載之間友化人而遊帝居顧肯
復求於外物登太山而小天下蓋嘗俯陋於
諸儒昨若法宮決事之初起於琳館燕居之
際力歸使節自乞守符觀其勇退於急流眞

若無意於斯世廹功名之不赦稟風節之愈
高姑復領祠館閒之遊行即几杖廟堂之上
某自惟幸會最辱知憐識度闕之雲蹕今十
載從浴沂之樂終後諸生孤蹤愈遠於師門
精意空馳於夢想

賀謝提舉啓

伏審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歙然謂未
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
恭惟某官躬具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
學早並遊於洛下晩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
文章爾雅綏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
經蓋絶世而獨立風采聞於天下勞烈簡于
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眞館付功名於昨夢若
無意然顧富貴之逼人恐不免耳追法宮之
決事付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
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
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
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下下至於俗吏乃求

集345-070

奇功所願一洗籌書之塵庶幾少稱臺閣之
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冒瀆
之深慚惶無措

賀禮部曾侍郎啓

恭審顯奉制書進司邦禮所養既厚萬鍾亦
何足言衆望所歸九遷猶以為緩惟是老成
之用式昭至治之符凡有識知誰不驩喜竊
考六官之制本昔三代之餘惟宗伯之清華
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

日尊自弭未形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群邪之
萌一昨多艱寖忘大體刑名錢穀獨號劇曹
文物典常僅同虛踞蓋道由時而升降官以
人而重輕苟凡材非據於其間則舊章何恃
而不廢孰謂斯文之幸復聞公議之伸恭惟
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心至虛而善應名
弗求而愈高紬繹六經推明上世之絕學度
越兩漢追配先秦之古文早並遊於洛中晚
獨步於江左人誦其德家有其書使少貶於

諸公已亟升於華貫顧久幽而彌厲禀自信
之不回上屢興見晚之嗟公猶懷勇退之志
勉收功業於無復意之後起踐富貴於不得
已之餘黃髮皤然德容穆若耆者慶曆之盛
側席而致衆賢元祐之初加璧而聘諸老今
茲盛事可謂無慙然猶漸進於省中未足大
慰於天下竊謂德齒之貴宜登師保之崇入
則几杖三雍之間出則卷繡百工之上使勲
貴歛衽畏楊綰之清朝野洗心化毛公之儉

紀話言於竹帛肖形像於丹青善之無窮然
後為稱其頃陶善誘嘗辱異知雖借勢於王
公大人非迂愚之敢及惟侍坐於先生長者
尚夢寐之不忘遂闊編綈之傳獨阻門闌之
慶仰懷綦邇不勝下情

賀宰給事啓

恭審光奉制書就升鉅鎮用人惟己上方詢
事而考言知我其天公豈枉尋而直尺世不
容而何病道有命而後行雖殿藩猶屈於經

編然親擢益知於眷注縉紳頌歎道路驩欣伏聞先王相我後人上天爲生賢佐若時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故必雍容回翔以養其康濟之才排擯斥踈以積夫邇遐之望遺之險難以勵其志待之耆老以全其能周公居東歸相成王之善治謝傅高卧晚爲江表之宗臣勲名卒至於偉然物理殆非於偶爾恭惟某官氣守剛大性資方嚴其在朝廷有金玉王度之益其位嶽牧有股肱帝室之勞

指朋黨於敵蒙膠漆之時發姦蠹於潛伏機牙之始庭叱義府面折公孫可否一語而不移利害十年而後驗人服其識家誦其言皓首來朝方共推於宿望丹心自信寧少貶於諸公洗鄙夫患失之風增善類敢言之氣俯仰無媿進退兩高不可誣者忠邪之情不可揜者是非之實出守未幾見思已深惟是謀帥之難孰先舊德之擧然而方政機之虛席宜召節之在途開慰斯民始自今日某迂愚不肖窮薄多奇雖道德初心之已非猶節義大閑之可勉側聞休命深激懦衷輙忘奏記之狂蓋出執鞭之慕仰祈闊量曲貸嚴誅

答福州衆推啓

識面卜隣固常懷於鄙志杜門掃軌殊未接於英游於此相逢慨然永歎恭惟某官城南舊望江左名流高韻照人清言絕俗過眼不再眞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倒流三峽之水豈有如公之人物猶令隨牒於海邦政恐驛

召之行弗容席暖之久某奔馳斗栗流落二年久親杜後之惠文高束牀頭之周易政須名理之語一洗簿書之塵

賀何正言除左司諫啓

恭聞親詔登用大賢以白首魁偉之臣膺明時諫諍之任善類相慶公道遂行竊以逆指犯顏人疑於甚難而君子謂之易盛朝治世衆安於無事而識者以爲憂然非身居獻替之官與夫素著中外之望雖抱此識何自而

言邈乎太平之難逢考之前史而可見以正
人遺聖主實惟　祖宗敷佑之心而公議在
朝廷豈非廟社無疆之福　恭惟某官心潛
百聖學貫群經老成之風師表一世直養之
氣充塞兩儀立朝寛大而持平論事雍容而
守正虛舟觸物此自信其無心怒髮衝冠彼
安知夫有體居多聖政之助始明儒者之功
非獨誠偽不可以揜要之忠邪久而自判上
眷既原人望又歸遂當登四輔之聯宜久置

七人之列　某質以樸學嘗預諸生雖在泥塗
猶是門闌之舊物竟無名第亦竊場屋之虛
聲敢俟明公勳業之成勉繼與人歌頌之作
不足為報姑盡此心

賀湯丞相啓

恭審顯膺與冊進冠公台廷告未終搢紳相
慶郵傳所及夷夏歸心煥君臣嘉會之逢侈
廟社無疆之福恭惟某官民之先覺國之宗
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至誠

貫日歷萬變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
而喜慍不見一時力辭重任之降屈居次輔
之職三年有成九功惟叙方當詔令之誕布
執測謀謨之所從允有大政事之慰斯民咸
曰右丞相之告于上雖家置一喙以頌德士
乎千金而示恩竊揆其情未至於此蓋廟堂
之寄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
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
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

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於子
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謇立朝則單
于不敢仰視平津以媕娿充位則淮南謂若
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譬
猶震風凌雨之動地廈屋愈安鴻流巨浸之
稽天方舟獨濟人望所屬國體自尊今者大
明弼亮之勳正席犇章之任守文致理將見
隆古極治之時應變制宜必有仁人無敵之
勇聖主以此屬元輔學者以此望真儒行或

使之天所命也某猥以孤遠廖在記憐如其
少遑衣食之憂猶能頌中興之盛德必也遂
老江湖之外亦自號太平之幸民窮達皆出
於恩私生死不忘於報稱

除刪定官謝丞相啓

叨置鈞陶固已踰於素望責功鉛槧仍俾効
其寸長神觀頓還塵埃一洗欲叙丹衷之感
不知危涕之橫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
濶翻記誦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

而自笑低回久矣感歎悽然使有一人之見
知亦勝終身之不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
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仕州縣則
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無方
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僥尋末路邂逅
殊私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浮
沉之後旣賞音於一旦又誦句於諸公豈料
前史之美談乃獲此身之親見茲蓋伏遇某
官斯民先覺吾道宗師大學誠明上下同流

於天地至仁溥博遠近一視於華夷和氣行
禮樂之間治道出政刑之外惟公故無所不
取惟大故無所不容訖令頑鈍之資亦預甄
收之數重念某家世儒學非有旂常鍾鼎之
勲交友漁樵又無金張許史之助特緣薄技
獲齒諸生形顧影以知歸口語心而誓報死
而後已天實臨之

謝内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知其愛閑而多病故爲

湔俗吏之塵勇於悼屈而衰窮故使汙清流
之末緊禁近吹噓之過蒙廟堂選拔之優俯
仰以思媿懼交至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
多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
已甚狂不自懲性本懦孱輙妄希於骨鯁仕
由資蔭乃深惡於膏粱坐此遲疑而莫收未
忍依違而少貶比逃輦轂久困氛埃望見卓
騎之雍容傳誦文章之閎麗不勝慕鄉求備
使令門墻纔許其一登聲價已增於十倍夫

富貴外物惟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跡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自省其何緣乃遽叨於斯遇非常之幸從古罕聞此蓋伏遇某官自明而誠養氣以直行著四方之防範文專一代之統盟勤於教人務傳聖師之道廣於求士用報睿主之知豈謂孤生亦蒙至意稱於天下曰知己誰復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惟誓堅於名節庶不辱於恩私

謝諫議啓

來自遠方驟參要局因書生鉛槧之業使效尺寸之長脫俗吏簿領之煩由從疎野之性儻非恩舊每賜揄揚自顧缺然何以得此伏念某讀書有限識字不多歲月供道路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窮雖已甚狂不自懲材本懦庸輒安希於骨骾仕由資蔭乃深媿於胥梁衆惡所叢孤生餘幾自頃並遊於場屋亦嘗辱過於宗師徒竊虛聲莫酬真賞一斥遂甘於蹭蹬殘年絕望於騫騰此在常情所宜顯棄豈謂并容之度未移宿昔之私既許瞻君子盛德之容淵乎似道又使知大人接物之際歡然有恩詎致庸虛誤蒙甄錄此蓋伏遇某官養氣以直自誠而明大學中庸發揮千歲之旨生民清廟主盟一代之文吾道由此而復傳善人有恃而不恐施及區區之舊物不忘眷眷之深情求粗稱於門墻惟益堅於名節死而後已天實臨之

渭南文集卷第六

渭南文集卷第七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謝曾侍郎啓

結綬彈冠既過尋常之望懷鉛抱槧獲輸尺寸之長永言外翼之恩忽爲涕淚之集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吟梁甫於草廬倒天吳於短褐借助於金張許史既家世之不爲從事於米鹽簿書又生平之未學一昨奔馳

簿官流落殊方土風頓異於中州宿疾遽侵於壯歲食有鼃虵之異醫無鍼石之良凜然懷性命之憂不暇計飢寒之迫毁車殺馬遊從此以徑歸賣劒買牛分餘生之永已豈謂始終之不棄俯憐緩急之誰投出泥塗而濯清風披泉扃而起白骨稱於天下曰知己顧豈在於他門雖使古人而復生亦難勝於此賜茲蓋伏遇某官盡心知性惟道集虛氣塞天地之間辭編詩書之策援業解惑務廣先師之傳揚善進賢用爲聖主之報廣則或至於雜恕則不責其全是致庸虛亦汙題品然而仰觀明公之勇退每蹈前哲之難能超軼絶塵優游卒歲雖賢愚之甚遠顧師慕之敢忘誓當力戒它岐益堅素守禍福有命豈其或置於胷中名節儻全是則不辱於門下終期末路可復斯言

刪定官供職謝啓

拔茅以征冒處清流之末及瓜而往曾無累

月之淹恩重如山感深至骨伏以刑措不用邈矣成康之隆法家者流肆于秦漢之際以吏爲師而先王之澤熄以律爲書而聖人之道微是以鄙夫深文而不知還儒者高談而靡適用惟我 國家之制克合古今之宜置局而總以邇臣拔材而列之官屬必有遠關盛衰之法以授有司故非深達體要之人不預此選豈容憒甚亦在數中茲蓋伏遇某官學極誠明才全經緯道樞善應萬變不外於

吾心仁風遠翔庶物悉陶於和氣矜憐墜緒收拾遺材致茲流落之餘被此生成之賜某敢不討尋廢忘激勵儒庸念彼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於古誼否則一獄吏所决耳尚奚取於諸生冀收毫髮之勞庶逃俯仰之媿

賀黄樞密啓

恭審顯膺制書進貳樞府威望之重　宗社所憑天其相有宋之國日以冀中興之治竊以朝廷之政屬在帷幄之臣方無事之時雍容坐談則夫人而皆可應一旦之變酬酢由當非有道者不能歷觀昔人著稱全美王導之襟量而學不至德裕之術略而器未優故晉卒安於江東唐莫追於正觀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恭惟某官心正意誠任重道遠躬卓行於茍且自恕之俗推絕學於散缺不全之經禀然一家之言發乎千載之閟加之博極墳史得興亡治亂之由綜練典章識沿革始終之際氣足以懾姦慝明足以察忽微其在

掖垣惟公議是達其侍經幄惟王道是陳果由師錫之同入總本兵之寄然而方時多故爲計實難夷狄鴟張肆猖狂不遜之語邊障狼顧懷震擾弗寧之心東有淮江之衝西有楚蜀之塞降附踵至人心雖歸而强弱尚殊踴躍請行士氣雖揚而勝負未决堅壁保境則曷尉后來之望蹙國復土則又有兵連之虞竊惟明公素已處此某頃聯官屬獲侍燕居每妄發其戇愚輒誤蒙於許可雖輟食竊憂於謀夏而荷戈莫効於防秋敢誓糜捐以待驅策

除編修官謝丞相啓

掄才無似得禄已優不知何取於　聖時頗使蜉塵於清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學術空疎文詞朴拙頃遊場屋未能絕出於原夫久返山林但欲自酬於款乃至於手編簡冊身綴鵷鸞豈惟忘魏闕之心固已息邯鄲之夢敢圖一旦輒越稠人與聞　國典之

權輿猥備樞廷之掾史此蓋伏遇某官斯民
先覺盛世元臣亮天以格物之誠化俗用修
身之道雖江海至廣固無待於細流念燕雀
兼容亦何傷於大廈故令濫進以躋旁求然
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層臺起於累土雖
深知奬拔之心浮屠成於合尖冀終遂迂愚
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參政啓

揆才無似得祿已優不知何取於聖時顧使

轉塵於淸選既難稱塞但有慚惶伏念某至
拙無能下愚不肖分章析句於蓬樞甕牖之
下學但慕於俚儒娛憂紓悲於山巔水涯之
旁文不供於世用比坐啼號之迫浪爲衣食
之謀投檄無緣强顔可笑撟蹄淮而爲枳竊
自慨然涅出井而作塵望胡及此手編簡冊
身綴鵷鸞筆研重尋叙埃一洗茲蓋伏遇某
官至仁無間大德有容文兼衆作而不以窮
人識高一代而樂於成物雖江海至廣本無

待於細流念燕雀兼容亦何傷於大廈致茲
久困遂得少通然而某天賦甚窮自量尤審
層臺起於累土雖深知奬拔之心浮屠成於
合尖冀終遂迂愚之分敢忘惕勵用對陶成

謝賜出身啓

明廷錫對最超甲帳之嚴親札跳恩暮拜丙
科之寵感深涕隕媿極汗流竊以 國家取
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進身之始又惡多岐
故 祖 宗非私於俊造之科而公卿罕出

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
配絃歌則梅堯臣出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
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
爲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厥繇至當故
可無愆如某若才樸拙而無奇學迂踈而寡
要自悲薄命久濱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
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鵜猶
疑夢寐茲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
以謂設一自之羅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

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借妄庸以風四方不忍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求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將時得於遺材敢仰賀公道之興非獨叙私情之謝

答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懸惶伏念某才本迂踈識尤淺暗頃遊場屋

首犯貴權既憎嫌播之偶前復惡瓦樞之軸巧詆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黄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俾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但懷感佩未易敷陳

賀張都督啓

恭審誕膺册書首冠樞府運籌決惟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傳聞所逮欣抃惟均恭惟某官降命應期自天生德許國本事親之孝化民用克己之仁早際聖神徧居將相書虞淵取日之績恍若古人詠東山零雨之詩適當初政屬邊烽之尚警煩幕府之親臨元黄之篚爭歸赤白之囊幾息果膺於徽數用卒究於宏規仰惟 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

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緩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不惟衆人引頸以歸責固亦當宁虛心而仰成某獲預[illegible]陳欣聞出綍半以南仁傑而已知德望之素尊陝以東周公主之宜數名之爲之雖不敢紀殊尤於竹帛尚或能被一二於弦歌冒瀆之深震惶無措

問候洪總領啓

借勢於王公大人夙懷志願侍坐於先生長

者適有膋緣仰偉度之兼容撫孤蹤而知幸
伏念某至愚不肖甚拙無能一官初迫於飢寒百慮更成於疾疢綴鴛鷺會朝之列自傷勸鶴之權預望魚龍變化之塗獨類寒龜之蔵縮比求祠廟歸掃丘墳猶出佐於近藩實大踰於素望始終徼倖進退慚惶恭惟某官材檀國華德推世美崇論弦議質諸鬼神而不疑大冊高文編之詩書而無愧歷風波並起之嶮挺金石可開之誠雍容回翔而愈高

康濟之資排擯斥踈而彌積邇遐之望天將降於大任上惟圖於舊人荷從橐於西清方俟論思之益擁使旟於北固猶煩道德之威
某竊覬須臾欽承約束快威鳳景星之覩幸孰過焉辱高山流水之知儻其自此

答鈴轄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方修候問之恭已拜緘縢之賜情文甚寵感愧兼深伏惟某官胄出山西書傳圯上緑沉金鎖雖勇略之無前緩帶輕裘亦風流而自命茲膺帝眷暫總兵符遂容懶頑之餘獲廁遊從之末春容方麗戎幕多閒冀加衛於寢興用大符於頌禱

問候葉通判啓

列屬樞廷自不安於清選佐州京峴猶誤被於明恩敢謂窮途獲親耆德恭惟某官性資直諒學術淵源愷悌宜民固已高於治績忠誠許國曾未究於遠猷行膺召節之嚴趣上

禁塗之峻雖仰覬翔翥鳳凰方覽於德輝然猶幸須臾虎鼠同稱於相屬春容方麗燕寢多閒冀調興止之宜用副傾依之素

答吳提宮啓

伏蒙講修拜禮惠示函書溢乎其容若加親粲然有文以相接雖快景星之覩終慙明月之投伏惟某官華國英材通家舊好未嘗少貶於公卿勢位之地顧乃獨厚於江湖憔悴之人賚緻買牛念即歸於農畝乘車戴笠尚

永記於交盟

賀葉提刑啓

伏審顯奉璽書改臨畿服坐于廟朝而施利澤辟尚鬱於遠猷送以禮樂而有光華實寖隆於睿眷傳聞之始開慰寔深恭惟某官學造宮庭行尊防範閣議　兩朝之望高文百世之師入踐掖垣有斧藻聖謨之益出乘使傳有宣道王意之勞周旋百爲終始一節鳳凰之翔千仞雖瞻仰詠歎之實同虎豹之守

九關終排擯斥疎而莫進竊惟大任之降將啓非常之元必使備歷於阻難所以終成其丕業今者承邊鄙宿兵之後加夏秋積潦之餘疾癘相熏流通未止憂軫上煩於宵旰撫摩方屬於忠賢伏聞親奉尺一之書下慰億兆之望坐席未暖握節遽行蓋將訪疾診之由施寬平之政挈之溝壑之內厝諸衽席之安老稚聚觀感涕相屬迨及嘉猷之告宜膺共政之求某久去門墻屢疎牋牘摳衣函丈每懷問道之誠負弩前驅即下望塵之拜其爲欣抃未易數陳

賀呂知府啓

恭審光膺中詔洊畀左符協于師言出自上意凡在部封之內舉同抃舞之情共惟某官襟量恢閎文詞卓偉飛書走檄名早震於華夷仗節擁旄功每書於竹帛比屬邊烽之靜力辭宮鑰之嚴雖北闕之書至于屢上然東山之志寧許遽從果被睿知復膺重寄仁風

穆若方回比屋之春威望凜然先破巨姦之膽某自欣末路得附餘光不波疵瑕固荷包荒之度今公喜怒敢招越分之尤惟殫惕勵之誠用對眷知之舊

上陳安撫啓

佐州比固麥甫及於再嘗易地南昌瓜未期而先代雖千里困奔馳之役幸一官託覆護之私伏念某孤學背時褊心忤物方牽聯而少進已恐懼而遽歸偶充振鷺之廷自知非

稱不失屠羊之肆其又奚言比自列於私嫌遂再汗於除目始終徼倖俯仰慚惶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器函廣濟闕議　兩朝之望高名百世之師經術淵源造大學中庸之妙文章爾古在先秦兩漢之間久以臺省之英出試蕃宣之績辭弗容而君子乃見公初無欣戚之殊然必進而朝廷始尊國寶繫安危之重佇聞休命大慰衆心某再掃餘塵增光末路顧才能之有限加疾疢之未平先生琴瑟書冊在前願卒門人之業小子洒掃應對則可敢驕別駕之功

上史運使啓

佐州比因麥雨及於再胥易地南昌久未期而先伐雖千里困道途之役幸一官在部封之中伏念某學本小知器非遠用昨侵尋於薄宦偶比數於諸公除目雖頻不出百僚之底駁機忽發首居一網之中謂宜永放於窮閻猶得出丞於近郡復緣私請更冒明恩超超空凡馬之群實非能辨黙黙反屠羊之肆其又奚言僥倖非常慚惶莫諭恭惟某官英姿山立大度淵渟不媿於天而不怍於人卓矣誠身之學有考於前而有驗於後大哉致主之言顧自信之甚明雖不容而何病使事有指姑少試於澄清治具畢張要終煩於經濟某小舟已具漫刺將前雖多病懷歸徒費罏枯之力然至仁逮下實寬束濕之憂

渭南文集卷第七

山陰陸游務觀

啓

答發解進士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觀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解元先輩材高衆儁學富三餘將鴻漸於天廷姑龍驤於學海豈圖爵官適與榮觀萬里搏風莫測雲程之遠一第涵子行聞桂籍之傳欣

佩兼懷敷宣罔既

答廖主簿發解啓

都騎來臨方快景星之先觀雄文授贄更慙明月之暗投藏去爲榮幸甚過望伏惟某官文高藝圃行著鄉評雖數奇如李廣之封猶强飯有廉頗之志賈勇千人之敵策勲百戰之餘豈意爵遊與觀盛事故將軍乘妄校尉知久鬱於壯圖新天子用老舍人宜即膺於顯擢其爲贊喜莫究占言

上二府乞宫祠啓

白首而困下吏久安佐郡之卑黄冠而歸故鄉輒冀奉祠之樂恃廊廟并容之度忘江湖遠屏之蹤敢布悃誠仰干造化伏念某讀書有限與世無緣歲月供簿領之勞衣食奪山林之志拊心自悼顧影知慚儻少進於飢寒誓永投於閑散頃以牽聯而少進惕然恐懼而弗寧亟辭振鷺之廷徑返屠羊之肆優游食足敢陳楚些之窮衰疾土思但抱越吟之

苦伏望某官因材授任與物爲春察其愚無所能乞細木侏儒之用哀其窮不自活捐太倉紅腐之餘特假閑官使安晚節棄竇憲如孤雛死鼠寧足矜憐譬杜牧以白骨遊魂少加恤養某謹當收身末路没齒窮山玩仙聖之微言樂唐虞之盛化杜門掃軌固莫望於功名却粒茹芝冀粗成於道術雖無以報猶不辱知

賀吏部陳侍郎啓

恭審顯膺帝睠進貳天官成命甫行群情交
慶若用人每皆如此則公論寧復間然竊以
自昔撫運而有邦孰不好賢而願治然賢能
之進常齟齬而不合治安之會亦稀闊而難
遭京房事漢則見謂小忠孔子去魯則自以
微罪有志之士太息於斯方今主上嗣無疆
之慶基恢有爲之遠略思求人傑俾代天工
當饋歎無蕭曹共傳斯訓耻君不及堯舜令
得其人釆四海之公言寘六卿之要地將期

共政以責奮庸恭惟某官道大而氣剛才全
而業鉅方登臺閣則已挺然稱輔相之器及
試岳牧則又卓尒著藩垣之勞福及京師名
震天下使能少賤久已趣還顧乃周旋四鎮
之間淹歷五年之久積排擯斥踈而莫置殆
艱難險阻之備更道之將興理不輕畀豈惟
論思獻納陳萬世之策遂將經綸康濟致三
代之隆某早出門墻晚依幕府誨言在耳感
德銘心駕下擇之車雖已安於微分磨涪溪

之石尚擬頌於中興

賀莆陽陳右相啓

恭審廷颺大號位冠群公識者咨嗟益信道
行之有命聞而興起共知天定之勝人某嘗
因故老之言竊考　昭陵之治乾坤大度固
兼容而罔間日月之照實無隱而弗臨小人
雖有倖進而善類常多讜論亦或抵巇而公
議終勝故士氣裴折而復振邦朋既久而自
消謇諤昌言天下誦道輔仲淹之直巍巍成

績史臣書韓琦富弼之賢固嘗端拜於遺風
豈意親逢於盛旦恭惟某官名蓋當代材高
古人瑰偉之器足以遺大而投艱精微之學
足以任重而道遠方孤論折群邪之銳蓋一
身爲衆正之宗徇國忘家惟天知我論去草
者絕其本宜無失於事機及驅龍而放之菹
果不動於聲氣卓矣回天之力孰曰山拔之
難積此茂勳降時大任豈獨明公視嘉祐之
良弼初無間然亦惟　聖主享　仁祖之治

功殆其自此某孤遠一介違離累年登李膺之舟恍如昨夢遊公孫之閣尚覬茲時致膂糜捐以待驅策

謝王宣撫啓

杜門自屛誤膺物色之求開府有嚴更辱招延之指銜恩刻骨流涕交頤伏念某獨學寡聞倦遊不遂瀾翻誦説愧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項預朋來之列適逢聖作之辰玉音親錫於儒科奎翰特嘉於樸學

曾未乾於詔墨已亟遠於周行病骨支離邅塗顛沛驚馬空思於十駕沉舟坐閱於千帆方所向而輒窮已分甘於永棄侵尋末路邂逅賞音招之於衆人鄙遠之餘挈之於半世奇窮之後夫富貴外物唯事賢可謂至榮父子雖親然相知猶或不盡曾是疏遠至孤之迹又無瓌奇可喜之能不知何由坐獲殊遇稱於天下曰知己誰或間然雖使古人而復生未易當此此蓋伏遇某官民之先覺國之

宗臣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海內之動至誠貫日蹴危機而志意愈堅屹立如山決大事而喜愠不見雖裴相請行於淮右然蕭公宜在於關中姑記外庸即登魁柄凡一時之薦寵極多士之光華豈謂迂疏亦加采錄某敢不急裝俟命碎首爲期運筆颯颯而草軍書才雖盡矣抒被剌剌而語婗子心亦鄙之尚力著於微勞庶少伸於壯志

通判夔州謝政府啓

貧不自支食粥已踰於數月幸非望及彈冠忽佐於名州孰知罪戾之餘猶在憫憐之數銜恩爲報撫己知慙伏念某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説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怨其蒲前藜藿至於併日屢求吏隱莫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貫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廼至如此卒叨薄祿實謂殊私此蓋伏遇某官

黼黻帝猷權衡國論開公孫之東閤共欣多士之彙征解晏子之左驂不忍一夫之獨廢召來和氣力致隆平惟是魚復之故城鼎號烏蠻之絶塞乃如别駕實類閑官況悍悍方起於徒中宜凛凛過虞於意外固弗敢視爲曹而不問亦每當占紙尾而謹書豈有功勞能自表見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文辭旣嗟氣力之甚卑復恨見聞之不廣今將窮江湖萬里之嶮歷吳楚舊都之雄山巘水涯極詭異之觀廢宮故墟弔興廢之迹動心忍性庶幾或進於豪分娛憂紓悲亦當勉見於言語儻粗傳於後世猶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洪丞相啓

薄技効官曾是青袍之朝士明恩起廢更爲朱綬之山人雖莫與於鴻鈞猶竊陶於盛化敢修尺牘敬布寸心伏念某丞學孤生輟耕浸仕頃輸勞於鉛槧嘗厠迹於紳縉再歲京華每有凫鴈少多之歎一時士類咸爲草木臭味之同因遭衆口之鑠金孰信淡交之如水訖由寬貸得遂退藏幸未抵於投荒乃復汚於除吏茲蓋伏遇某官膺期降命同德格天以淵源之學潤色皇猷以直大之氣折衝世變彝鼎方書於偉績濤瀾忽起於畏塗際嘉會之風雲將開平治畀凶人於豺虎亟正讒誣乃顧近藩暫勞卧護鋤耰競勸流逋已見於四歸絃誦相聞風俗殆期於一變俯念編珉之賤嘗居部吏之閒假之餘光使不終廢而某自安隱約久困沉緜和堯民擊壤之歌徒欣末路刻唐士齋天之頌尚俟他時

上王宣撫啓

薄命邅回阻並遊於簪履丹誠精確猶結戀於門墻敢辭蹈萬死於不測之途所冀明寸心於受知之地伏念某稟資凢陋承學空疎雖肝膽輪囷常慕昔賢之大節適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書浩歎每感

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昨屬元臣暨
臨西鄙癹厠油幕衆賢之後實輕玉關萬里
之行奮厲欲前駑馬方思於十駕羇窮未慭
沉舟又閱於千帆傷弱植之易搖悼鴻鈞之
難報心危欲折鬢白無餘如輪勞劾命之有
期頓隕首冘胃而何憾並從刻由來次變關
雖未覘於光躔已少紓於志願此蓋伏遇某
官應期降命生德自天器宇魁閎鍾太行黃
河溫厚之氣文章鉅麗有慶曆嘉祐太平之

風敢人不棄於小材論事每念於大體念茲
虛薄奚足矜憐然遭遇異知業已被褒前之
薦使走趨遠郡豈不為門下之羞儀回曩昔
之恩俾叨分寸之進窮子見父可量悲喜之
懷白骨成人盡出生全之賜過此以往未知
所裁

謝晁運使啓 救火後發舉狀

事出權宜弗及先言而後救恩加尪瘠乃煩
並蓄而兼收甫定驚魂已攢感涕伏念某仄

心膽士樵尾餘生學纔比於聚螢智莫階於
東組偶緣羇官獲託餘光別駕治中已負曠
瘝之責祝融回祿更慙備禦之踈方炎官熱
屬之鼎來實杯水輿薪之弗救煙埃蔽日綆
缶交塗蹔攸遠駭於黔盧倉卒僅知於顧府
焦頭爛額本貧艱力之同露蓋綦衣至屈使
華之重惟當治弄寧可論功此蓋伏遇某官
造道精深宅心誠敬由記熒熒之迹特收赫
赫之威憐巢燕之幾焚脫池魚於必死弗用

玉璣方勤人事之修等與牛車俾辭火宅之
怖某敢不仰思難稱俯愧無勞深念客言更
謹徙薪之戒廣儲水器常如濡慢之時過此
以還未知所措

謝夔路監司列薦啓

某於業然揣分方安於下吏寵光異甚交章
遽上於公卑莫測何由但知難稱伏念某久
嬰瞀病見謂散材偶從諸老先生之遊粗得
前言往行之略可咨今事少年誤竊於虛名

力洗陳言晚節方慚於大學一來楚硤再閱
王春惟體重於藩方故職均於曹掾占名惟
謹幸逃有蟬之朝竊祿甚微屢起無魚之歎
豈期僉論騤及孤蹤遂令枯槁之餘漸有敷
榮之望此蓋伏遇某官器函魁磊識極崇絃
雖持秋霜夏日之嚴每廓滄海洪河之量大
呼相和或容辭吏之狂重聽何傷曲恕聾丞
之老雖深知其無用亦並采而不遺某敢不
強恕求仁質直好義庶幾夙夜或免小人之

歸猶有鬼神尚圖國士之報

答薛參議啓

伏審光奉制書來參戎幙山川信美久嗟人
物之寂寥車騎甚都一聳吏民之瞻視極知
趣召之在邇猶幸小留而後東恭惟某官器
度清真風規高亮驥行千里騰驤本結於主
知虎拒九關排斥遂收於朝蹟惟是雄豪之
氣寓於鉅麗之文南弔沉湘西賡諭蜀傾卧
龍之遺積有化鶴之故城雖左官共歎於滯

淹然絕景攻煩於彈壓某久疏塵尾之誨喜
聞鷁首之來聯遠遊之詩固莫追於大手續
邪居之賦猶小異於庸人

答衛司戶啓

彈冠巫硤早欽三語之賢揆柂蜀江首拜尺
書之寵情文兩厚感怍兼深伏惟某官自立
倫名蚤收上第千人所見共推高明練達之
才一座盡傾行接醞藉雍容之論豈獨有光
於吾黨固將增重於此州至於痛懲文法之

弊一振廉隅之壞非俗吏所爲也微君子其
能乎頌疾其驅用諧所冀

與何蜀州啓

漂流萬里可知已老之頭顱貧賤一城幾得
本來之面目將就脂車之役敢稽削牘之恭
伏念某小智自私大惑莫解自收朝蹟久困
宦遊冒別駕治中者三州假軍諮祭酒者數
月老驥伏櫪雖未歇於壯心逆風撑船終不
離於舊處恓恓之可笑役役以此來共

惟某官曠度清真高標峻絜體道自得有見
於參倚之間受氣至剛不移於毀譽之際頎
公言之允穆知追詔之方行敢意窮途猥塵
上佐然某比緣多病深願少閑歲計之有餘
當守平生之素志治行其無事更歸長者之
餘風

答交代楊通判啓

瓜戍及期幸仁賢之爲代萍蹤無定悵候問
之未遑敢謂謙特先榮翰伏惟某官淵乎

似道直哉惟清風致雖高不廢應酬於衆務
文詞甚麗要皆原本於六經所宜問津於黃
扉青瑣之間何至涉筆於赤甲白鹽之下即
聞號召遂陟清華某猥以陳人偶叨末契道
途迫遽僅能占報於記曹舟艣輙戕弗獲往
迎於市暨歸依之素數叙奚殫

與趙都大啓

洊被臺移攝陪幕辯方刺革而俟報輙懷擬
以徑前迫於奇窮作此頑鈍冒世俗之所憫
笑賴門下以爲依歸伏念某下愚無知大感
不解罪宜求斥朝蹟已収者十年身困遠遊
車轍幾環於萬里比官巴峽旋客塞垣歲月
不知其再周形影相顧而自悼支離病骨無
毀而亦消羇旅危魂雖招而未返念惸惸之
安往復挈挈以此來豈忘慚羞實恃矜惻老
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
況依茂蔭斯蓋伏遇某官資函英達學蘊淵
源早奮奇謀蓋與賽而立見晚更劇任真遊

刃以無前賓儲直中禁之嚴玉節寄西陲之
重曲憐狂簡自致漂流每假借於餘談爲經
營其一飽致茲小懇盡出大恩某敢不痛洗
昨非姑休疲役松陵笠澤雖賒故國之歸期
錦江草堂聊竊老師之補處

渭南文集卷第八

渭南文集卷第九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與成都張閣學啓

薄遊萬里最為天下之窮攝守一官猥與幕中之辯將携孥而就食敢削牘以告行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光陰晼晩已逾不惑之年簿領沉迷猶在無聞之地暨征途之可厭捨舊館而疇依為晏平仲執鞭既云素願就謝仁祖乞食寧復自疑茲承行省之移遣備大藩之屬雖剡章之未報輙懷檄以徑前冒行世俗之譏訶實恃門闌之知獎老馬已甘於伏櫪敢望長途窮猿方切於投林況依茂蔭恭惟某官學函經濟洞極誠明秉心無邪不媿於俯仰之際體道自得有見於參倚之間學倡諸儒惠加多士雖困窮之自取亦提挈而不遺照隱察微每能得之濠上哀窮悼屈幾若推之溝中施及孫生亦叨異顧某敢不暫休疲役痛洗昨非陪蓮幕之英遊雖知遲暮居草堂之補處尚竊光華

答勾簡州啓

近被臺移來陪幕辯以海內孤寒之迹假天涯獨冷之官但虞譏訶誰肯慰藉忽奉華牋之況豈勝末路之榮伏念某性資冥頑問學衰廢留落殊方者累歲奇窮舉世而一人雖夢寐思歸類澤國春生之鴈而巾瓶無定如雲堂旦過之僧比叨閫屬之招實過野人之分方剡章而待報忽捧檄以徑前久矣倦遊幸茲小憩此蓋伏遇某官風猷凝粹志節清真念倀倀浪迹之安歸假亹亹餘談而借助遂容萍梗暫息道途惟此意之甚恩實衰俗之創見而某自侵晚境久歇壯心理剡曲之歸舟方從此日卜浣花之絕境敢儆先賢

與蜀州同官啓

去國十年飽作江湖之夢佐州萬里又寬濤墜之憂伏惟某官材術淸通風猷凝粹雖小

渭南文集卷之九 二

試尚淹於遠業而威名已著於僉言俯念孤蹤方厄黃楊之閏特詒妙翰俾生枯枿之春靖言留落之餘曷副吹噓之意感慚交集敷叙奚殫

賀薛安撫兼制置啓

恭審璽封綠底疏恩遠下於霄宸懊建碧油開府全臨於井絡周邦咸喜備觀復還民望息肩之期士知託命之所竊以江淮駐蹕勝人在天定之時梁益宿兵擊首有尾應之勢

儻事權之少削則脉絡之不通宜得股肱之良用增臂指之重至於旁連荊豫外撫戎蠻亭障騫騰東軼巴渝之阻關河重複西當秦隴之衝蓋有應變於立談之間豈容稟令於千里之外維時詔旨實契事機恭惟某官淵博有傳方嚴不撓竑言崇議卓爲百世之師傑作雄辭散落四夷之遠入則首處六官之長出而遍膺十乘之華進用雖遠而人猶恨其滯淹位望愈崇而心益持於挹損涵湖海

賀懷之大負廟堂器業之優將究顯庸果膺隆委關中既留蕭丞相上遂寬西顧之憂江左自有管夷吾人共望中興之盛而况絲綸之命適前弧矢之期維嶽降神而生申丕應風雲之會夢帝賚弼而得說遙觀袞繡之歸某去國十年佐州萬里縛袴服弓刀之役雖恨迫於衰遲曳裾陪簪履之塵尚欣承於間燕歸依之至敷繹奚殫

與李運使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曲從雖暫勞諭蜀之行然益見回天之力恭惟某官致知格物學道愛人親承西洛之正傳獨殿中朝之諸老至於盤礴遊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耻傾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鑑裁比下九天之詔召已傾四海之觀瞻不俟駕行命義雖存於大抵可以理奪忠孝果得而兩全方帥閫之猶虛以討司而兼涖仰惟臺省淸

華之宿望加以山林高逸之雅懷一琴一鶴預想鈴齋之靜三熏三沐尚陪藥市之遊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鄭宣撫啓

伏審顯膺大號出董戎師自陜以西咸舞歌於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於威靈豈惟翰海玉關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勳之典士心聞俾國勢尊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 祖 宗之地久猶未歸既

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復慶曆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為生賢佐雖遠瞰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暑行式慰轅門之徯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某官氣壓群公才周萬務識若蓍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搖湖海襟懷正在大床之獨臥廟堂風采未妨一壑之初心茲輟近司來恢遠略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真儒為

邦寧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授鉞遙觀推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深憂方達同於文正即軍中而大拜豈尊美於熙寧 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餘於委骨猶復覬於伸眉仰跂光塵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勳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樞密啓

恭審顯膺明詔進貳鴻樞道大材全固視功

名為餘事任隆位重蓋倚精神之折衝衆志交孚太平可冀伏聞今昔有不移之形勢華夷有一定之土疆故彼不可越燕薊而南侵猶我不能跨遼碣而北守堯舜尚無冠帶百蠻之理天地豈忍羶腥諸夏之區又況以本朝積累而當荒陋崛起之小夷以 陛下神武而討衰弱僅存之孱虜重以軍民之憤切加之 廟祏之威靈當一震於雷霆宜坐消於氛祲夫何玩寇久使逋誅 九聖故都

視同棄屣兩河近地進若登天莫宣方叔之壯猷更類棘門之兒戲坐殫民力孰奮士心上方撫髀而喟然公宜出身而任此恭惟某官負沈雄邁往之略躬英發絕人之姿撫卷慨慷夙有四方之大志立朝開濟晚收九牧之重名果副簡求肆當柄任以元龍湖海之氣參子房帷幄之籌北斗以南一人誰其倫擬長安之西萬里行矣清夷某識面莫先託身最早側聽延登之渥自悲淪落之餘雖意

氣摧藏非復驊騮風塵之望然飢寒變迫猶懷駑馬戀棧豆之思敢敬布於微誠覬少回於聽聰

除制司參議官謝趙都大啓

攝郡壘之左符已逾素望備賓僚之右席復玷
明恩雖可知已老之頭顱猶幸得本來之面目伏念某下愚不肖至拙無能陪蓬嶠之後塵最爲淳命省桃源之昨夢恍若前身泛然不繫之舟莫知税駕之地豈圖末路更污除書蓋將問道質疑求備老聃之役豈獨變戕染翰預賡嚴武之詩樂哉斯行幸甚過望茲蓋伏遇某官學窺聖域望冠時髦根於高明用以忠恕執詩書之正印司翰墨之衆盟富貴不驕有偉周宗之百世誠明自得屢班漢詔之六條方當日有九遷之榮何難身兼數器之地施及萍蓬之孤迹亦叨俎豆於群英但不稱之是虞豈侈知之敢望已遵臺檄即發山城紀文饒戎幕之談當從茲日窺

逸少蘭亭之帖或在暮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葉丞相啓

恭審誕告大廷延登真相永惟夷夏戴　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　祖　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海内幸甚國勢歸然某少從史氏之遊粗習星官之說去歲之杪垂象有開太微紫垣忽一新於景氣神州赤縣將寖復於提封曾未閱時遽聞休命聊哉天人精祲之際

見於君臣會遇之初恭惟某官鍾河嶽英靈
之姿應乾坤開泰之運器函魁碩論極崇紘
萬卷讀書蘊是經綸之蘊十年遇主獨高康
濟之功比遮并絡之歸式賛斗樞之重俄進
陪於大政果首建於永圖股肱良哉耻君不
及堯舜期月可也致治庶幾成康方將修未
央長樂之故宮築馬邑鴈門之絶塞興植禮
樂於僵仆之後整齊法制於搶攘之餘威憺
殊鄰玉輦受渭橋之謁治借遷古金泥增岱

嶽之封然後遨遊謝傅之東山偃息蕭何之
甲第委成功而不處享眉壽於無窮某遠寄
殊方久孤隆眷驥老伏櫪知難效命於馳驅
狐死首丘但擬祈哀於造化

賀龔參政啓

恭審光膺明詔進貳政機爲治不難其道顧
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
驩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恐不在於
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於國事誠使

元臣大老守紀綱而不柰近習外戚保富貴
而有終政一出於廟堂權弗移於貴倖豈獨
坐消於外侮固將馴致於太平孰成伊尹格
天之功其在孟子敬王之學恭惟某官材負
超軼器局恢閎造道深故能泛應而不窮進
身正故敢盡言而無諱建久安之勢成長治
之業已收効於立談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
門曾不勞於變色薦紳相賀史册有光然而
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

責艱哉克終某十年獨荷於異知萬里敢虛
於忠告輙因尺牘聲寫寸誠未死殊方或見
丕天之偉績猶期末路終爲盛世之幸民

答交代陳太丞啓

撫銅人而歎息方感舊遊拾竹馬之棄遺偶
叨新命曾馳書之未暇愧飛翰之鼎來恭惟
某官鴻漸賢關鳳儀朝著傑作紀求和之會
邈矣風流清言繼正始之音超然名勝初比
乘軺之馭已勤側席之思峻陟容臺霞階請

禁其自憐末路獲蹤後塵君遣使而有光華即載驅於原野匠誨人而以規矩尚竊望於
門墻

與錢運使啓

犇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傳之華踰分已多置慚無所伏念某冥資甚陋賦命多艱跌宕文辭本是書生之常態蹉跎名宦獨爲天下之畸人比由西蜀之歸獲俟東華之對進趍梗野占奏空疎謂擯斥之

是宜豈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道參聖域學擅經邪愛惜人材每陰借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致此安庸亦叨臨遣某服膺已久攀韈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方日親於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答南劍守林少卿啓

比解邊城猥叨使傳顧惸惸之寡助宜孳孳而亟行揣分已踰置慚靡所伏念某百罹薄命九折窮途跌蕩文辭已困諸生之小技況迷簿領又無俗吏之能聲乃者來歸頹然遲暮進趍梗野占奏空疎宜居擯斥之科敢辱光華之命茲蓋伏遇某官道該聖蘊學擅經邪獨倡諸儒躬伊尹天民之先覺與憐末路念正元朝士之無多致此安庸亦叨臨遣某方圖馳問已辱詒書墨妙筆精雖喜窺於近製頭童齒豁更自感於殘年

與建寧蘇給事啓

犇走九年僅補州麾之選來歸萬里遽叨使

傳之華忝冒過優慙惶莫喻伏念某多奇薄命子立孤生小智自私守紙上區區之糟粕大惑不解蹈人間洶洶之風波比由隴蜀之歸獲奉宣溫之對樸學不足以恭承請問蕪辭不足以虀寫丹衷謂擯斥之是宜何超踰之敢望此蓋伏遇某官材高而善下道峻而兼容衰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其遂遠燕語喜望提封大匠之規矩可師方亟趨於函

丈小夫之筆牘自見姑少述於萬分

與本路郡守啓

比舉宸綸躐乘使傳方懼誤恩之及敢勤流聞之先伏念某潦倒寒生沉迷薄宦曲江禁柳早旅食於京華東閣官梅晚狂吟於蜀道偶然不死復此來歸豈期憔悴之餘亦玷光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天資甚茂朝望素高俯憐薄梗之孤蹤每借齒牙之餘論遂令留落忽有超逾某弛擔云初登門尚阻川途悠

邈敢辭叱馭之行風度清真先想凝香之地

福建謝史丞相啓

大鈞播物萬化悉付之無心小己便私一官獲從於所欲可謂難遭之會空懷莫報之恩伏念某早出門闌嘗塵班綴士於知己寧無管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爲牛李之黨既逸跡而自引因委棄而莫收晚參戎幕之遊始被邊州之寄知者希則我貴矣何嫌流俗之見排加之罪其無詞乎至以虛名而被劾甫周歲律復畀守符曾未綰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行能亡取資望尚輕便朝纔畢於對揚使指遂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　兩朝元老千載眞儒以道德性命訓迪人材以禮義廉耻維持國勢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遂容孱瑣猶被甄收某敢不欽敬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覬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渭南文集卷第九

渭南文集卷第十

山陰陸游務觀

啓

上趙參政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蹶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大鈞難報末路知榮伏念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追從幕府之遊始被邊州之寄方漂流於萬里望飽暖於一麾豈圖下石之交更起鑠金之謗素無實用以爲頹放則不敢辭横得虛名雖曰僥倖而非其罪甫周歲律再昇守符曾未維於印章已遽膺於號召遂以羈旅入朝之始首預光華遣使之行此蓋伏遇某官造德精微宅心忠厚念錦里十年之卜築已是蜀人憐萍蹤萬里之來歸特捐漢節亦然遲暮被此恩榮某敢不欽敬視豐凶之宜阜通去農末之病觀近臣以其所主期無負於深知非俗吏之所能爲或粗施於素學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上安撫沈樞密啓

造于王廷旣盡除於宿負試以使事復蹶被於明恩豈惟寬溝壑之憂遂亦有桑榆之望慚汗爲之浹背感涕至於交頤伏念某固陋不通迂踈寡合雖抱宿道鄉方之志了無赴功趨事之能自屛迹於寬閑已頹心於榮進徒中起廢方蒙奬道之除望外召還忽奉燕朝之對然而進趨梗野論奏空踈徒叨三接之榮莫陳一得之慮循名責實所宜伏司敗之誅含垢匿瑕特俾玷外臺之寄茲蓋伏遇某官望隆而善下道峻而兼容哀元祐之黨家今其餘幾數紹興之朝士久矣無多曲借餘光少伸末路某敢不求民疾苦絕吏並緣欽敬視時益廣倉箱之積阜通助雨庶無農末之傷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泉州陳尚書啓

恭審顯奉璽書起臨藩府廟堂虛位固宜大老之遂歸嶽牧得人聊見太平之有象恭惟某官道參聖域德冠民彝下視諸公負元龍湖海之豪氣獨尊九牧擅諸葛宇宙之大名風雲自際於明時金石靡渝於素履超然去國之久綽有高世之風雖力避寵名亟欲急流而勇退碩耆求舊德未容袖手而旁觀姑暫起於名邦即延登於政路某久違德宇喜聽除音辱頒接辭恍不殊於曩日質疑問道尚自慰於窮途

答建寧陳通判啓

伏審顯膺新渥出貳潛藩遂聞旌旆之臨宜有神明之相伏惟某官風規高秀德宇粹夷含英咀華早預蓬萊道山之選飛英騰茂暫爲治中別駕之行雖澹然克守於家風顧籍甚難淹於國器即聞追詔遂陟顯途某託契至深開緘竊喜自憐下客久孤國士之知猶冀殘年及見郎君之貴

答漳州石通判啓

伏審被命佐州消辰視印士心甚慰謂欽經濟以惠小邦天意孰知蓋儲名望而須大用伏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崇論竑言挺松栢貫四時之操高文大冊擅江河流萬古之名謂宜淩厲以橫翔乃復逡巡而小却使爲治中乃展驥耳雖暫試於外庸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當亟還於近列某未遑馳問先辱寄聲忝寵而請比鄰歎高懷之莫測烹魚而得尺素藏妙語以爲榮

江西到任謝史丞相啓

詔行在所方承命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本宜使之省循乃更增其僥倖伏念某性資鄙陋學問荒唐雖慕長者之餘風豈聞君子之大道早親函丈偶竊緒餘曾未免於鄉人乃見待以國士知憐獲護殆塵沙曠刼之難逢積隨擢藏無絲毫微勞之上報昨者甫還吳會即使甌閩

超躐既多便安尤極徒以久違於公衮悵然
領事於師門山川間之日月逝矣方坐馳於
夢想忽祗奉於詔追深惟幸會之非常但懼
奔馳之弗及夫何奇蹇更累生成方佽慾造
言投鼠不思於忌器乃保全極力舍牛寧廢
於釁鍾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包荒深仁篤舊
念招之來而麾之去若匪近於人情謂舍其
短而取其長猶可勝於官使故推餘潤以及
枯荄而某筋力疲於往來疾恙成於憂畏質

疑問道自憐卒業之何時訟過戴恩尚冀收
身於末路

謝趙丞相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馮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仰戴公朝之寬大重為遠吏之光華
伏念某拳曲散材聱牙末學衣食不繼自竄
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遊隴蜀之境惟習氣
未忘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詞識之名山
本欲粗傳於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於鉅

公記憶不忘詔除夔下雖復頗儕於薄命要
為比數於明時而況仍皇華臨遣之榮易江
表清閒之處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伏遇
某官誕保民彝堅持國是致君寡過偉治具
之必張望古慨慷閔道術之將裂務廣人文
之化仰扶主斷之明念此窮途為之擇地更
令破萬卷之讀或可成一家之言某敢不開
益舊聞激昂儒意稍竊簿書之暇日試求學
問之新功搆摭侏儒僅未捐於大匠彫蟲篆

刻尚少進於故時庶仰答於聖知亦粗酬於
鈞播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王樞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馮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拳曲散
材邅回末路浪遊山澤不知歲月之屢遷篤
好文辭自是書生之一癖斐然妄作本以自
娛流傳偶至於中都鑒賞遂塵於乙夜既閱
期年之久兩膺召節之頒雖改命於半途尚

乘榦於名部始終僥倖進退光榮茲蓋伏遇
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以國士待我卓爲
特達之知於古人求之每極吹噓之論詔除
婁下器使不遺雖云薄命之顚隮要是公朝
之記省某敢不竊簿書之暇日求學問之新
功構櫨侏儒儻未捐於大匠彫蟲篆刻尚少
進於暴時庶仰答於上恩亦粗酬於鈞播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錢參政啓

詣行在所方承詔以北馳駕使者車復改轅
而西上訓詞甚寵地望加優伏念某少苦賤
貧長更憂患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
漂流顏青衫而自笑不圖遠戍乃誤明恩一
麾在巴蜀之間萬里促宣溫之對淸光咫尺
膺獎再三略有司資格之常備奉使諮諏之
選方虞官謗又辱部追半道遄行雖數棲遲
之薄命頻年記錄要爲比數於公朝茲蓋伏
遇某官培植衆材主張公論憐其跋前疐後

姑令全進退之宜謂其尺短寸長或可責馳
驅之効曲加扶拭俾竊便安某謹當增所不
能修其可願侵尋遲暮雖嗟已失於東隅激
勵衰疲尚及未先於朝露

謝侍從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叢祠便道之官復驅馳
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
村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
遠方乞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巳劇超踰但

虞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溫坐席
遽辱賜環初疑誤報若再三俄乃眞承於尺
一文詞吏事何若粗堪物論人情居然不允
非賴寵加於覆護固難終遂於顚隮此蓋伏
遇某官義薄九天量容百輩念器盈則覆推
轂無所復施然令出惟行反汗豈其得已遂
容末路獲忝優除雖愧招麾之頻亦驚弔賀
之速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
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飱

謝臺諫啓

祈天請命冀循省於窮閻便道之官復馳驅於近甸始終僥倖俯仰兢慚伏念某鄙朴不材荒唐寡學生逢盛際無尺寸之可稱久戍遠方賴斗升而自活昨蒙臨遣已劇超逾但廑薄祐之難勝寧復異恩之敢望未温坐席遽辱賜環初疑誤報於姓名俄乃眞承於詔命人才吏事何者粗堪自訃旁觀居然不允敢謂幷包之廣大更令進退之從容此蓋伏

遇某官山立英姿海涵偉量盡言劇論雖震聳於朝端用恕持平每保全於士類遂容末路獲忝優除俯伏以思論報何所而某昨緣奔走積困沉綿顧影獨悲豈久堪於從宦服勤不怠尚少贖於空餐

與本路監司啓

誥行在所方奉詔以北歸駕使者車復改轅而西上稍息道途之役獲全溝壑之身揣分已踰置懷靡所伏念某頹然遲暮久矣漂流

戍隴十年形容盡變還吳萬里交舊半空騎馬而聽朝雞已冥心於昨夢賣刀而買耕犢將歸軌於窮閻敢謂頻年屢膺嚴召既衆知其不可亦自揆之甚明所期獨往於山林乃得本來之面目此蓋伏遇某官英姿玉立大度海涵愛惜人材無陰倩之餘論維持公道尤深憫於窮途施及妄庸未忘記省某登門維舊擁篲有期大匠之規矩可師即趨函丈小夫之竿牘自見姑致萬分

答本路郡守啓

末路賜環本出聖知之舊半途昇節尚承寵命之新揣分實逾置懷靡所伏念某易搖弱植無用散材轍環天下而老于行寧非薄命舟近神山而引之去殆有宿緣方力丐於退藏乃更叨於臨遣此蓋伏遇某官指南公議推轂時髦顧雖流落之餘亦在揄揚之末某方勤馳傳未卜登門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答寄居官啓

賜環半道易節回轅去閩中瘴癘之區得江表清閑之地優游甚適僥倖難名此蓋某官義重噓枯情深推轂每假揄揚之助俾叨臨遣之榮〔黃幹書簽判云〕老夫耄矣而無能寧有澄清之効君子居之而何陋尚陪名理之餘〔先幹提云〕尺素驚傳喜論交之未替一樽相屬悵道舊之何由〔承法諭云〕汨沒簿書敢冀澄清之効從容談笑尚爲衰晩之光

賀葛正言啓

恭審儼直北扉方演出綸之命拾遺西省遂輸補衮之忠上虛佇於嘉言士共歸於碩望恭惟某官英辭擅世偉識絶人諸老先生聞名而願交學士大夫望風而知敬辭書群玉之府視草承明之廷比傳夜對之從容屢動天顔之忻懌主聖臣直共知千載之逢言聽諫行獨任七人之責木從繩而必正石投水以奚難某竊以乘軺阻陪賀厦比年十漸必盡告於吾君一日九遷將孰先於門下其爲

抃躍罔罄敷陳

賀周參政啓

恭審顯奉廷揚進陪國論號令渙焉可述力專討論潤色之功疇咨若時登庸遂處輔弼疑丞之位國有隆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典謨實列於六經臣主難逢於千載高文大冊或託之不得其人老師宿儒有死而莫見於世維時鴻碩之彥早冠清華之途成功告于神明大業刻之金石發德音下明詔大哉王言建顯號施尊名震于方外一變猥釀枝駢之體復還雄深灝噩之風縉紳竊誦而而得師夷狄傳觀而動色顧於昭代可謂殊勳雖箕穎之志屢陳然華渭之求焉往恭惟某官任重而宏毅謨明而弼諧以窮深測遠之才坐酬衆務以極高蟠厚之氣陰折遐衝至於擅世之英辭本皆全德之餘事僅少施於一二已見謂於崇兹豈容卷懷經濟之圖遂欲袖手寬閑之地公毋困我初誦留行之

言上誠知人亟下延登之命然易問者聖君之眷難居者天下之名方仰對於寵光頗益思於挹損茂迪謙尊之吉永為善類之依

賀謝樞密啓

恭審顯膺出綍進貳本兵蠻夷奪氣而息誅朝野動容而相慶恭惟某官英猷經遠敏識造微秉心如金石之堅論事若權衡之審主知千載際聖世之風雲言責三年極人才之涇渭士恃公平而不恐上嘉孤直之無朋遂

由常伯之聯進貳中樞之任較一時之同進得喪孰多付四海之僉言忠邪自見固將力回薄俗盡建明謨網漏吞舟示太平之寬大雲興膚寸澤庶物之焦枯豈惟康濟於茲時固足儀刑於後世某早迂記省晚荷甄収雖知薄命之多奇猶復讜言而不置使駑馬安思於十駕而況舟末羨於千帆求之古人可謂曠世難逢之會報以國士敢忘終身自勵之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山陰　陸　游　務觀

啓

賀禮部鄭侍郎啓

恭審筆槖陞華資論思於禁路絲綸出令兼潤色於皇猷共知儒術之益尊敢謂太平之無象恭惟某官好是正直擇乎中庸大冊高文固已寫之琬琰崇言谹議皆可質於鬼神殆將與日月而爭光奚止當雷霆而獨立惟

上聖克勤於總攬察羣臣各盡於才能詢其代予言既久煩於鴻碩求能典朕禮宜無易於老成況以南省之要司仍寓西垣之舊直惟時異數實冠清途然而文關國之盛衰官以人而輕重顧俊尊上帝豈止在玉帛鐘鼓之間斂福錫庶民其必有典謨訓誥之盛視古無愧非公而誰所冀復如三代禮樂大備之時抑亦追還兩漢文辭爾雅之體顧雖老矣尚及見之

答撫州發解進士啓

士論推賢方恨定交之晩鄉書擢秀遽勤授贄之恭恭惟某官與學海涵英姿玉立山川信美生大儒名世之邦絃誦相聞陶 聖主右文之化将鵬搏於宦海姑鴻漸於名場某偶此乘軺遂叨勸駕寵廷射策豈惟慶榜帖之馳蔵室讎書尚及見雲霄之舉解魁云籍甚聞名方恨交之晩裒然擢秀遽勤授贄之恭

賀施中書啓

伏審蓬壺清閟早冠群仙之遊詞掖高華旋覩一佛之出得人之盛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秉德醇明宅心夷粹高文大冊非復騷人墨客感寓之詞崇論谹言盡得宗廟朝廷嚴重之體久矣絶世而獨立固難袖手而旁觀況今 聖政之新方建太平之業推明天子惻怛愛民之指開慰海内奔走鄉化之心德意達於四夷號令娩乎三代清議所屬匪公而誰且甘泉均號於從臣而西省獨稱於政本國僑潤色雖衆取儒學之長山甫將明必深通天下之務正官名者蓋已百祀稱職業者允有幾人亶乎其難理若有待動心駭目自茲觀大手筆之傳削牘濡毫又富慶真學士之拜

上丞相參政乞宮觀啓

年運而往益知涉世之艱職思其憂獨幸侍祠之樂惓惓微志懇懇自陳伏念某擁腫凡材聱牙曲學旣無甚高論足以譁世豈有它

繆巧用以致身隨牒半生問津萬里雖誓圖微報不勝狗馬之心而俯迫頽齡已罹霜露之疾壯志驚然而欲盡殘骸悴爾以難支拉朽摧枯競爲排陷哀窮悼屈孰借聲光敢圖廊廟之華求棄門閑之舊曲憐不逮力謂無他至於跌宕之文屏在褒稱之域二百年無此作矣固難稱愜於奨知萬戸侯豈足道哉私亦激昂於衰懦然而拂數奇之薄命懼徒費於鴻鈞與其度越群材留朱雲於東閣曷

若稍捐薄祿置閒令於北窻伏望某官仁風翔及物之恩赫日照覆盆之陋念前跋胡而後疐尾惟當自屛於江湖方上昭天而下漏泉忍使獨擠於溝壑假以毫端之潤寵其林下之歸某謹當刻骨戴恩刳心慕道誦丹臺之藥笈少慰素懷拜玉局之冰銜用華晚景

知嚴州謝王丞相啓

故里浮沉竊玉局再期之祿公朝收拭付桐江千里之民瓜戍非遥竹符甚寵感淪病骨

愧溢衰顏伏念某元祐黨家紹興朝士池魚濺濟本思自放於江湖社櫟支離久已難施於斤斧繇治生之素拙因從官以忘歸頃自吳中久留畝外顧彼衣冠之所萃願以文字而相從方深去國之悲敢有擇交之意流偶殊於涇渭風自隔於馬牛睚眦見憎本出一朝之忿排擠盡力幾如九世之讎藐是孤孰爲別白纔免投荒之大罰亦宜置散以終身且定遠未歸惟望玉關之生入輕車已老猶護北平之戚秋毫有朝爲閭閻廢斥之人暮竊幾輔承宣之寄茲蓋伏遇某官學窮窔奧勳業堪輿南山巖巖冠公師之重任亦爲几几同宗社之閑休念人才之實難悼士氣之不振埏陶至廣收拾無遺方與物以皆春憫向隅之獨泣燮和輿論閣略彝章起安國於徒中較恩未大還管寧於海外爲力尚輕而某少非列於通才晚徒專於樸學棄雞肋而猶惜雖仰戴於深仁續鳧脛則自悲恐難

逃於薄命

謝梁右相啓

故里投閑久竊奉祠之祿清時起廢遽叨出守之榮挈於九折之途置之一飽之地感深至骨滿溢交顧伏念某鄉校孤生京塵下吏學徒盡力徐而察之則鷁退飛仕已冥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頃者南遊七澤西上三巴繆見推於文辭因頗交其秀傑愛憎遂作譽毀相乘肆爲部黨之讒規動朝端之聽雖漸

能忍事聽唾面之自乾猶競起浮言至擢髮
而莫數澒洞風波之上流離道路之旁幸逢
皦日之中天固宜潦水之歸壑矧此江山之
郡介於吳越之間先世嘗臨尚有召伯懿棠
之愛提封甚邇僅同買臣衣繡之歸蓋爾何
堪居然非稱此蓋伏遇某官身扶昌運手斡
化鈞一氣爲魚咸遂飛潛之性衆材宗桷各
安小大之宜俯憐孌下之餘嘗沐筆端之潤
摧頹雖久省録未忘謂人士舍之則藏固當

慕昔賢顯晦之節然朝廷養非所用何以待
異時緩急之求既啓迪於淵衷遂變和於輿
論而某年齡抵此意氣蕭然律召東風雖幸
春回於寒谷手遮西日敢希身到於脩門

謝周樞使啓

起由散地付以名州朝迹久踈忽喜長安之
近戍期未及先寬方朔之飢婧言孤蹤可謂
過望伏念某簞瓢窮巷土木殘骸早巳孤危
馬一鳴而輒斥晩尤顛沛龜六鑄而不成羽

翮摧傷風波震蕩薄禄作無窮之祟虚名結
不解之讎鄙生自謂非狂甚矣見知之寡韓
愈何恃敢傲若爲取怨之深乘下澤之車忽
過半生掛神武之冠今無多日偶然未死得
此少伸制出西垣地連右輔顧視必恭之梓
阡陌相望封培勿翦之棠鄉閭太息此蓋伏
遇　樞使丞相學優聖域道覺民先卓爾爲
衆正之宗毅然開孤進之路自太公巳久望
子仰關宗廟之靈有夷吾可無復憂盡釋薦

紳之慮方旁求於儁傑乃首記其姓名生物
功深異晉吹律召東風之妙回天力大未覺
挾山起北海之難而某少願激昂老猶矍鑠
志士弗忘在溝壑固當堅馬革裹尸之心薄
福難與成功名第恐有猴臂不侯之相

謝黄參政啓

病餘揣分斷續食於叢祠望外䟦恩俾牧民
於近郡感深雪涕魃劇騈顏伏念某早歲多
艱晩途益困岷峨絶身行禹貢之書雲夢

集315 .06

蒼茫口誦楚騷之句未葬支離之骨辱招羇
旅之魂八千之路雖還五十之年已過視荒
荒而益廢髮種種以堪哀斷港絶潢徒有朝
宗之願朽株枯木何施造化之功雖存溝壑
之餘生已是簪紳之棄物驚宿狖之盡洗知
孤迹之少安如絲如綸命出西垣之潤色有
民有社地連右輔之封圻矧後巖瀨遺祠桐
山故隱企高風之如在顧俗狀以自慙此蓋
伏遇 參政相公黼黻皇猷權衡國是衆仰

規模之大天知議論之公謂設廉耻以遇群
臣士斯自好且蹈仁義則爲君子人亦何常
務與惟新不求其備恭謹嘗銘膺感德擢髮
思愆弱羽遠枝姑低曰於晩景靈丹點礫儻
邂逅於初心

謝施參政啓

起由散地畀以專城命出詞垣仰戴絲綸之
寵名居節鎭俯懸章綬之華傴僂拜恩譾謭
叙感伏念某滓才綿力多病早衰竊慕長者

之餘風每思砥礪未聞君子之大道徒益頭
危零丁稷下之遊寂寞漳濱之臥尚無漂母
哀王孫而進食况有故人憐范叔而贈袍午
欲釁鐘誰其弗忍婦非束緼何以自還敢期
累年不振之蹤忽有一旦殊常之遇允生分
表喜溢情涯惟茲山水之邦自昔詩書之俗
脩門在望曾無日近之嗟先世嘗臨獲慰露
濡之感此蓋伏遇 參政相公至仁善下盛
德兼容一引坐一解顏士託終身之重三吐

哺三握髮野無片善之遺賢能借勢以騫騰
孤遠望風而傾屬自悲逢梗獨遠門闌向使
不爲萬里之行固亦久在諸生之末誦文章
於方冊竊喜得師聞道義於薦紳亦嘗願學
旣積精誠之至果歸甄冶之公旅進無階歎
空馳於淸夢餘年有幾懼終負於初心

謝臺諫啓

貧念代耕之祿懇乞奉祠恩開便邇之門復
今治郡方窮閻之待盡非公議而曷依懇極

騂顏感深雪涕伏念某邅回薄命顚頓餘生隷業荒唐小學僅通於蒼雅屬辭卑弱奇文徒慕於莊騷髮種種以將童心搖搖而欲折食粥動逾於累月陳絺或至於隆冬不能引分以掛冠廉隅已喪更復貪榮於懷綬愧懼可知況此名城今爲近輔九霄嘉氣日未邇於長安千載遺祠星嘗從於帝座孰爲之地使有此行茲蓋伏遇某官偉量海涵英姿山立（正言云義息劃 括仁光念舊）衆惡之而必察俯憐久困於風波今老矣而無能尚使少紓於溝壑爲國廣旁求之路示人無終棄之才曾是妄庸曲蒙全護除書已下徒叨湔洗之恩羸疾益侵無復激昂之日

謝葛給事啓

杜門訟六十年之非久安散地起家忝二千石之重忽奉明恩驚鸒垢之漸除扶衰殘而下拜（舍人云起自窮閻叨臨近郡爲畏爲 三年之冗不治如絲如綸一字之褒過闕）寵伏念某學由病廢仕以罪歸冥心鷗鷺之行投迹雞豚之社海三山之縹渺釣鼇巳媿於初心楚七澤之蒼茫噎兕亦成於昨夢但欲資耒耜許行之學豈復叩角歌甯戚之詩偶逢公朝使過之時躐昇近郡承流之寄所蒙過矣自揆茫然天際鬱葱望九重之雲氣道周蔽芾掃四世之棠陰得遂此行孰爲之地此蓋伏遇　侍講給事道本文王之正學師孟氏之醇醲茂實而蜚英聲久隆　上聽息邪說而距詖行遂擅儒宗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獨泣某偶階末契遂借餘光（舍人云議論四方之星文章百世之師籍甚 數木之手升霄離恚迹蔽蔀生雲於膚寸甘 澤無窮方與萬物而皆春不忍一夫之稱 泣而某適有懷章之幸首叨紱華之榮）雖飯豆羹藜不敢望功名於老大然書紳銘座尚思復玷缺之艱難

答交代陳判院啓

病未王局但懷優游卒歲之心恩畀桐廬獲繼超軼絕塵之迹方自嫌於通閤乃遽辱於移書公真快哉我則陋矣伏念某少而落魄

老益迂踈憔悴關河萬里客岷嶓之境馳驅節傳三年使閩楚之郊迫此退歸頹然遲暮投憤已安於蟹舍起家忽奉於魚符此蓋伏遇某官秉節以貫四時瑞世而翔千仞經行早推於庠序謀猷晩著於朝廷謳誦上聞豈獨最列城之課規模甚遠又足爲來者之師某偶幸懷章遂將接武雖取棄竹馬望英躅以增慙然獲舊青氈在衰門而甚寵發春伊始坐獻多間顧邊輔養之宜即慶禁嚴之拜

嚴州到任謝王丞相啓

懇求祠禄乃叨便郡之除甫及戍期亟奉燕朝之對身既復歸於鈞播衆知未棄於明時伏念某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栖遲屛迹但欲射猛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以免歸厲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際欲言誰聽投老矣歸豈期廟堂任使之公挈出溝壑漂流之

地此蓋伏遇某官孟韓道統伊呂王功黼黻聖猷謂言之不文則行之不遠甄陶士類每捨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慨念孤生已侵暮境儻使抱所聞而不試則將齎遺恨於無窮何止屢陳於斧扆之前蓋亦昌言於搢紳之上故雖久斥亦復漸收而某已知悔童子之雕蟲未免守古人之糟粕決無可用寧不自知績鐘釜之禄以待掛冠嘗面祈於大造効尺寸之勞而垂汗簡悵永負於初心

謝梁右相啓

玉局二年已竊代耕之禄桐廬千里復叨起廢之恩望踔表之顧昂撫編氓之繁夥退惟忝冒徒積兢慚伏念某四壁寒家一尊賤士刻舟求劒固匪通材惷糞吹齏已消壯志比由蟹舍起領魚符永言久斥之餘亦有少伸之望然而察簿領稽違之細摘吏胥隱伏之微一皆非其素知又不可以遽習淵明之寄事外已迫頹齡安國之擢徒中曷勝煩使此

蓋伏遇某官才全經緯氣塞堪輿博取衆材
叓抗延英之論宏開公道靡須光範之書施
及妄庸未忘夙昔温飽一門之衣食洗滌累
歲之罪愆使為全人以畢餘日某敢不好是
正直擇乎中庸戒舞智以賊民寧取椎魯少
文之誚務盡心於折獄庶無寃枉失職之嗟
苟不辱知其敢言報

謝周樞使啓

入望清先出臨近郡天威不違咫尺既叨就

日之心父命惟所東西况被牧民之寄感恩
至矣揣分茫然伏念某下愚難移大惑莫解
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
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邅回毁靡
待於德高災非由於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
岫之心病鶴襬褷忽忝乘軒之寵此蓋伏遇
某官道窮窔奥氣塞堪輿南山之石巖巖帝
賚宿望綈袍之意戀戀士感誠言衰細德之
嶮微開鴻鈞之坱圠念兹積譴雖擢髮而有

餘察彼瘢譏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
少收雖不在於英材樂育之中實創見於漳
俗相挺之際而某扶衰自笑迫老宜歸無復
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
輅之塵傾倒具陳懇惶無措

謝臺諫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買臣之印綬尚
冒明恩觸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
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

之遠景翳翳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
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棲雲屋於
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没齒散地方蘄於因任
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
幸鄉閭接壤適過家上冢之榮此蓋伏遇某
官望重朝綱學通國體收真才於水落石出
之後坐銷浮僞之風察定理於舟行岸移之
時盡黜譏詆之巧稍收久廢用示至公某謹
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

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謝監司啓

掛洪景之衣冠宜還故里懷賈臣之印綬尚冐明恩錮熱即途扶衰領郡伏念某身常短褐家本衡門一官惟妻子之謀萬里極關河之遠景驕騎以將入餘日幾何芳菲菲其彌章素心空在比者竊冰銜於玉局築雲屋於鏡湖惟俟引年遂將沒齒敝地方斬於因任

除書忽畀於專城宮闕中天有就日望雲之幸鄉閭接壤逾過家上冢之榮比蓋伏遇某官學貫經郛望隆國器繡衣持斧姑小試於使軺豹尾屬車即超登於禁路尚容衰悴之迹暫託澄清之餘某謹當勉効微勤堅持素守吏犯法而法在先務去姦政近民則民歸敢忘用恕或粗逃於大譴庶少答於深知

答方寺丞啓

年運而往悵久隔於英遊道阻且長忽恭承於禁問情文甚寵衰晚增光伏念某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因客遊奔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戾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此蓋伏遇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匪躬哀其顛頓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叨共理之寄亦及歸耕之餘而某緣病廢書迫貧隨牒能古文何用於今世徒悲長者之見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殊匪

小人之所望佇奉丁寧之誨用寬瘝曠之虞

賀王提刑啓

恭審繡衣玉節肅王畿風憲之嚴寶畫奎文新內閣圖書之直方攬澄清之轡已騰謠誦之聲恭惟某官學道愛人至誠格物德秉民彝之粹才推國器之英中外踐揚自際風雲之會始終操履靡移金石之堅將階言語侍從之除洊被禮樂光華之遣欽恤副九重之指平反來一笑之春始訖外庸即躋近列計

隸軺之未幾旋頒詔以趣歸某意廣才疎心勞政拙伏櫪志在千里悵暮景之已侵巢林不過一枝幸卑棲之有託

與汪郎中啓

去蜀歸吳已侵尋於晚境乞祠得郡尚記錄於明時夙戒行艫已臨弊邑方竊依仁之幸敢稽告至之恭伏念某笠澤農家紹興朝士擯參歷井久困客遊煑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乘骨相宜窮頭顱

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恭惟某官義存推轂德重匪瑕哀其憔悴之百罹借以揄揚之一諾遂容共理之奇亦及歸耕之餘而某扶憊以來罔功是懼快景星之先覩雖尚阻於瞻承分隣燭之餘光遂寄依於覆護其爲慰幸曷究敷陳

與沈知府啓

乘傳江皐偶同一道分符畿內復幸鄰邦公將假道於虞僕其得御於李胡交臂而失此亟削牘而布之恭惟某官厚德鎮浮英姿邁往富貴固有命矣未嘗枉尺以自謀將相豈無種哉方且摶風而直上雖仰急流之勇退寧容袖手而旁觀果奉明綸起臨近甸豐年高廩想謡誦之已聞燕寢清香知文書之益簡願精調於列鼎即歸覲於疑旒瞻詠之私敷宣曷既

賀留樞密啓

恭審行玉關之萬里方喜遄歸陳泰階之六

符亟聞殊睠地禁處丞明之邃任崇參宥密之嚴成命誕揚師言允穆切以　藝祖鑒五代之弊不偏重於中書　裕陵新六官之名亦旁開於西府豈獨並隆於文武固將兼注於安危至以明詔特預於訏謨尤爲本朝久虛之盛舉中原多故首用种忠憲之偉人聖政方新則有虞雍公之近事或名光於竹帛或位極於廟堂恭惟某官躬閎深毅碩之資負剛大直方之氣早推雅望濅歷近班以至

公服小人故雖踈而不怨以大節事明主故
旣去而見思世方蕭蕭以自晉公囘落落而
難合迨此寵光之自至益知幾險之徒勞淵
乎一心應彼萬事七擒七縱已成服遠之功
三起三留果有處中之命方且端委冠鈞衡
之位挽河洗夷虜之塵復　列聖在天之讎
攄遺民泣血之憤某幸身未死見國中興材
館旁招雖莫陪於下士浯溪深刻尚自力於
斯文

賀蔣中丞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總臺評公道大開在廷爲
之相賀正人益進吾國殆其庶幾仰惟廟社
之休非復門闌之慶某聞人情不遠立朝誰
樂於抨彈仕者自謀干世本求於遇合皆使
從容而徐進自非怨嫉之所歸一居三院七
人之官遂任四海九州之責至於諫大夫之
助成主德中執法之振肅朝綱知不可以不
言言不可以不盡雷霆在上獨立自如鼎鑊
當前直趨不避始也負當世之名而人不我
捨今也居得言之地則責將誰歸卓乎偉人
更此重任恭惟某官英姿邁往與學造微論
必盡忠得堪與剛大之氣仕常思退有耕釣
高逸之風位逾達而謙有加權益隆而量莫
測姑小煩於繩肅即進與於弼諧豈惟斯民
被化於春風和氣之中亦使多士吐氣於青
天白日之下今其始矣幸孰甚焉某嘗辱王
翰卜隣之榮妄懷貢禹彈冠之喜崇言徵議

已覩魁磊光信史之傳過計私憂妄有一二
爲執事之獻儻少寬於斧鑕尚冀布於腹心

渭南文集卷第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啓

賀賈大諫啓

恭審顯膺一札之欲首冠七人之選主賢臣直國勢歸然言聽諫行天下幸甚某聞昔在本朝之官制參稽前代之舊章南臺不置大夫中憲任紀綱之重寄北省久虛常侍諫垣率遺補以盡規選求既艱畀託尤重故政在中書而常開言路事由獨斷而不廢爭臣仰覩十一聖家法之傳益爲三百年治功之本繼昔之盛非公而誰恭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閎遠許國弗渝於夷險憂時如抱於渴飢造膝告猷浩浩江河之決傾心愛士拳拳涇渭之分慨然死生禍福不入於中常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以今日陳善閉邪之效成異時贊元經體之功同出此心夫孰能禦某侵尋暮景蹭蹬孤生迹本甚疎妄欲依歸於

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門闌特達之知惟有稍陳郡縣利病之實儻少寬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謝殿院啓

恭審顯膺帝制進貳臺端手縮褎以逡巡久已抱獨立無朋之操髮衝冠而憤切自茲皆盡言不諱之時在庭聳觀有識相慶伏以御史分職本以論事任耳目之司忠臣設心蓋欲去邪爲宗社之福抗雷霆而獨立凜山嶽之不搖非以近名固將竭節天子爲之改容而垂聽大臣不敢特必而自私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教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今茲執配於古人識者固歸於門下恭惟某官道德醇備議論正堅厭寒木槁而譽益高鋭鷙鵬摶而才乃見默究朝廷之利病盡得源流徐觀天下之是非若指白黑放斥者有愧心而無怨更革者雖害已而謂然太平之功指日可待某侵尋暮景蹭

蹬孤生迹本甚踈妄欲依歸於公道分當永棄特蒙拔拭於窮途何以仰答一見特達之知惟有稍陳千里利病之實儻少寛於斧鑕尚嗣布於腹心

賀周丞相啓

恭審夢卜襲祥揚王庭而渙號典冊備物熙帝載以宅師國並庶幾民以寧壹實惟宗社無疆之祐非復明關旅賀之常竊以時玩久安輙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方今風俗未淳名節弗勵　仁聖焦勞於上而士夫無宿道嚮方之實法度修明於內而郡縣無赴功趨事之風邊防寢弛於通和民力坐窮於列戍每靜觀於大勢懼難待於非常至若靖康喪亂而遺平城之憂紹興權宜而蒙渭橋之耻高廟有盜環之逋寇乾陵有斧柏之逆儔江淮一隅夫豈仗衛久留之地梁益萬里未聞腹心不貳之臣文恬武嬉戈朽鈇鈍謂宜博采衆謀之同異然後上咨廟

論之崇嚴非素望之偉然誰出身而任此共惟某官降神維嶽生德自天居安資深學洞六經之韞探賾索隱識窮萬務之微蓋嘗獨立以當雷霆何止貴名之揭日月運籌帷幄每當上心端委廟堂遂持國柄玉燭肇時和之慶雲龍協聖作之辰清未央長樂之宮將肅六飛之御築碣石榆林之塞永奠四夷之封于古有光自今以始某側聞盛舉實抃驩悰恤百口之飢寒豈無竊覬拔四方之英俊願付全公庶未死之餘生覩太平之盛際

賀施知院啓

恭審誕布明綸進專籌幄用眞儒而無敵翊扶宗社之基得大老以來歸開慰華夷之望恭惟某官英姿邁往精識造微居安資深韞六藝淵源之學任重道遠炳　兩朝開濟之心明辯足以折遐衝果敢足以斷幾事自初拔用迄此延登大節全名松栢挺歲寒之操同心一德風雲協聖作之期堪與清夷星緯

明潤致太平其自此將魁柄之焉歸蘘暫入於脩門竊有聞於行路謂明公之得政以人物爲最先自隆師尹南山之瞻復見平津東閤之盛揚庭薦拔造膝開陳允人所難以身獨任今雖總本兵之地頗益尸善類之盟公能以士而報國家士亦以身而歸門下某侵尋暮境憔悴偏州志氣已衰無復獻狗盜雞鳴之技文辭自力尚能助稗官野史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丘運使啓

恭審上印帥藩乘軺畿甸得人若是則吾國其庶幾乎先聲隱然非俗吏之所能也公論爲之慰愜大用此其權輿伏以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弗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跡莫先儒術之功惟蹈君子之時中斯得古人之大體方其尊瞻視正顏色教化固已有成雖使空囹圄畫衣冠法令其誰敢犯恭惟某官英姿邁往敏學造微夷途早踐於高華隆委偏當於繁劇所臨輒治雖千變萬化而不窮自守弗阿終特立獨行之如此上將引而自近公其有以告猷某早陪談讌之餘誤辱賞知之異敢圖暮境獲備屬城閭里亡聊每攬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更忍慭修候問之牋尚加惠於始終俾粗全於進退歸依之功數繹奚殫

賀蔣尚書出知婺州啓

恭審解中執法以暫均勞佚拜大宗伯而入侍禁嚴雖若不得其言固亦未爲弗用乃抗投閑之請力辭就養之榮詔諭靡從藩條初布上倚承宣之績士高廉退之風恭惟某官直哉惟清淵乎似道繳猷許國肝膽禀其輪囷慷慨疾邪山嶽爲之震動進率由於獨斷節早見於盡言未移桑蔭之淹入總栢臺之峻國方增九鼎之重身已如一葉之輕魯人獲麟以爲不祥雖愛憎之叵測塞翁失馬未

必非福抑倚伏之何常某幸託里門獲趨賓
席身世等蒯菅之棄執閱餘生姓名託甄冶
之公尚須異日

除直華文閣謝丞相啓

秩視大蓬已竊垂重之寵恩加邃閣更叨出
綍之榮初聞道路之傳猶謂姓名之誤迨玆
被命重以懷慙伏念某承學迂疎稟資蕞陋
幼生京洛尚爲全盛之編氓長綴班聯曾是
中興之朝士福未容於盈貲祟已駭於燒城

西征至岐鳳之間南戍掠既閩之境既僅升
於省闥旋即返於鄉關鶴歸遼天狐死丘首
還戶十移於歲律慢亭四閱於祠官久遂屛
居非始掛冠之日盡捐半俸真爲納祿之人
豈期垂盡之光陰忽玷殊常之惠澤復緣詔
札併竊身章里巷聳觀共仰恩光之下燭兒
孫扶拜不知衰涕之橫流玆蓋伏遇某官降
命應期奮庸熙載神無方易無體心獨運於
道樞尺有短寸有長士悉歸於鈞播雖迫崦

嵫之景亦歸块圠之公而某意氣空存筋骸
已憊草具明堂辟雍之禮雖遭甚盛之時塗
竄清廟生民之詩其在方來之雋

修史謝丞相啓

七十告老晉待盡於山林尺一召還恍復瞻
於觀闕內祠祿厚信史事嚴容孤迹於其間
知鴻鈞之有自恭以　高皇之盛德大業雖
號中興而實同開創之難　孝廟之內修外
攘躬享太平而不忘恢復之志治躋古昔威

震裔夷俄歸非成之悲肆修麟止之緒固已
網羅軼事潤色皇猷備述巍巍蕩蕩之功曲
盡業業兢兢之指豈繄蓬蓽能與討論伏念
某天予散材家承孤學生逢盛旦蒙　六聖
之涵濡身綴清班被　四朝之識拔常恐僕
先於朝露遂將莫報於秋毫豈期及耄之餘
齡猥得效勤於大典玆蓋伏遇某官材全經
緯氣塞堪輿平生陳謨决策之言煥乎可誦
十載知人安民之績底于有成殊鄰欽塞而

奉琛多士鄉風而釋爲內而臺閣極稽古禮
文之選外而郡縣有宜民愷悌之風肇闢大
公至正之途不棄偏能一曲之士故如某輩
亦在數中謹當益廣見聞更勤采擷老驥伏
櫪脩途已非其所堪小草出山薄効尚期於
自見

賀謝丞相除少保啓

恭審命出淵衷廷揚顯冊人主之論一相方
寄腹心少保茲爲三公益隆體貌傳聞所逮

驩頌惟均恭以某官謨明弼諧任重道遠協
天心於毘倚旁覬之際動必有成隆主眷於
蜵蜎蠖濩之中言無不用自登近輔先迪大
猷疇咨雖首於群公謙畏不殊於一日每稽
首而遜稷契終選衆而舉伊皐三年有成四
海用乂農扈告豐登之候戎輜臻偃息之期
熙運方興周召並爲於師保衆心所繫平勃
均任於安危是宜大號之繼敷昭示元臣之
同體群生咸遂協氣橫流謹乃憲而屢省則

成孰測化鈞之妙本無事而庸人實擾始知
靜治之功某獲綴清班欣逢盛事無好無惡
而遵王路共欣聖政之大成不迷不忌而由
舊章更冀廟謨之無倦敢効涓塵之助輒干
碪斧之誅冒瀆實深競惶罔措

賀張參政修史啓

恭審誕布明綸總提鉅典固已動鵷鷺行之
喜色而況在牛馬走之後塵不能自已於寸
誠是敢冒陳於尺牘恭惟某官自天生德降

命應期闡謳厚爾雅之文經緯萬象蘊超軼
絕塵之識鎮撫四夷位居台鼎而有山澤清
臞之容禮絕縉紳而無王公驕泰之意心虛
靜而觀復道沖用而不盈周公太公方隆夾
輔之望堯典舜典更專點竄之功實以袞衣
黃閣之尊下燕蘭臺石室之事在天 三后
巍手下臨作 宋一經信矣無憾某偶蒙簡
拔獲預討論已侵投老之殘年何補不刊之
信史仰傳巖之霖雨幸預在廷歸杜曲之桑

靡尚勞泚筆作一想典刑於諸老已媿空疎竭
精力於是書敢忘策勵

除實讀閣待制謝丞相啓

冊府秩清偶至鼇峯之頂禁途地密遂窮豹
尾之中雖造化之至公實恩憐之曲被欲叙
丹衷之感莫知雪涕之横伏念某雖起耕疇
粗傳家學書藏屋壁尚擯斥而不容跡遯園
廬豈榮華之敢望虛名作祟衆謗成雷幸於
先狗馬塞溝壑之前遂其賜骸骨歸卒伍之

請任子以世其祿寓直以華其行固已負耒
學耕飾巾待盡身還民服口誦農書從故里
漁樵之遊拜高年羊酒之賜忽從廐置遄奉
詔除所愧忝大門之官敢愧奪匹夫之志惟
俟奏篇之御即伸告老之誠爾牘未終絲綸
已降半生淹泊沉舟真閱於千帆一旦遭逢
開印適當於三日已扶衰而拜命旋曳蹇以
造廷玆蓋伏遇某官德懋忱恂化均块圠作
成士類彝小大而不遺勳相皇家泯異同於

無迹澤東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才或取
於寸長罪不捐於一青故雖幺麽亦被生成
某敢不頂踵知恩冰霜勵節少不自力坐沉
廢者半生老當告休悵報酬之無地

謝賈樞密啓

猥被恩綸躐持從橐處内閣諮咨之地繼大
門揚歷之榮揣分奚堪置懷靡所伏念某百
罹薄命九折窮途迹久困於多言年已侵於
大耋都門屢入壯遊恍似於前身冊府再來

衆吏多非其舊識扶衰殘而就列刮瞖膜以
紬書非徒莫揜於旁觀每亦不勝其自媿惟
竢奏篇之御即伸請老之誠敢謂遭逢曲蒙
識拔玆蓋伏遇某官道尊皇極學統聖傳雖
吐哺握髮之勞曾靡遺於一士然引坐解顏
之遇頗豈在於他人每屈崇嚴不移疇昔爰
自東壁圖書之府俾躋西清鵷鷺之班驥伏
櫪以悲鳴棄誰念者犬舐丹而僊去今乃似
之某燈火尚覩簞瓢未厭儻世官而不墜蓋

體上恩繼家學於瓊衮或傳來裔庶幾瞑目
無媿初心

致仕謝丞相啓

優詔許歸已荷乾坤之造異恩及幼更霑雨
露之私非公台力假於數陳則草野何從而
甄録感銘刻骨涕泗交頤伏念某叁少通材
晚嬰羸疾史闈八月常懷惕日之懸祠禄三
時濟上引年之請初但冥於煩瀆旋曲被於
矜從而況從中明降於德音任子特逾於常

制采掄已迫俾華黍白之年豚犬何能遂有
拾青之幸里閭歎息門戶敷榮茲蓋伏遇某
官降命應期奮庸熙載告猷于內時已措於
太平祝鯁在前禮每加於諸老亹亹誠明之
學巍巍忠厚之風坐格華裔之寧有光簡冊
之載故推餘澤俯及衰門重念犇兒雖非異
禀善和之書幸在敢虛棄於光陰太常之第
可收尚仰酬於長育

荅權提刑啓

伏審抗章請外攬轡入東謂宜因對而復留
故欲馳書而未敢遽先垂問莫喻愧心恭惟
某官英識造微宏材經遠學術得前言往行
之要議論有群公先正之風踐揚早歷於清
華雖能自見寄任靡辭於叢委刃每有餘茲
乃勇退急流旁觀袖手明刑以弼五教誦詩
而使四方雖暫試於外庸顧豈符於僉賜還
節旄於少府行被詔追司筆橐於甘泉孰居
公右某退衣耕隴寄迹臺綱躬愷悌以宜民

既蒙賜矢用春秋而安獄行且見之頌詠惟
深敷陳罔旣

答胡吉州啓

伏以累疏乞歸既拜賜骸之命華牋賁喜更
煩泚筆之勞異書憐老學之勤厚幣篤嘉賓
之禮顧惟衰悴曷稱眷私伏惟某官絕識超
然英聲籍甚簡編插架早推師友之淵源紳
佩在廷旋慶君臣之際遇茲暫煩於共理即
歸告於嘉猷而某已返農疇愈勝門戟塵枯

甚寵徙藏櫝以爲榮詠德雖深愧占辭之莫
既

渭南文集卷第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書

代二府與夏國主書 癸未五月二十一日二府 蘭至都臺撰

隆興元年正月二十二日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信國公陳康伯等謹致書夏國主殿下昔我　祖宗與夏世修盟好豈惟當無事時共享安平之福亦惟緩急同休戚恤災患相與爲無窮之託中更變故壤地阻絶雖玉帛之聘弗克往來然

朝廷未嘗忘　祖宗之志也乃者皇天悔禍與國蒙歸會今　天子紹登寶位慨然西顧宣諭大臣曰夏二百年與國也豈其不念舊好而忘齊盟哉某等恭以　國主英武聰哲聞于天下是敢輙布腹心于執事願留神圖之惠以報音當告于上議所以申固歡好者同心協慮義均一家永爲善鄰傳之萬世豈

不美歟有少幣儀具如別幅伏惟照察不宣
某等謹白
貼黃前件事宜臣等雖已面陳極利害至大陛下反覆省覽故敢輒具此奏

上執政書 辛巳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治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一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棄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揹三二十年之勤耗心

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至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己任者所以不忍棄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秦古書盡讀夜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嘗於農夫之辨菽麥蓋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紊正有出於奇矯或以爲新橫騖別驅層出閒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肅衽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恠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梟盧之方勝也閒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

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閣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舃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賤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胷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愚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録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録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以高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御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

壞君子羞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

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眛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渾巍巍不可窺測乎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留落十年乖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

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所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使可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辛給事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瀾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為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覩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爝火不能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為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為江海之濤瀾犬羊不能為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以浮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

者亦庸人耳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藁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府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棊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鼂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其胷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於外氣全力餘中正閎博是豈可容一毫之偽於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偽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於文

文愈自喜愈不合於世夫欲以此求合於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為智也恭惟閣下以皋陶之謨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於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為言也某心之為邪為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

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答邢司户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户迪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於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弗給而何以及人及

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所弗盡吾曹有衣食祭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於科舉恐亦未爲可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於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於口耳而不自得於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

以眩世俗考其實更出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面熱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能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徒以在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棄如都市之玉工琢玉雕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荊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璣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

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嘗識璣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璣剖玉而已至於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於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口耳爲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於左右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不宣

答劉主簿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

兵得近文字最晩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
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
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
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
者多矣然亦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
也方竊愧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
雄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
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與言古學者文詞偉
麗讀之惕然夫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

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
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於不
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
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喪
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
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
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
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
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

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
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
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
鍾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
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
各有所得往往皆捐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
彫悴舊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
得者某願學焉其未者願願與足下從諸君
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渟蓄以與

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
惟足下與諸君子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
吾輩復少振而救弛之病不遂沉痼豈細事
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陳而先以書布謝惶
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某昨暮聞以逐盜遠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
者此十許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昏
夜何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

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褊裨部伍可以策畫
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
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爲甚害所以久
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
民時時遭刼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刼時執縛
恐迫計民之冤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
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
非職事故默默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
没合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晝必食夜必息得

金帛必賣刼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
有鄰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
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笞掠久之無所得始釋
去是官自塞耳目爲賊計則多爲捕賊計則
踈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
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鄰而況於告官
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在十步
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
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爲人幾何逐捕十

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
秋稼如雲誰肯爲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
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略願足下曠然無
疑於胷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
夫戰而獻馘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
然近世至賊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
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馘使將校列上功
最而已由是忌殺之䖏十去八九然則三代
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庸

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
去即度其不忘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
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益
露勢益窮歷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策
之秋暑野次自愛

答陸伯政上舍書

九月六日某再拜復書伯政學士宗友兄閤
下即日初寒伏惟尊候萬福春中蒙見顧衰
疾無聊不得款承絕塵邁往之論至今悒悒

忽賢郎上舍携所況書及新詩來巳深開慰又得雜著詩文一編置百事讀之所以開益殆非一端古聲不作久矣所謂詩者遂成小技詩者果可謂之小技乎學不通天人行不能無愧於俯仰果可以言詩乎僕紹興末在朝路偶與同舍二三君至太一宮闈中有高士齋皆名山高逸之士欣然訪之則皆扃户出矣裴回老松流水之間久之一丫髻童負琴引鶴而來風致甚高吾輩相與言曰不得

見高士得見此童亦足矣及揖而問之則曰今日董御藥生日高士皆相率往獻香矣吾輩遂一笑而去今世之以詩自許者大抵多太一高士之流也不見笑於人幾希矣而望其有陶淵明杜子美之餘風果可得乎雜文數篇多甲寅以來所著言論風旨皆非同乎俗合乎世者與平父書用意尤至則石守道李泰伯氣格相上下而師友淵源未可以望吾伯政也然所以告平甫者尚恐有所含蓄

不欲盡發此非面莫究昨日兒子自城中來知方伯舊巳卒天乎有是哉計老兄亦同此哀也賢子表表超絕當爲名士不止取科第而巳奉爲宗家賛喜無巳黄精奇妙感激千萬匆匆不旣所欲言者亦坐老憊耳漸寒珍重珍重

答王樵秀才書

十一月二日山陰陸某再拜復書先輩足下貢舉之法擇進士入官者爲考試官以考

試名當日夜專心致志以去取士不可兼莅他事則又爲設一官謂之監試監試雖官不復擇蓋夫人而可爲也甚至法吏流外平日不與淸流齒者亦得爲之故又設法曰監試毋輒與考校則所以待監試可知矣某鄉佐洪州適科舉歲當以七月到官遂泊舟星子灣幾月聞巳鎖院乃敢進非獨畏監試事煩實亦羞爲之今年在夔府府以四月試試前嘗白府帥願得移疾巳見許矣會部使者難

之某駑弱畏以避事得罪遂黽勉入院某與諸試官皆不相識惴惴恐其以侵官犯律令見詬自命題至揭榜未嘗敢一語及之不但不與也間偶見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遭塗抹疵詆令人氣湧如山然歸卧室中財能向壁歎息蓋再三熟計雖復強聒彼護短者决不可回但取詬耳若可回雖詬固不避也如足下之文又不止可愛誠可敬且畏者而一旦以疑黜此豈獨足下不能無言雖試官與

拔解諸人亦嘖嘖稱屈某至是直欲以羸官不與考試自怨其可乎将因紹介再拜請罪於門墻而未敢也不圖足下容之察之更辱賜書講脩朋友之好而以前者不能無言爲悔方是時使足下遂能無言固大善然士以功名自許非得一官則功名不可致雖决當黜尚悒悒不能已況以疑黜乎某往在朝見達官貴人免去不憂沮者蓋寡彼已貴雖免貴固在其所失孰與足下多然猶如此今乃

責足下以不少動心亦非人情矣前輩有錢希白少時試開封得第二希白豪邁自謂當第一乃詣闕上書詆主司當時不以爲大過希白卒爲名臣夫科舉得失爲重高下細事耳希白不能忍其細而責足下默默於其重者可不可耶是皆已往事不足復言區區仰歎足下才氣思有以奉廣故詳及之某吳人允吳之陸皆同譜所謂四十九枝譜是也如龍圖公雖差遠顧尚可紀則於足下亦有本

蒍蒙教篤尤感且暮詣見先此爲謝

渭南文集卷第十三

序　　山陰陸游務觀

容齋燕集詩序

廉宣仲葺其燕居之室曰容齋既成置酒落之舉觴屬客曰吾聞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清而容物吾雖不能而竊慕焉諸君以為何如或曰方公盛壯時以郡文學高第入為博士公卿盡傾名流彦士執贄求見者肩

摩而袂屬車騎雍容行者趍避議論英發聞者傾聽傲色不至於目嫚言不接於耳方是時容物固無甚難也及轉徙江湖白首下吏舍於邸者爭席遇於途者相誰何則公之容固難矣至於羅口語結吏議少年之喜謗前輩者閧然成市公猶容之則豈不甚難哉敢問所以能此者何也宣仲笑曰是亦有道焉可容者吾以其情容之不可容者吾以其人容之故吾遇客而驩然遇酒而醺然遇捲罵姍侮如風葉之過吾前候蟲之鳴吾旁也子欲聞其說乎方子之飲酒也俳諧者巽偕角觝者裸裎子何以不怒豈不以其為此者非嫚耶此吾所謂以其情容之也世有服讒蒐慝甘於為惡勇於為不義者誠若可疾矣吾則徐思之曰彼君子耶固不至此彼小人耶此固小人之常而吾以動心則去彼亦無幾何耳此又吾所謂以其人容之也二者可容何所不容而子獨何怪於是坐客媿且歎曰

吾儕誠小人哉某在衆人中尤號褊率蓋屢歎也酒酣客皆賦詩而屬某為序既不得辭則因以識其媿將覽觀之以自儆焉

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為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遊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念別有日乃益

相與遊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荅道群居之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嗚呼風俗日壞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六十日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牕驛壁恍然不復省識者蓋又不可計也潤當

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遂合則今日之樂豈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送關漕詩序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恥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固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既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乾道六年十二月七日笠澤陸某序

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濼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碑之遺迹蓋至于今可考士生其閒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騖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相若今夔府通判王公是

已公自少時寓秘閣直舘由尚書郎長三院御史出牧于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褒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顧雖號大府而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幷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

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令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羇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庫是可歎歟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尚衮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送范西叔序

乾道壬辰二月予道益昌始識范東叔後川餘遂與東叔兄西叔爲僚於宣威幕府又三月西叔以樞密使薦趣召詣行在所二君皆中書侍郎榮公孫也昔榮公對制策於治平争詔獄於熙寧論河事邊事刑名赦令於元祐雖用舍或小異而要皆不合故用不極其材以没没又列黨籍其門户爲世排詆譏惡者幾四十年又四十年而西叔兄弟始復奮發爲蜀知名士世之論盛衰者謂人衆勝天天定亦勝人予獨鄙此說夫盛衰皆天也人何與焉天將禍人之國則小人得志而君子廢其將福之也則君子見用而小人絀國有禍福而君子無屈伸彼區區者乃誠謂天與人以衆寡疾徐爲勝負豈不可悲也哉九月丁丑西叔始東下同舍相與臨漾水置酒賦詩而屬予爲序夫吾曹之望於西叔所以繼

榮公者豈獨爵位隆赫文辭行中朝而已哉雖然予與西叔皆黨籍家也既以勵西叔亦以自勵且勵吾東叔云

東樓集序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僰輒悵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憑高望鄠萬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渼陂之間其勢無

縣往往悲歌流涕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者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檄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題叙藏之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務觀叙

范待制詩集序

石湖居士范公待制敷文閣來帥成都兼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成都地大人衆事已

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眄之間以是幕府率窮日夜力理文書應期會而故時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及公之至也定規模信命令弛利惠嚴選將治兵未數月聲震四境歲復大登幕府益無事公時從其屬及四方之賓客飲酒賦詩公素以詩名一代故落紙墨未及燥士女萬人已更傳誦被之樂府弦歌或題寫素屏團扇更相贈遺蓋自蜀置帥守以來未有也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尤儁偉蜀人未有見者盍請於公以傳屢請而公不可彌年乃僅得之於是相與刻之而屬某為序淳熙三年上巳日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山陰陸某序

持老語錄序

持禪師明州鄞人世為士一旦棄髮鬚學佛

得法於白牛御初住餘姚法性數年忽謝去越牧欲以雍熙邀致疑不就試一問之師欣然曰願即得檄牧大喜師懷負包笠即日徒步入院秉節如金石說法如雷霆雖從之遊者不過四五十輩而名震吳越盡交一世名卿賢大夫予先君會稽公知之最深予時甫數歲侍先君旁無旬月不見師至今想其抵掌笑語睟然在目前夷粹真率真山林間人也後又從居雪竇護聖二山年德益高如徑

山果公輩皆以丈人行尊事之其滅也談笑
如平時蓋以真率爲佛事者耶得法弟子子
詢行光如寂廣勲或出世說法或遁迹衆中
皆不幸早逝去而法揚用瑋獨在揚於是亦
住護聖鍚然爲叢林耆宿瑋老且病猶自力
刻師語錄且合辭屬予爲序師可謂有子矣
予以先君故不敢辭淳熙六年五月二十五
日山陰陸某序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
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
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揺江山水鳥皆
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
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
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
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
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
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
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
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
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
旣决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
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旼徐復輩賜散人號
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巳如
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
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比景輸左校殆
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

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憾或
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内無與比其文章英發
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
得施顧退而爲山巓水涯娛憂紓悲之言豈
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
伯渾歎也淳熙某月某日山陰陸某序

晁伯咎詩集序

傳密居士東里晁公伯咎詩四百六十有一
篇其孫教授君百談集爲四卷以授予請序

卷首伯咎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
先生皆歎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顧
黨家不敢取靖康之元黨禁解伯咎召爲開
封掾且顯用矣阻兵不能造　朝北　乘輿
過江中原方兵連不解士大夫多以甲兵錢
穀進故家名流乃見謂不切事機伯咎落江
湖者數年久之雖起乘傳嶺海復坐微文斥
卒棄不用以死而伯咎傲睨憂患不少動心
方扁舟往來吳松嘯歌飲酒益放於詩其名

章秀句傳之士大夫皆以爲有承平臺閣之
風蓋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筆用於祥符天
禧間方吾　宋極盛時封太山禮百神歌頌
德業冶金伐石極文章翰墨之用汪洋渟滀
五世百餘年文獻相望以及建炎紹興公獨
殿其後又少時所交皆中州名勝講習磨礲
之益深矣是豈窶書生闚見局陋者敢望其
涯哉伯咎學問贍博胸中恢疎勇於爲義視
死生禍福無如也至他文亦皆豪奇不獨其

詩可貴尚力求而盡傳之伯咎諱公遡仕至
某官淳熙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山陰陸某序

長短句序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
瑟笙磬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
部之琵琶箜篌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
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
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
愈薄可勝歎哉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爲

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絶筆已
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

徐大用樂府序

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
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
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
森然並傳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
東武呼吸食飲於邦淇之澤蓋有以相其轂

思者故自少時文辭雄於東州比南歸以政事議論顯聞薦紳碩不肯輕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貴三十年猶屈治中別駕澹然莫測涯涘獨於悲驩離合郊亭水驛鞍馬舟楫間時出樂府辭贍蔚頓挫識者貴焉或取其數百篇將傳於世大用復不可曰必放翁以爲可傳則幾矣不然姑止予聞而歎曰溫飛卿作南鄉九闋高勝不減夢得竹枝訖今無深賞音者予其敢自謂知君哉獨感東武山川既墮胡塵中而大用之才亦伏不耀故爲之一言紹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澤陸某務觀序

呂居仁集序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遼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於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某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

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虞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不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　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

進因以其暇盡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礱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兼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厚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於時在西掖嘗草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檜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推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既已孤行於世嗣孫祖平又蒐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

時讀公詩文頗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晩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於是尤以爲恨則今得託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旣望中大夫提擧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陸某謹序

佛照禪師語錄序

拙庵禪師以佛法際遇　孝宗皇帝問答之語旣刻金石傳天下久矣晩菴居阿育王山中其徒相與盡裒五會所說法凡數萬言爲五卷遣侍者正球走山陰澤中請某作序某曰拙庵之道棟梁大法無語可也拙菴之語雷霆百世無錄可也又何以序爲哉然五會之外別有一會數萬言之外別有一句是可錄是不可錄諸人試下語若也道得老拙贊歎有分慶元三年九月壬子陸某謹序

趙祕閣文集序

漢孝武帝好文淮南王安以高帝孫爲諸侯

王而學問文辭在漢庭諸儒甲乙中其所著大小山至與雅頌離騷並魏陳思王唐太白長吉則又以帝子及諸王孫落筆妙古今冠冕百世河出崑崙歷首四瀆經天下以入于海彼源委固自不同無足異也　宋與宗室深居宮中不與外庭接故雖博學軼材不得著見然以詩文飛白書　詔藏祕府者亦不乏人熙寧元豐間始與郡臣並進于　朝積數十年而德麟伯山蜀文英妙交見推於諸公間矣漢王五世孫祕閣公諱不拙字若拙少以進士奮主司及流輩皆伏其工初苦貧無以養乃教授諸生以自給其勤苦殆有非寠人手所堪者既得第猶不廢也晚入蜀爲州遂持使者節學益不厭文益妙予行南充閬中小益至成都歷山郵津亭及浮屠老子之廬見字研巨版多公遺文每觀之至忘食已而故尚書孫公仲益端明汪公聖錫侍御王公龜齡文益出於世往往見公名字於其

間許與甚至然後知天下自有公論也公之子善發善零皆取世科善發字正己尤以文學稱其爲潢州判官也囊公之文萬里請予於山陰澤中曰願有以冠篇右顧公平生知己久已凋落予材下徒以後死不得讓媿可量哉慶元六年三月丁巳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山陰陸某序

方德亨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氣者我之所自養有才矣氣不足以御之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得不償失榮不蓋媿詩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駕詎可得哉予自少聞莆陽有士曰方德亨名豐之才甚高而養氣不撓呂舍人居仁何著作搢之皆屈行輩與之遊德亨晚愈不遇而氣愈全觀其詩可知其所養也既歿若干年待制朱公元晦以書及德亨之詩示予於山陰曰子爲我作德亨集序往時有方昀者與德亨同族爲予言德亨遇疾卒於臨安逆旅垂困猶能起坐正衣冠手自作書與其族人官臨安者使買棺棺至乃歿色辭不異平日非養氣之全能如是乎請以是爲序慶元六年四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會稽志序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橫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跡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蘆衛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餘數十年大卿沈公作賓特

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己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及郡士馮景中郡持正陸子虡王度朱鼐等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漢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疊出積勞累月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

出於 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而屬某爲之序嘉泰元年二月庚子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謹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山陰 陸游 務觀

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歌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

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遂知叔孫子已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用故曰新掃舊巢

寖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魯諸生
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
也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
罷三館而東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
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
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
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
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
坡兄弟猶領宮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

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
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
吏綠衣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
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
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
亦太息曰如此誠難矣後二十五六年某告
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
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
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

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
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託而得序斯文
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
某序

達觀堂詩序

朝請郎致仕吳公景先少嘗從洛川先生朱
公希真問道朱公爲名所居堂曰達觀手書
以遺之且賦詩一章爲之曰子爲人深靜簡
遠不富貴必壽考故吾以此事相期景先出

仕五十年不求速化不治生產位僅至二千
石晚爲東諸侯客遂引年以歸距八十不遠
望其容貌不衰不瘠視聽步趨如五六十人
非得朱公寄傳親付殆不能爾朱公之逝甚
異世以爲與尹先覺離天授蘇養直俱解化
僊去則吾景先亦其流亞歟自朱公賦詩後
士大夫繼作凡若干篇屬予爲序嘉泰二年
十一月癸丑放翁陸某務觀序

梅聖俞別集序

宛陵先生遺詩及文若干首實其官季兼孟達所編緝也先生當吾　宋太平最盛時官京洛同時多偉人巨公而歐陽公之文蔡君謨之書與先生之詩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文如尹師魯書如蘇子美詩如石曼卿輩豈不足垂世哉要非三家之比此萬世公論也先生天資卓偉其於詩非待學而工然學亦無出其右者方落筆時置字如大禹之鑄鼎練句如后夔之作樂成篇如周公之致太平使後之能者欲學而不得欲贊而不能況可得而譏評去取哉歐陽公平生常自以為不能望先生推為詩老王荊公自謂虎圖詩不及先生包鼎畫虎之作又賦哭先生詩推仰尤至晚集古句獨多取焉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雖然使本無此三公先生何歉有此三公亦何以加秋毫於先生予所以論載之者要以見前輩識精論公與後世妄人異耳會季君來請予序故書以予之嘉泰三年正月己卯山陰陸某序

楊夢錫集句杜詩序

文章要法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遠非用力精到則不能造也前輩於左氏傳太史公書韓文杜詩皆熟讀暗誦雖支枕據鞍間與對卷無異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後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於古人亦難矣楚人楊夢錫才高而深於詩尤積勤杜詩平日涵養不離胷中故其句法森然可喜因以暇戲集杜句夢錫之意非為集句設也本以成其詩耳不然火龍黼黻手豈補綴百家衣者邪予故為表出之以告未深知夢錫者嘉泰三年正月丁亥笠澤陸某序

陸伯政山堂類稿序

古之學者始於家塾鄉校而貢於天子之辟雍始於抱關擊柝而至於公卿始於賦物銘器師旅會盟之辭而至於陳謨作誥其所遇

雖不同然於明聖人之道闡性命精微之理則一也周衰道術裂於百氏士各以所見著書授徒於是稽之堯舜禹文王周公孔子之遺書始有大不合者今六經散軼不全而諸子之書則往往具在又其辭怪偉辯麗足以動蕩世之耳目乃欲學者之文辭一合於道而不悖戾於經可謂難矣吾宗伯政諱燧之唐丞相文公希聲之九世孫文公上距丞相元方五世中間子孫遇五季之亂獨不失譜

至今世次皆可序述伯政家世爲儒力學篤行至老不少衰所爲文皆本六經無一毫詞於釋老雖其徒有從之求文者伯政尊所聞猶毅然不爲之與至如楊公時近世名儒獨以立論少入釋老伯政正色斥之不遺餘力使死而有知吾伯政有以見周公孔子矣其孫集遺文爲二十卷來請予爲序伯政之文可稱述者衆予獨言其學術文辭之正以序之尚不失斯人之本意又進其子孫云嘉泰四年二月丁巳笠澤陸某謹序

普燈録序

粤自曠大劫來至神應迹開示天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至於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巳畫八卦造書契矣釋迦之與回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一笑不立文字不形言語謂之正法眼藏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

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矣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此門一開繼者相望其尤傑立者續燈廣燈二書也然皆草創簡略自爲區別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能具載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爲恨異僧正受始著普燈九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而尤爲光明崇顯者我 祖 宗之 明

詔脣藻哀集周悉一一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寶爲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且上之御府副在名山而又以其副示某俾得紀述梗槩于後某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　祖　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仰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伯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豳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爲百代法　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黃庭堅以廢紲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若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凜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爲吏部郎爲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遷没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爲高安守最其詩得三卷屬某爲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

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別君詩方傳世非公之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傅給事外制集序

國家自崇寧來大臣專權政事號令不合天下心卒以致亂然積治已久文風不衰故人

材彬彬進士高第及以文辭進於朝者亦多稱得人 祖 宗之澤猶在黨籍諸家爲時論所貶者其文又自爲一體精深雅健追還唐元和之盛及 高皇帝中興雖披荆棘立朝廷中朝人物悉會於行在雖中原未平而詔令有承平風識者知社稷方永太平未艾也故給事中傅公以是時典西省文書得名尤盛公天資忠義絶人自東夷寇逆滔天建炎中 大駕南渡虜吞噬不遺力幾犯屬車之塵公耿然書生位未通顯獨涕泗感激請提孤軍横過虜衝衛乘輿論功埒諸大將及駐驛會稽公遂爲浙東帥始隱然有大臣望雖擯斥不容而士論愈歸及在東省御史力詆去之然猶知公爲一代大儒蓋公論不可揜如此公遺文百餘卷嗣孫稱貧甚手自鈔録以傳後世未能竟乃先緝外制數百篇屬某爲序公之文固天下所願見而取法某未成童時公過 先少師每獲出拜侍立被公

教誨距今七十餘年幸猶後死得論序公文亦幸矣某聞文以氣爲主出處無媿氣乃不撓韓柳之不敵世所知也公自政和訖紹興閱世變多矣白首一節不少屈於權貴不附時論以苟登用每言虜言畔臣必憤然扼腕裂眥有不與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縮者輒正色責之若讎一時士氣爲之振起今觀其制告之詞可槩見也公諱崧卿字子駿於戲賢哉開禧元年九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寳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閫韡録序

元豐初置武學 先太師以三館兼判學事今學制規模多出於公而策問亦具載家集中後百餘年某從子朴作閫韡録若干篇論孫吳遺意欲上之朝且乞序於某某儒且老非能知武事者朴許國自奮之志亦某所愧也乃從其請開禧元年十一月丁卯陸某序

周益公文集序

天之降才固已不同而文人之才尤異將使之發册作命陳謨奉議則必畀之以閎富淹貫温厚爾雅之才而處之以帷幄密勿之地故其位與才常相稱然後其文足以紀非常之事明難喻之指藻飾治具風動天下書黄麻之詔鏤白玉之牒藏之金匱石室可謂盛矣若夫將使之闡道德之原發天地之秘放而及於鳥獸蟲魚草木之情則畀之才亦必

雄渾卓犖窮幽極微又畀以遠遊窮處排擯斥疎使之磨礲豗齬瀕於寒餓以大發其藏故其所賦之才與所居之地亦若造物有意於其間者雖不用於時而自足以傳後世此二者造物豈真有意哉亦理之自然古今一揆也大丞相太師益公自少壯時以進士博學宏詞疊二科起家不數年歷太學三館予實定交於是時固多豪儁不群之士然落筆立論傾動一座無敢嬰其鋒者惟公一人

中雖暫斥而玉煙劍氣三秀之芝非窮山腐壤所能湮沒復出於時極文章禮樂之用絶世獨立遂登相輔雖去視草之地而大詔令典册　孝宗皇帝猶特以屬公於虖聖主之心亦如造物非私公以富貴蓋大宜重任不極不久則無以盡公之才也公既薨踰年公之子綸以公遺文號省齋文藁者屬予爲之序公在位久崇論竑議豐功偉績見於朝廷傳之夷狄者何可勝數予獨論其文若墓有碑史有傳非集序所當及也開禧元年十二月甲子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宣城李虞部詩序

宣之爲郡自晉唐至本朝地望常重來爲守者不知幾人而風流吟詠謝宣城實爲之冠生其鄉者幾人而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此兩公蓋與敬亭之山俱不磨矣故宣之士多工於文而五七字爲尤工唐有李推官

以詩名當代其家傳遺詩得數百篇以詩考之蓋與皮陸同時歟自推官後世世得能詩聲當元豐間有虞部公作詩益工推官清新警邁極鍛鍊之妙而虞部則規摹思致宏放簡遠自宛陵出如劉子駿文學不盡與父同議者亦不能優劣之也予得其兩世遺編於虞部之曾孫臨海太守兼字孟達孟達固詩人蓋淵源二祖而能不媿者推官虞部之家世諱字與其學術行治蓋各見於其墓刻家

諜予獨志其詩云開禧三年六月丙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謹序

曾裘父詩集序

古之說詩曰言志夫得志而形於言如皐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謂志也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閔己託情寓物使人讀之至於太息流涕固難矣至於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

不挫不誣不懟發爲文辭沖澹簡遠讀之者遺聲利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如吾臨川曾裘父之詩其殆庶幾於是乎予紹興己卯庚辰間始識裘父於行在所自是數見其詩所養愈深而詩亦加工比予來官臨川則裘父已沒欲求其遺書而予蒙恩召歸至今以爲恨友人趙去華彥穡寄裘父艇齋小集來曰願序以數十語然裘父得意可傳之作蓋不止此遺珠棄璧識者

興歎去華爲郡博士尚能博訪之稍增編帙計無甚難者敢以爲請裘父諱季貍及與建炎過江諸賢游尤見賞於東湖徐公嘉定元年二月丁酉山陰陸某序

送巖電道人入蜀序

王衍一生恥誇富貴乃以口不言錢自高巖電本張氏子施藥說相不受人一錢乃自稱姓錢以滑稽玩世古今相反有如此者忽來告放翁言將西入蜀乃書以遺之他日到青

城大哉霧中鵠鳴諸名山見孫思邈朱桃椎張四郎尔朱先生姚小太尉熊天授尹先覺輩有問放翁安否者可出此卷相與一笑

邢務甫字序

衛詩美武公之德一章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終之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淇大川也見淇而思武公可也王芻萹竹草之微者亦見而思焉則思之至矣此所謂終不可諼兮者歟吾友邢子名淇請字於予予復之曰士

之仕者能使一國一邑之人安其政而無怨疾嘲譏亦已難矣況見其鄉閭而咨嗟追慕豈不甚難哉今衛人於武公見其地而思之見其草木而思之見其草之微者如王芻萹竹而思之況遇其子孫又將何如哉人不我忘於我何加然使人不怨疾嘲譏又咨嗟追慕久而不忘必有以得之矣故爲士者於此不可不知勉也請字予曰務甫務甫勉之仕而使一國一邑之人不忘相勉而使鄉閭黨友不忘相與記其行事以爲法傳其言論風指誦習而勉於善豈不美哉嘉定元年四月己未山陰陸某序

曾溫伯字序

堯舜去今遠矣其言傳于今者蓋寡惟直而溫與寬而栗之言再見焉方是時教化之所覃人才之所慕全德如夔皐陶所言是豈戒其不足哉至商周之間始有得聖人之清聖人之和者清近直和近溫則既分而爲二矣

若漢汲長孺事君無隱天下稱之直然去古之全德又益以遠穎川曾君顯方其入家塾也大父大卿公用蘇子由張芸叟字其子孫例字之曰溫伯蓋以古全德訓之有其義而亡其說溫伯請於予曰願有以補之以終大父之意予慨然歎曰自大卿至溫伯三世傳嫡德亦克肖其有以承此訓矣序其敢辭嘉定元年五月辛酉山陰陸某序

天童無用禪師語錄序

處義一畫發天地之秘迦葉一笑盡先佛之傳淨名一默曾點一唯丁一牛刀扁一車輪臨濟一喝德山一棒妙喜一竹篦子皆同此關捩但恨欠人承當天童無用禪師蓋卓爾能承當者未見妙喜大事已畢豈有住山示衆之語可纍編簡哉放翁謂若不投之水火無有是處惟韓退之所云火其書其語差似痛快又恐退之亦止是說得耳五百年後此話大行方知無用與放翁却是同參嘉定元年秋九月丙辰序

陳長翁文集序

漢之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禮樂法度粲然如西京時惟文章頗衰自班孟堅已不能望太史公之淳深崔蔡晚出遂墮卑弱識者纍欷而已我 宋更靖康亂變之後高皇帝受命中興雖艱難顛沛文章獨不少衰得志者司詔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娛憂紓憤發爲詩騷視中原盛時皆略可無媿可謂盛矣久而寖微或以纖巧摘裂爲文或以卑陋俚俗爲詩後生或爲之變而不自知方是時能居今行古卓然傑立於頹波之外如吾長翁者豈易得哉其子師文來乞予爲長翁集序乃寓吾歎以慰其子且以慰長翁於地下云長翁高郵陳氏諱造字唐卿嘉定二年三月丁巳渭南伯陸某務觀序

渭南文集卷第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碑

成都府江瀆廟碑淳熙四年五月一日

自古水土之功莫先乎禹紀其事莫備乎禹貢之篇禹貢之所載莫詳乎江漢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某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兩山間是為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而漢過三澨至大別之麓亦卒附江以達于海故江為四瀆之首三代典祀秩視諸侯而楚大國亦以為望有事必禱祠焉可謂盛哉成都自唐有江瀆廟其南臨江唐末節度使高駢大城成都廟與江始隔歷五代之乱淫昏割裂神弗受職廟亦弗治 宋興乾德三年平蜀越八年當開寶六年有 詔自京師繪圖

遣工修大廟制餙閎廣殿脩廊邃宇闢於天下慶曆七年故太師忠烈潞公以樞密直學士來作牧則又築大堂並廟東南以為徼禁欽福之所而廟益宏麗矣厥後雖婁繕治有司不力寖以大壞上漏旁穿風雨入屋支傾首鋒苟偷歲月淳熙二年六月今尹敷文閣待制范公之始至也躬執牲幣祗肅祀事既退讀開寶中修廟碑惕然改容曰此 太祖皇帝之詔敢弗虔南出登堂見忠烈公之識則又嘆曰潞國于自出也敢弗嗣始有葺廟意矣會歲旱公潔齋以禱曰三日而雨且大洽祠宇以報如期高下洽足歲以大穰公飭私餘蠻苑順服乃自三年某月庀工訖四年五月廟成總其費木以章計者八千一百十有八竹以箇計者四萬九千四百七十甎甓釘以枚計者十八萬七千七百二十有四丹青黝堊以斤計者一萬八十有七梓匠役徒以口計者二萬三千八百為壓二百有九

閭墻六千八百七十尺廟之制度復還開寶
慶曆之盛而有加焉於是府之屬吏來請其
刻文麗牲之石且繫以詩詩曰

井絡之躔　下應岷山
蟠踞華夷　江出其間
奔蹴三峽　放于荊揚
我考禹跡　九州茫茫
千祀之宮　肇自開寶
吏靡虔恭　庭有茀草

范公來止　事神是力
廟未克成　當食太息
江流泉傾　于海朝宗
廟成公歸　與江俱東
壯哉湯湯　環我蜀域
萬古不竭　亦配公名

行在寧壽觀碑

紹興二十年十月詔賜行在三茆堂名曰寧
壽觀因東都三茆寧壽院之舊也初　章聖
皇帝建會靈觀實爲崇奉之始至是　高宗
皇帝方躋天下於仁壽之域尤垂意焉廼命
道士蔡君大象知觀事蒙君守亮副之許其
徒世守又命中貴人劉君敦典領置吏胥給
清衛兵略用　大中祥符故事後十年敦遂
請棄官專奉寧壽香火詔如所請賜名能真
改左右街都道錄仍領觀事實又用至道中
內侍洪正一故事　上心眷顧每示優假如
此然迨今歲月寖久未有紀之金石以侈
上賜者紹熙五年六月知觀事沖素大師邵
君道俊始礱石來請某爲文傳示後世某實
紹興朝士宴得對行殿同時廷臣零落殆盡
某適後死獲以草野之文登載盛事顧不幸
歟伏觀寧壽觀實居七寶山之麓表裏湖江
拱輔宮闕前帶馳道後挑崇阜盡得都邑之
勝齋殿中峙脩廊外翼雲章寶室鐵帙富麗
浩浩乎道山蓬萊之藏也鍾經二樓翬飛霄
漢飄飄乎化人中天之居也金符象簡羽流

畢集進趨有容肅恭齋法濟濟乎如靈芝之飲
流瀣之聚也導以霓旌節以玉旛侍者翼從
以登講席琅琅乎徹九天震十方之音也祐
陵之御畫　德壽　重華之宸翰煥乎河維
之圖書也鴻鍾大鼎華蓋寶劒褚遂良吳道
子之遺蹟卓乎祕府之惟珍也榮光異氣夜
燭天半所以扶衛社稷安鎮夷夏者於是乎
在非他宮館壇宇可得而比永惟我　高宗
皇帝實與三茅君自渾沌溟涬開闢之初亦

明龍漢浩劫之前俱以願力應世濟民雖時
有古今迹有顯晦其受命上帝以福天下則
合若符券及夫風御上賓威神在天與三十
六帝翱翔太虛三茅君亦與爲時臨凨壇廟
享明薦用敷佑于我　聖子　神孫降福發
祥時萬時億於戲休哉某旣述觀之所繇與
且繫之以銘曰
炎祚中否開眞人以大誓願濟下民左右虛
皇友三眞坐令化國風俗淳乃營斯宮示宿

因丹君岌擧天與隣神君龍虎呵壁闔鯨鍾
橫撞震無垠鏘播寶蓋高嶙峋天華龍燭晝
夜陳歷載九九符堯仁超然脫屣侍帝晨遺
澤滲漉萬寓均歲豐兵偃無吟呻浩亦衆士
嚴冠巾以道之眞治子身服膺聖訓常如新
冲霄往從龍車塵

嚴州烏龍廣濟廟碑

山川之祀自虞書以來見於載籍與天地宗
廟並或謂山川興雲雨澤枯槁宜在秩祀非

必有神主之以予考之殆不然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山川之神降而爲人與人死而爲山
川之神一也豈幸而見於經則可信後世則
舉不可信耶柳宗元死爲羅池之神其傳甚
怪而韓文公實之張路斯自人爲龍廟于潁
上其傳尤怪而蘇文忠公實之蓋二神者所
傳雖不可知而水旱之禱卓乎偉哉不可泯
沒則二公亦不得而揜也予適蜀見李冰張
惡子廟於離堆梓潼之山皆血食千載非獨

世未有疑若蓋其靈響暴著亦有不容置疑者矣嚴州烏龍山廣濟廟之神曰忠顯仁安靈應昭惠王舊碑以爲唐貞觀中人姓邵氏所記甚詳雖幽顯殊隔不可盡質然神靈動人如羅池變化不測如潁上歷數百年未嘗少替而　朝廷之所褒顯吏民之所奉事亦猶一日此烏可以幸得哉至於紹興辛巳東海之師群胡見巨人皆長丈餘戈戟麾旄出沒煙雲間則相告曰烏龍神兵至矣或降或

遁去無敢枝梧者是又與東晉八公山及慶曆嘉祐神之事相埒然彼皆在近境而此獨見於山海阻絕數千里之外豈不尤異也哉不得韓蘇之文以侈大其傳而邦人進士沈煥願以屬筆於某辭卑事偉有足恨者適作送迎神詩一章使併刻之實慶元五年十月甲子也其辭曰

王之生兮值唐初基龍翔于天兮英雄是資獨沉草萊兮默不得施巉然萬仞兮胷中之奇使得小試兮冒白刃而搴朱旗丈夫戰死兮固亦其宜死於不遭兮精神爲歸王亦何愁兮人則爲悲烏龍之山兮踦空巍巍築傑屋兮奉祠釀桂兮羞芝彈箜篌兮吹參差王捨斯民兮逝何之錫以社兮燕及惸嫠歲其豐兮長無凶饑擁羽蓋兮駕玉螭時節來饗兮民之依　國有征誅兮克相王師長戈大纛兮肅肅陰威掃平河雒兮前功弗隳隆名顯爵兮承世有辭

德勳廟碑

自古王者經綸草昧戡定亂略必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內任心膂之寄外宣股肱之力而廟謨國論密賴以決實兼將相之任者在我　高宗皇帝時有若太師循忠烈王張公實維其人粵自　高宗歷試于外開大元帥府總天下兵首以山西豪傑入侍帷幄龍飛順動避狄南渡公則有扶天夾日之功蕭墻變起群公唶拱公則倡勤王復辟之大策

氛祲内侵戎馬豕突公則奮却敵禦侮之竒
略巨盜乘間群兇和附公則建剪除安輯之
成績由是不數年間國勢安强虜奪氣請
和而一二重將未還宿衛論者咸以爲非長
久計公則率先請罷宣撫使事奉朝請章再
上引義懷疑於是議始定士大夫咸謂其得
大臣體而 高宗亦每謂之腹心舊將又曰
從來待御如家人又曰是人與他功臣相去
萬萬蓋 高宗蹈履艱危身濟大業沉機獨

智燭微察遠以爲方海内横流廵幸四方暴
衣露蓋周衛畢家非如中都高拱蝴蛸螻護
之居江流阻艱海道阽危非如平時安行淸
蹕馳道之中不有如公者協心同德均禍福
共安危譬之一家父兄有急子弟不召而自
至譬之一身頭目有患手足不令而自力則
天下之計將以誰諉爰盎謂絳侯功臣非社
稷臣則社稷臣與功臣果異建炎以來功臣
則有矣至可名社稷臣者非公而誰 故國

家所以褒表崇異常出等夷之上非私恩也
及配享 高宗廟庭其次偶居其後或者疑
爲是不然唐名將前曰英衛後曰李郭衛公
汾陽之勳德巍如泰山終不以姓名次序爲
歉 欽宗皇帝下詔褒顯故老而范文正實
次司馬文正之下司馬公之賢不肖不過與
范公等范公輔政先數十年聲詩所載以配
饗尚而顧乃居次世豈以此爲有抑揚之意
哉公之曾孫鎰三世傳嫡長始築廟於居第

之東廟成以 高宗御書德勳二大字爲廟
之名自忠烈以下爲三室忠烈之配曰秦國
夫人魏氏漢國夫人章氏第二室曰少傅公
諱子厚配曰漢國夫人蕭氏第三室曰少師
公諱宗元配曰楚國夫人劉氏維忠烈王勳
業之詳與夫世諱字系官爵葬有碑謚有誥
史有傳此不復載顧廟祭宜有歌詩刻于麗
牲之碑乃作詩曰
宋傳九聖 高宗是承

化龍渡江　天開中興
維忠烈王　翼從帝旁
捐身棄孥　獨當豺狼
煙塵未息　變生肘腋
首倡義師　氣沮金石
大業復隆　退不矜功
雪涕引罪　身衛行宮
國有大難　我則出捍
功成愈謙　將士畏歎

既空盜藪　蹙虜淮右
柘皋之捷　梁楚無寇
河雒將平　虜畏乞盟
亟上虎符　就第王城
茂勳明德　爛然史冊
燕及家國　匪王孰克
築廟作主　三室同宇
歲時奉享　豐豆碩俎
國有世臣　家有元孫
咨爾後人　祗栗廟門

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最吉祥殿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始以果終以不倦此事之所以舉而功之所以成也海陵通川之間自建炎後爲盜區戰場中雖息兵然猶鬼嘯狐嘷於藜蒿瓦礫中自官寺民廬皆略具爾未幾復有紹興辛巳虜禍前日之略具者又蹂躪燔燒蕩地而盡乾道淳熙以來中外無事亟養滋息且以國力興

葺之迨今四十年而城郭邑屋尚未能復承平之舊至於浮圖之廬又非郡縣所急或盛或衰皆在仕者所不問則其舉事若尤難者嗚呼是特不遇浮圖之傑耳信有之未見其果難也泰州報恩光孝禪寺是已寺始爲天寧萬壽寺今名蓋用紹興　詔書改賜亦火於辛巳之變有祖彦師者復葺之未成而化中間屢易主者至紹熙中今長老德範師應轉運陳公損之之請而至寺雖粗建而大役

多禾之舉有巨鐘千石方寺壞於兵時樓焚鐘墮扁而不壞範始至奮曰鐘不壞寺將興之符也吾舉事將自鐘始乃建樓百尺以棲鐘鐘始鑄歲在乙卯至是三乙卯矣而樓成人咸異之遂議佛殿殿之役最大度費錢數千萬見者縮頸曰使可爲豈至今日邪範曰不然吾當與有緣者力成之不敢以難故止已而有居士劉洪首施錢五百萬施者不勸而集積爲四千萬有奇乃伐木於黃岡蔽流

而下方役之興以關征爲憚常平使者王公寧聞之曰斯殿以資 永祐陵在天之福孰敢議者吾當任其事於是所至皆爲弛禁殿以崇成爲重屋八楹東西百三十六尺南北九十六尺高百一十尺佛菩薩阿羅漢三十有一軀會王公去而後使者韓公梃取華嚴經語書殿之顏曰最吉祥殿範又爲閣六楹以奉 今天子昔在潛邸賜前住持覺深碧雲二大字閣之廣袤雄麗亦略與殿稱餘若

方丈寢堂廚庫水陸堂兩廡累數十年不能成者皆不淹歲而備最其費爲緡錢二十萬在它人若寢食不違暇範獨終日從容倡道以進其徒一磬欬一頷視皆具第一義學者往往得入而其師別峯之法遂盛行於江淮間矣凡一寺內外莫不燦然復興是殿實爲之冠慶元六年夏四月範使其書記蜀僧祖興來求予作碑予既盡述其始末且爲之銘

銘曰

海陵奥區名寰中長淮大江爲提封於皇
徽祖御飛龍臣民薦福邈邇同是邦巍然千柱宮中有廣殿奉大雄瓌材蔽江西徂東波神呵護如雲從璇題藻井翔空虛丹碧髹堊無遺工劫火不能壞鴻鐘雷震鯨吼聲隆隆昏闔閎奉龍鑾蹕榮光夜起騰長虹 徽祖
聖德齊天崇澤覃草木函昆蟲咨爾梵衆極嚴恭 熙運共慶千載逢餘福漸被兼華戎長佑農扈消兵烽

洞霄宮碑

造化之初昆侖旁溥一氣既分天積氣於上地積塊於下明爲日月幽爲鬼神聚爲山嶽海瀆散爲萬物萬物之最靈爲人人之最靈爲聖哲爲僊真而道爲天地萬物之宗幽明鉅細之統此虙羲黃帝老子所以握乾坤司變化也其書爲易六十四卦道德五千言陰符西昇度人生神之經列圍寇莊周關喜之書其學者必謝去世俗練精積神棲於名山喬岳略與浮屠氏同而篤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堯舜周公孔子之遺書無異浮屠氏蓋有弗及也臨安府洞霄宮舊名天柱觀在大滌洞天之下蓋學黃老者之所廬其來久矣至我宋遂與嵩山崇福宮獨爲天下宮觀之首以寵輔相大臣之去位者亦有以提舉洞霄召拜左相者則其地望之重殆與昭應景靈醴泉萬壽太一神霄寶籙爲比它莫敢望在 真宗皇帝時始制郡改宮名賜金寶牌

又賜仁和縣田十有五頃蠲齋醮悉除其租賦至政和間宮以歷歲久寖壞漫漶 徽宗皇帝降度牒三百命兩浙轉運司復興葺之歲度童子一人爲道士建炎中又燬于兵火高宗皇帝中興大業闓之當宁太息乃紹興二十五年以 皇太后之命建昊天殿鐘樓經閣表以崇闡繚以脩廡費出慈寧宮梓匠工役具於修內步軍司中使臨護犒賜踵至既不以命有司而山麓之民亦晏然不知有役一旦告成金碧之麗光照林谷鐘磬之作聲摩雲霄見者疑其天降地涌而神運鬼輸也可謂盛矣及 上脫屣萬機頤神物表遂以乾道二年自德壽宮行幸山中駐蹕累日勅太官進蔬膳親御翰墨書度人經以賜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殊尤之迹未有若此者慶元六年九月葆光大師宮都監潘三華與知宮事高守中同知宮事水丘居仁以告山陰陸某曰願有紀以爲無窮之傳某以疾未能

屬橐後三年同知宫事王思明與其徒李知柔杭濤江入東繼以請乃叙載其本末如此且爲之銘曰

在宋祥符　帝錫之書　乃作昭應
比隆泰圖　元豐景靈　列聖攸居
元祐上清　以祝帝儲　棟宇煌煌
焕于天衢　徽祖神霄　誕彌九區
迨我高皇　東廵于吳　賸言天柱
鎮兹行都　警蹕來臨　神明翊扶

乃御幄殿　穆清齋居　天日下照
雨露普濡　迨今遺民　注望屬車
三聖嗣興　光紹聖謨　千礎之宫
鶱騰太虛　寶磬鴻鐘　震于江湖
肆作頌詩　用紀絕殊

渭南文集卷第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記

雲門壽聖院記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覿也入寺稍西石壁峰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

西繚而北爲上方已而少衰於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閲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線脩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

呀而噴薄方暑凛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
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蕲然孤絕老僧
四五人引水種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
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
之今年予來南而四五人者相與送予至新
豁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
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
兒時往來山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
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

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
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
七日吴郡陸某記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
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
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爲
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竈祭
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姦通節内外

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
所安哉故自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至今世
尤謹守令謁見其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
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
其禮顧不重歟寧德爲邑帶山負海雙巖白
鶴之嶺其高摩天其險立壁負者股栗乘者
心掉飛鸞關井之水濤瀾洶湧蛟鰐出没登
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別已濟者同舟更相
賀又有氣霧之毒鼃黽蛇蓺守宮之蠱郵亭

逆旅往往大書墻壁以道出寧德爲戒然邑
之吏民獨不得避則惟神之歸是以城隍祠
比他邑尤盛祠故在西山之麓紹興元年知
縣事趙尹龍之始遷于此二十八年五月權
縣事陳君攄復增築之高明壯大稱邑人尊
祀之意既成屬某爲記某曰幽顯之際遠矣
惟以其類可感故古之祭者必思其所嗜好
夫神之所以爲神惟正直所好亦惟正直君
儻無愧於此則擷澗谿之毛挹行潦之水足

以格神不然豐豆碩俎是諂以求福也得無與神之意異耶既以勵君亦以自勵又因以勵邑人八月一日右迪功郎主簿陸某記

灊亭記

灊山道人廣勤廬於會稽之下伐木作亭苫之以茅名之曰灊亭而求記於陸子吾聞鄉居邑處父兄子弟相扶持以生相安樂以老且死者民之常也士大夫去而立朝散之四方功名富貴足以老而忘返矣猶或以不得

車騎冠蓋雍容於途以夸其隣里而光耀其族姻爲憾惟浮屠師一切反此其出遊惟恐不遠其遊之日惟恐不久至相與語其平生則計道里遠近歲月久暫以相高嗚呼亦異矣勤公之心獨不然言曰吾出遊三十年無一日不思灊而適不得歸未嘗以遠遊夸其朋儕其在灊亭語則灊也食則灊也煙雲變滅風雨晦冥吾視之若灊之山樵牧往來老稚嘯歌吾視之若灊之人蹴一泉移一石蓺

一草木率以灊觀之悅然不知身之客也夫人之情無不懷其故者浮屠師亦人也而忘其鄉邑父兄子弟無乃非人之情乎自堯舜周孔其聖智千萬於常人矣然猶不以異於人情爲高浮屠師獨安取此哉則吾勤公可謂篤於自信而不移於習俗者矣故與爲記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記

煙艇記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

之曰煙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高明奧麗踰於宮室者矣遂謂之屋可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誠好而不得焉粗得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飢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煙波洲島蒼茫杳靄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

年男勝鉏犁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貫茭芡入松陵上嚴瀨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胷中浩然廓然納煙雲日月之偉觀攬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櫂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煙艇也哉紹興三十一年八月一日記

復齋記

仲高於某爲從祖兄某蓋少仲高十有二歲方某爲童子時仲高文章論議已稱成材冠纓帶幘車騎雖客一時名公卿皆慕與之交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謂仲高仕進且一日千里自從官御史識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爲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稱美仕在仲高則謂之蹉跌不偶可也顧曾不暖席遂遭口語南遷萬里凡七閱寒暑不得內徙與仲高親厚者每相與撫几南望歎息出涕固罷酒去如是數矣然客自海上來言仲高初不以遷謫瘴癘動其心方與學佛者遊落其浮華以反本根非復昔日仲高矣聞者皆悵然自以爲不足測斯人之淺深也隆興元年夏某自都還里中始與兄遇覩其貌淵乎似道聽其言簡而盡所謂落浮華反本根者乃親見之嘗對榻語至丙夜謂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復齋子爲我記某自念少貧賤仕而加甚凡世所謂利欲聲色足以敗志汩心者一不踐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學道者然從事於此數年卒無毫髮之得若仲高馳騁於得喪之場出入於憂樂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於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蓋將就學焉敢極道本末以爲復齋記

青州羅漢堂記

隆興改元秋九月某訪故人奕公於青山之

下與奕公別蓋十餘年矣聞某至曳杖出迎
松間黧瘠腊如殘雪覆頂相與握手訪問朋
舊且悲且喜旣至其居脩廊邃壁曲折皆有
意已而入法堂之東室忽見澗壑巖竇飛泉
迅流菩薩阿羅漢翱遊其中使人如身在叢
眉天台應接不暇奕公從旁笑曰此吾使工
人幻爲之者也始王君某築是菴於墓左以
資其先人之福而請吾居焉王君閉門讀書
未嘗少貶於世顧於吾獨委曲周盡吾亦感

其意爲之留而弗去者十年凡此土木金碧
以爲像設供養之具者積費千金王君無絲
毫計惜而吾之心志亦竭於是矣子爲我記
嗚呼某不天少罹閔凶今且老矣而益貧困
每遊四方見人之有親而得致養者與不幸
喪親而葬祭之具可以無憾者惻悲痛流涕
惝然不知生之爲樂也聞王君之事旣動乎
心又況奕公勤勤之意乎記其可辭明年七
月一日甫里陸某記

鎭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而
史失其行事司馬遷班固作列傳弗載也紹
宋十一葉 天子駐蹕吳會改元乾道正月
甲子右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鎭江府方滋
言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
時祠紀侯爲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
靈德以芘其邦之人禱祈禬禳昭荅如響紹
興隆興之間虜比入塞金鼓之聲震于江壖

吏民不知所爲則惟神之歸雖虜畏 天子
威德折北不支退舍請盟府以無事至於流
徙蔽野兵民參錯而居癘弗驚疾癘以息則
神實陰相之吏其敢貪神之功以爲己力乎
謹上尚書願有以襃顯之以慰父兄子弟之
心越三月癸丑有 詔賜廟額曰忠祐 詔
下而方公爲兩浙轉運副使右朝散大夫直
徽猷閣呂公擢來知府事侈 上之賜五月
癸亥大合樂盛服齋莊躬致 上命神人協

心霧雨澄霽靈風肅然來享來臨於是呂公
以屬某曰願有紀焉某惟紀侯忠奮於一時
而暴名於萬世功施於漢室而見褒於 聖
宋身隕於滎陽而血食於是邦士惟力於爲
善而已豈有有其善而不享其報者乎吏之
仕乎是邦者必將有事於廟有事於廟者必
將有考於碑其尚知所勉爲毋爲神羞六月
癸未記

黃龍山崇恩禪院三門記

自浮屠氏之說盛於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宮
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然其成也無政令
期會惟太平久公私饒餘師與弟子四出丐
乞積累歲月而後能舉其壞也無衛守誰何
一日寇至則立爲草莽丘墟故天下亂則先
壞治則後成予於是蓋獨有感焉黃龍山方
南公特學者之盛名天下而其居亦稱爲中
更寇狄盜賊大亂之後學者散去施者弗至
昔之閎壯鉅麗者嘗委地矣自庚申訖丁亥
二十餘年之間乃能粲然復興樓塔殿閣室
翔地踴鐘魚之聲聞十餘里法席之盛殆庶
幾南公時是非兵革之禍不作遠方之氓蕃
息阜安得以其公賦私養之餘及於學佛者
則此山且爲虎狼魍魅之所宅矣而安能若
是哉禪師升公於其寺門之成也屬予爲記
予謂升公方以身任道起其法於積壞門蓋
未足言獨書予所感使凡至山中者皆知前
日之禍亂嘗如此而 國家之撫養函育斯

民若是其深吏勤其官民力其業相與思報
上之施焉升公豈不得所願哉乾道三年正
月十四日左通直郎陸某記

王侍御生祠記

乾道七年二月知夔州濟南王公新作貢院
成越三月夔歸萬施梁山大寧六郡之士不
謀同辭曰夔雖號都督府而僻在巴硤無贏
財羨工公之爲是役也寸寸銖銖心計而手
度之彌月乃成形容爲癯髮爲盡白其德於

士豈有旣耶益思所以報者乃相與築祠於院之東堂畫像惟肖又相與屬予記之予曰公之施厚矣祠未足報也士則曰吾等將日夜勉於學父兄部子弟於家長老先生訓諸生於鄉期有以應有司之求如是足乎予曰未也郡國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近臣與館閣文學之士選其尤者而親策之於廷策旣上天子爲親第其名謂之進士進士將相儲也自是而起於朝其任政事毋伏嘉言毋醜衆正其任言責毋比大吏毋詈實人其任百執事守節秉誼宿道鄉方毋懷讓毋服讒使天下稱之史臣書之曰是夔州所貢士也士以是報公公以是報　天子廼可無愧而予於記亦無愧辭矣若何皆曰唯敢不力乾道七年三月十五日左奉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陸某記

東屯高齋記

少陵先生晩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城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東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絶老病客

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塞榮辱之機讀書鼓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彙也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者復生于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皆予者仕不

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陰陸某記

樂郊記

李晉壽一日圖其園廬持示余曰此吾荆州所居名樂郊者也荆州故多賢公卿名園甲第相望自中原亂始以吳會上流常宿重兵而衣冠亦遂散去太平之文物前輩之風流蓋略盡矣獨吾樂郊日加葺文竹奇石瀰漫來會句藥蘭蓮菱芡菡萏之富爲一州冠其尤異者往往累千里致之予幸爲我記予官硤中始與晉壽相識長身鐵面音吐鴻暢遇事激烈奮發以全軀保妻子爲可鄙其意氣豈不壯哉及爲客置酒出佳侍兒陳書畫琴奕相與娛嬉則雍容都雅風味乃甚可愛雖梁宋間少年貴公子不能過蓋其多材藝知弛張如此然自少時不喜媒蘗利有官不仕窮園林陂池之樂者且三十年每自謂泉石

膏肓及來夔州諸公始大知之合薦於　朝識者謂晉壽當以少伸於世爲喜而晉壽顧不然獨眷眷於樂郊不忍暫忘嗚呼出處一道也仕而忘歸與處而不能出者俱是一癖未易是泉石非鐘鼎諸公之薦蓋砭晉壽膏肓而使爲世用異時晉壽成功而歸高牙在前千兵在後擅畫繡之榮以賁斯園荆楚多秀民尚有能賦其事者乎乾道七年六月十日笠澤陸某記

對雲堂記

巫故郡自秦巨來見於史其後罷郡猶為壯縣杜少陵扁舟下白帝過焉為賦歸字韻五字詩詩傳天下由是巫縣名益重　宋建中靖國之元黃太史始脫鉤黨自蜀之荆訪少陵遺迹客縣治之東堂留字壁間有坐卧對南陵雲山陰晴變態之語距乾道辛卯逾一甲子無舉出者鄭城李德修來為令風流儒雅翩翩佳公子因廢址作堂與客落之舉酒

屬山陰陸務觀曰子為予名且記復與之歲月務觀既取太史語名之且曰僕行年五十閱世故多矣所謂朝夕百變者奚獨雲山哉一日造此道幻習消情塵滅真實相見雖巍乎天地浩乎古今變壞不停與浮雲遊塵空華胥草初無少異也德脩方吏退時清坐堂上試以僕言觀之德脩名晉務觀名某臘月乙卯之夕大醉中秉燭梅花下記

靜鎮堂記

四川宣撫使故治益昌樞密使清源公之為使也始徙漢中即以郡治為府郡自兵火滌地之後一切草創公至未幾凡營壘廄庫吏士之廬皆築治之使堅壯便安可以支久而府獨仍其故西偏有便坐日受羣吏謁見與籌邊治軍無勞將士靡不在焉而其壞尤甚公既留三年官屬數以請始稍加葺易其傾撓徹其蔽障不費不勞浹日而成會上遣使持親詔賜黃金匳寶熏珍劑以彰殊禮公遂

擁詔中靜鎮坤維之語名新堂曰靜鎮而命其屬陸某記之某辭謝不獲命則再拜言曰以才勝物易以靜鎮物難以靜鎮物惟有道者能之恭山喬嶽之出雲雨明鏡止水之照毛髮則靜之驗也如使萬物並作吾與之逝衆事錯出吾為之變則雖弊精神勞思慮而不足以理小國寡民況任天下之重乎歲庚寅某自吳適楚過廬山東林山中道人為某言公嘗憩此院閉戶西壁終夏不出老宿皆

愧之則公之刳心受道蓋非一日矣世徒見
公馳騁於事功之會而不知公枯槁澹泊蓋
與山棲谷汲者無異徒見公以才略奮發不
數歲取公輔而不知公道學精深尊德義斥
功利卓乎非世俗所能窺測也而上獨深知
之故詔語如此傳曰知臣莫若君詎不信哉
雖然某以爲今猶未足見公也虜據中原久
腥聞于天天且悔禍盡以所覆界上而公方
輔堯神武紹開中興異時奉鑾駕奠京邑屏

符瑞之奏抑封禪之請却渭橋之朝謝玉關
之質然後能究公靜鎮之美云乾道八年七
月二十五日門生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
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陸某謹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記

藏丹洞記

漢嘉郡治之西偏望雲樓東有石穴天將雨
輒出雲氣予疑而發之則石室屹立室之前
地中獲瓦缶罐矮腹丹砂雲母奇石或爛然
類黃金意其金丹之餘也悉歛而櫝藏諭諸
府庫緘鐍惟謹予嘗讀丹經言古得道至人

藏丹留於名山非當僊者輒不見雖見亦輒
變化今是丹不藏名山而近在官寺之側予
以塵垢衰病之餘又輒見之是與丹經之說
大異或謂丹藏于此遠矣方上古未爲城邑
時西望三峩東帶大江山川秀傑蓋宜爲僊
真鍊藥騰舉之地至予輒見之者豈神物隱
見有時而予適逢其時與丹之伏而不見者
常多見者常寡雖嵇叔夜葛稚川不免齎恨
以歿而予顧得見焉茲非幸與乾道九年秋

八月辛未山陰陸某記

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某曰君為我記按史記及地志唐李衛公節度劍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犍爲僰道黔中越嶲諸郡山川方域皆略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

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攷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一時　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使虜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邑制度自幽薊以出居庸松亭關兹定襄五原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知言其國內事雖虜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況區區西南夷距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在目中矣則所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爲記公慨然曰君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維州而已哉某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曰唯唯九月一日記

銅壺閣記

天下郡國自譙門而入必有通逵達於侯牧治所惟成都獨否自劍南西川門以北皆民廬市區軍壘折而西道北爲府府又無臺門與他郡國異考其始蓋自孟氏國除矯覇國之僭侈而然至蔣公堂來爲牧乃南直劍南西川門西北距府五十步築大閣曰銅壺事書於史崇寧初以火廢政和中吳公拭因其矩復修大之雄傑閎深始與府稱淳熙二年

夏六月令敷文閣直學士范公以制置使治此府始至或以閣壞告公曰失今不營後費益大於是躬自經畫趣令而緩期廣儲而節用急吏而寬役一旦崇成人徒駭其山立翬飛翼然摩天不知此閣已先成於公之胷中矣夫豈獨閣哉天下之事非先定素備欲試爲之事已紛然始狼狽四顧經營勞弊其不爲天下笑者鮮矣方閣之成也公大合樂與賓佐落之客或舉觴壽公曰 天子神聖英

武蕩清中原公且以府廟之重出撫成師北舉燕趙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羶之汚登高大會燕勞將士勒銘奏凱傳示無極則今日之事蓋未足道識者以此知公舉大事不難矣其可闕書四年四月巳卯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彭州貢院記

國家三歲一貢士 天子先期爲下郡書與郊祀天地埒及試于禮部既中選矣 天子親御殿發策詢天下事第其高下又親御殿賜以科名其禮可謂重矣蓋以爲所與共代天理物而守宗廟社稷於無窮者實在是也然則郡國貢士顧可不重耶彭州舊無貢院每科舉輒寓佛祠祠乃在城外士不以爲便淳熙三年知州事王公敦詩通判州事鄧公樞始采進士穆滂陳仲山楊倫蘇松等議取廢驛故地爲貢院凡郡之士奔走後先肩袂相屬覓堅材良山積雲委自正月壬子至七

月癸亥訖事用緡錢萬五千六百有奇役工稱是重門大堂高閎邃深繚以脩廡沈沈翼翼分職尨事各有攸處既成王公徙利州路轉運判官書來屬予爲記鄧公又繼以請明年正月朝奉大夫王公序來知州事則又以請予發書歎曰俗壞久矣上下相戾後先相傾者天下皆是也今彭之士大夫與王公鄧公謀同心協若出一人固已異矣後王公事不出已而不忌其成不擠其能惟懼後之無

傳可不謂賢哉使士之貢於朝而仕者掇時之宜從人之欲以舉萬事如王公鄭公視人之善若已有之如後王公則利澤被元元勲業垂竹帛將孰禦焉士尚知所勉哉四年五月丁未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陸某記

撫州廣壽禪院經藏記

淳熙己亥冬十二月予使江西治在撫州其東是爲廣壽禪院每出輒過焉僧守璞方爲輪藏予之始至也纔屹立十餘柱其上未瓦其下未甃其旁未垣經未匭鑰其止山立其作雷動神呵龍負可怖可愕丹堊金碧殆無遺功而守璞儼然燕坐爲其徒說出世間法土木梓匠之間不至丈室若未嘗有是役者比明年冬十一月予被　命詣行在所璞乃礲石乞予爲記予慨然語之曰子棄家爲浮屠氏祝髮壞衣徒跣行乞無冠冕軒車府寺以爲尊也無官屬胥吏徒隸以爲奉也無鞭笞刀鋸囹圄桎梏與夫金錢粟帛爵秩祿位

以爲刑且賞也其舉事宜若甚難今顧能不動聲氣於期歲之間成此奇偉壯麗百年累世之迹予切怪士大夫操尊權席利勢假命令之重耗府庫之積而訖歲僑日事功弗昭又遺患於後其視子豈不重可愧哉既諾其請又具載語守璞者以勵吾黨云是月十九日朝請郎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賜緋魚袋陸某記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犀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歲木也枝擾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不至凜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蘧君手植予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靡疾者起盲瞶者愈榮茂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況其親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

爲作詩文會多事不果嘗以語道人遽昌老真叟以爲恨予既去蜀三年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樊伐以營繕郡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柏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瀆廟一木坐誣言罷亦書國史且王

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況舉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猶有畏而不敢者況今　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尊閫方面皆重德偉人豈其殘滅千歲遺迹侈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特出於吏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淳熙九年六月一日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

句觀山陰陸某記

書巢記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襲人者鳳之巢人瑞之梟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

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棲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賓客不至妻子不覿而風雨雷雹之變有不知也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槁枝或至不得

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夫道之堂奥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淳熙九年九月三日甫里陸某務觀記

景迂先生祠堂記

明州船場新作故侍讀晁公祠成監場事襄陽王君鉊因通判州事丹陽蘇君玭移書某爲之記自春徂秋凡十許書請不勌某於公爲彌甥方齠齔學步時已獲拜公則今於爲記誠不當以薄陋辭謹按公諱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父自號景迂生元豐元祐間已爲知名士崇寧後坐上書邪等斥不得立朝臨民故連爲祠廟荒庫吏其爲船場則大觀政和間也寓舍直桃華渡而官寺有亭曰超然公方爲世僇人士夫遇諸途噤莫敢語況有未盡見也鄞人能言公舊事者曰一日部使者來治船事詬責甚峻公從容對曰船待木乃成木非錢不可致今無錢致木則無船適宜使者爲發愧去觀公平生大節一言折虜人之驕蓋不足書而鄞人所願書故亦不敢略云淳熙十年九月丁丑朝奉大夫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山陰陸某記并書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某月某日徑山興慶萬壽禪寺西閣落成會是歲某月某日　詔賜住持僧寶印　御注圓覺經且命某爲之序於是道俗咸曰　賜經與閣成同時宜牓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於是又咸曰陸某宜爲記寶印以衆言來諭某於山陰大澤中某蹴然不敢辭恭惟　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已博極皇墳帝典羲圖魯史之祕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莫不究極以大圓覺爲我世界

拜牀下者儕書稍暇則以讀書爲樂時時見
於文章如汪伯更哀辭祭鄒忠公文皆傳天
下亦間與爲佛學者延慶明智師遊論著所
謂天台教至今其徒以爲重雖然此猶未足
言公也公之學深且博矣於易自商瞿下至
河南邵先生於書自伏生下至泰山姜先生
於詩雜以齊魯韓三家不拮於毛鄭於春秋
攷至賈誼董仲舒不膠於啖趙其所引據多
先秦古書藏山埋冢之祕卓乎獨立確乎自

信雖引天下而與之爭不能奪卒成一家之
說與諸儒並傳向非擯斥踈置於荒遠寂寞
之地如在射場時則雖公之敏此功未易成
也於虖士之棄日豈皆馳騖於富貴功名哉
弊精神於章爲之末謀衣食於涯分之外忽
焉不知老之至者多矣登堂而望公之風采
讀記而稽公之學術其亦可自省哉公之文
章本二百卷中原喪亂後其家復集之並以
南渡至歿時所作纔得六十卷而士大夫猶

悼士之陋多岐私智勝乎大同乃以　萬機
之餘親御訓釋凡十二士之所問調御之所
說佛陀波羅之所譯宗密之所注裴休之所
言皆冰釋縷解於　宸翰之下十日並照物
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
缺蝕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震南贍西戎北
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此大圓覺中
魯之逢掖楚之黃冠竺乾之染衣祝髮平時
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

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千萬億世亦
莫不然而實印以山林枯槁之士名徹　九
重得以大覺禪師懷璉入侍　仁宗皇帝故
事覲　消光承　聖問受好賜序鉅典又此
閣壯麗晉冠一山費至三十萬鏹其落成也
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虖盛
哉方閣之未建也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
慧禪師宗杲主門之傑方住山時衆溢千數
故以是名閣然自今觀之雖阿僧祗衆猶爲

有限量也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某
叢且病學問廢落文思局唌而名山盛事本
末閎闊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愧懼
云淳熙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朝奉大夫主管
成都府玉局觀陸某記

能仁寺捨田記

淳熙十三年三月乙巳承節郎河東薛純一
詣紹興府自言生長太平蒙被德澤念亡益
縣官不勝慺慺報國之心願以家所有山陰

田千一百畝歲爲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
仁禪寺祝　兩宮聖壽安撫使龍圖丘公視
牒異之問所以然純一曰昔漢卜式上書願
輸家財半助邊且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
者宜死節有財者而輸之如此可滅也今
天子垂拱穆清北虜讋服歲時奉貢純一弗
獲傾貲備軍興一日貴故因像教爲　兩宮
祈年誠愚戇不識法令罪死不宥願言之
朝即伏斧鑕不敢悔於是龍圖公嘉其意爲
上尚書戶部純一乃因寺之住持僧子昕來
告予請撰次本末爲記予辭謝不可則語之
曰子雖列在勇爵嘗舉進士試禮部繼今
能益修其業以自致于顯榮則所以報　國
者豈若是而已雖然是已足以勵風俗助教
化使貪冒者廉怠忽者奮享祿賜而忘報者
愧豈不可書也哉田之頃畝賦役及別以錢
權其子本以待凶歲則具書于碑陰俾後有
攷焉五月十三日記

常州開河記

隋疏大渠自今京口毗陵姑蘇嘉興以抵于
臨安初以備巡幸而後世因爲漕運大利故
得不廢渠貫毗陵城中徐行東注獨南水門
受荊谿之水爲惠明河釃爲二股皆會於金
斗門慶曆中太守國子博士李公餘慶始疏
顧塘河益引惠明水注之漕渠顧塘地勢在
漕渠後故俗又謂之後河崇寧初太守給事
中朱公彥復增濬之方是時毗陵多先生長

者以善俗進後學爲職故儒風蔚然爲東南
冠及余公中霍公端友皆策名天下士第一
則識者遂歸之後河曰是爲東南文明之地
鄒忠公方居鄉士所尊事而化服者忠公避
不敢居因以後河實之而爲作記淳熙十四
年今太守林公下車逾年既尊禮其諸老先
生延見其秀民所以表勵風俗而激勸儒學
者日夜不敢少怠弦歌之盛殆軼於承平時
矣而或以後河告者亦不廢也後河自崇寧

後不治者積數十年中更兵亂民積瓦礫及
冶家棄滓故地益堅确夏六月林公乃蒐閒
卒捐羨金分命其屬治之不淹旬渠復故道
袤若干深若干脩若干乃以書屬予曰願記
其事予謂渠之興自爲一郡之利不必爲士
之擧有司者設然城南衣冠以杜固鑿而頗
減則後河成廢與士之擧有司者相爲盛衰
亦自有理太王遷岐成王都洛皆觀川原咨
卜筮其由來蓋尚矣則林公兼取焉顧不可

哉士益勉之以毋負公之意公名祖洽字子
禮明州鄞人世以經行顯云渠成之歲十二
月二日記

渭南文集卷第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記

明州育王山買田記

紹興元年　高皇帝行幸會稽　詔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上　仁宗皇帝賜僧懷璉詩頌親札念無以鎮名山慰衆志乃書佛頂光明之塔以賜又申以　手詔特許買田濟其徒逾五十年未能奉　詔佛照禪師德光以大宗師自靈隱歸老是山慨然曰僧寺毋輒與民質產令也今特許勿用令　高皇帝恩厚矣其可弗承且昔居靈隱時　壽皇聖帝召入禁闥顧問佛法褒賜金錢其敢私他費乃盡以所賜及大臣長者居士脩供之物買田歲入穀五千石而遣學者義銛求記於陸某某方備史官其紀　高皇帝遺事職也不敢辭惟茲四明表海大邦自嘉祐紹興兩賜　宸翰雲漢之章下飾萬物於是山君波

神効珍受職黿鼉蛟鱷弭伏退聽惡氣毒霧收斂澄廓萬里之舶五方之賈南金大貝委積市肆不可數知陂防峭堅年穀登稔於虖盛哉今德光又廣　上賜蘄　兩宮之壽植天下之福無疆惟休時萬時億刻之金石於是爲稱咨爾學者安食其間明已大事傳佛大法報　上大恩將必有在不然不耕而食既飽而嬉厲民以自養豈不甚可愧哉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朝議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陸某記

建寧府尊勝院佛殿記

建寧城東永安尊勝禪院成於唐僖昭間壞於建炎之末稍葺於紹興之庚申自佛殿始方是時院大壞塗地趣於復立以慰父老心故不暇爲支久計未四十年遽復頹圮適懷素者來爲其長老乃慨然曰殿大役也舍是弗先吾則不武乃廣其故基北南西東各三尺意氣所感助者四集壞材珍産山積雲委

其最巨者石瘕村之杉脩百有三十尺圍十有五尺其餘蓋稱是凡費錢三百萬有奇而竹木甎甓黝堊之施者工人役夫之槃助者不在是數其成之歲月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庚子也越四年紹熙辛亥五月予友人方君伯謨移書爲懷素求文爲記予爲之言曰世多以浮屠人之舉事請吾士大夫以爲彼無尺寸之柄爲其所甚難而舉輒有成士大夫受天子爵命挾刑賞予奪以臨其吏民何往

不可而熟視蠹弊往往憚不敢舉舉亦輒敗何邪予謂不然懷素之來爲是院固非有積累明白之効佛殿方壞而院四壁立今日食已始或謀明日之食懷素坐裂瓦折桷腐柱頹垣之間召工人持矩度謀增大其舊計費數百萬未有一錢儲也使在士大夫語未脫口已得狂名有心者疑有言者謗逐而去之久矣浮屠人則不然方且出力爲之先後爲之輔翼爲之禦侮歷十有四年如一日此其所以歸然有所成就非獨其才異於人也以十四年言之不知相之拜者幾人免者幾人將之用者幾人黜者幾人禮樂學校人主所與對越天地作士善俗與夫貨財刑獄足用而衙教藩翰之臣古所謂侯國者大抵倏去忽來吏不勝紀彼懷素固自若也則其有成曷足怪哉且懷素之爲是院不獨致力於佛殿凡所謂堂寢之未備者廊廡之朽敗者皆一新之今老矣無他徙意使不死復十四年

或過十四年皆未可知也則是院之葺又可前知耶而士大夫漂漂拘拘擇步而趨居其位不任其事護藏覆蔽傳以相誘顧得保祿位不蹈刑禍爲善自謀其知耻者又不過自引而去爾天下之事竟孰任之於虖是可歎也已懷素三衢人少從道行禪師游能得其學伯謨名士繇莆陽人六月甲申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紹興府脩學記

八卦有畫三墳有書經之原也典教有官養
老有庠學之始也歷世雖遠未之或異不幸
自周季以來世衰道微俗流而不返士散而
無統亂於楊墨賊於申韓大壞於釋老瀾滂
橫流不可收拾始有重編衆閣樓以巨輪象
龍寫人飾黃金珂璧怪珍之物誘駭愚稚而
六經寖微穹閣傑屋上摩霄漢黝堊稱丹雘
極工技其費以億萬計而學校弗治自周衰
至五代幾二千歲而後我　宋誕受天命崇

經立學以為治本　十二聖一心罔或怠忽
然竊嘗考之方周盛時天子所都既並建四
代之學而又黨有庠遂有序畿內六鄉鄉有
黨百五十六遂遂有鄙如黨之數遂序黨庠
蓋互見之則是千里之內為庠十有二為庠
三百何其盛也今畿內之郡皆僅有一學較
於周不及百之二而又不治則為之牧守者
得無任是責耶會稽拱　行在所為東諸侯
之冠宜有以宣聖化倡郡國而學未稱給事

中括蒼王公信來為是邦政成令行民物和
樂臺榭弗崇陂池弗廣而惟學校是先燕遊
弗親廚傳弗飾而惟養士是急下車未久輿
殿崇閣邃宇脩廊講說之堂絃誦之舍以葺
以增不日訖事以其餐飧未足也則為之售
常平之田以其見聞未廣也則為之求四方
之書食有餘積書罕未見然公猶以為慊曰
上丁之禮服器未復古也又為之新冕弁衣
裳帶紳佩舄之屬自邦侯至諸生各以其所

宜服鼎俎尊彝豆籩簠簋之屬自始奠至受
胙各以其所宜用無一不如禮式公適齋心
脩容來宿于次質明陟降揖遜進退跪起俯
首屏氣如懼弗克禮成士僉曰公以躬行先
我我處于鄉弗篤於孝悌忠信出而仕弗勉
於廉清正直不獨不可見公仰天俯地其何
心見父兄長老其何辭教授陳君自強與諸
生以其言來告曰願有紀恭老病不獲奉俎
豆以從公後喜士之能承公也於是乎書紹

熙二年九月癸酉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
夷山冲佑觀陸某記

重修天封寺記

淳熙丙午春予以新定牧入奏　行在所館
于西湖上日與物外人遊多爲予言淨慈有
慧明師者歷抵諸方如汗血駒所至蹴蹋萬
馬皆空方是時知其得法而不知其能文後
四年予屏居鏡湖上明來訪予談道之餘縱
言及文辭卓然儁偉非凡子所及方是時知

其能文而不知其有才明既從予遊累日乃
曳杖負笠入天台山爲天封主人是山也巖
嶂斬絶爲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冠林麓幽邃
擅智者十二道場之勝然地偏道遠遊者既
寡施者益落明居之彌年四方聞道之士以
天封爲歸植福樂施者踵門還至辭却不可
於是自佛殿經藏阿羅漢殿鍾經二樓雲堂
庫院莫不畢葺敞爲大門繚爲高垣周爲四
廡此爲二閣來者以爲天宮化成非人力所

能也又裒其餘作二庫曰資道曰博利以供
僧及童子紉浣之用彼庸道人日夜走衢路
丐乞聚畜蓋未必能辦此明方爲其徒發明
大事因緣錢帛穀粟之間不至丈室而其所
立乃超卓絶人如此豈非一世奇士哉予嘗
患今世局於觀人妄謂長於此者必短於彼
工於細者必略於大自天封觀之其說豈不
淺陋可笑也哉會明以書來求予文記其寺
之廢興因告以予說使併刻之庶幾覽者有

所儆焉紹熙三年三月三日中奉大夫提舉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陸某記

嚴州重修南山報恩光孝寺記

浙江自富春泝而上過七里瀨桐君山山益
秀水益清烏龍山崛起千仞鱗甲爪鬣蜿蜒
盤踞嚴州在其下有山直州之南與烏龍爲
賓主烏龍以雄偉南山以秀邃形勢壯而風
氣固是爲　太宗皇帝　高宗皇帝受命賜

發之郛登高四望則樓觀雉堞翬騰鶩帶在
鬱葱佳氣中兩山對峙紫翠重複信天下名
城也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實爲諸剎之冠質
於地志及父老之傳唐末有僧結廬於山之
麓名廣靈菴慶曆中始斥大之爲廣靈寺紹
聖中易禪林佛印大師希祖實爲第一代始
徙寺於山巔今寺是也崇寧中賜名天寧萬
壽紹興中易今名初郡長者江氏爲塔七級
與寺俱燬於宣和之盜厥後文則來居而寺
復法琦來助而塔建及得智廠仲玘而學者
雲集廠不期年示滅凡今之營繕崇成者皆
玘也如來大士有殿演法會齋有堂安衆有
寮樓鐘有樓寢有室遊有亭浴有泉又以餘
力爲門爲廡爲庫爲垣爲磴路爲禦侮力士
之像未五六年百役踵興無一弗備鄉人童
天祐天錫方珍出貲爲最鉅老僧智貴傾其
衣囊助施爲尤難若夫以宿世願力來爲外
護取郡之積木以終成之者太守殿中侍御

史冷公世光也寺之役既成冷公適有歸志
遂奉祠以去豈非緣法哉予亦嘗來爲守廠
及玘皆予所勸請則於是山不爲無夙昔緣
故玘來求予爲記予行天下多矣覽觀山川
形勝考千載之遺迹未嘗不慨然也晚至是
邦觀烏龍似赤甲白鹽南山似錦屏一水貫
其間紆餘澄澈似渭水而南山崇塔廣殿層
軒脩廊山光川靄鐘鳴鯨吼游者動心過者
駭目又甚似漢嘉之凌雲蒼華天下之異境
而前之騷人墨客將有徙倚太息援筆而賦
之者予未死尚庶幾見之紹熙四年二月庚
申記

會稽縣重建社壇記

古者侯國地之別三爵之等五皆有宗廟社
稷秦黜封建置郡守縣令於是古之命祀惟
社稷尚存陵夷千餘載士不知學古吏不知
習禮其祀社稷徒以法令從事畿封壇壝服
器牲幣一切苟且取便於事無所考法　宋

興文物寖盛自　朝廷逮于下州蕞邑社稷之祀略皆復古不幸中更犬戎之亂兵燹南被吳楚中興七十年郡縣之吏往往惟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爲急及吏以期告漫應曰如令至期又或移疾弗至雖　朝廷所班令式或未嘗一視况三代之舊典禮乎會稽之爲邑實奉　陵寢且在安撫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治所有將迎造請之役有符檄期會之頒敎使內家及宗室近屬一歲屢至亭傳道

路舟車徒役一有不治責在會稽若十居七八故令於祀事尤不遑暇縣社在禮神坊曰社曰稷曰風師曰雨師曰雷神凡五壇皆弗不治祀則茨舍以爲次凡祀之費一出於吏雨則寓於吳越王祠之門承議郎四明王君時會之來爲令始至周視壇所喟然嘆曰幸爲政于此得有人民社稷事孰大於是君迺即其地爲垣八十丈築屋四楹有門以時其啓閉有庫以儲其器物用宋之欒豐之枌榆故事栽松五十又稽合制度稾秸莞席幣篚樽俎豆籩簠簋勺冪奠莫不如式粢盛酒醴牲牢莫不共給獻有次視有位齊有禁省饌食爵奠幣飲福望燎瘞有儀祝事各以其日王君祇敬齋栗與其僚從事禮成而退無違者會稽歲比不登及是雨暘時若歲以大豊民歌于途農抃于野皆曰吾令致力於神神實饗答吾其可忘於是父老子弟相與告予請記其事予曰爲政之道無他知先後緩急

之序而已王君設施知所先急如此雖欲不治得乎雖然是皆　朝廷以班郡縣者王君特能舉之爾後來者顧獨不能耶故予詳記始末所以告無窮也慶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陸某記

廣德軍放生池記

古者臣之愛其君何其至也其禱祈之辭曰受天百祿曰子孫千億曰如南山之壽一話

言一飲食未嘗忌君然不聞有以羽毛鱗介之族斬其君之福者蓋先王盛時山澤有虞川林有衡漁獵有時數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養之宜所謂涸陂竭澤者蓋無有也所謂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者蓋未見也至於後世德化弗行厲禁弗施膏殺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網罟者日以益衆於是有以放生名池用祝壽祺者而唐顏真卿之石刻始傳於世 宋興 十

三聖相繼以深仁盛德極高蟠厚鳥獸魚鼈咸若矣而四方郡國猶相與築陂儲水脩放生故事所以廣 聖澤之餘有不敢忽者惟廣德軍舊以郡圃後池爲之地隘水泉淺涸不與事稱承議郎曾侯㮚以慶元二年來領郡事顧而太息會以事至子城西稍南得亘溪者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蒲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爲一郡絕景侯因其故而加治焉築屋於其會名曰溪堂民不勞

財不費煥然告成 重明節率僚吏放鱗介千計望 行在拜手稽首禮成而退父老童稚縱觀與歎以爲廣德爲郡以來逾二百年所未之有侯移書笠澤陸某俾爲記某復之曰侯奉 天子詔來爲守於此一賦役非其時一訟獄非其情窮僻下俚匹夫匹婦有一愁歎侯之責也能不負此責然後足以對揚 天子休命而致歸美報上之意放生之舉蓋賢守善其職之一事爾豈特是而止哉期年

政成將薦書之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廳壁記

鎮江府駐劄 御前諸軍副都統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淄川夏侯君耆來諗予於山陰澤中曰吾軍有都統爲一軍大將內以屏衛行在外以控扼梁楚隱然一長城也又置副都統一員以佐其長智勇相資寬猛相濟有

事則或居或行更出迭歸無事則同聽其畫於帳中而制敵於千里之外其任可謂重矣而副都統自設官以來今三十有八年歷官十人再至者一人未有壁記後將無所攷質予為我書而刻其姓名可乎予與夏侯君南北異鄉東西異班出處壯老異致然每見其撫劍抵掌談中原形勢兵法奇正未嘗不太息恨不與之周旋於軍旅間也君亦謂予非齷齪老書生以兄事予甚敬則今日之請尚

何辭然 今天子神聖文武承 十二聖之傳方且拓定河洛規恢燕趙以卒 高皇帝之伐功則宿師江淮蓋非久計夏侯君亦且與諸將移屯玉關之西天山之北矣予雖老尚庶幾見之慶元四年正月甲子陸某記

法雲寺觀音殿記

浙東之郡會稽為大出會稽城西門循漕渠行八里有佛剎曰法雲禪寺寺居錢塘會稽之衝凡東之士大夫仕于朝與調官者試于

禮部者莫不由寺而西餞往迎來常相屬也富商大賈捩柂掛席夾以大艑明珠大貝翠羽瑟瑟之寶重載而往者無虛日也又其地在鏡湖下灌溉滀泄最先一邦富比封君者家相望也故多施者寺易以興然建炎庚戌胡虜之亂亦以近官道首廢于火一瓦不遺主僧曰道亨為一方所信度弟子三十二人慨然自任以興復之事未成者十七而沒其後有自脩者始為三門法堂經藏等予適得

華嚴般若涅槃寶積數百卷以施之草創未畢而脩謝去自是寺以不得人又廢木蘗竹伐鐘鼓不鳴白衣攘居之屠牛牧豕莫敢執何初 先楚公為尚書左丞請於 朝以證慈及法雲為功德院歲度僧一人三年間證慈得其二法雲得其一故 太傅與 楚公祠堂肖像具存予自蜀歸始言於府請逐白衣而命契彝者主之彝與亨俱東陽人人固已喜而彝又有器局才智居之且二十年創

佛殿及像設費甚厚談笑而成重建三門巽以兩廡巍然大刹矣彝役予以告府牧尚書葉公以其弟子道澤繼之澤少年志節清苦言議英發人皆畏其嚴而服其公於是予以大屋四楹施以爲觀音大士殿雖然尚未易成也澤即日走四方謀之三年遂建殿殿之雄麗冠於一刹予又施以禪月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像龕於兩壁觀者起敬施者踵至自火於庚戌及今庚申實七十載殆若有數然卒成之者緊彝與澤父子積勤不懈之力也予嘗謂事物廢興數固不可逃而人謀常參焉予遊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刹往往歷數百千歲雖或盛或衰要皆不廢而當時朝市城郭邑里官寺多已化爲飛埃鞠爲茂草過者弔古興懷於狐嗥鬼嘯之區而佛刹自若也豈獨因果報應之說足以動人而出其財力亦其徒堅忍強毅不以豐凶難易變其心予又有孫孫又

有子必於成而後已彼之不廢固宜予因彝與澤之事而有感焉併載其說士大夫過而覽觀者讀之其亦有感也夫慶元五年秋七月庚午記

會稽縣新建華嚴院記

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原野曠水泉洄岡巒抱負嵓嶂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年或謂古嘗立精舍以待天衣雲門遊僧之至者有石刻具其事其後寺廢石亡獨龜趺猶在父老頗能言之慶元三年有信士馬君正卿聞而太息乃與其弟崧卿以事親収族之餘貲買地築屋擇僧守之凡僧者士民之道出於此者皆得就憩猶以爲未廣也則爲堂殿門廡倉庫庖湢凡僧居之宜有者悉備而殖產使足以贍足其徒猶懼其不能久也告于府牧丞相葛公以華嚴院額從置焉可謂盡矣而其意猶未已也曰年還而往或者撤有司而寓其祭則院廢矣家世隆

替不可常萬分一有子孫以貧故規院之產侵院之事則僧散矣於是因其同學於佛者朝奉郎致仕曾君迅叔遲來請予文刻之石庶來者知此院經理之艱勤則不忍寓其孳子孫知乃祖乃父志願之堅確則不忍規其產侵其事設若有之而至于有司則賢守善令必有以處此雖至於數百千歲此院猶不廢也予報之曰僧居之廢與儒者或謂非吾所當與是不然韓退之著書至欲火其書廬其居杜牧之記南亭盛賛會昌之毀寺可謂勇矣然二公者卒亦不能守其說彼浮圖突兀三百尺退之固喜其成而老僧挈衲無歸寺竹殘伐牧之亦賦而悲之彼二公非欲納交於釋氏也顧樂成而惡廢亦人之常心耳則君之志叔遲之請與予之記之也皆可以無愧矣慶元五年八月甲子中大夫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撰并書丹

渭南文集卷第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山陰陸游務觀

記

居室記

陸子治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為窻窻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燠為舒卷啓閉之節南為大門西南為小門冬則析堂與室為二而通其小門以為奧室夏則合為一而闢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晡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衣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捨而起四方書疏略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疏戚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

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禄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禄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黙

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慶元六年八月一日山陰陸某務觀記

邵武縣興造記

太平興國五年 詔即建州邵武縣置邵武軍而縣爲屬其治在軍之東建炎三年盜起閩縣邵武亦被兵焚官寺民廬略盡紹興十年作譙門十六年作守丞治所於是學宮軍壘囹圄倉庾以次皆復其穚獨縣故地廢爲教場而縣寓尉廨至二十一年知縣事葉邃始復縣治未及成安撫使用兵官王存之請即日撤除游地皆盡而縣徙寓武陽驛乾道六年知縣事尤㷀始作縣門它猶未暇及慶元四年宣義郎史君定之來爲縣始至而歎曰縣古子男國也因時之治忽政之善否以爲盛衰自建炎己酉訖今歲在戊午凡七十年自 高宗皇帝至今 天子歷 四聖寬賦薄征休養元元歲且婁豐公饒私餘生齒

繁滋考之九域圖郡戶八萬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萬四千二百有奇爲戶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可謂盛矣而邵武一邑獨當戶五萬六千四百有奇爲郡境十之四則吾邑顧不又盛哉而反寓其治於傳舍 詔勑法令圖志符檄護藏不嚴棲列無所訟閧因延見丞佐與賓客之來者其地皆褊迫庳陋仰漏旁穿非所以宣布德澤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念非所先姑置弗議比爲政期年家無弗

伸之寃庭無弗直之訟善無濫刑惡無佚罰太守趙侯不鄙知君爲深君所設施郡未嘗以勢撓焉以故君之政成民之俗變有所爲輒共成之於是始有意於新縣治矣會得吏羸與用度之餘爲錢百餘萬自五年七月甲午鳩工至十月己巳落成出令有所燕息有次勞賓有館胥吏徒役咸有寧宇貨布器物各司其局事立令行老稚舞歌視承平舊觀有加焉而木章竹箇瓦甓髹丹悉視時低昂

交手畀予梓匠朽鏝百工之來者得直皆如私家説事民不及知吏不得汔以爲姦非君之才有餘顧能若是哉堂之名有九曰書巖曰無私曰近民曰仁平曰居敬樓曰瞻雲軒曰讀書曰如水亭曰海棠其扁牓多君自書有筆法其命名之意即其地可知故不詳著君蓋故丞相太師魏公之孫予魏公客也故君與趙侯皆以記縣之興造爲請予受知魏公時甫壯歲爾俛仰四十餘年同時賓客凋喪略盡而予偶獨後死見君以才稱於世且猶能秉筆有所紀述亦可謂幸矣故不復辭慶元六年九月癸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

陸某記并書

諸暨縣主簿廳記

建炎紹興間予爲童子遭中原喪亂渡河沿汴涉淮絕江間關兵間以歸方是時　天子暴衣露蓋櫛風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朞月休也大臣崎嶇於山海阻險之地草行露宿不

敢告勞亦宜矣況於州牧郡守以降遴除一夏以治其事者相望又況降而爲縣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興内外粗定然郡縣吏寓其治於郵亭民廬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積累六七十年　四聖相授天下日益無事兵寢歲登用度饒餘然後皆得稍復承平之舊至於縣則有迫今苟且因循者主簿在縣官中卑於令丞而冷於尉非甚有才則其舉事爲尤難若諸暨主簿丁君宗者可謂才矣君

海陵人也今居吳世有顯人為吏精察而平恕學工文辭而不忽簿書期會之事嘗兼攝丞久之得添給不取一錢皆用以新主簿之廨諸暨舊無丞元豐間置丞徙主簿以居之而主簿更得廨乃故鹽廥籍漏支傾殆不可居然閲百二十年為主簿者凡幾人至君乃更新之不亟不徐不侈不陋不費于公不歛于民竹箇木章瓦甓丹堊不蠹不苦窳不漫漶堂後舊有池自君來比二歲產異蓮駢跗

邑人讙傳以為君且通貴之祥相與名其池上之亭曰雙蓮君故不喜怪而邑人之意如此亦足知其得民也君與予之子子虡遊乃因子虡請記歲月予不得辭也昔我 藝祖肇造區夏當乾德六年二月癸亥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敝壞或興葺之數于有司以為殿最於庫 祖 宗明詔具在汙簡而近世乃有相戒以為非急務且徙速謗者獨安取此哉予嘗備太史牛馬走獲窺金匱石室之藏故敢併記之以曉他在仕者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大夫直華文閣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陸某記

婺州稽古閣記

大觀二年九月乙丑 天子既大興學校舉經行之士於是詔天下州學經史閣皆賜名稽古婺州稽古閣者本以閣之下為講堂而閣用大觀詔書易名紹興中學廢于火及再建講堂雖復其故不暇為閣至嘉泰元年太

守丁公逢乃即講堂後得舊直舍地以為閣而請於今參知政事許公大書其額公書宏偉有漢法於是閣一日而傳天下丁公既代去曾公㮚來為郡閣之役尚未既也於是窻戶閣楯瓦甓髹丹粲然皆備又為兩廡達于講堂高廣壯麗無遺力南山在其上雙谿繚其下煙雲百變朝莫獻狀閣之後有仰高堂舊祠資政宗公澤尚書梅公執禮中書舍人潘公良貴三公皆郡人有忠義大節而祠庳

陋且弗葺曾公徽而大之始奕奕與閣稱曾公以郡人之請及州學教授潘君夢得所叙移書史官山陰陸某願記其始末時方修孝宗　光宗兩朝實録葉大事叢而奏篇有程乂乃能知曾公之請夫堯舜禹皐陶書紀其事雖不同然未嘗不同者稽古也稽古必以書前乎堯舜之書其易之始畫與典墳乎易之畫幸在至今而三墳五典自楚倚相以後不聞有能盡讀者世所共歎也雖然今讀易

不能知伏羲之心讀典謨不能知堯舜禹皐陶之心雖典墳盡在亦何益於稽古故予以爲士能玩易之畫與身親見虙羲等及覆盡心於典謨與身親見堯舜禹皐陶等能親見聖人而不能佐其君與聖人之治理豈有是哉士之放逸惰偷不力於學者固所不論學而不親見聖人猶未學也親見不疑而不用於天下則有命焉進則不負所學退則安吾命而無慍斯可仰稱大觀詔書與賢守復閣之意矣士尚勉之嘉泰二年閏月二十五日中大夫直華文閣提舉佑神觀兼實録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陸某謹記

智者寺興造記

婺州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浮屠氏所謂梁樓約法師道場　國朝開寶九年始爲禪寺自淨悟禪師全肯傳三十七代二百餘年至慶元之五年而仲玘實來方是時寺廢不舉地茀不糞棟桡柱腐垣斷甓缺若不可復爲

者玘植杖而四顧曰智者之爲寺大造地設者至矣而人事不能充焉故寖壞至于此天其使我與此地歟乃諏諸爲地理學者則其言與玘略合蓋寺在金華山之麓峰嶂屹立林岫間出日月映蔽風雲吞吐而前之形勢無以留之如王公大人南嚮坐帷幄中宜其前有列鼎大牲之養盛禮備樂之奉賓客進趨擯相儐翼將吏武士執檛孰何然後爲稱今乃巍然獨坐而侍衛者皆奔趍而去則其

威重無乃少損乎於是始議鑿大池瀦水於門豁其上通大路而增門之址高於故三之二異時所謂奔趍而去者皆肅然就列恪然執事則王公大人之尊於是始全則其施置建立號令賞罰亦何可少哉即方議之初或謂門有大木數十必盡去乃可興池役而木所從來久以是未決忽一夕大風木盡拔若有鬼神相其役者其亦異矣玘之來百役皆作脩廊傑閣虛堂廣殿至於棲衆養老之室

庖湢帑庾之所繚爲垣墻引爲道路莫不美於觀而便於事後雖有能者無以加焉玘有道行爲其徒所宗而才智器局又卓然不凡如此故薦紳多喜道之予又與有風昔且嘗記其嚴州南山興造之盛故玘今又從予求作智者興造記而予友人寧遠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姜公邦傑復以手書助之請未及屬槀而邦傑殁予尤感焉雖耄不敢辭也今益之役池爲大故書之特詳嘉泰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記

常州奔牛閘記

岷山導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間是爲南北之衝皆疏河以通餫餉北爲瓜州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爲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武進縣以地勢言之自創爲餫河時是三閘已具矣蓋無之則水不能節水不節則朝溢暮涸安在其爲餫也

蘇翰林嘗過奔牛六月無水有仰視古堰之歎則水之苦涸固久地志繫述本末而不能詳也今知軍州事趙侯善防字若川以諸王孫來爲郡未滿歲政事爲畿內最考古以驗今約已以便人裕民以束吏不以難止不以毀疑不以費懼於是郡之人僉以閘爲請侯慨然是其言會知武進縣丘君壽儁來白事所陳利病益明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且亟以其役專畀之丘君於是凡閘前後左右受水

之地悉伐石於小河元山爲無窮計舊用木
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
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
又爲屋以覆閘皆宏傑牢堅自鳩材至訖役
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明年正月丁卯侯移書來請記予謂方 朝
廷在故都時實仰東南財賦而吳中又爲東
南根柢語曰蘇常熟天下足故此閘尤爲國
用所仰遲速豐耗天下休戚在焉自 天子

駐蹕臨安牧貢戎贄四方之賦輸與郡置往
來軍旅征戍商賈貿遷者途出於此居天下
十七其所繫豈不愈重哉雖然猶未盡見也
今天子憂勤恭儉以撫四海德教洋溢如祖
宗時齊魯燕晉秦雍之地且盡歸版圖則龍
舟仗衛復泝淮汴以還故都百司庶府熊羆
貔虎之師翼衛以從戈旗蔽天舳艫相銜然
後知此閘之功與趙侯爲 國長慮遠圖之
意不特爲一時便利而已侯吾甥也請至四

五不倦故不以衰老辭三月丙子太中大夫
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盱眙軍翠屏堂記

國家故都汴時東出通津門舟行歷宋亳宿
泗兩隄列植榆柳槐楸所在爲城邑行千有
一百里汴流始合淮以入于海南舟必自盱
眙絶淮乃能入汴北舟亦自是入楚之洪澤
以達大江則盱眙實梁宋吳楚之衝爲天下

重地尚矣粵自 高皇帝受命中興駐蹕臨
安歲受朝聘始詔盱眙進郡除館治道以爲
迎勞宿餞之地而王人抒尺一牘懷柔殊鄰
者亦皆取道于此於是地望益重城郭益繕
治選任牧守重於曩歲及吳興施侯之來爲
知軍事也政成俗阜相地南山得異境焉前
望龜山下臨長淮高明平曠一目千里草木
蔽虧烏鳶翔泳蓋可坐而數也乃築傑屋衡
爲四楹縱爲七架前爲燕樂之所後有更衣

之地而傍又有琵牲擊鮮與夫吏士更休之區奧室脩廊以陪以擁斵削髹丹皆極工緻最二十有六間而堂成既取米禮部芾之詩名之曰翠屏且疏其面勢于簡繪其棟宇于素走騎抵山陰澤中請記於予侯與予故相好也予聞方 國家承平時其邊郡遊觀有雅歌之堂萬柳之亭以地勝名天下雖區脫間猶能詠歎以為盛事然嘗至其地者皆謂不可與淮水南山為比翠屏之盛又非雅歌

一百

萬柳可及則亦宜有雄文傑作以表出之而予之文不足稱也雖強承命終以負媿侯名宿字武子於是為朝散郎直祕閣開禧元年春正月癸酉記

上天竺復庵記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

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圜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

一五

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說法為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 三朝名蓋萬衲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 詔書褒録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槖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弊

礙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二日記

東籬記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茀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贏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為籬如其地之數鑿五石瓮瀦泉為池植千葉白芙渠又雜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掇其香

以臭擷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鉏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之變革間亦吟諷為長謠短章楚調唐律酬答風月煙雨之態度蓋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曰小國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摩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記

嚴州釣臺買田記

嘉泰四年　詔以嚴州久不治命朝散郎直秘閣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孫公叔豹為知州事公至數月州以大治囹獄無淹繫庭無滯訟幙府間暇符檄簡少榜笞之聲不聞於屏

外向之逋賦佚罰皆以時舉倉有餘粟府有餘帛公天資近道不樂燕遊歌舞優戲之奉又不喜以土木無益之事勞其民治事少休則宴坐別室自夜至旦盥櫛而出終歲如一日猶念初赴郡過七里瀨謁嚴先生釣臺下讀唐貞元中崔儒釣臺記以為上有平田百畝足以力耕下臨清流足以垂釣今投釣之地具在而田則亡有乃以屬縣令訪之則田亦具在旁有流泉雖大旱不竭可給灌溉而

或者輒有之公乃遺語以當歸田直而取田以爲先生歲時祭享之奉其人難之公歎曰光武欲與先生共天下而先生不屑也千有餘歲後吾乃欲必取百畝之田以奉祀事乎且吾教化未孚而遽望人以輟耕遜畔難矣因置不問會有設官田又從傍買民田足百畝除其泛科歛以畀浮屠之奉祠者又即祠之右創爲佛院樓鍾於樓匱經於室僧廬客館略皆有所度歲入可以食其徒七人而樵

汲之役又在其外則先生之祠可以永世不廢乃礱美石請記於予予曰嚴名城也自大駕廵幸臨安以朝士出守者與夫入對行殿被臨遣而來者大抵多取道於富春入謁祠下有高山仰止之歎而恨祠屋弊壞椒柱不以時葺往往咨嗟躊躇久而後去及其下車則日困於簿書米鹽將迎燕勞之事忽焉忘前日之言寒暑再更復上車去則又過祠下負初心𧹞愧面而去者袂相屬也開孫公之舉得無少自咎哉予二十年前蓋嘗來爲此邦亦自咎者之一也故喜道孫公之舉且以勸來者云開禧元年十二月辛未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記

仁和縣重修先聖廟記

聖人之道位天地育萬物可謂大矣然常寓之於宮室祭祀器服度數之間非如後世佛老子廢禮棄樂掃除名分務爲玄默寂滅浩然不可致詰也夫子生於周故其尊以爲師者文王周公也使夫子生於今有不奉孔子顏子孟子以爲先聖先師者乎則今之郡學校以春秋舍奠于先聖先師者非獨甲令也方　先朝學校盛時縣有學與郡等後以海內多事縣學往往廢壞而所以奉先聖先師者亦苟而已知臨安府仁和縣事謝君庭玉獨慨然以爲急務重責寢食不敢安捐已之公租錢二十萬以經始會得廢寺當沒官錢以佐其費又取吏舍以益其址自開禧元年十二月至二年正月廟乃告成最其費爲錢五十萬吾夫子被袞服冕旒然當坐既悉如舊制配享從祀亦皆就列出入有門陟降有階設燎有庭三獻及受胙瘞幣皆有位儲峙祭器則又有庫是歲二月上丁將有事于廟吏言異時惟丞以下執事令以劇率不行謝君曰豈有是哉於是告于府府命丞齋明以時訖事且來告請記其始末　天子中興大業講太平典禮方自學校始學校之設方自兩赤縣始則茲廟又學校之權輿也其可闕書三年正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渭南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記

湖州常服院記

昔在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　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劒群臣皆當追慕號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窮無斁而況山林外臣以道

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鎭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贍學高操絶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參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于天下矣至是詔賜庵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夅蔚夭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旣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示化

上爲悵然不懌賜金歸葬故山及 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 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 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牓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牓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柬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六阿羅漢殿左則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鍾經有樓熏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揵椎鼓鍾器亦備足至於遊息臨眺種蒔蹊隧莫不極思致匠處之妙而內巖尤爲勝絶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謝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

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興朝士歷事 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伸其圖報萬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

云開禧三年二月壬子謹記

法慈懺殿記

東出慶元府五十里曰小溪有僧舍曰法慈院院創於唐咸通中舊號鳳山院歷五季至宋興院常不廢治平二年始賜今名雖世以院僧主之然其徒多出遊四方學經論問祖師第一義或終其身不歸淳熙十四年老宿及後來者始議作懺殿而如戒等十輩願盡力營之久而不成十人或死或緣不偶獨如

戒智玻行慈誓不怠廢必遂其始願行乞勞苦積細微以成高大於是施者牆立助者麕至聞者興歎見者起敬木章竹箇山積雲委伐石於山陶甓於竈丹漆黝堊致於四方以紹熙壬子三月癸酉始土工明年八月庚申始匠事十一月土木皆告成南北八丈六尺東西五丈八尺而棟之高四丈一尺耽耽奕奕窮極藝巧雖慶元多名山巨刹然懺堂之盛未有加法慈者奉釋迦于中而左則彌勒右則無量壽又以天地鬼神之像陪擁四旁於廡亦盛矣院僧因餘姚普明院僧則華求予爲記則華嘗遊蜀予識之於成都今三十餘年以故舊不忍拒也乃爲之書而刻施者姓名於碑陰云

東陽陳君義莊記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呂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於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

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今雖自力而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如其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於地下不獲施於仕進爲時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於宗族乎於是欲爲義莊略用范文正公之矩度而稍增損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識其凡於碑陰予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於其宗族遠則疏之彌遠則益疏而至於忘之蓋以身爲親疏而不以先人爲

親疏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為心則已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為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為從祖兄弟又推而上之至於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疏之殺矣於厚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為士而不欲使之流為工商降為皂隸去為浮圖老子之

徒則一也死而有知豈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言之能為是者有幾非以為不美而不為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地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盡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嗇而吝出或奪而廢貿或挾長挾位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鄉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於鄉如此吾徒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媿且慕者豈人情也哉於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開禧三年七月辛丑記

盧帥田侯生祠記

開禧二年八月詔以開封田侯琳為淮南西路安撫使兼知廬州節制淮西軍馬時虜方入塞侯既受命謂廬州為淮西根本而古城又為州之襟要堅守廬州則淮西有太山之安脩復古城則廬州有金城湯池之固異時議者知守南城而已古城不復繕治一日有警如有太阿之利而不持鐏柄七尺之軀而授人腰領幾何其不敗也古城雖不甓而其

實峭堅利以禦寇且西北堅城多止用土雖
澁關及赫連氏統萬城亦土尓乃船臨視之
芟夷草棘則城累屹如石壁戈戟皆廢衆始
駭服於是增陴浚壕大設樓櫓又有月城亦
得地利而旱不可恃則又爲築羊馬城厚六
又高倍之且爲重壁設釣橋而月城亦不可
發犯矣然自興役至訖事不三閱月將士爭
奮民不與知一旦巍然若役鬼神可謂奇偉
不世之功矣城甫畢虜果大入道執鄉民問

知侯在是相顧曰殊不知乃鐵面將軍也蓋
虜自王師攻蔡州時已習知侯名未戰氣先
奪矣乘城拒守甚力夜遣偏將自屯所攻其
營殺傷數千人萬戶死者二人侯聞捷曰是
且伏兵東門夜攻吾水柵以幸一勝乃提親
兵隨所向禦之莫不摧破虜知盧州不可近
遂解而趨和州侯又亟遣親信間道督光州
戍將斷橋梁燒賊艦絕其饟道奪俘虜復取
安豐軍又遣萬騎由梁縣援和州會和州亦

堅壁虜窮乃盡遁侯又出兵濠州以戰車敗
虜屯兵戰車久不用侯以意爲之累取勝策
勳真拜達州刺史且以卑制頒之諸軍侯猶
不敢自以爲功方益脩水門之備濬河深二
丈乃得昔人擲星橋橫亘兩城間始知昔固
有此舉遂益植新橋而城之其崇五丈有奇
樓櫓稱焉將吏士民聚而謀曰侯之所立如
此郡人無以報萬一則不可相與築生祠於
城中而移書於予請書歲月予以衰疾辭比

書復來則侯捐館舍矣請既益堅予亦痛若
人之不淑而不獲卒大勳業也故采之僉論
以叙其始末昔劉滬城水洛趙立城山陽滬
所遇非堅敵立雖死事而不能全其城猶皆
廟食載在祀典況如侯之功光明卓絕如此
則祀典之請必有任其事者尚繼書之以垂
示後世爲忠義之勸云嘉定元年春二月己
巳謹記

吳氏書樓記

天下之事有合於理而可爲者有雖合於理
而不可得爲之者士於可爲者不可不力力
不足則合朋友鄉閭之力而爲之又不足皆
於在仕者以卒成之成矣又慮其壞則吾有
子子又有孫孫又有子雖數十百世吾之志
猶在也豈不賢哉彼不可得爲之者則有命
焉有義焉不知命義徒呶呶紛紛奚益故君
子不爲也然爲此者寡也或易之爲彼者輒
可以得名於流俗故士之爲此者寡也吾友

南城吳君仲與其弟倫初以淳熙之　詔建
社倉其詳見於侍講朱公元晦所爲記其後
又以錢百萬刱爲大樓儲書數千卷會友朋
教子弟其意甚美於是朱公又爲大書書樓
二字以揭之樓之下曰讀書堂堂之前又爲
小閣閣之下曰和豐堂旁復有二小閣左則
象山陸公子靜書其顏曰南牕右則艮齋謝
公昌國書其顏曰北牕堂之後爲本軒則又
朱公實書之於摩亦可謂盛矣蓋吳君求命

之士爾爲社倉以惠其鄉爲書樓以善其家
皆其力之所及自是推而上之力可以及一
邑一郡一道以至謀謨于朝者皆如吳君自
力而不媿則民殷俗熾兵寢刑厝如唐虞三
代可積而至也吳君兄弟爲是迨今已十五
六年使皆壽考康寧則倉與樓皆當益治鄉
之民生業愈給足安樂日趨於壽富而君之
子弟孝悌忠信亦皆足以化民善俗是可坐
而俟也然年運而往天人之際有不可常者

則又當有以垂訓於無窮予讀唐李衛公文
饒平泉山居記有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
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平泉
特燕遊地木石之怪奇者亦奚足道而其言
且如此況義倉與書樓乎後之人讀吾記至
此將有渙然汗出霰然涕下者雖百世之後
常如吳君時有不難者矣嘉定元年五月甲
子記

靈祕院營造記

出會稽城西門舟行二十五里曰柯橋靈秘院自紹興中僧海淨大師智性築屋設供以待遊僧名接待院久而寖成始徙廢寺故額名之海淨年九十坐八十三夏而終以其法孫德恭領院事恭少嘗學于四方有器局迨今二十年食不過一簞衣不加一稱而惟衆事是力夕思晝營心授手畫施者自至魔事不作用能於二十年閒或改作或增葺光明偉麗毫髮無憾上承先師遺志下爲子孫基

業閎堂傑閣房奧廊序棲鍾之樓積經之堂館客之次下至庖廚湢浴無一不備爲屋僅百閒自門而出直視莽蒼道路繩直而原野砥平一遠山在前孤峭奇秀常有煙雲映帶其傍卜地者以爲在法百世不廢且將出名僧今院纔一傳其興如此後烏可量哉院之崇成也恭來請記曰先師之塔公實與之銘今院當有記非公誰宜爲哉予報之曰予廬於此凡東之會稽四明與西入臨安者風飄日相屬也彼其得志於仕宦獲利於商賈者寧可計耶有能家世相繼支久不壞如若之爲父子者乎有能容衆聚族雍和安樂如若之爲兄弟者乎至於度地築室以奢麗相誇斤斧之聲未停丹堊之飾未乾而盛衰之變已遽至矣亦有如若之安居奠處子傳之孫孫又傳之子者乎此無他彼其初與若異也雖曰有天數然人事常參焉人事不盡而諉之數於虖其可哉嘉定元年夏五月庚申記

橋南書院記

吾友西安徐載叔豪雋人也博學善屬文所從皆知名士方其少壯時視功名富貴猶券內物一第直浼我爾然出遊三十年蹭蹬不偶異時知己零落且盡家貲本不薄載叔常糞壤視之權衡仰俯筭籌衡縱一切不能知惟日夜從事於塵編蠹簡中至食不足不問也中年卜居城中號橋南書院地僻而境勝屋庳而人傑清流美竹秀木芳草可玩而樂

者不一而足載叔高卧其中据不曳刺不書客之來者日益衆行者交跡乘者結轍訶殿者龍坊陌雖公侯達官之門不能過也名不可妄得客不可强致載叔蓋有以得此於人矣乃者數移書於予請記所謂橋南書院者嗟乎漢梁伯鸞入吳賃舂於臯伯通廡下至今吳有臯橋蓋以伯鸞所寓得名載叔之賢不減伯鸞而橋南乃其居則後世不蘿沒决矣尚何待記然載叔之請不可終拒也乃爲之書嘉定元年夏六月庚寅山陰陸某務觀記

心遠堂記

大卿朱公以開禧元年築第于昭武城東取陶淵明詩語名其堂曰心遠既成與士大夫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子爲我記始嘉泰壬戌予蒙　恩召爲史官朱公丞祕書日相從甚樂公去爲御史予領監車閒劇異趣會見甚䟽然每與同舍焚香煑茶於圖書鍾鼎之間時時言及公未嘗不相與興懷絕歎也明年國史奏　御之明日予乞骸骨而歸俄而公亦自寺卿得請外補不復相聞者累歲比書來予方卧病作而言曰朱公眞可人哉士得時遇主施其才於國退居閭里閑暇之日爲多樽俎在前琴奕迭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間飾宴樂以修親舊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訓進退兩得可謂賢矣予獨相望累千里不得持一觴爲公壽且慶斯堂之成顧方以爲歎今乃得以不腆之文自託於後世亦可謂幸矣夫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脫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

極群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于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莽鹵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慽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說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

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樓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籍堂歐陽兗公六一堂司馬溫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絕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呂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爲世顯

用且澹然無財利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峯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映發朝暮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銘

梅子真泉銘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笠澤漁父爲之銘銘曰

梅公之去漢猶鴟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子舟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者因著其說儻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頸血丹莽之斧鉞也山麓之泉甘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徊徘酌泉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司馬溫公布被銘

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此銘予二十歲時作今傳以爲秦少游非也

金崖硯銘

我遊三硤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掠吳楚擇灑淋漓鬼神風雨百世之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斂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文日衰愧匪敵

鸂鶒硯銘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鸂鶒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黟龍尾之群從而溫韞玉之仲季也

錢侍郎海山硯銘

雲濤三山飾此怪珍誰其寶之天子侍臣煌煌繡衣福我遠民一字落紙活億萬人勿謂器小其重千鈞從公遠歸四海皆春

乘澤御碑硯銘

古名硯以瓦今名硯以甎瓦以利於用甎以全其天甎乎甎乎寧用之鈍而保其全乎尚

無媿之日陳於前放翁銘并揚澤卿現韓紹熙二年六月九日老學庵書

贊

崔伯易畫像贊

崔公名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劉相沆舉賢良方正不赴以任爲三班差使韓魏公薦之詔易文資爲國子監直講亦辭元祐中再召爲郎又皆固辭補外郎諸公力白于朝強起爲國子司業訖不肯復出爲郡以起居郎祕書

少監召亦不肯起紹聖中復以爲祕書少監辭如初遂請宮觀尋致仕予喜其白首一節乃求畫像於高郵而爲贊曰

古之君子　學以爲己　可行則行
可止則止　仕以行義　止以遠恥
世衰道微　豈復知此　蚩蚩始學
青紫思拾　駑馬並馳　孰能獨立
始雖弗急　後亦汲汲　我思崔公

東坡像贊

我遊鈞天帝之所都是老先生玉色敷腴顧我而歎閔世垢濁笑謂侍僊界以靈藥稽首徑歸萬里天風碧山巉然月墮江空

王仲信畫水石贊

亡友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爲之贊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導江三峽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洶洶撼壁後三十年塵猶昏蝕澹墨色之欲盡尚觀者之

慘慄或曰是學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懸之筆力也

鍾離眞人贊

五季之亂方酣于兵叱嗟風雲卓乎人英功雖不成氣則莫奪煌煌金丹粃糠陶葛

呂眞人贊二

一粒之粟有國有民二升之釜浩渺嶙峋我遊巴陵始識公面青蛇鏗然求之不見

又

天下家家畫呂公衣冠顏發了無同勸君莫
被丹青誤那有長繩可繫風

僧師源畫觀音贊

三世如來同一關大士亦作補陁夢佛子無
財可修供尺紙寸毫俱妙用寶纓天冠儼四
衆長年造極筆僉縱唯師魯公爲作頌十方
世界俱震動

宏智禪師真贊

死諸葛走生仲達死姚崇賣生張說看渠臨

了一着手諸方倒退三十里

大慧禪師真贊

平生嫌遮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
師參取畫底妙喜爲昭覺文老作

卍庵禪師真贊爲嚴良長老作

灑灑落落五十年一句不說祖師禪妙喜堂
中正法眼等閑滅在瞎驢邊

塗毒策禪師真贊二

骨相瓌奇風神蕭散貌肅而和語蓋而簡畫
得者莫類逼人畫不得者頂門上一隻眼

又

塗毒不自讚留待三山老試問鄉上人讚好
莫讚好海中忽起刼初風北斗柄折須彌倒

佛照禪師真贊

名動　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
人言大覺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大洪禪師贊

髮長無心剃衣破無心補大洪山上有賊大

洪山下有虎非但白刃殺盡兒孫更能一口
呑却佛祖

中巖圓老像贊

我遊中巖拜師于床巍巍堂堂鳳舉龍驤公
住無爲訪我成都雄辯縱横五色數朕別未
十日梁木告摧我如飛蓬萬里南來孰謂窮
山乃瞻儀形墻壁說法況此丹青

奉聖淳山主年八十有四放翁爲
作真贊

兩住名山一老禪目光如電照人天行藏不
用占蓍草卦氣全來二十年

芋菴宗慧禪師眞贊

煨懶殘芋打塗毒鼓舌本雷霆毫端風雨

廣慧法師贊

東土震旦西方極樂一緉草鞋到處行脚

敷淨人求僧贊

光羅頭淨洗鉢頭頭拈起頭頭活有時與有
時奪受用現前活鱍鱍數道者一短褐久箇

什麼更要惡水潑將錯就錯也不妨只在裡
那輕手撥道敷淨人求佛陀見施主求買度牒爲說此數語嘉泰辛酉四月廿日放翁書

錢道人贊

拼擱冠靑芒蹻上天下天不騎鶴喚作神仙
渠不肯道是凡人我又錯會稽城中且賣藥

放翁自贊四

遺物以貴吾身棄智以全吾眞劍外江南飄
然幅巾野鶴駕九天之風澗松傲萬木之春

或以爲跌宕湖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
民二者之論雖不同而不我知則均也詩泉廬子勝觀自贊時在臨川年五十有六

二

名動高皇語觸秦檜身老空山文傳海外
五十年間死盡流輩老子無才山僧不會

三

皮葛其衣巢穴其居烹不擇之粟鶉秃尾
之草驢闖然而起則和寧戚之牛歌戴星而

耕則稽氾勝之農書謂之癡則若腴謂之澤
則若癯雖不能草泥金之檢以紀治功其亦
可挾兔園之冊以敎鄉閭者乎周彥文令畫工爲放翁寫眞且來求贊時年八十

四

進無以顯於時退不能隱於酒事刀筆不如
小吏把鋤犂不如健婦或問陳子何取而肖
其像曰是翁也腹容王導輩數百胸吞雲夢
者八九也陳伯子命畫工爲放翁寫眞且屬作贊時開禧丁卯翁年八十三

記事

記太子親王尹京故事

隋齊王暕尹河南唐秦公世民尹京兆衛王重俊爲洛州牧皆親王尹京故事也然尚未甚以爲重後唐秦王從榮以長子爲河南尹又爲天下兵馬大元帥故當時遂以尹京爲儲貳之位至晉天福中鄭王重貴周廣順中晉王榮皆尹開封用秦王故事也 國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七月以 太宗皇帝爲

開封尹開寶末 太宗嗣位纔八日即以齊王廷美爲開封尹(後封秦王)太平興國七年秦王出爲西京留守自是開封不置尹止命近臣權知府而已(權知府自此始) 雍熙二年始以陳王元僖爲開封尹蓋是時 太宗元子楚王元佐被疾廢則陳王亦儲君也淳化三年薨後二年 眞宗皇帝自襄王爲開封尹(後封壽王)至道元年正東宮議者謂尹有品秩非太子所宜兼領乃改判府事自後唐以來雖以尹京

除爲儲副之位然皆藩王以太子判京府則自至道始也故事開封尹之上有牧雖具員而初未嘗置 國朝惟親王乃除尹餘但爲權知府事自 太祖至 徽宗八朝百七十年未嘗改蔡京爲相始建議置尹尹非獨故事須親王乃除又 太宗 眞宗潛藩所領人臣所宜避天下皆罪京之不學其後宣和末欽宗皇帝自東宮爲開封牧是時已有尹尹之上惟有牧故以命之然牧故事序位在

太子少保之下御史大夫六曹尚書之上亦非太子所宜兼蓋有司失考至道判府之制也尹之下故事有少尹位在少府將作少監之下太子少詹事之上後唐秦王時嘗以劉陟爲之而建隆以來率不置惟置判官推官各一員或二員通掌府事並以常參官充親王爲尹則判官以給諫充(今以太中大夫以上)推官差降焉眞宗爲尹時判官二員推官三員蓋特置也或問 太宗以來尹京則謂之南衙何

也曰開封府治所本在正陽門南街東然
太宗爲尹乃就晉邸視事晉邸又在大内及
府治之南故曰南衙亦曰南宮秦王許王因
之及 真宗爲尹 太宗以秦王許王皆不
利始命還就府治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傳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

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後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鬑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壑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族叔父元素傳

族叔父元素名居一字居安自山陰徙家餘姚性恭謹純厚閉門力學不妄與人交尤好樂律每言樂所以成人才今世所用皆胡部雖鄭衛亦不得聞況韶濩乎因考按古關雎鹿鳴諸詩抑揚皆合音律時時自歌之中正簡古聞者興起欲上書請用之鄉飲酒會疾病不果所居瀕江一室蕭然數十年間凡席書冊琴樽之屬皆未嘗易好飲酒然不肯自釀或餽以家所醖亦辭不取曰法不可也其謹如此有子洙登進士第爲豐官尉迎養官舍期年洙卒元素護其喪歸亦能自釋父之以疾卒年七十與元素同時有鄉從革者名鼎之丹徒人自三舍法行已在鄉校能自刻苦口誦手鈔日常兼數人然試有司輒黜從革亦不以黜故少怠終始如一日事父篤孝建炎中客山陰遇寇從革欲奉父避之父不聽從革乃束帶立牀前翼衛奉湯液悉如平時寇至則迎門拜泣曰父老不能去惟哀

憐之寇爲感動乃署其門使其屬勿犯終亂定父子俱得全年六十餘貧益苦比卒衣衾不能具而一鄉皆推其賢云

陳氏老傳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幷之事抵質貿販以取贏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

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衣惟布襦帬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剡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役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没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魯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槩傳之庶覩者有感焉

青詞

紹興府祭會黄籙青詞

上帝福善禍淫雖各繇於類應大道回骸起死或俯徇於哀祈敢露忱詞仰干聰鑒伏念臣等所居紹興府地連三輔人雜五方任職居官嘗闤闠之太半鮮衣美食昧稼穡之所從習俗莫還神明積譴方凶饑之荐至加疾癘之相乘疾痛呻吟未及三醫之謁羣萬嬰愴巳悲萬鬼之隣念升濟之無方敢號呼而有請伏望少回洪造一洗衆辜遊者脱泉路之冥冥生者安王民之皡皡天職生覆地職形載敢忘夙夜之歸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永冀生成之賜

江西祈雨青詞

天惟至仁久寛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閔雨之歴時敢叩閽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冥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幽明然而風乘不足以讋服豪强惠愛不足以撫綏鰥寡政媮悍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困桁楊之繫務均力役而或敝於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姦既莫致於善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譔辰之吉稽首

以陳伏望推善貸之慈霈曲成之惠雖有司
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爲溝壑
之殍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絶望於有秋敢
殫皇皇哀迫之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
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憂稼穡順成俾僮蒙
於中熟里閭疾苦普靡壅於上聞

謝雨青詞

旱大甚以是虞不遑啓處天蓋高而可叩思
殫精誠方祗祓於齋場已亟霑於膏澤尚懼

豐凶之未決敢忘祈報之交修仰企蒼霄少
回冲馭伏願哀黎民之匱食宥狡吏之瘝官
申敕有神更終大惠一穀不升謂嘆豈勝夙
夜之憂三日以往爲霖實賴乾坤之造

嚴州祈雨青詞

歲律肇新農功伊始居者慮陰沴陽伏之寇
耕者懷旱乾水溢之虞仰惟上穹職是元化
俯遂群黎之育式均六氣之平敢即煕壇恭
陳薄薦所冀歲豐民樂寬九重宵旰之憂賦

足刑清遣猾吏簡書之責敢忘惕勵仰對生
成

謝雨青詞

天九關之在上精誠可以徹聞雨三日而成
霖枯槁爲之盡起恭陳薄薦冒貢丹衷伏念
臣領此偏州迨今累月上無以布宣寬大而
遣屯膏之咎下不能撫摩凋瘵而格霈澤之
施跼蹐靡遑吁嗟上訴敢謂叢霄之應曾無
浹日之淹月離畢以示期山出雲而效職風

霆下擊潤澤交流井汲如初家享一飯之樂
粟儲可繼士覓半菽之憂商旅適行道途鼓
舞彼有遺秉此有滯穗方將均惠於惸嫠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更冀默消於疾癘敢忘兢
惕仰對生成

保安青詞

道垂光而下濟罔不與慈情至敬則無文惟
當直訴伏念臣少多罪垢晩乏功能寓形寰
迫於九齡定著遂階於四品先世被追榮之

典已冠三孤諸兒荷延賞之恩例霑寸祿首
坐滿盈之久自挺灾釁之來時涉夏秋疾生
經絡有藥必試靡神不祈呻吟之聲晨暮不
絶惟歸誠於洪造或少逭於往愆幺然微衷
亟以自列伏望曲回聰聽俯佑殘軀俾老及
之餘生獲冀居於故社耕桑安樂父子團欒
天實無私敢汲汲希望外之福人誰不死願
熙熙須數盡之期

疏

天申節樞密院開啓道場疏

得道者上爲皇啓帝圖之廣大有德者得其
壽當化日之舒長爰籲衆情虔伸善祝　光
堯壽聖太上皇帝伏願三靈介祉　九廟儲
休無黃屋之心雖退藏於淵默如南山之壽
冀茂對於天祺

滿散道場疏

惟天其申命用休誕御無疆之歷有德者必
得其壽共輸歸美之誠敢叩梵宮仰申善頌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伏願順神物外布
澤寰中福祿萬年丕介厖鴻之祉本支百世
永奉詒燕之謀

天申節功德疏

得吾道而上爲皇算自齊於箕翼有天下而
傳之子福方寖於華夷敢因震夙之期申致
延鴻之祝恭惟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
聰明時憲清淨無爲黃屋非心共仰堯仁之
大玉卮爲壽益膺漢殿之尊　光堯壽聖太

上皇帝恭願茂對昌辰丕承景貺以聖傳聖
增光奕世之休爲天中天永享萬方之奉

又

得道上爲皇誕受泰元之冊重華協于帝光
臨孝治之朝敢殫向日之誠仰祝後天之算
尊號陛下恭願又新湯德丕顯文謨日舒以
長燕處益探於衆妙道冲而用陰功廣被於
群生

瑞慶節功德疏七

有開必先天地肇開於景運無遠弗屆華夷畢效於貢珍矧備邇職敢稽壽祝 皇帝陛下伏願誕膺戩穀端拱穆清以八千歲而為春永御舒長之景十七百年而過曆用符受戴之誠

二

誕彌厥月丕昭震夙之期長發其祥共致庬鴻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後天難老如日正中紹十二聖之睿謨開三百年之景運全泯玉檢登修稀闊之儀楛矢石砮永享貢輸之盛

三

叨榮禁路千齡獲遇於聖明賜老故山一飯敢忘於君父敬脩梵供仰祝堯年 皇帝陛下恭願光照大千壽踰時萬繼統垂無為之治御邦寧有道之長上際下蟠永享化國舒長之日東封西祀嗣修太平稀闊之儀

四

節紀千秋實踵開元之盛神呼萬歲游膺嵩嶽之祥顧雖遯迹於丘園敢怠馳誠於軒陛 皇帝陛下伏願道極高而蟠厚治咸五而登三碣石河源盡復興圖之舊泰山梁甫嗣修檢玉之儀

五

惟皇之極欣逢熙洽之辰於萬斯年共效庬鴻之祝敢趨淨域薦控丹衷 皇帝陛下伏願允叶帝心誕膺神筴化覃漸而西被功上際而下蟠降德于衆兆民坐致唐虞之治上瑞至千百禩永符箕翼之祥

六

聖恩念舊猶叨四品之崇景運開先敢後萬年之祝 皇帝陛下恭願當宁撫盈成之業垂衣紹積累之休朔易南訛綿鋤耰於率土東漸西被會玉帛於中朝

七

恩霑遺老幸聯上雍之班身遇明時敢後祝

堯之請　皇帝陛下恭願乾端膺大日穀正
中皇[illegible]奉九譯之琛覆逸告三登之候應帝
王之運故聰明睿智足以有臨集天地之祥
皆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祈雨䟽

九秋伊始百穀將登念零雨之稍愆率群情
而致禱仰惟慈蔭曲鑒丹誠三日爲霖俯慰
雲霓之望大田多稼上寬宵旰之憂

謝雨䟽

諸佛願心本常存於澤物衆生業果或自召
於凶年民愚無良吏惰不職駮驕陽之作害
閔零雨之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遍禱起
瞻四野已枯槁之一蘇自惟莫格於太和乃
至上勤於慧力敢忘祗報用答鴻慈

道宮謝雨䟽

上帝至仁本不忘於澤物下民胡罪幾坐致
於凶年由官吏之惰偷致政刑之疵癘驕陽
作害零雨弗時內罄寸誠方吁嗟而仰禱起

至輙干於鴻造敢忘祗報用答好生

嚴州祈雨䟽

倬彼雲漢尚愆霖雨之期害於粢盛俯劇淵
冰之懼敢輸丹悃仰叩覺眞慈冀占離畢之祥
少進屯膏之欲

二

時雨少愆上勞宵旰詔音墜下恭致禱祈敢
冀覺慈洪恩誕敷恩澤

三

龜占壓而尚違澡有屯膏之懼龍蟠泥而未
擧方祭解澤之施冀軫鴻慈寺云覺慈曲成樂歲
俯慰闔境雲霓之望上寬淵衷宵旰之憂

嚴州施大斛䟽

旱魃爲虐念莫釋於焦憂飯香普熏敢恭陳
於淨供伏願雲從龍而效職月離畢以告祥
解澤亟行屯膏一洗如來施無量食旣靡間
於聖凡史臣書大有年庶上寬於宵旰

嚴州謝雨䟽

萬邪華豐乎際中天之脈運乎地尺雪鬱爲
嗣歲之嘉祥敢忘薄薦之陳少謝叢霄之貺
尚祈供造菴介純禧佛寺云敢忘淨供之鈔少謝覺慈之貺尚祈菴笛盃介純禧

嚴州久雪祈晴疏

時雪屢應已占嗣歲之登春氣未和寧免祈
寒之怨敢趨真覺宇仰叩真覺慈冀日麗於層霄
俾民安於比屋上寬旰食俯慰輿情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疏

法雲寺建觀音藏殿疏

補落伽之道場蕪蕪已久修多羅之妙典函
匭僅存先師每志於經營四衆亦思於協助
天時默定佛事將成伏望巨公大人居士長
者深戒着鞭之後共合浮圖之尖庶得萬瓦
鱗差脩梁虹舉紺容輝日梵唄陵雲結難值
之勝因作無窮之壯觀

開元寺重建三門疏

巍然古刹實居大府之喉衿卓爾高閎復爲
一寺之眉目歷數百載極祇園之盛乃七十
年猶劫火之殘伏望大發積藏亟成鉅麗棨
緣丹於久廢偉扁榜之一新雨霽塵清碧瓦
勢凌於霄漢霧開日出金鋪光射於康莊還
壯觀於承平垂美名於不朽

安隱寺修鍾樓疏

金鍾大鏞蓋以聲爲佛事雄樓傑閣宛在水之中央歷歲既深須人乃復敢徧投於信士祈同結於勝緣浮翠流丹儻復還於鉅麗撞昏擊曉實大警於沉冥

重脩光孝觀疏

天覆地載之間飲啄皆由於道蔭蚑行喙息之類涵濡悉荷於國恩豈獨忠義之心人人具有抑亦生成之賜物物皆同承惟光孝之道場實薦 徽皇之飈御神祠佛刹尚營繕

之相望琳館珍臺豈脩崇之可後某等叨恩冠褐忝職宮庭敢忘夙夜之勤冀復規模之舊既修先朝之遺迹遂新大府之榮觀

圓通寺建僧堂疏

如來香飯取時已遣化人鬧士鉢單展處又須得所營茲華屋延我勝流念非極棟宇之功何以稱龍象之衆木魚哮吼千僧鬧也在下風露柱證明九梁星直須退步

重建大善寺疏

刼火之壞大千雖云有數長者之施億萬要豈無時儻阿練若獲了太緣則窣堵波亦還舊觀可謂非常之擧惟須不退之心

道像五藏疏

道雖與貌固非耳目口鼻之施天本無心尚何肝膽肺腸之有既云肖像蓋亦同人願共發於信心不須疑着庶亟成於盛事垂示無窮

鷲峰寺重建三門疏

建寺年深築門役鉅雖不下禪牀相接用此何爲然倒騎佛殿出來少它不得伏望念古阿蘭若之勝地結檀波羅密之大緣或備土木甎甓之材或施黝堊髹丹之費初發心處已有諸聖證明一落筆時自然大地震動

重修大慶寺疏

佛出本爲一大緣初無差別越城昔有六尼寺五已丘墟惟大慶之名藍實故唐之遺址茲蒙賢牧命復舊規方廣募於衆財冀亟成

於偉觀魔王魔民魔女盡空蜂蟻之匯法鼓
法炬法幢一新龍象之衆儻承金諾敢請冰
銜

福州請仁王堅老疏

勇退急流雖具衲子參尋之眼旁觀袖手要
非邦人嚮慕之誠爰擇名藍往迎高士某人
芙蓉正派真歇諸孫默觀已得於本心自重
每輕於外物不合則去蹈儒士之難能知我
者希得老氏之所貴付越山於昨夢聽石巖
之僕來野鶴溪雲豈有去留之迹齋魚粥鼓
一隨宿昔之緣

福州請九峰圓老疏

開籃裹入頭不妨奇特懸崖邊撒手只要承
當須遇作家方了此事某人參臨濟正法眼
得補陀大辯才雖則跛跛挈挈走諸方不認
昭昭靈靈作自己伏請如雲出岫似月印潭
放下鉢袋衣囊打起齋魚粥鼓直到佛祖不
知處猶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

福州請聖泉穎老疏

少室玄機陽岐正脉最端的處只要言下承
當有多少人盡向面前蹉過某人談鋒峻峭
心地圓明當初向竹篦子頭偶然築着磕着
而今踞寶華王座選甚胡來漢來便須拈起
鉗鎚打開窠臼以鐵酸豏普供大衆與木上
座同演宗風鍾鼓鏗鍧播幢炳煥豈惟流輩
知不由兔徑之高要使師翁發撞破煙樓之
歎

能仁請昕老疏

視世如菴摩勒果雖外物之本輕說法如優
曇鉢華要應時而出現久已名行於海內豈
容身隱於雲根歛歷金布之園往致空飛之
錫某人材高龍象辯震雷霆潜閩嶺者十年
遇寒巖而一笑始初欵賞明窗下特地安排
最後慇懃鉢帒子親自分付幸念先師之遺
語亟爲故人而遠來要傳無盡燈當觀第一
義

雍熙請最老疏

山陰道中萬壑水依舊潺湲雲門寺裏一爐香久成寂寞忽於旁邑得此高人某人立雪飽參隔江大悟通感音以前消息蹋叱盧向上機關血指汗顏諸方不供一笑摶風擊水萬里始自今朝豈惟續且庵家傳更喜得可齋道伴

鄉士請妙相講主疏

雜華設教猶日照山大士應緣如雲出岫某

人英姿邁往儁辯絕倫早集布金之園久造笑雲之室伏望俯從衆志來繼道場且要於談笑間取上方香積之飯然後以神通力成夜摩覩史之宮

千秋觀修造疏

一曲澄胡千秋古觀瓊樓玉宇正須月斧之修藻笈琅函未極雲章之奉至於傑閣翚飛於天半長橋虹卧於波心皆擬繕營用成勝絕況丞相肇新於真館與邦人仰禱於帝齡

覆載之間共陶化日髮膚之外皆是聖恩願垂不朽之名更效無疆之祀

光孝請廓老疏

孤峰頂上一口吞三世如來七里瀨邊隻手接十方衲子既是隨緣自在便須信采承當某人號真作家有大力量拈起拂子且與陸大夫同舉宗風放下鉢囊不妨陳尊宿暫為隣舍

雍熙請檪老疏

諸方到處只解抱不哭孩兒好漢出來須會打無麵餺飥舉起一枝拂子勘破四海禪和某人心地超然談鋒儁甚最初遊歷倒却門前刹竿末後承當分付先師鉢袋十年涵養一旦闡揚請木上座作先馳枯鐵酸聽施大衆鯨鐘鼉鼓無非塗毒家風蘿月谿雲盡是放翁供養

雍熙請錫老疏

瞿唐峽瀲澦堆萬里不生寸草若耶谿雲門

寺三人即是叢林要看雲居錫上座點檢諸
方須與宣城陸大夫激揚此事其人得來孫
峻用處縱橫巍巍堂堂灑灑落落半月嵓戴
起賓子好泉亭脫下草鞵水宿山行平日只
成露布刀耕火種從今別是生涯

求僧疏

撤禪床拗拄杖雖屬具眼厮兒搭袈裟展鉢
盂却要護身符子伏望尊官長者達士通人
共燃續慧命燈不惜判虛空牽起難遭想結
最勝緣向僧堂前喝參幸離俗諦以比丘身
得度敢負厚恩

又

佛有八萬四千法門出家最勝僧受二百五
十大戒利物無邊方今雲門諸山莫如淨智
一境必度優婆塞俾成比丘僧巍巍堂堂牽
觀龍象之衆雍雍肅肅不愧旃檀之林儻許
結緣願垂撈攀

紫霄宮女童徐居慶求披戴疏

雲山棲隱雖從金門羽客之遊冠珮焚修尚
火白水真人之力敢輸微懇仰叩高閑伏望
推溥施之心植衆妙之本仙槎乞得支機石
既遇有緣天風飄下步虛聲是爲報德

成都大聖慈寺念經院僧法慧爲
行者雷印定求度牒疏

拈華會上正法眼雖是自明剗草殿前護身
符少伊不得故鄉踰八千里路空手要七十
萬錢欲辦大緣莫嫌俗氣從此鉢盂兩度濕
受賜不貲忽然平地一聲雷酬恩有在

雍熙請倫老疏

脩竹茂林久作蘭亭之客青鞵布韈忽尋秦
望之盟此有宿因寧容力避共人渡河香象
跋浪長鯨初得法於室中耳聾三日晚抽身
於林下壁觀九年道價雖高世緣未契方公
言之共歎亦勝地之將與百草頭祖師本來
知見一毫端寶剎今日神通但辦肯心必無
難事

梁氏子求僧疏

名家有千里駒本意折一枝桂忽厭曾章甫擬著僧伽黎可謂人英堪承佛種長者若能成就放翁爲作證明

孫餘慶求披戴疏

孤雲野鶴山林自屬閑身布襪青鞵巾褐本來外物伏念心久游於塵外迹尚寄於人間傅翁雖然頭戴道冠王恭終要身披鶴氅直須白水真人力共了青谿道士緣

陶山菴行者求化度牒疏

昔於如來所發心蓋非一世今以比丘身得度夫豈小緣況貞白先生昇僊之區實文昌左轄植福之地遍投信施庶獲圓成七條九條二十五條儻無魔障一佛二佛百千億佛當共證明

傅妙鯀求僧疏

四十劫前記作佛已定出家百尺竿頭坐底人正須進步茲述懷慺之請敬趨赫赫之門

伏望王公大臣長者居士揮雲煙於紙上運財寶於庫中出現優鉢曇花成就僧伽黎相十方諸佛同聲讚可謂勝緣一日鉢盂兩度開敢忘大施

葉可忻求僧疏

七寶布施作福止屬有爲一人發心歸源方名大事非賴賢豪之助曷弘清淨之緣所冀見聞各懷喜捨續佛壽命成茲鋼不壞之身爲國焚修劫芥石無疆之祝

祝文

鎮江謁諸廟文

恭以隆興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卯至郡洪惟 上恩不可量數敢不夙夜祗惕圖稱所蒙區區之心神其監之

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遭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裵徊祠宇丸原孰

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靈之來擧

福建謁諸廟文

某聞聰明正直神之所以爲神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吏之所以事神也一戾于此神且殛之其何福之敢望某蒙恩出使一道告至之始祗慄于祠下

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代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堊歷有遺巧重門

傑閣煥然相望則神之所以福其人者亦宜與他郡國異而自夏訖秋驕陽爲害水泉殘涸草木焦卷多稼彌野將茂而槁夭幽顯之際雖遠然豈有享其奉而不恤其害者惟神聰明宜動心焉

福州謝雨文代

吏受命天子牧養百姓神受命上帝保衛一方其責則均然而祠宇貌像孰與府寺之雄擬牲醪幣孰與廩祿之厚巫覡尸祝孰與官屬之盛吏惰政疵無以格豐年之祥不自責而望神宜拒而弗享矣區區之禱曾不信宿雲興東山之麓雨被千里之內雷發而不怒風行而不疾祁祁霏霏如嘯如乳起視四野莫不霑足愁歎之聲變爲歡謠嗚呼吏之愧于神多矣酒冽牲肥樂歌送迎匪報也以識吏之愧也

福州準　赦禱諸廟文代

乙未詔書慈寧殿服藥赦大宥于四方分命

郡國禱山川神示之在典祀者惟神受職欽承上意

福州歐冶池龍繹溪河口五龍祈雨祝文代

繚垣閟宇瀦水灌木窈然而幽陰者龍之神也升天御雲濟世澤物霈然而成功者龍之仁者也聰明正直有禱必應者又其所以食于民也歷時不雨粢盛將害則龍亦何心視民之窮如越人之視秦也變化呼吸轉災爲

豈在龍之力其易如指之屈伸也犧牲醪幣吏之所以報龍者其致息而弗親也

福州閩王閩忠懿王祈雨祝文代

維神之生禦灾捍患有功德於此邦之人沒而祀之非獨父老子弟不忘神之功德意者神亦眷眷於此邦沒而不已也歷時不雨稼穡將害吏雖不言神其忍安視弗救耶雖然敢不以告

嚴州謁諸廟文

新定爲郡地陿民貧而回祿馮夷數見譴告市邑蕭然至今未復某蒙 恩來守是邦宜知所報如或黷貨以厲民淫刑以飾怒事燕遊以廢政納請謁以撓法是宜即罪于有神死不敢悔使其能粗賤今茲之言則神亦宜哀矜之調節雨暘驅逐癘疫使與吏民仰戴明神之休牲酒鼓歌以時來報豈不幽顯各得其職哉

謁大成殿文

某聞之夫子曰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某家世山陰被命來守不三舍而至殆與古之仕於其國者無以異然一於忠敬有所不力則吏與民且合其智詐澆浮以撼其守豈不殆哉視事之始款謁先聖先師非獨以令甲也敢告夙夜祗懼之意

謁社稷神文

某蒙 上恩來守新定邦雖小有社稷爲其敢不恪以獲戾于神敬以到郡之三日周視壇壝

嚴州秋祭祝文

秋有祀國之典也筮日之良爰舉祀事牲酒樂歌靡敢不飭惟爾有神來格來歆惠我吏民神亦永饗與祀

嚴州祈雨祝文

新定爲郡介于谿山之間雨暘少愆輒能病稼戊申水溢方禱于神曾未再旬復以旱告吏政無以格陰陽之和而惟神之瀆羣趨廟

庭僕僕亟拜神固不以吏罪而棄斯民吏獨
無愧於神乎尚力厥事以蓋茲媿神其監臨
之

二

甲辰　詔旨以閔雨命郡守致禱惟神受職
欽承上命

三

某被　命來守幸及終更不敢以去郡有期
怠荒厥事屏逐暴吏慰安疲民稽于幽明儻
遣咎責而嘉穀方秀時雨未渥維神正直宜
監于茲敢列恍辭恭俟嘉澤

嚴州馬目山祈雨祝文

維神有祠茲山尚矣唐刺史韓泰以禱雨獲
應載新廟貌今又四百餘年而未列命祀無
以慰父老祝史之心今茲旱勢已極某雖愚
憃　恩假守得以專達于　朝敢與爾神期
以三日甘澤霑足槁苗復興當列奏乞封以
侈神之威靈顧以守郡不獲親行謹遣迪功

郎建德縣主簿汪仲儀即事祠下而某帥郡
僚望拜于軍門佇以俟命

又

考於圖志得神之威靈而致禱焉既累日矣
誠弗能格雖間得小雨地不及濡塵不及斂
而赫日復出矣然父老之言以爲比夕雲物
多起神之祠傍意者神哀憫斯民終有以活
之也敢復以請僕僕之誠神尚鑒之

嚴州祈晴祝文

雨勢未止溪流暴溢民廬官寺倉庾獄戶皆
有意外之憂惟神聽相亟俾開霽約束漲水
以時返壑某與吏民其敢忘報

嚴州謝雪祝文

四時冬爲元英閭里毋虞於癘疫平地尺爲
大雪麥禾預卜於豐穰敢忘薦之陳少答
明神之賜尚祈孚佑永保安寧

嚴州久雪祈晴祝文

雪雖嘉瑞過則爲災春氣未和民屢告病郡

政乖剌惟神之歸尚祈興衰以卒大賜牲酒
之報其敢弗虔

嚴州廣濟廟祈雨祝文

不雨且再旬矣井泉涸竭蔬菽告病閭巷講
救焚之備郡庭夾爭汲之訟秋陽益熾疾癘
將作吏雖愚猶知恐懼豈神之聰明而忌之
乎出雲興雨以一洗之神之德於斯民豈有
既哉

嚴州謝雨祝文

比承　詔旨致禱靈祠果遂感通沛然甘澤
敢涓吉日秖報靈休

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霪雨將
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滿
于觴維以薦誠匪敢言報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山陰　陸　游　務觀

勸農文

夔州勸農文

仰惟　天子臨遣牧守每以務農勸課之指
丁寧訓敕雖遐陬僻邑如在畿甸惟懼一穀
之不登一夫之失職也硤中之郡夔爲大其
於奉明詔以倡屬郡慰齊民者尤不敢不勉
繼自今不縱掊克不長嚚訟不傷爾力不奪
爾時爾父兄子弟其亦恭承天地惠澤毋爲
惰遊毋怠東作毋失收斂毋嫚蓋藏勤以殖
產儉以足用有司與民交致其愛使公私之
蓄日以富饒無貽　朝廷宵旰之憂豈不韙
哉

丁未嚴州勸農文

蓋聞農爲四民之本食居八政之先豐歉無
常當有儲蓄吾民生逢聖世百穀順成仰事
俯育各遂其性太守幸得以禮遜相與從事

於此故延見高年勞問勸課致誠意以感衆心非特應法令爲文具而已今玆土膏方動東作維時汝其語子若孫無事末作無好終訟深甽廣耜力耕疾耘安豐年而憂歉歲太守亦當寬期會簡追胥戒興作節燕遊與吾民共享無事之樂而爲後日之備豈不美哉

戊申嚴州勸農文

蓋聞爲政之術務農爲先使衣食之粗充則刑辟之自省當職自棠 朝命來剖郡符雖

誠心未格於豐穰然拙政每存於撫字繼酒豆肉曷嘗妄蠹於邦財銖黍寸絲不敢輙營於私利所冀追胥弗擾墾闢以時春耕夏耘仰事俯育服勞南畝各終穮蓘之功無犯有司共樂舒長之日今者土膏既動穡事將興敢延見於耆年用布宣於 聖澤消心省事固守令之當爲曠土游民亦父兄之可恥歸相告戒恪務遵承上以寬當宁之深憂下以成提封之美俗

雜書

書通鑑後

司馬丞相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其說辯矣理則不如是也自古財貨不在民又不在官者何可勝數或在權臣或在貴戚近習或在強藩大將或在兼并或在老釋方是時也上則府庫殫乏下則民力窮悴自非治世何代無之若能盡去數者之弊守之以悠久持之以節儉何止不加

賦而上用足哉雖捐賦以予民吾知無不足之患矣彼桑洪羊輩何足以知之然遂以爲無此理則亦非也

又

周世宗既服江南諭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

於大役使不得動此北伐成功江南折箠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遂謂之近於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賈充傳後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於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爲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於秦是也投機之會轉晤已移而常人闇於事機私憂過計馮道之於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於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牖人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與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亡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議者豆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諂崇韜以自安

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為后劉氏既立黷貨蠹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弑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華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為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死而自結為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勳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幾可

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赤其族華亦無罪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為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殆盡而勣雖已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

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於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為自安之奇策安知婦人之性陰忮忍毒果於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書安濟法後

當安濟坊法行時州縣醫工之良者憚於入坊越州有庸醫曰林彪其技不售乃冒法代

它醫造安濟今日傅容乎當來則林彪也明日丁資當來又林彪也又明日傅寧當來亦林彪也其治疾亦時効遂以起家然皆拳卒不肯用此安濟法罷林彪已為溫飽家矣年八十餘乃終開禧乙丑四月七日務觀書

書空青集後

建中靖國元年景靈西宮成詔丞相曾公銘于碑以詔萬世碑成天下傳誦為 宋大典且歎曾公耆老白首而筆力不少衰如此建

焚後仇家盡斥曾公文章始行於世而獨無
此文或謂中更喪亂不復傳矣淳熙七年某
得曾公子寶文公遺文於臨川然後知其實
文公代作蓋上距建中八十年矣嗚呼文章
鉅麗閎偉至此使得用於世代王言頌成功
施之朝廷薦之郊廟孰能先之而終寶文公
之世士大夫莫知也汪翰林平生故人及銘
其墓惟曰始為家賢子弟中為時勝流晚為
能吏是豈足以言公哉公家世固以文章名

天下又自少時所交皆諸父客天下偉人出
入試用亦數十年朋舊滿朝然世猶不盡知
之如此况山林之士老於布衣所交不出閭
巷其埋沒不耀抱材器以死者可勝數哉可
勝歎哉九月十九日山陰陸某書

書浮屠事

浮屠師宗杲宛陵人法一汴人相與為友貧
皆豪傑負氣好遊出入市里自若已乃折節
同師蜀僧克勤相與磨礲浸灌至忘寢食遇
中原亂同舟下汴杲數視其笠一怪之伺杲
起去亟視笠中果有一金釵取投水中杲還
亡金色頗動一叱之曰吾期汝了生死乃為
一金動耶吾已投之水矣杲起整衣作禮曰
兄真宗杲師也交益密於摩世多詆浮屠者
然今之士有如一之能規其友者乎藉有之
有如杲之能受者乎公卿貴人謀進退於其
客客之賢者不敢對其不肖者則勸之進公
卿亦以適中其意而喜謀於子弟亦然一旦

得罷其客其子弟則曰使吾公早退可不至
是而公卿亦歎曰向有一人勸吾退豈至是
哉然亦晚矣

書渭橋事

中大夫賈若思宣和中知京兆櫟陽縣夏夜
以事行三十里至渭橋夜漏欲盡忽見二三
百人馳道上衣幘鮮華最後車騎旌旄傳呼
甚盛若思遽下馬避於道傍民家且使從吏
詢之則曰使者來按視都城基漢唐故城王

氣已盡當求生地此十里內已得之而水泉不壯今又舍之矣語畢馳去如飛時方承平若思大駭明日還縣亟使人訪諸府則初無是事也若思河朔人自櫟陽從蔡靖辟為燕山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靖康中自燕遯歸入尚書省為司封郎而卒陸某曰河渭之間奥區沃野周秦漢唐之遺迹隱轔故在自唐昭宗東遷廢不都者三百年矣山川之氣鬱而不發藝祖　高宗皆嘗慨然有意焉而羣臣莫克奉承予得此事於若思之孫逸祖豈關中將復為帝宅乎虜暴中原積六七十年腥聞于天王師一出中原豪傑必將響應決策入關定萬世之業茲其時矣予老病垂死懼不獲見故私識若思事以示同志安知士無脫輓輅以進說者乎

書包明事

包明者不知其鄉里少為兵事湯岐公自樞密至左相明常在府紹興末岐公以御史論罷故例一府之人皆罷遇拜執政則往事焉久之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參知政事一府皆往汪公蓋前日劾岐公者也於是明獨不肯往曰是嘗論擊吾公者持何面目事之雖寠子飢寒不之顧未幾以病死方岐公貴時所為達士大夫多矣至其失勢不反噬以媚權門者幾人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異於衆人也汪公之拜一府俱往非獨明也明而往專汪公非有負也涅塗賤隸又非清議所及而其自信毅然不移如此蓋有古烈士之風矣書其始末使讀者有感焉

書神僊近事

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或問其意荅曰天上無凡俗神僊後果騰舉而去呂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近歲有蕭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今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采藥遇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孝聞或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

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羈所與往來道士即閉門睡道士明旦相率謝之而門不啓壞壁視之危坐死矣方相與驚歎俄失所在此三人者昔顯人故其事傳聞巷山澤之士名迹湮晦本不爲人知者又可悉數哉予從子慧緯爲浮屠爲予言豫章西山香城寺之傍有野人身被緑毛每雨霽多坐石上暴日見人輙避去追之不可及有識者曰此馬祖弟子亮座主者乃知長生久視之道人人可以得之初不必老氏之徒也因書置座右以自勵云

書屠覺筆

建炎紹興之間有筆工屠希者暴得名是時大駕在宋都在廣陵又南渡幸會稽錢塘希嘗從駕自天子公卿朝士四方士大夫皆貴希筆一筒至千錢下此不可得晁侍讀以道作詩稱譽之有吳生先師中字茂先得其筆以一與先少師希之技誠絶人入手即熟作萬字不少敗莫能及者後七十餘年予得其孫屠覺筆財價百錢入手亦熟可喜然不二百字敗矣或謂覺利於易敗而速售是不然價既日削矣易敗則人競趨它工覺固不爲書者計獨不自爲計乎乃書希事庶覺或見之

書二公事

鄭介夫名俠以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傍觴詠自適客至必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士過者亦薄贐之止於千錢飲其皆白鑞或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奕棊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如是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諤嘗聞道於順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艮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纖切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輙共

食有貧士及賢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予君豈欲詩乎取幅紙作絶句贈之以爲常二公皆予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復未易又不解奕棊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曲老樵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五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六

山陰陸游務觀

跋

真廟賜馮侍中詩

恭家舊藏 孝嚴殿繪像先正侍中馮公在爲冠劒偉然與太行黃河氣象相埒每稽首歎曰侍中輔相 兩朝更天下大變而社稷尊安夷狄讋服鉏耰萬里無犬吠之警有以也夫晚待罪新定公之孫頎出示 章聖皇帝賜詩又以想見一時盛事恨不生其時俯伏沙隄旁竊望風采云

高宗聖政草

恭被命修 光堯皇帝聖政草剏凡例綱羅放逸雖寢食閒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稾留私舍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兒輩錄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鎭江軍府事陸某記

高宗賜趙延康御書

右知金壇縣趙君師懋録　高宗賜其大父延康公書及延康移偽楚書共爲一編以示史官陸某某曰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耀一時及守宛丘百戰禦狂虜卒全其城視唐代張巡許遠顔真卿皆過之來朝行在　高皇蓋欲以左轄命之議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從也謝表有云臣本支百世侍從　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懐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某又嘗於公從孫師嚴有翼家見公建炎奏議稾一編皆人所至難言者不知此稾皆在鐙堂集中否或可訪於有翼院中以補逸遺敢併以告嘉泰癸亥歳三月丙申臣某謹識

高皇御書二

臣某少時與胡尚書之子杞同學於雲門山中見　高皇帝賜尚書　御題扇曰文物多師古朝庭半老儒蓋黄體也與此一手部絶相類後數年蒙收召得面　天顔距今四十四年矣伏讀震涕不知所云嘉泰癸亥五月一日史官臣陸某謹題

又

臣某伏覩　高皇帝御天下幾三十年進用諫官御史皆出聖選故往往躐至相輔其不合者猶爲侍從乃去如施公財任遺補即出守小郡蓋無幾人則其犯顔咈指不撓於權倖可以想見而上之知人受盡言有仁祖用范仲淹唐介之風矣惜乎施公遽逝去不及召用於虖悲夫開禧乙丑九月一日故史官陸某謹書

今上皇帝賜包道成御書崇道庵額

開禧某年某月甲子　皇帝親御翰墨書崇道庵三字賜妙行先生臣包道成以示故史官臣陸某将刻之石具載歳月及被賜之由示天下後世臣某竊聞臣道成實晉陵人少

學黃老之説以飭身濟衆爲事寓跡都城三十餘年築堂以居凡以黃冠褐衣至者靡不館之往來千人蓋嘗有神僊異人混於衆中道成獨默識之而不言會稽光孝觀故名乾明天聖間　章獻明肅皇后遣中使築之久壞不葺道成談笑復其舊凡都城橋梁道路皆力治之費至緡錢百餘萬建東嶽廟具山上既成又即其傍築室以奉眞武左江右湖氣象雄麗而道院此立於廡外鍾磬步虛之聲在雲霄間都人爲之心駭神竦於是　皇帝聞而異之故有扁榜之賜臣某犬馬之年駸駸九十獲在　聖主仁壽域中且嘗預紬繹　三朝金匱石室之藏今雖篤老猶幸未病廢得以紀稀闊盛事豈非幸哉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三月某日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陸某昧死稽首再拜謹書

跋尹耘師書劉隨州集

傭書人韓文持束紙支頭而睡偶取視之劉隨州集也乃以百錢易之手加裝褫紹興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陸某記

尹耘師耕鄉里前輩與九伯父及先君游此集蓋其手抄云紹熙元年七月望某再跋

跋唐御覽詩

右唐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書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蓋散逸多矣姑校定訛謬以俟完本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集一名元和御覽云紹興乙亥十一月八日吳郡陸某記

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學者當以經綸天下自期此書不可不見也

但傳本繆誤幾不容讀以它書尋繹之十得四五云紹興丙子臘日務觀題

跋杲禪師蒙泉銘

右妙喜禪師爲良上人所作蒙泉銘一首往予嘗晨過鄭禹功博士坐有僧焉予年少氣豪直據上坐時方大雪寒甚因從禹功索酒連引徑醉禹功指僧語予曰此妙喜也予亦不辭謝方說詩論兵旁若無人妙喜遂去其後數年予老於憂患志氣摧落念昔之狂痛

自悔責然猶冀一見作禮懺悔孰知此老遂棄世而去耶雖然良公蓋一世明眼衲子不知予當時是即今是試爲下一轉語隆興改元十一月五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修心鑑

右　高祖太傅公修心鑑一篇初公生七年家貧未就學忽自作詩有神仙語觀者驚焉晚自號朝隱子嘗退朝見異人行空中足去地三尺許邀與俱歸則古仙人嵩山栖眞施

先生肩吾也因受鍊丹辟穀之術尸解而去然其術秘不傳今惟此書尚存某既刻版傳世并以七歲吟及自贊附卷末庶幾篤志方外之士讀之有所發焉亦公之遺意也隆興二年七月二日元孫某謹書

跋邵公濟詩

先子入蜀時與邵子文遇於長安同遊興慶池有詩倡酬相得驩甚夜讀公濟詩超然高逸恨未嘗得講世舊與文盟也乾道元年五

月十八日笠澤漁隱陸某書

跋坐忘論

司馬子微師體玄先生潘師正體玄師昇玄先生王遠知昇玄師貞白先生華陽隱居陶弘景故體玄語子微曰吾得陶隱居正一法逮汝四世矣乾道二年天慶節借王隆蔵室本傳漁隱子手記

跋李元章書

李份亭士大夫謹以故得書帖多不可數然

閱其書至不敢與他札偕藏者元章吏部一人而已份一吏耳知敬元章如此豈知元章仕於朝既不容去而居幞府又不容自引於數千里外亦甲白盎之間乃少安嗚呼亦可歎也夫丙戌上元後三日漁隱書

跋高象先金丹歌

右玉隆萬壽觀本序言有注解而不傳亦不知序者爲何人也丙戌二月八日務觀書

又

國初有高象先淳化中爲三司戶部副使少從戚同文學與宗度許驤陳象輿郭成範王礪滕涉齊名不言其所終亦不知其鄉里恐即此人然序言名先字象先又似別一人神仙隱顯不可必知聊識之耳辛亥炊熟日書

跋天隱子

最後易簡漸門二說非天隱子本語他日錄本當去之丙戌三月中休傳本於玉隆萬壽宮　漁隱

東坡先生以爲天隱子眞司馬子微所著也傳本後二十五年紹熙庚戌冬至日書

跋造化權輿

先楚公著埤雅多引是書然未之見也乾道三年孟夏十八日傳自玉隆藏室甫里陸某謹題

跋老子道德古文

右漢嚴君平著道德經指歸古文此經自唐開元以來獨傳明皇帝所解故諸家盡廢今

世惟此本及貞觀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傳而學者亦罕見也予求之踰二十年乃盡得之玉笈藏道書二千卷以此爲首漁隱陸某題乾道二年十月十日

跋卍菴語

乾道庚寅十月入蜀舟過公安二聖見祖珠長老得此書珠自言南平軍人得法於卍菴云

跋武威先生語錄

豐清敏公爲中執法論事　上前曰司馬光
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復官赦當及有罪
耳無罪何赦也　徽祖曰光等變　先帝法
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
方元符建中間衆正畢集於　朝天下喁喁
想望太平清敏公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
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　先大
父楚公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
似孟子説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

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
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
乾道七年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關著作行記

著作關公出使硤中風采峻甚仕者人人震
慄莫敢仰視某以孤生起罪籍萬里佐州淺
闇滯拙自期且汰去而關公獨厚遇之舉酒
賦詩談臺閣舊事忘其位之重也公免歸之
明年某以事至臥龍山咸平寺長老惠璉言

公往有行記今將刻之石因屬某書其末某
曰方關公之門可炙手時此書伏不出今公
歸臥青城山中賓客解散形勢一變而璉方
刻其書爲不朽計嗟乎足以愧士大夫矣乾
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議郎通判夔州軍州
主管學事陸某謹識

跋司馬子微餌松菊法

乾道初予見異人於豫章西山得司馬子微
餌松菊法文字古奥非妄庸所能附託八年

又得別本於蜀青城山之丈人觀齋戒手校
俾之同志十二月六日笠澤漁翁陸務觀書
于玉華樓

跋周茂叔通書

濂谿之生也世但以佳士許之耳既死蒲左
轄作誌黄太史作詩其稱述亦不過如此向
使無二程先生後世豈知濂谿爲大儒傳聖
人之道者耶以此知士之埋没無聞者何可
勝計乾道壬辰十二月十五日成都驛南總

跋岑嘉州詩集

予自少時絶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輙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嘗以為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別駕來攝犍為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陰陸某務觀題

跋二賢像

右孟貞曜歐陽率更二像皆唐人筆璧北湖者呉則禮子傳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　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羇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榭上山陰陸某識

跋山谷先生三榮集

予集黄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彦三詩甚愛之有黄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紹興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録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

跋硯録香法

硯録舊有本而亡之香法蓋未之見師房者濟南衛昂也娶婆娑先生崔德符女曉宦巴峽死焉乾道辛卯冬予得此編於巫山縣廨房手鈔也已腐敗不可讀乃録藏之後三年淳熙之元二月三十日蜀州激玉南牕務觀

跋唐修撰手簡

某之曾外大父質肅唐公守并州故給事中呂公實為幕客質肅為人方嚴少許可或面折人臨川王和甫同時在幕中每言見唐公退輙汗蒲握然遇呂公特厚他客莫敢望也淳熙元年某在蜀州得質肅仲子修撰公與給事手帖讀之蓋元祐初修撰使河北給事為御史時也書論黄河市易辭指激烈無一

語及其私與世俗責報父客至有進言者何其遠哉修撰字君益元祐中建議棄渠陽城絀聖初坐貶團練副使元符建中之間起守許昌方治事得報召蔡京撫案憤咤即日疽發背卒某不及拜公而先夫人爲言公大節如此敢併記之以遺給事之孫教授君云七月二十三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蔡君謨帖

近歲蘇黃米芾書盛行前輩如李西臺宋宣

獻蔡君謨蘇才翁兄弟書皆廢此兩軸君謨真行草隸皆備石在仙井可寶也淳熙元年九月八日蜀州手裝

跋瘞鶴銘

瘞鶴銘予親至焦山奉之止有此耳殘璋斷玦當以真爲貴豈在多耶淳熙之元九月一日蜀州重裝

跋西崑酬唱集

通直郎張玠河陽人呂汲公家外甥藏書甚富

淳熙二年正月八日夜讀此集燈架忽仆壞書時傳畢方一日豈歐尹諸人亦有靈耶記之爲異時一笑

跋歷代陵名

三榮守送來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書版而略不校讎錯本書散滿天下更誤學者不如不刻之愈也可以一歎淳熙乙未立冬前齋書

跋溫庭筠詩集

先君舊藏此集以華清宮詩冠篇首其中有早行詩所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者久已墜失得此集於蜀中則不復見早行詩矣感歎不能自已淳熙丙申重陽日某識

跋王君儀待制易說

王公易學雖出於蓀光張先生然得於心者多矣建炎間胡騎在錢塘明越俱陷王公端居於巖曰虜決不至此且狼狽而歸自此窮

天地不復渡江矣其妙於易數蓋如此淳熙丁酉元日山陰陸某書于錦官閣下

跋崔正言所書書法要訣

德符詩名一代書則未之見也觀此編中字瘦健有神采亦類其詩乃知前輩未易以一技名也戊戌重午務觀書

跋後山居士詩話

談叢詩話皆可疑談叢尚恐少時所作詩話决非也意者後山嘗有詩話而亡之妄人竊

其名為此書耳後山二子豐登登過江爲會稽曹官李鄴降虜登亦被驅以北悲夫淳熙戊戌十月二十四日可齋

跋佛智與升老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巖升公書也議論超卓殆非世儒所及三復歎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雙清堂書

跋古栢圖

此圖吾家舊藏予居成都七年屢至漢昭烈惠陵此栢在陵旁廟中忠武侯室之南所謂先主武侯同閟宮者與此略無小異則畫工亦當時名手也淳熙六年龍集己亥六月一日陸某識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七

山陰　陸游　務觀

跋

跋中和院東坡帖

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陸務觀題

跋漢隸

漢隸十四卷皆中原及吳蜀真刻淳熙己亥

集於建安公署友人莆陽方士繇伯謨親視裝褾故無一字差謬者六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晁百谷字叙

名者士所願也而或懼太早何哉吾測之審矣少而得名我不能不矜人不能不忌以滿假之心來讒慝之口幾何其不蹟也吾元歸年甫二十筆力扛鼎不患無名患太早耳雖然洪道方力張其名而吾獨欲其退避揜覆元歸未必樂也異時出入朝廷更歷世故會當思吾言也夫淳熙庚子二月二日山陰陸某書

跋陵陽先生詩草

右陵陽先生韓子蒼詩草一卷得之其孫籍先生詩擅天下然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其嚴如此可以爲後輩法矣予聞先生詩成既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乃止則此草亦未必皆定本也

大歇庵詩一章徐師川作而先生手錄之亦足見其無昔人爭名之病矣故附見卷中淳熙庚子四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書

跋荊公詩

右荊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跋續集驗方

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時著陸氏集驗

方故家世喜方書予宦遊四方所獲亦以百計擇其尤可傳者號陸氏續集驗方刻之江西倉司氏為心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具郡陸某謹書

先左丞使遼語録

右　先楚公使遼録一卷三十八伯父手書伯父自幼被疾以左手書然筆力清健如此平生凡鈔書至數十百卷云淳熙八年四月五日某謹識

跋朝制要覽

先君會稽公晚歲喜觀此書間為子姪講論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館舍三十有四年統得此於故篋伏讀悲哽欲識卷末淳熙八年龍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陰陸某書

跋東坡問疾帖

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淳熙九年五月乙未甫里陸某書

跋東坡詩草

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王局祠吏陸某書于鏡湖下鷗亭

跋孫府君墓誌銘

方五代割裂時自一郡以上非其國子弟則大將功臣也士大夫仕為令掾者已為達官錢氏土境尤蹙而孫公至專城蓋其國顯人也觀杜公所述亦誠有以得之矣淳熙壬寅立秋日甫里陸某

跋蘇魏公百韻詩

右首一卷丞相魏公謝事歸第且八十時所作也蘇端明賀趙清獻公得謝啓云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某於魏公亦云淳熙壬寅

立秋日吳郡陸某謹識

跋家藏造化權輿

右造化權輿六卷楚公舊藏有九伯父大觀中題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廢紙中用別本讎校而闕其不可知者兩本俱通者亦具疏其下六月四日山陰陸某謹記

後十有四年慶元元年八月十二日重校九三日而畢時年七十一

跋三蘇遺文

此晉蜀郡呂商隱周輔所編周輔入朝爲史官得唐安守以歸未至家暴卒可悲也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務觀識

跋蒹山先生易說

郭立之從程先生遊最久程先生病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録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即與程先生絕死亦不弔祭蓋愛憎之論也立之子雍字子和屏居峽中慶曆不起亦著易說得其家學蓋程氏易學立之父子實傳之淳熙甲辰二月三十日南里陸務觀云

後六年得謝昌國所贈顧正先生辨尹公識乃知予此言粗合也顧正即雍也已酉八月二十八日某書

跋鄭虞任昭君曲

自張文潛下世樂府幾絕吾友鄭虞任作昭君曲如羊車春草空芊芊及重瞳光射撥頭偏之類文潛殆不死也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能道昭君意中事者淳

熙甲辰三月二十三日南里陸某書

跋傅正議至樂菴記

伏波將軍困於壺頭兜病足土室中以望夷賤左右哀之莫不爲流涕定遠侯在西域三十年年老思土上書自言願生入玉門關詞指甚哀彼封侯富貴矣然戚戚無聊乃如此其他盈滿驕溢畏禍憂誅願爲布衣不可得者又何可勝數然則富貴果不如貧賤之樂

耶曰此自富貴者言之耳貧賤之士仕則無路處則無食自非有道君子其憂又有甚者矣正議傅公在學校二十年聲震京師同舍生去爲公卿者袂相屬而公始僅得一第既仕矣適時艱難妄男子往往起閭巷取美官公又棄不用則亦何自樂哉及讀所作至樂菴記自道其胸中恢踈磊落所以樂而忘憂者文辭辯麗動人有列禦寇莊周之遺風然後知公蓋有道者或曰使天以富貴易公之

樂公其許之乎予曰公所以處貧賤者則其所以處富貴也顏回之簞瓢周公之衮繡一也觀斯文者盍以是求之淳熙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山陰陸某謹書

跋中興間氣集二

高適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適也評品多妄蓋淺丈夫耳其書乃傳至今天下事出於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歎淳熙甲辰八月二十九日放翁書

高適字仲武此集所謂高仲武乃別一人名仲武非適也議論凡鄙與近世宋百家詩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於詩者多而此等議論乃傳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載多佳句亦不可以所託非其人而廢之

跋齊驅集

此集刻版於宣和三年方是時黨禁猶未解文士蓋僅有見者故本多誤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陸務觀書

跋柳柳州集

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類于此予京右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藏其從孫敦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入卷中矣淳熙乙巳五月十七日務觀校畢

跋說苑

李德芻云館中說苑二十卷而闕反質一卷曾鞏乃分修文爲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

進一卷遂足淳熙乙巳丁月六日務觀書

跋章氏辨誣錄

徽宗皇帝盛德大度自秦漢以來人主莫能及者尤在友愛蔡王寛貸章惇而史臣不能發明可爲太息淳熙丙午十月望陸某謹題

跋釣臺江公奏議

某乾道庚寅夏得此書於臨安後十有七年蒙 恩守桐廬訪其家復得三表及贈告基志因併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澤陸某書

先太傅遺像

先太傅皇祐中以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自會稽移守新定期年請老得分司西京以歸追今百四十年而某自奉祠王局起爲是邦實繼遺躅於是知建德縣事蘇君林以父老之請築祠宇于兆平佛寺淳熙十四年春正月丙辰備車旗儀物大合樂奉遺像于祠且以公自贊道帽羽服像刻之堅珉尉邦人無窮之思朝隱子蓋公自號云元孫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陸某謹書

跋高麗王墓誌

王岐公文章閎麗有西漢風而宋常山公書法森嚴實傳鍾張古學方 裕陵致孝寶慈極天下養故並命兩公彰顯高氏先王功烈以詔萬世可以爲寵光矣中更亂離而墨本實藏如新殆有神物護持云淳熙十四年二月三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半山集

右半山集二卷皆荆公晚歸金陵後所作詩也丹陽陳輔之嘗編纂刻本於金陵學舍今亡矣淳熙戊申上巳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深之論事集

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論事集有兩本其一本七卷無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蔣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則偕所序蓋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澤陸某識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時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　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鍾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

青鞵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己未笠澤陸某題

跋之罘先生稾

眉吾文忠公四世孫博學工文章與予蓋莫逆也晚來行在諸公貴人頗知之欲引置要津有毀之者眉吾既不偶乃調桂陽令去客姑蘇未繫舟暴疾一夕死哀哉嘉父犍為人眉吾沒後數年始以進士起家淳熙戊申秋社日放翁書

跋吳夢予詩編

山澤之氣為雲降而為雨勾者伸秀者實此雲之見於用者也予嘗見旱歲之雲乎嵯峨突兀起為奇峰足以悅人之目而不見於用此雲之不幸也君子之學蓋將堯舜其君民君乃放逐憔顇娛悲舒憂為風為騷亦文之不幸也吾友吳夢予褰其歌詩數百篇於天下名卿賢大夫之主斯文盟者翕然歎譽之末以示余余慨然曰子之文其工可悲其不

幸可弔年益老身益窮後世將曰是窮人之工於歌詩者計吾吳君之情亦豈樂受此名哉余請廣其志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丈夫蓋棺事始定君子之學堯舜其君民余之所望於朋友也娛悲舒憂為風為騷而已豈余之所望於朋友哉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甫里陸某書

跋松陵集三

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車駕幸　景靈

管子以禮部郎兼膳部檢察賜公卿食訖事
作假會陵陽韓籍寄此集來云東都舊本也
欣然讀之時寓𩋙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樓山
陰陸某務觀手識
此集蔡景繁舊物復嘗歸韓子蒼子蒼之孫
籍以遺予蓋百年前本也
景繁元豐中嘗爲開封推官此所題開封南
司者是也景繁二子居厚居易此題居厚者
其長也景繁臨川人而韓子蒼居臨川故得

此書務觀手記

跋王仲言乞米詩

仲言貧米本自欲就魯齋輩人而艮齋又戒
以勿取陶胡奴米仲言治己可謂嚴而艮齋
告之亦可謂忠矣數年來仲言以貧甚客長
安中豪子貲給殊厚今春忽捨去主人叩首
乞少留不可豈獨能踐初言亦不負艮齋期
待矣淳熙己酉四月二十七日陸某務觀書

跋金奩集

飛卿南鄉子八闋語意工妙殆可追配劉夢
得竹枝信一時傑作也淳熙己酉立秋觀于
國史院直廬是日風雨桐葉蕭蕭放翁書

跋韓非子

右韓非子一卷紹興丁卯　先君年六十時
傳吳棫才老本後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
重裝而藏之時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
東閣手識

跋却掃編

此書之作敦立猶少年故大抵燕紹興以後
事淳熙己酉十一月十四日書于儀曹直廬

跋彩選

紹興甲戌七月三日予宅過此彩選畢景丙
子二月五日同季思訪務觀雲門山草堂復
爲此戲子宅記
紹興十九年正月十有七日友人王仲言父
自京江來以是書爲贈酴醾庵記
官制左右丞不爲平章事自侍郎拜者皆躐

遷尚書此書蓋失之
予宅季思下世忽已數年予今年六十有七
覽此太息然予方從事金丹丹成長生不死
直餘事耳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趾思昔
作彩戲豈非夢耶紹熙元年上元日放翁書
去予宅題字時三十年矣

跋陝西印章二

紹熙庚戌正月十九日夜閱故書得此追思
在山南時已二十年同幙惟周元吉閻才元

章德茂張季長及余五人尚亡恙爾拊卷累
欷放翁題
又十有五年當嘉泰之四年歲在甲子因暴
書再觀則元吉才元德茂又皆物故數年矣
季長在蜀累歲不得書存亡有不可知者而
予年已八十感歎不能已八月十六日務觀
書

跋詩藁

此予丙戌以前詩二十之一也及在嚴州再
編又去十之九然此殘藁終亦惜之乃以付
子聿紹熙改元立夏日書

跋秘閣續帖張長史率意帖

此一帖在故簽書樞密王倫家倫出使時得
之故都予少日嘗見之紹熙改元五月甲子
甫里陸某識時年六十有六距初見時四十
有五年矣

跋王深甫先生書簡二

深父先生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卒而

此卷末荅其弟容季書是年六月一日相距
纔兩月矣悲夫紹熙元年六月望陸某書
此書朝夕觀之使人若居嚴師畏友之間不
敢萌一毫不善意

跋郭德誼墓誌二

仲晦先生識郭公墓或恨其太簡然吾夫子
銘季札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財十字
耳至今傳以爲寶彼責采求詳之論可付一
歎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陸某謹書

又

顔魯公麻姑壇記東坡先生經藏記皆有大字小字兩本蓋用羊叔子峴山故事千載之後陵谷變遷尚冀其一存爾德諲之名固自不朽然吾元晦爲斯人計亦至矣豈希吕兄第孝愛篤至有以發之耶紹熙二年正月壬申笠澤陸某識

跋郭德諲書

予童子時嘗避兵東陽山中諲今六十年予長德諲三歲計其年可以相從而不及也觀此遺墨爲之太息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笠澤老漁陸某謹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

山陰 陸游 務觀

跋

跋後山居士長短句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陳無己詩妙天下以其餘作辭宜其工矣顧乃不然殆未易曉也紹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試朱元亨筆因書

跋蘇氏易傳

此本　先君宣和中入蜀時所得也方禁蘇氏學故謂之毗陵先生云紹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陸某識

跋資暇集

吾家舊有此本　先左丞所藏書字簡樸疑其來久矣首曰隴西李匡文濟翁編匡字猶成文也久已論墜忽尤延之寄刻本來爲之愴然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法帖

此本嘗見之清勁可愛及移之石乃不失真拙工誤人如此乾符元年十一月乃改元此云三月何耶蔡君謨用蠆字顯字俱非是又何耶紹熙三載正月二十二日三山下漚亭書

又

魯公書殊不類紙乃煙熏周副之語尤俚俗羅紹威用羅氏世寶印犯唐諱益可疑跋語詩句亦鄙甚也君謨豈至是哉惟錢希白字

奇古可喜然非題顏帖乃翦它軸附卷後耳

跋蘭亭樂毅論并趙岐王帖

某恭聞　太宗皇帝天縱聖學跨軼百王萬幾之餘尤留神翰墨文昭武穆世受筆法有若岐簡獻王得羲書之妙蓋其爲學上稽三代兩漢以象其高古下專以晉右將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所藏魯公作文王尊彝伯鴌祀文王之器紹聖間詔取藏祕閣宣和博古圖亦列於他周器上又政和中關中發地得竹簡皆東漢討羌書檄字作章草好事者爭取而王獨多獲之則王之窮深造微豈寒窶書生所及哉至蘭亭脩禊序樂毅論又王所愛玩天下名本王之於書名尊一代固無足異今周器漢札雖不可復見而脩禊序樂毅論如魯靈光巋然獨存意有神物護持幷適然也王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某嘗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往時米芾於書少許可獨推王以爲能學古人語在芾所著

書畫史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東諸侯懼書家不能盡見是奇蹟迺擇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某書其後惟王歷事累朝典司宗盟嘉言善行不可勝載文章尤長於詩有唐人餘風此特論其書而已紹熙四年正月辛卯中奉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陸某謹書

跋蔡肩吾所作遽府君墓誌銘

蔡迨肩吾與予同官倢爲郡文辭字畫皆過

入自蜀入吳持予書見友人許昌韓无咎无咎時爲吏部侍郎薦之甚力且有除命矣蜀士有排之者肩吾遂從銓部得桂陽令行至吳門暴死舟中每念之未嘗不流涕也不識肩吾者讀此文亦足知其不凡矣遂昌老字真袤亦佳士蓋與肩吾爲方外友云紹熙癸丑立夏日笠澤陸務觀書

跋原隷

故吏部郎宇文卷臣所著卷臣爲郎數月坐口語亟去晩守臨邛廣漢有能名然亦以謗絀遂卒于家可哀也紹熙癸丑四月二十一日老學菴書

跋京本家語

本朝藏書之家獨稱李邯鄲公宋常山公所蓄皆不減三萬卷而宋書校讎尤爲精詳不幸兩遭回祿之禍而方策掃地矣李氏書屬靖康之變金人犯闕散亡皆盡收書之富獨稱江浙繼而胡騎南騖州縣悉遭焚刧異時藏書之家百不存一縱有在者又皆零落不全予講求此書得自京師中遭兵火之餘一日於故篋中偶尋得之而蠹齧鼠傷殆無全幅綴緝累日僅能成秩乃命工裁去四周所損者別以紙裝背之遂成全書嗚呼予老懶目昏雖不復讀然嗜書之心固未衰也後世子孫知此書得存之如此則其餘諸書幸而存者爲予寶惜之紹興戊午十月七日雙清堂書

後五十有七年復脫壞不可披子聿亟裝緝之持以相示方　先少保書此時某年十四今七十矣不覺老淚之濡睫也紹熙甲寅閏月四日第三男中大夫某謹識

跋李徂徠集

中野去魯歸周三詩可以追媲退之琴操而世不甚傳使予得見李公當百拜師之不特願爲　執鞭而已紹熙甲寅六月二日書

跋劉文老使君義居遺戒

祥符中　天子封禪講墜典以文太平詔求孝義之門於是天下以名聞者數十家遂不過十世獨吾鄉裘承詢自齊梁以來十九世如一日郡國莫先焉吾亡友劉文老殁當上一子世其祿而長子復詞以予其季蓋文老所未嘗命者於未嘗命者如此況其所命者乎將見世世守遺訓不墜十九世豈足道哉紹熙甲寅中秋日陸某識

跋無逸講義

按實錄元祐五年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壬寅是月七日也與此卷首所云面奏乞候講畢錄進乃不同恐當以此爲正紹熙五年八月十日陸某謹識

跋東坡帖

此碑蓋所謂横石小字者耶頃又嘗見豎石本字亦不絶大數簡行筆尤奇妙可貴與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頗相甲乙也紹熙甲寅十月二十三日務觀題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蓋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絶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疑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憒憒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公御黃人方黃金絡馬傳呼大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蓄養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東坡七夕詞後

昔人作七夕詩率不免有珠櫳綺疏惜別之

意惟東坡此篇居然是星漢上語歌之曲終覺天風海雨逼人學詩者當以是求之慶元元年元日笠澤陸某書

跋張監丞雲莊詩集

虜覆神州七十年東南士大夫視長淮以北猶傖荒也以使事往者不復黍離麥秀之悲殆無以慰答父老心今讀張公爲奉使官屬時所賦歌詩數十篇忠義之氣鬱然爲之悲慨彌日慶元改元九月二十七日陸某書

跋淵明集

吾年十三四時侍　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日前事也慶元二年歲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陰陸某務觀書于三山龜堂時年七十有一

跋陸史君廟籤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射洪陸史君廟以杜詩爲籤極靈余自蜀被　召東歸將行求得此籤後十四年乃決意不復仕宦媿吾宗人多矣紹熙辛亥十二月十日山陰陸務觀書

跋巴東集

予自乾道庚寅入蜀至淳熙戊戌東歸九年間兩過巴東登秋風白雲二亭覽寇公手植檜未嘗不悵然流涕恨古人之不可作也又十有七年慶元丙辰六月二十四日山陰陸某書時年七十二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新亭對泣

者正末易得撫卷累欷慶元三年二月乙夘
笠澤陸某書

跋許用晦丁夘集

許用晦居於丹陽之丁夘橋故其詩名丁夘集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悲夫慶元丁巳六月四日放翁識

跋李涪刋誤

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即此人

也丁巳七月十六日識

跋歸去來白蓮社圖

予在蜀得此二卷蓋名筆規模龍眠而有自得處季子子聿手自裝褫藏之慶元丁巳中秋前三日放翁識

跋釋氏通紀

予少時避兵東陽山中有沈師者丞相恭惠公之裔近有僧恭性天衣山自言歐陽文忠公家今又得脩公所著釋氏通紀觀之則建

炎樞臣盧公諸孫也近世不以世類求人名門大家散而爲方外道人者多矣如脩公既棄衣冠猶能博學強記寓史氏法於是書亦賢矣夫慶元丁巳重九日放翁陸某務觀識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于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鳳耶慶元丁巳十一月二十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魏先生草堂集

按國史野陜人沈存中筆談以爲蜀人居陜州不知何所據也予在蜀十年亦不聞野爲蜀人筆談蓋誤也慶元戊午得之書肆十月十九日龜堂病叟手識時年七十有四矣

跋王輔嗣老子

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題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於古此本乃已析矣安知其他無妄加竄定者乎慶元戊午十月晦書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己未三月二十四日龜堂識

跋胡少汲小集

少汲之兄名僧孺字唐臣在元祐紹聖間亦知名士也少汲十詩中一篇所謂阿兄薦世

才者是也周秀實名蔚予亡姑之子及與元祐前輩游紹興十六七年猶亡恙有文集數十卷王性之作序少汲倡酬最多班班見於此集秀實有子名壘文者乃翁每稱其穎異自　先少師捐館兩家相去地遠不復相聞每爲之惻愴于懷也因讀少汲小集併書之慶元己未七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曉師顯應録

法華之爲書天不足以喻其大海不足以喻其深利根之士一經目一歷耳自不能捨雖舉天下沮之彼且不動尚何勸相之有哉然人之根性利鈍蓋有如天淵者善知識諄諄告語誘之以福報懼之以禍罰亦有不得已者譬之世法道德風化固足坐致唐虞三代之治矣而賞以進善罰以懲惡亦烏可廢哉觀曉師顯應録者當作是觀慶元己未立秋日山陰陸某書

跋范巨山家訓

人莫不愛其子孫愛而不知教之猶弗愛也人莫不思其父祖思而不知奉其教猶弗思也使爲人父祖者皆如范氏之先爲人子孫者皆如吾友巨山世其有不興者乎吾所謂興者天地鬼神與之鄉人慕之學者尊之是爲興不然雖門列戟家堆笏德帶稱爲何興之有巨山之子既以文章擢高科公卿將相之儲也故予思廣其意而書其家訓後如此巨山父子不以予爲老悖則將有感也夫巨

山名中立其子名薰慶元己未八月晦山陰陸某謹書

跋張安國家問

東坡先生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當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紫微張舍人書帖爲時所貴重錦囊玉軸無家無之今大宗伯兄弟自爲知已家書往來蓋以百計矣相稱相勉期以遠者亦何可勝計而今所存財五紙耳方紫微亡恙時豈亦以爲易

得故多散逸耶某昔者及爲紫微客今老病卧家而大宗伯猶以世舊寄此卷命寓姓名于後某自得玉別紫微三十六年之間摧頹抵此紫微若尚在而見之且不能識則大宗伯尚何取哉援筆至此慨然不知衰涕之集也慶元五年十一月戊申笠澤陸某書

跋坐忘論

此一篇劉虛谷刻石在廬山以予觀之司馬子微所著八篇今昔賢達之所共傳後學豈容置疑於其間此一篇雖曰簡略詳其義味安得與八篇爲比兼既謂出於子微乃復指八篇爲道士趙堅所著則堅乃子微以前人所著書淵奥如此道書仙傳豈無姓名此尤可驗其妄予故書其後以袪觀者之惑己未十一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唐盧肇集

子發嘗謫春州而集中誤作青州蓋字之誤也題清遠峽觀音院詩作青州遠峽則又因

州名而妄竄定也前輩謂印本之害一誤之後遂無別本可證真知言哉病馬詩云塵土卧多毛已暗風霜受盡眼猶明足爲當時佳句此本乃以已爲色猶爲光壞盡一篇語意未必非妄校者之罪也可勝歎哉慶元庚申二月三日放翁燈下書

跋居家雜儀

王性之言熙寧初有朝士集於相藍之燒朱院儀有一人末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

方有召命衆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衆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然大人之意乃欲與司馬十二丈卜鄰以其修身齊家事事可爲子弟法也某聞此語六十年矣偶讀居家雜儀遂識之慶元庚申五月四日書

跋皇甫先生文集

右一詩在浯溪中興頌傍石間持正集中無詩詩見於世者此一篇耳然自是傑作近時

有容齋隨筆亦載此詩乃云風格殊無可采人之所見恐不應如此或是傳寫誤亦慶元六年五月十七日龜堂書

跋南堂語

予入蜀時南堂入滅已久獨有一二弟子在然皆破齋犯律諂禪皆詆呰之予亦以衆毀意薄其爲人及其死也乃卓然顧脫人亦不得而議是誠未易測也庚申五月壬戌書于龜堂

跋注心賦

世之未通佛說者觀此亦得其梗槩矣慶元庚申七月庚申龜堂老人書

跋朱新仲舍人自作墓誌

秦丞相擅國十九年而朱公竄嶠南者十有四年僅免僵仆於炎瘴中耳以此胷中浩然無愧將終自識其墓辭氣山立向使公諂附以苟富貴至莫年世事一變方憂愧内積惟恐聞人道其平日事其能慨然奮筆自敘如

此乎慶元六年秋社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黃魯直書

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山谷此卷蓋有得於此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蘭亭序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麽識者一開卷已見精粗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尔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某書

跋李少卿帖

宣城李氏自推官至今八九世詩人不絶蓋時有如少卿者振起之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日笠澤陸某書

跋樂毅論

樂毅論縱横馳騁不似小字瘞鶴銘法度森嚴不似大字此後世作者所以不可仰望也庚申重九陸某書

跋李朝議帖

胡唐臣僧孺小汲直孺兄弟爲江西名士其朋友亦皆知名朝議公蓋其一也慶元庚申重九日陸某書

跋東方朔畫贊

元豐間有德州士人携畫贊示東坡自言二百年前本家藏數世矣東坡爲題之曰畫贊世多本惟德州者第一君所藏又爲德州第一或嬈之曰此言君是德州人耳其人雖不

伏亦大笑止因觀武子所藏聊識卷末慶元六年九月甲子陸某務觀書

跋李虞部與范忠宣公啓

其家藏　先大父遺書其櫝背多當時士大夫牋啓刺字不過曰尚書左丞或曰左丞中大而已數十百人無一人異者此建中靖國之元也上距元祐又十餘年風俗淳厚可知況丞相忠宣公與虞部李公之相與親厚者乎宜其不爲諂也諸公或以今日耳目求之

過矣夫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一日陸某書

跋范文正公書

觀文正范公書札如欲與韓魏公同薦李泰伯見其進賢之誠戒余安道石守道避禍見其愛惜人材之意於虖賢哉然泰伯卒棄不用安道守道俱陷遏難或至死不解志士仁人至今以爲歎信乎明哲保身之難也慶元庚申九月二十九日笠澤病叟陸某書

跋東坡帖

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呂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

跋盧衷父絶句

客懷耿耿自難寬老傍京塵更鮮歡遠夢已回窓不曉杏花同度五更寒

盧衷父絶句衷父名踏青社人今寓犍爲郡夾江縣佳士也

跋四三叔父文集

先楚公捐館時叔父未成童已從章貢黃先生安時學喪禮覆講無小差蓋天資精敏如此謹附書於遺文之後以示後人

跋王右丞集

余年十七八時讀摩詰詩最熟後遂置之者

幾六十年今年七十七永憙無事再取讀之如見舊師友恨間闊之久也嘉泰辛酉五月六日龜堂南窓書

跋歐陽文忠公疏草

慶曆之盛蓋庶幾漢文景矣而賢人君子猶如是之難文忠公之奏議非獨不明諸公之讒也身亦陷排陥中滁州之謫是已於虖悲夫嘉泰二年人日笠澤陸某書

跋盤澗圖

紹興己卯庚辰之間予爲福州決曹延平張仲欽爲閩縣大夫朝暮相從後四年予佐京口仲欽佐金陵數以檄往來於鍾阜浮玉間把酒道舊甚樂又二十年予使閩中仲欽閒居延平數相聞方約相過而予蒙　恩召還遂有死生之異言之悵然仲欽之子爲西和守寄此軸來求詩蓋又二十餘年矣予年七十有七矣嘉泰改元歲辛酉五月十九日陸某書時予納祿已三年居會稽山陰之三山

跋爲璟師書維摩經

鄉僧璟上座求予書維摩詰所說法欲刻石施四衆以薦其母會予病不能卽如其請璟十返不厭孝哉此僧吾彼所樂從也乃力疾爲書嘉泰壬戌正月二十一日放翁書

跋東坡諫疏草

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如東坡之論時事豈獨天下服其忠高其辯使荆公見之其有不撫几太息者乎東坡自黄州歸見荆公於半山劇談累日不厭至約卜鄰以老焉公論之不可掩如此而紹聖諸人乃遂其忮心投之嶺海必死之地何哉此疏藏馮氏三世八十年矣眞可寶哉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東坡代張文定上疏草

張安道實一時偉人以其論新法諫用兵則不得不爲忠以其力排吳育深惡石介歐陽文忠公司馬文正公斥之於前呂正獻公卻

之於後則似有可議者然東坡此疏則自與日月爭光安道之爲人不與焉元祐初盡起舊老安道獨置不問近臣請加恩禮亦不報更奪其宣徽使議者以爲多出正獻公之意云嘉泰壬戌二月七日笠澤陸某謹書

跋楊廸士村居感興

一壺村酒膠去牙酸十數胡皴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

右畢仲荀原儒所記楊處士詩也四

婁即處士之配也蘇嶠季真家有處
士夫妻像野逸如生恨不曾傳摹得
之它日見蘇氏子孫尚可畢此志也
嘉泰癸亥放翁書于三山老學菴北
窻

跋朱氏易傳

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説未
爲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爲説亦已大
異讀者當自知之嘉泰壬戌四月十二日老

學菴識

跋晁以道書傳

晁以道著書專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
然亦博矣凡予家所録本多得於以道孫子
闔子闔本自多誤予方有吏役故所録失誤
又多不暇校定及謝事居山陰欲得別本參
攷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學
菴記時年七十八

跋嵩山景迂集

景迂鄜時排悶詩云莫言無妙麗土稚動金
門蓋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
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隔絶南
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可歎嘉泰壬戌四
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任德翁乘桴集

德翁感遇篇云言行身不用無廼我所欲長
沙地卑濕正可高謌足其議賈生可謂善矣
所抱如此排擯至死天下之不幸也壬戌五

月一日老學菴書

跋洪慶善帖

某兒童時以　先少師之命獲給掃灑丹陽
先生之門退與子威講學則見必如也每見
子威言洪成季慶善學行然皆不及識今獲
觀慶善遺墨亦足少慰衰病廢學負師友之
訓如媿何嘉泰二年五月丁卯陸某謹題

跋蒲郎中易老解

易學自漢以後寖微自晉以後與老子並行

其說愈高愈非易之舊　宋興有酸棗先生
以易名家同時种豹林亦開門傳授傳至邵
康節遂大行於時然康節欲以授伊川程先
生乃拒弗受而伊川每稱胡安定王荊公易
傳以爲今學者所宜讀惟此二家王公乃自
毀其說以爲不足傳著論悔之易之難知如
此夜讀蜀蒲公易傳老子解喟然歎曰公於
易與老子蓋各自立說迹若與吾儕人同而
實異也書以遺其族孫申仲戡以予言請問

信何如也嘉泰二年九月丁卯笠澤陸某書

跋陸子彊家書

吾友伯政持其先君子家問來讀之累日不
厭使學者皆能如此孰得而訾病之雖有訾
者吾可以無愧矣乃令子聿鈔一通置篋中
時覽觀焉嘉泰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宗人某
書

跋子聿所藏國史補

子聿喜蓄書至輟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

興者乎嘉泰壬戌閏月幾望放翁記時年七
十有八以同修　國史兼祕書監居六官宅
第六位

跋火池碑

予昔在征西幕府嘗得小校言火山軍地枯
燥不可耕鉏犂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令江
吳間穿地尺餘則見水北人聞之亦未必信
也夜讀蜀彭君火井碑乃知天地間何所不
有亦喜彭君之善記事也嘉泰壬戌閏月十

有五日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韓晉公牛

予居鏡湖北渚每見村童牧牛於風林煙草
之間便覺身在圖畫自奉　詔紬史逾年不
復見此寢飯皆無味今行且奏書矣奏後三
日不力求去求不聽輒止者有如日嘉泰癸
亥四月一日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畫橙

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兩朝實錄將進書予

以史官兼祕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茶罷取此軸摩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着霜時予歸鏡湖小園久矣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臨帖

此書用筆瀟灑多態度如雙鉤鍾王遺書可寶藏也笠澤陸務觀跋時年七十九嘗嘉泰癸亥四月二十八日居于六官宅老學行菴

跋米老畫

畫自是妙迹其爲元章無疑者但字却是元暉所作觀者乃并畫疑之可歎也嘉泰癸亥四月二十九日陸務觀書

跋潘豳老帖

潘豳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卷無復遺恨矣癸亥五月一日笠澤陸某書

跋鄉林帖

先少師使淮南實與鄉林向公爲代鄉林作雍熙堂於廨中堂之前有井泉甘爽宜茶洪駒父聞之寄詩云何如喚取陸鴻漸石鼎風爐來試茶詩與除代堂帖同日到鄉林大以爲異手書報 先少師今尚在也伏覩公移文奏牘豪大節貫金石然諸公所書已可傳世賚書之亦屋下架屋耳而某家世所傳足補鄉林逸事者則不可不書以遺後人嘉泰三年五月十日陸某謹書

跋陳魯公所草 親征詔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某由書局西府掾親見丞相魯公經綸庶務鎮服中外有人所不可及者然猶不知此詔爲出於公也後四十有三年某行年且八十偶幸未先犬馬獲見公手稾於廓公之謙厚不伐與露才揚已者相去何啻千萬哉追懷盛德大度如巨山喬嶽凜然猶在目前爲之霑涕嘉泰三年五月十二日門人前史官陸某謹書

跋蔡忠懷送將歸賦

予讀送將歸之賦爲之流涕不爲蔡氏也宋興百餘年 累聖致治之美庶幾三代熙

寧元祐所任大臣蓋有孟楊之學稷禹之忠而朋黨反因之以起至不可復解一家之既禍曲直不足言也爲之子孫者能力學進德不爲偏詖則承家報國皆在其中矣嘉泰二年五月十五日山陰陸某書于浙江亭

跋東坡書髓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十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

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牕手記

跋范元卿舍人書陳公實長短句後

紹興庚申辛酉間予年十六七與公實遊時予從兄伯山仲高葉晦叔范元卿皆同場屋六人者蓋莫逆也公實謂予小陸兄後六十餘年五人皆已隔存歿予年七十九而公實郎君宮宇伯廣者出此軸恍然如與公實元卿聯杖屨均茵憑也爲之太息彌日因識其末雖然使死而有知吾六人者安知不復相從如紹興間乎會當相與擊手一笑尚何歎嘉泰癸亥十月二十九日笠澤釣翁陸某書

跋謝師厚書

謝師厚早歲與歐陽兗公王荊公梅直講江記注諸人遊名甚盛晚更躓蹶居穰下二十餘年學愈進文章愈成獨後諸公死予惜悰甥黃魯直皆知名天下然年遲而往士大夫鮮能知師厚者今觀吾友傅漢孺所藏其上

世悉刻實師厚遺文至送行詩雜之宛陵詩中殆不可辨字則宋宣獻父子之流亞也爲之太息嘉泰癸亥立春後四日笠澤陸某書時年七十九

跋雲丘詩集後

宋興詩僧不愧唐人然皆因諸巨公以名天下林和靖之於天台長吉宋文安之於凌雲惟則歐陽文忠公之於孤山惠勤石曼卿之於東都秘演蘇翰林之於西湖道潛徐師川

之於廬山祖可蓋不可殫紀譜可得名最重
然世亦以蘇徐兩公許之太過爲病餘則徒
得所附託故聞後世非能巋然自傳也予觀
雲丘詩平淡閑暇蓋庶幾可以自傳者政使
不遇呂居仁蘇養直朱希真王性之范至能
亦安不泯沒況如予者烏足爲斯人重哉其
徒覺淨以遺稾來求題其後十款吾門不厭
故爲之書嘉泰四年二月乙巳笠澤陸某書

跋呂舍人九經堂詩

前輩以文章名世者名愈高則求者愈衆故
其間亦有徇人情而作者有識之士多以爲
根如呂公九經堂詩蓋自少時與昭德尊老
諸公師友淵源講習漸漬所得又爲其子孫
而發故雄筆大論如此於虖凛乎其可敬畏
也哉嘉泰四年六月庚子陸某書

跋韓忠獻帖

方曩宵犯邊時忠獻王首當禦戎重任功冠
諸公後人輔帷幄陳謨畫策駕馭人材鎮服
虜情自曾集賢以降皆協贊而已觀此帖可
槩見也嘉泰四祀六月辛丑故史官山陰陸
某謹識

跋高大卿家書

予長大卿娶予妻從母之女故自少時相從
後又同入征西大幕情分至厚讀此數書如
見其長身蒼髯意氣軒舉也嘉泰甲子歲夏
六月壬寅放翁陸某書

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

山陰 陸游 務觀

跋

跋諸晁書帖

某之外大母清豐君實巨茨先生女兄而塞刻則景迂先生所作故某每見昭德及東眷中表每感愴也況今行年八十飾巾待盡伏讀此卷其情可知嘉泰甲子六月旣望山陰陸某謹識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略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爲社倉以歲免民於死徙其有德於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否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六一居士集古録跋尾

始予得此本刻畫精緻如見眞筆會有使入蜀以寄張季長及再得之纔相距數年訛闕已多知古人欲傳遠者必託之金石有以也夫嘉泰甲子六月二十二日笠澤陸某謹識

跋林和靖詩集

和靖人物文章初不賴東坡公以爲重況黄秦哉若李端叔者尤不足録讀竟使人浩歎書之所以慰和靖於泉下也嘉泰甲子六月

二十四日放翁識

跋米元暉書

右米侍郎元暉書　先左丞海岱樓詩一首春秋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故　大父云起爲霖雨從膚寸蓋言徧雨天下之澤自膚寸而始也米所書誤以從爲成遂失本意可爲太息嘉泰四年秋八月壬寅山陰陸某書于三山老學菴

跋蘇丞相手澤

某之　先大父左丞平生所尊事願學者惟丞相魏公每爲門生言　國朝輔相德量爲然莫如魏公與王文貞公旦所謂築太平之基壽宗社之脈養天下之氣者也相雖賢莫敢望觀此奏槀可槩見也嘉泰四年秋八月丙辰山陰陸某謹識

跋韓幹馬

大駕南幸將八十年秦兵洮馬不復可見志士所共歎也觀此畫使人作關輔河渭之夢殆欲霣涕矣嘉泰甲子十月二十一日山陰陸某書

跋義松

黄子邁之爲蓮城以最聞予以相距遠不能知其詳然草木無知造物無心太平無象其所感猶如此則是邑之民其有以不友不敬至庭造獄者乎予將求諸邑人而紀之未暇

也嘉泰甲子歲十一月甲子山陰陸某書

跋林和靖帖

祥符天禧間士之風節文學名天下者陝郊魏仲先錢塘林君復二人又皆工於詩方是時天子修封禪告太平有二人在天下麟鳳芝草不足言矣君復書法又自高勝絶人予每見之方病不藥而愈方飢不食而飽忽得觀上竺廣慧法師所藏二帖不覺起敬立去師能捐一石刻之山中使吾輩皆得墨本以

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丁卯山陰陸某務觀書

跋東坡集

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十四日山陰陸某書

跋陶靖節文集

張續季長學士自遂寧寄此集來道中失調護前後皆有壞處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譜辨正別緝爲編云開禧元年正月四

日務觀書

跋三近齋餘録

右外兄元城王正夫所作正夫名從元豐中書舍人震字子發之子仕至上饒守云開禧改元正月庚申務觀識

跋望江麴君集

徐常侍鼎臣送望江張明府詩云無使千年後空傳麴令名則麴令之名在唐著矣開禧改元歲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山陰陸務觀書時年八十有一

跋吳越備史

錢氏諱佐故以左爲上凡官名左字者悉改爲上此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又

吳越在五代及　宋興最爲安樂少事然屢立誅殺猶如此方斯時吾家先世守農桑之業於魯墟梅市之間無一人仕於其國者眞

保家之法也開禧乙丑九月四日山陰陸某書于三山書巢

跋僧帖

方外之士發揚其先德累世不懈吾輩亦可少愧矣開禧乙丑九月五日陸某書贈觀師余年八十一識其家四世矣安得不爲陳人乎因以寫歎

跋卿師帖

本朝小楷至宋宣獻後僅有道士陳碧虛一

人今見吾里中前輩御師所書則蕭散小不逮碧虛而法度森嚴無媿者亦名筆也後人善藏之開禧元年乙丑歲九月丁亥山陰陸某務觀題時年八十有一

跋松陵倡和集

皮襲美當唐末避於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爲吳越相子孫業文不墜家聲至襲美四世孫公弼以進士起家仕慶曆嘉祐間爲韓魏公所知雖不甚貴顯亦當世名士也方吳越時

中原隔絶乃有妄人造謗以譏襲美陷節於巢賊爲其翰林學士新唐書喜取小說亦載之豈有是哉比唐書成時公弼已死莫與辨者可歎也開禧元年九月十四日山陰陸某務觀書于松陵倡和集之後

跋潛虛

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緒餘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虛非可以一旦驟得也劉君談虛如此則其於易與玄可知矣司馬丞相乃謂己學不足知易故先致力於玄蓋謙云耳開禧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笠澤陸某書

跋呂成叔和東坡尖叉韻雪詩

右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之而不盡同有用韻者謂同用此韻耳後乃有依韻者謂如首倡之韻然不以次也最後始有次韻則一皆如其韻之次自元白至皮陸此体乃成天下靡然從之今蘇文忠集中有雪詩用尖叉二韻王文公集中

又有次蘇韻詩議者謂非二公莫能爲也通判澧州呂文之成叔乃頓和百篇字字工妙無牽強湊泊之病成叔詩成後四十餘年其子栻乃以示予予固好詩者然讀書有限用力尠淺觀此集有愧而已乃書集後而歸其本呂氏開禧元年乙丑十一月丙申笠澤陸某務觀書

跋花間集二

花間集皆唐末五代時人作方斯時天下岌

炭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歎也哉或者亦出於無聊故耶笠澤翁書

又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前輩閎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梏於俗尚不能拔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輙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常恨

文不逮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務觀東籬書

跋韓晉公子母犢

予平生見三尤物王公明家韓幹散馬呉子副家薛稷小鶴及此子母牛是也不知未死間尚復眼中有此奇偉否開禧二年四月甲子陸務觀老學菴北窻書

跋韓立道所藏蘭亭序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勲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長劒拄頤風采凜凜雖單于不覺自失況餘子有不汗洽股栗者哉開禧丙寅歲四月十有三日陸某年八十二

跋龔氏金花帖子

右龔氏家藏其先世金花帖子嘉泰中陳翰林考質史諜以爲先書姓名散報始於端拱中宋太素尚書知貢舉時自建隆至端拱取

士已久始克舉此故事然予按宋公有追念舊名時詩凡千言略云吉音來碧落帖子報紅牋清夜驚神王聰明到省前鼠中宮漏盡日出榜繩懸宋公蓋建隆二年進士則 國初已有前一夕報帖之事唐制初未嘗廢若曰五代草創止用紅牋至端拱初乃加金華如唐時則亦細事耳不得云始舉唐故事也世必有知者予復書此於後以待博洽君子云開禧丙寅夏四月丙寅山陰陸某書

跋曾文清公奏議槀

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敕局罷歸晷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時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為憂憂國而已後四十七年先生曾孫黯以當日疏槀示某於今某年過八十仕忝近列又方王師討殘虜時乃不能以塵露求補山海眞先生之罪人也開禧二年歲在丙寅五月乙巳門生山陰陸某謹書

跋曾文清公詩槀

河南文清公早以學術文章擅大名為一世龍門顧未嘗輕許可某獨辱知無與比者士之相知古蓋如此方西漢時專門名家之師幾至千餘人然能自見於後世者寡矣揚子推一侯芭至今誦之故識者謂千人不為多一人不為少某何足與乎此讀公遺槀不知衰涕之集也開禧丙寅歲五月乙巳門生笠澤陸某謹識

跋魚計賦

某恭聞 徽祖宣和末將下罪己詔學士王孝迪當直不召顧謂輔臣曰非小宇不能作遂召蕭愍公公初不在北門既至辭以非職守不許遂授以 聖意下筆亹亹不數刻進御今載在 國史與三代訓誥並驅並千百年間詔令所未有也晚讀魚計堂賦瞻麗超軼如此則施之大手筆固宜絕人遠甚某嘗見公遺像於友人趙恬家英氣如生恨不得獨拜牀下致欣慕之意今得記所聞於賦後亦幸矣開禧二年六月己巳笠澤老民陸某謹書

跋徐待制詩槀

予以乾道庚寅入蜀幾十年而歸故人在朝者惟許昌韓无咎握手道舊因相與論當世知名士死矣獨稱待制徐公以為文辭辯論有貞元元和間諸賢之遺風恨予不及識因誦其詩句信奇作也後三十年徐公之子植

以遺槀一編示予屬以序引予與待制雖生
與不同時然嘗歎愛其筆墨則亦願託名卷
首而待制之文厄於火所餘財百之二則序
亦無自作乃姑書此附於後它日得全書紬
繹其妙與而論載之尚未晚也開禧二年六
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周益公詩卷

紹興辛巳予與益公相從於錢塘去題此詩
時十一年予年三十七益公少予一歲後二

年相繼去　國自是用捨分矣今益公捨我
去所不知者相距幾何時耳開禧丙寅九月
二十五日山陰陸某謹識

跋樊川集

唐人詩文近多刻本亦多經校讎惟牧之集
誤繆特甚予每欲求諸本訂正而未暇也書
以示子遹尚成吾意開禧丙寅十一月二十
七日放翁書

跋周侍郎奏槀

某生於宣和末未能言而　先少師以畿右
轉輸饟軍留澤潞家寓滎陽及先君坐御史
徐秉哲論罷南來壽春復自淮徂江間關兵
間歸山陰舊廬則某少長矣一時賢公卿與
先君遊者每言及高廟盜環之寇乾陵斧柏
之憂未嘗不相與流涕哀慟雖設食率不下
咽引去　先君歸亦不復食也伏讀侍郎周
公論事牓子猶想見當時忠臣烈士憂憤感
激之餘風於虖建炎紹興間國勢危蹙如此

而內平群盜外捍強虜卒能披草莽立社稷
者諸賢之力為多某故具載之以勵士大夫
儻人人知所勉則北平燕趙西復關輔實度
內事也開禧丁卯歲正月丁亥故史官陸某
謹書

跋周侍郎尋姊妹帖

方建炎多故群盜如林士大夫寡不罹禍有盡
室不知在亡者觀周公所書可為流涕六七
十年來在仕在野皆安其生養老者字幼者

藏死者可不知所自耶尚勉思所以報開禧三年正月丁亥山陰陸某書

跋鮑參軍文集

鮑明遠宋元嘉中人比陶淵明謝靈運差爲晚出然與靈運詩名相埒體製亦頗相類故世稱鮑謝云開禧三正九放翁書

跋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并音二冊纖題皆友人莆陽方伯謨書伯謨下世已二年矣哀哉開禧丁卯二

月四日老學菴識

跋與周監丞書

某頃得監丞公書作報如此後二十餘年公家持以來屬以題數字於後乃爲記歲月公諸子多賢不幸有早世者今惟主簿君以力學承其緒他日仕途有嶄然頭角者必吾主簿君恨耄期已迫不及見之耳開禧三年三月丙子渭南伯陸某書于山陰澤中老學菴

再跋皇甫先生文集後

司空表聖論詩有曰愚嘗覽韓吏部詩其驅駕氣勢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遒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爾據此則持正自有詩集孤行故文集中無詩非不作也正如張文昌集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是詩文各爲集耳表聖直以持正詩配退之可謂知之然猶云未遑深密非篤論也予讀之蓋累歎云開禧丁

卯四月二十一日再書

跋漢文帝後元年三月詔

漢文此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吾以此知文景太平之有自也雖然豈獨爲天下哉十室之邑十金之產儻能思是言其有至於喪敗者乎庚申五月十七日陸某書

跋張魏公與劉察院帖

與人同功人用而已捨君子不敢言勞與人同罪人免而已窮君子不敢逃責非能異夫

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亡恥已使御史公無恙得予此說其將以爲能知言乎

跋世父大夫詩槀

世父大夫公自幼得末疾以左手作字性喜鈔書嘗鈔王岐公華陽集百卷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見其爲人矣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跋

跋魯直書大戴踐阼篇

上古之文幸不泯者率非後世所可及不必壞屋壁發汲冢而得之乃可信也丹書之辭如此武王之銘如此雖微大戴禮載之可置疑哉某鄉先生傳公子駿爲學者言洪範自無偏無黨至歸其有極三十二字皆古所傳爲人君之常訓箕子中以告武王吳棫才老著尚書裨傳以爲得此說於虞仲琳少崔少崔學於傅公此三十二字與丹書三十九字一傳於箕子一傳於師尚父武王歆受力行之卜世卜年之永有所自矣開禧三年五月辛卯故史官陸某識於黃太史所書踐阼篇後以遺廬陵彭君孝求

跋唐昭宗賜錢武肅王鐵券文

恭按唐昭宗乾寧四年遣中使焦楚鍠賜具

越武肅王鐵券以八月壬子至國是歲武肅
始兼領鎮東節出師大敗淮南兵十八營定
婺睦蘇湖州而鐵券適至蓋其國始盛時也
及忠懿王入　朝以其先王所藏玉冊鐵券
置之祖廟不敢以自隨淳化元年杭州悉上
之于　朝時忠懿王巳薨　太宗皇帝復以
冊券賜王之子安僖王惟濬安僖王薨券歸
文僖公惟演文僖公薨券傳仲子覇州防禦
使晦覇州侍　仁宗皇帝燕閒帝問先世所

賜鐵券欲見之覇州并　三朝御書以進
帝爲親識　御書之末後賜爲文僖之孫開
府公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某年十二三
時嘗侍　先夫人得謁見大主鐵券實藏邸
内狀如筩瓦今七十餘年乃得見録本於武
肅諸孫櫄家後十字蓋文僖手書某家舊藏
文僖書帖亦有押字皆與此同武勝軍節度
使印則文僖尹洛時所領鄧州節鉞也開禧
三年六月乙巳山陰陸某謹書

跋司馬端衡畫傳燈圖

司馬六十五丈抱負才氣絶人遠甚方少壯
時以黨家不獲施用於時欲有以寓其胸中
浩浩者遂放意於畫落筆高妙有顧陸遺風
某嘗以通家之舊親聞其論畫亹亹終日如
孫吳談兵臨濟趙州說禪何其妙也每恨是
時不能記録一二以遺後之好事者今獲觀
傳燈圖恍如接言論風指時稽首太息不能
自巳開禧丁卯歲十月丁未山陰陸某謹題

跋吕伯共書後

紹興中某從曾文清公遊公方館甥吕治先
日相與講學治先有子未成童卓然穎異蓋
吾伯共也後數年伯共有盛名從之學者以
百數不幸中道奄忽而予幾九十尚未死攬
其遺墨大抵忠信篤敬之言也爲之涕下開
禧丁卯歲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張敬夫書後

隆興甲申某佐郡京口張忠獻公以右丞相

督軍過馬先君會稽公嘗識忠獻於掾南鄭時事載 高皇帝實録以故某辱忠獻顧遇甚厚是時敬父從行而陳應求參贊軍事馮圜仲查元章館於予廨中蓋無日不相從迨今讀敬父遺墨追記在京口相與論議時真隔世事也開禧丁卯十二月乙巳山陰陸某書

跋劉戒之東歸詩

乾道中予與戒之同在宣撫使幕中同舍十

四五人宣撫使召還予輩皆散去范西叔宇文叔介最先下世其餘相繼凋落至開禧中獨予與張季長猶存今春季長復考終於江原予年開九秩獨幸未書鬼録偶得戒之郎君市征君所藏送行詩槐之悅然如隔世事也爲之流涕丁卯十二月乙丑渭南伯陸某書于山陰老學菴

跋秦淮海書

黄豫章秦淮海皆學顔平原真行豫章晚尤自稱許淮海則退避不肯以書自名亦各其志也嘉定改元四月己酉山陰陸某書

跋柳書蘇夫人墓誌

近世注杜詩者數十家無一字一義可取蓋欲注杜詩須去少陵地位不大遠乃可下語不然則勿注可也今諸家徒欲以口耳之學揣摩得之可乎書家以鍾王爲宗亦須升鍾王之堂乃可置論耳蘭亭書法中絶求柳誠懸輩尚不可得書其可遽諭哉然予爲此言非獨觸人亦不善自爲地矣覽者當粲然一笑也嘉定元年四月己酉陸某書

跋朱希真所書雜鈔

朱先生與諸賢當建炎間裔夷南牧群盜四起時猶相與講學如此吾輩生平世安居鄉里乃欲飽而嬉可乎嘉定之元四月乙酉陸某書于山陰老學菴時年八十有四

跋爲子遹書詩卷後

子遹持疋紙求録詩期年矣以乃翁衰疾不

忍迫麼予更以此念之爲寫終此卷然此兒近者時時出所作皆大進論建安黄初以來至元和後詩人皆有本末歷歷可聽吾每爲汗出因併記之嘉定戊辰歲五月乙巳放翁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吕文靖門銘

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此聖門一字銘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聖門三字銘也其簡且盡如此學者苟能充之雖

入聖域不難矣丞相申國文靖吕公作門銘自忠孝十有八字廣吾夫子之訓以遺後人某得本於公元孫祖平敢再拜書其後致願學之意嘉定元年閏五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竹友詩稿

王逸少寫經換鵝給事傅公寵鵝換竹二者皆山陰勝絕事然換鵝事人皆能道之換竹事未甚著鄉人以爲恨獨某曰是不足怖也逸少志在物外不肯輕爲世用故換鵝事易傳給事方南渡之初忠義大節爲一時稱首雖困於讒誣用之不盡然至今聞其風者可立衰懦則換竹事固應不傳蓋所見於世者大也給事遺文百卷今藏祕閣某領策府時見之嘉定元年七月庚申陸某謹識

跋陳伯予所藏樂毅論

世傳中山古本蘭亭之流帶右天五字有殘闕處於是士大夫所藏蘭亭悉然又謂樂毅

論古本至一海字止於是凡樂毅論亦至海字而亡其餘妄僞亂真大抵如此今伯予此軸皆佳後一本尤敷腴可愛未可以海字爲定論也嘉定戊辰歲七月己未山陰陸某務觀書時年八十有四

跋伯予所藏黄州兄帖

某之從父兄故黄州使君遺墨伯予書其後發揚大節至矣伏讀感涕不知所云先兄諱流字子東仕至朝奉大夫嘉定元年七月己

未山陰老民陸某謹書

跋詹仲信所藏詩稾

予平生作詩至多有初自以爲可他日取視義味殊短亦有初不滿意熟觀乃稍有可喜處要是去古人遠爾詹仲信何處得予斷稾以見示爲之憂歎乃題其後歸之嘉定改元六月壬辰山陰陸某務觀書于山三老學菴年八十四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予監定此本自是絕佳然亦不必云唐舊刻也卷末數跋皆吾友王君玉所錄黃太史曾直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過蘭亭筆法亦無過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猶或失之豈可以輕心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據以爲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嘉定改元十月庚午陸某書

跋坡谷帖

先大父左轄元祐中自小宗伯自請守潁逾年移南陽而蘇公自北扉得潁與 大父爲代此當時往來書也書三幅前後二幅藏叔父房其一幅則從伯父彥遠得之亡兄次川又得於伯父此是也傳授明白可以不疑而或者疑其出於摹倣識眞者寡前輩所歎嘉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山谷書陰眞君詩

此石刻在夔州漕司白雲樓下黃書無出其右者嘉定己巳四月辛卯放翁書

跋呂尚書帖

右尚書呂公給事傅公往來書二卷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語曰起予者商也蓋臣當有以作其君弟子當有以起其師而況朋友之際乎二公可謂無負於古道矣使此書廣傳安知百世之下無興起者嘉定己巳秋七月辛亥山陰陸某謹識

跋傅給事帖

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

及國事或裂肯爵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卒能使虜消沮退縮自遣行人請盟會秦丞相檜用事掠以爲功變恢復爲和戎非復諸公初意矣志士仁人抱憤入地者可勝數哉今觀傅給事與呂尚書遺帖死者可作吾誰與歸嘉定二年七月癸丑陸某謹識

跋熊舍人四六後

裕陵見伯通外制手批付中書曰熊本文詞

朕自知之荊公亦曰讀熊君奏報如面相語

跋臨汝志

歐陽澈字德明撫州臨川人徙崇仁金虜犯闕上書請身使虜庭馭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誅二人年三十一車駕渡江贈承事郎紹興初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官其三子賜田十頃

跋尼光語錄

予登豫章西山其上蓋有光禪師塔焉及來成都又得師所說法要博辯奇偉雷霆一世猶有蜀忠文公立朝堂堂不撓於死生禍福之遺風信其爲范氏女子也笠澤漁隱陸某

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

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

爐煑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尔

跋張待制家傳

待制公躓於仕宦晚途僅得一郎吏而感激國難冒兵渡河北行忠義之氣可沮金石方其客死靈丘寓骨雲中時雖夷狄異類亦爲霣涕也今其家寖微一孫未去天官侍郎趙公卿大夫乃未有表出之以爲忠義勸者誠其所不識也

跋柳氏訓序

方地之為是書也瑑已長矣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悲夫

跋祠部集

祠部叔祖詩文至多今皆不傳此小集得之書肆蓋石氏所藏也某謹識

跋消災頌

高進傳言此頌蓋武陵張尊師作尊師亦號白雲子豈以此故遂誤為子微乎玉笈齋書

跋肇論

高僧傳肇公化時年三十一耳所著書乃傳百世吾曾老而無聞可愧也

先楚公奏檢

舊有海陵時錄白元本巨編大字有 先左丞親書更定處今不復存此本紹興中 先少師命筆史傳錄者某識

跋宗元先生文集

宗元先生吳貞節唐史有傳以歌詩名天寶中此一卷蓋見雲章寶室云放翁書

跋韓子蒼語錄

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沒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嘗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

跋孟浩然詩集

此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耶晁伯以謂岳陽樓止有前四句亦似有理續考之伯以之說蓋不然大抵浩然四十字

詩後四句率覺氣索如洞庭寄閻九歲暮歸南山之類皆然杜少陵評浩然詩云新詩句句盡堪傳豈當時已有此論故少陵為捄之耶

適越留別譙縣張主簿詩初云得與故人會後云浮雲去吳會此亦是吳與會稽也

跋出疆行程

此一書蓋陳魯公出使時官屬所記不知為何人也文詞雖鄙淺事頗詳洽故錄之

淳熙已酉秋錢愷之子端忠爲金部外郎予在儀曹與之同廨日會食嘗問此書誰所作端忠云刁靡也靡字文叔頗有文不應鄙淺如此恐未必然也放翁書

跋李衛公集

韋執誼之爲人順宗實録及唐書載之甚詳正人所唾罵也今觀李衛公祭文稱譽之乃如此衛公之言固過矣史官所書無乃亦有溢惡者乎毁譽之可疑如此者多矣可勝歎

哉執誼作相時實録言嘗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而史不書衛公又以爲僕射雖小節亦聊附見于此

跋徐節孝語

仲車名在天下孰不知尊仰者雖無蘇公所云可也況它人乎此集前後所載悉當削去陸某識

跋趙渭南詩集

唐人如韋蘇州五字趙渭南唐律終身所作多出此故能名一代云

跋石鼓文辨

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尤不樂云

跋西崑酬唱集

祥符中嘗下詔禁文體浮豔議者謂是時館中作宣曲詩宣曲見東方朔傳其詩盛傳都下而劉楊方幸或謂頗指宮掖又二妃皆蜀

人詩中有取酒臨邛遠之句賴天子愛才士皆置而不問獨下詔諷切而已不然亦殆哉

跋兼山家學

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呂國後五年始同朝詳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間相與論學輙忌昏旦乃知其得於予和先生者深矣呂國名其所居曰艮齋亦以嗣兼山之學歟

跋淮海後集

悼王子開五詩賀鑄方回作也子開名遵居

江陰既死返葬趙州臨城故有和氏干將之句方回詩今不多見於世聊記之以示後人

放翁

跋張季長中庸辨擇

此書大槩似陳瑩中初菴尊堯集識者當自得之

跋法書後

法書一編付子遹能熟觀之亦可得筆法之梗槩矣

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字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

跋重廣字說

字說凡有數本蓋先後之異此猶非定本也

跋巖壑小集

朱希真夜艤坐寺庭五字一篇及病虎過酒樓二古詩皆出同時諸人上

跋王元澤論語孟子解

元澤之歿 詔求遺書荊公視篋中得論語孟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非成書也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右朝散大夫陸公墓誌銘

陸氏自漢以來爲天下名族文武忠孝史不絕書比唐亡惡五代之亂乃去不仕然孝弟行於家行義脩於身獨有古道法世世守之不以顯晦易也　宋興歷　三朝數十年秀傑之士畢出　太傅始以進士起家　楚公

繼之陸氏衣冠之盛寖復如晉唐時往往各以所長見于世而材略偉然可紀者如公是也公諱寘字元珍曾祖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太傅諱軫　太傅兩子伯曰萬載縣令諱琪縣令生宿州符離縣主簿贈朝奉大夫儼仲曰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實生　楚公仕至尚書左丞諱佃公　楚公第五子大夫早卒無嗣子　楚公命公後焉任爲假承務郎調台州寧海縣丞行令事遇事立決老吏宿姦畏懾縮栗不敢輒動巫以淫祀惑民悉捕寘于法習俗爲變會省丞官父老送公出境爭饋金帛公拒之不可至或泣下乃受絲一鉤歷杭州仁和縣尉越州司工曹事以舉爲蘇州長洲縣縣號繁劇且久不治公至從容如無事而縣以大治以最遷郎就命通判眞州事發姦伏申冤枉號稱神明州多大陂澤用事者方興水利官吏人人懷希望意謂且得厚賞公獨不人莫肯與測也而發覆多誕

謾遂置詔獄惟公獨免盜起青溪張甚至出大兵監司知公長於治劇共薦爲隨軍勘計官軍食漕浙江公建議湖汐贏縮不可必請令士卒各持三日糧舟至龍山果失期賴以無乏而主將怒護舟吏欲立斬之莫敢爭者公獨慨然曰江行與平地異非吏罪且戮二人衆必大駭怯者求死強者委舟竄立敗事矣乃議分所載募民陸輦以行舟遂輕皆以時會維沙磧湍瀨無害也衆多其謀而主將

終以戾其意不說凡與軍事者皆超擢獨公
更為通判登州徙制置發運司幹當公事未
赴除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寘代兄中散公寘
當時以為榮部中饑公便宜留上供米六十
萬石損直予民而糴於他郡官無所亡失而
民賴以濟避親嫌移提舉京畿常平等事與
轉運提點刑獄皆置司陳留會金人犯京師
遊騎突至轉運提點刑獄倉卒避去故事兩
司皆兼提舉將兵及保甲而常平司弗與也

及是公獨不動以便宜招集燕山戍卒數千
雜以保甲日夜部勒督教命舊將張憲統之
扼據要害虜既不能犯而潰卒亦不為亂措
置號令赫然有大將風采因間道上章自劾
且乞犒軍詔釋罪從所請方是時虜剽掠四
出陳留適當其衝微公幾殆議者謂宜出入
兵間以盡其材而公罷歸矣屏居常州無錫
縣讀書賦詩以自適初甚貧約公才具高既
不仕因治產業甫數年家大贍足然取予有

大略不務苟碎凶年賑貸至傾倉庾無少計
惜鄰里疾病嫁娶喪葬有弗給者不待告而
賙之然必以暮夜曰吾畏人知也蓋公雖退
而家居然有所為猶卓卓如此使得盡其材
於多故時視古所謂功名之士豈遠哉初
太傅遇異人得秘訣服氣仙去公既而嗣其
學起居康寧齒髮不衰疾已革猶不亂以紹
興十八年閏八月四日卒年六十有一官至
右朝散大夫遺命葬太湖之東大浮山之原

以宜人徐氏祔宜人尚書禮部員外郎君平
之女有賢德善筆札文辭先公二十有九年
卒四男子演某官仕以廉直稱亦以故不得
志後公十一年卒淙某官洙某官渲某官一
女子適某官殷彬孫若公既葬十有五年淙
等始屬公從子某為銘銘曰

以公之材遭時艱虞馳騁功名公蓋有
餘世方尚法豪傑斥疎亦或知之旁睨
欷歔卒歛智略老子里閭二十三年燕

及悼孤大浮之原其下震澤春秋奉祠
世世無斁

陳君墓誌銘

建炎四年　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觸中原
大亂兵侵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
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
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
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
弟既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

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
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
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
命若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
自往招之皆感泣願效死東陽當橫潰中而
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
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
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
及論賞則又固辭　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

傑士眞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　楚國太夫
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
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
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
霑襟已而　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
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
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愔
也泣曰先君既歿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
極恩遷承郎節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

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
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猿騰山之原
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
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蓼娶羅
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忱惲懌愔
恪恂忱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
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
孫男二十一人溥泳源淮汜湜深潛沿濬溥
浚汲瀟涓皆業進士滋汪潭準淇濤洋尚幼

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宦范庭叉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剛中左迪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弃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羨也一辱於銓吏而拚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非可賤也夫

賈夫人墓誌銘

故建平守蜀賈公樞有女子子曰法謙字海山年十有七歸于今右宣教郎晉張君珖三十有八年年五十五而沒沒百二十三日而葬葬再歲而銘銘之歲實乾道八年而作銘者君之友吳陸某也君少爲進士有場屋聲既壯屢屈於禮部乃以從父任入官又蹭蹬幾二十年故時同爲進士者今丞相葉公自大司馬使西鄙奏君爲其屬君顧太夫人春秋高將辭不行夫人曰行矣妾在側君奚憂於是盡斥奩中之藏具滫瀡滑甘以時進饋奉盥授帨比平日加謹雖有疾強自持不怠至疾平太夫人或終不知君得夙夜王事而無內憂者夫人力也君嘗自楚歸蜀上忠州獨珠灘觸石舟敗舟人皆失魂魄夫人獨不動徐謂君曰與君平生皆俯仰無愧何至溺死已而果全上下交慶而夫人乃澹然無甚喜色某曰夫人篤孝君姑以成其夫之賢蓋有古列女風至臨死生之變而不以動必則雖學士大夫有弗及者然求其所以能至是者亦自孝敬始而已夫人生四子男曰宗望宗康女曰海月海雲海玉其先夫人四十餘日卒孫祖義銘曰嗚呼有宋孝婦賈夫人之墓

曾文清公墓誌銘

公諱幾字吉父其先贛人從河南之河南縣

曾祖識泰州軍事推官妣祖氏寧晉縣君李氏祖平衢州軍事判官贈朝散大夫妣慈利縣君劉氏考準朝請郎贈少師妣魏國太夫人孔氏公有器度舅禮部侍郎孔武仲祕閣校理平仲歎譽以爲奇童未冠從兄官鄆州補試州學爲第一教授孫㒶亦贛人異時讀諸生程試意不滿輒曰吾江西人屬文不爾諸生初未諭及是持公所試文矜語諸生曰吾江西人之文也乃皆大服已而入太學變

中高等聲籍甚會兄弼提舉京西南路學事按部溺死無後特恩補公將仕郎公以太夫人命不敢辭試吏部銓中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兼　欽慈皇后宅教授遷辟雍博士兼編修道史檢閱官時禁元祐學術甚厲而以剽剥積闒熟爛爲文博士弟子更相授受無敢異一少自激昂輒擯弗取曰是元祐體也公獨憤歎思一洗之一日得經義絶倫者而他場已用元祐體見黜公爭之不可明

日會堂上出其文誦之一坐聳聽稱善爭者亦奪氣及啓封則內舍生陳元有也元有遂釋褐文體爲少變學者相賀改宣義郎入祕書爲校書郎道士林靈素以方得幸尊寵用事作符書號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廬拜受獨故相李綱故給事中傅崧卿及公俱移疾不行出爲應天少尹尹故相徐處仁敬待公公旹決疑獄徐公謝曰始徒謂君儒者乃精吏道如是邪一日有中貴人傳中旨取

庫金而不齎文書徐公用府寮議將姑許之公力爭至謁告不出徐公雖不果用而尤以此服公丁內艱服除主管南外宗室財用靖康初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女真入寇都城受圍太府鹽鈔無自得商賈不行公乃便宜爲太府鈔給之比賊退得緡錢六十萬喪亂之餘國用賴是以濟而公不自以爲功也改提舉荆湖北路茶鹽公事羣盜大起湖北諸郡皆破獨辰沅靖三州僅存有封樁鹽公

以與蠻獠貨易得錢數鉅萬間道上行在所
賊孔彥舟據鼎州川陜宣撫使司辟官有傳
秀者輒假彥舟湖北副總管彥舟因自稱官
軍而殺掠四出自若也俄以總管檄檄公求
鹽給軍食官屬震恐請與以紓禍公卒拒不
予其後有爲鼎澧鎮撫使者怙權恣橫復欲
得鹽公曰使吾畏死則輸彥舟矣亦卒不予
以疾乞閑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爲福建路
轉運判官未赴改廣南四路廣南支郡賦入

悉歸轉運司歲度所用給之吏緣爲姦公獨
覈其事吏不得與文書下諸郡慴服徙江南
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改兩浙西路故太師秦
檜用事與虜和士大夫議其不可者輒斥公
兄爲禮部侍郎爭尤力首斥而公亦罷時秦
氏專國柄未久猶憚天下議復除公廣南西
路轉運副使以慰士心徙荊湖南路賊駱科
起郴州宜章縣郴道桂陽皆警且度嶺詔湖
北宣撫司遣將逐捕賊引歸宜章之臨武峒

宣撫司遂以平賊聞公獨奏其實朝廷始命
他將討平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提舉湖北
茶鹽未赴改廣西轉運判官公雖益左遷然
於進退從容自若人莫能窺其涯復主管崇
道觀寓上饒七年讀書賦詩蓋將終焉紹興
二十五年檜卒 太上皇帝當宁慨然盡斥
其子孫姻黨而收用耆舊與一時名士十一
月起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老矣而精明
不少衰去大猾吏張鎬一路稱快明年知台

州公娶錢氏有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爲
姦利且恣橫患苦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爲
民黃巖令用兩吏爲囊橐以受賕吏持之令
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其罪或以
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也公治益急亦坐廢
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
官數月復召既對 太上皇帝勞問甚渥曰
聞卿名久矣公因論士氣不振既久 陛下
興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

軼率循還務若貴直沽名者頗皆優容奬激
之時　太上懲秦氏專政之後開言路奬孤
直應詔論事者衆公懼或有以激訐獲戾者
故先事反覆極論以開廣上意　太上大悅
除秘書少監先是少監選輕士至不樂入館
公既以老臣自外超用名震京都及入朝鬢
須皓然衣冠甚偉雖都人老吏皆感欷以爲
太平之象於是公去館中三十有八年矣舉
故事與同舍賦詩飲酒縱談前輩言行臺閣

典章從容每竟日故相湯思退嘗語客曰恨
進用偶在前不得當斯時從曾公遊也其爲
薦紳歆慕如此擢尚書禮部侍郎初公兄楙
歷禮部侍郎至尚書兄開亦爲禮部侍郎至
是公復繼之衣冠尤以爲盛事二十七年吳
越大水地震公極論消復災變之道及言賑
濟之令當以時下　太上皆嘉納時將郊祀
公力請對言臣老筋力弗支矣　陛下郊天
若禮官失儀亦足辱國　太上曰卿氣貌不

類老人姑爲朕留公再拜謝曰臣無補萬分
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　陛下拔擢不然且
爲淸議罪人乃以集英殿修撰提擧洪州玉
隆觀又三歲除敷文閣待制元顏亮盜塞下
詔進討已而虜大入或欲通使以緩其來公
方病卧聞之奮起上疏曰遣使請和增幣獻
城終無小益而有大害爲朝廷計當嘗膽枕
戈專務節儉整軍經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
雖北取中原可也且前日　陛下降詔諸將

傳檄數金人君臣之罵奴耳何尙復和耶
今上初受內禪公又上疏累數千言大槩如
前疏而加詳既封奏具衣冠遡闕再拜乃發
公自宣義郎十一遷爲左中大夫至是以
即位恩遷左太中大夫執政欲起公入侍
經筵度不可致乃以公子逵爲提點浙西刑
獄以便養隆興二年公上章謝事遷左通議
大夫致仕莊文太子立群臣爲父後者得加
封其親公子逢請于朝而有司疑公官高詔

特遷左通奉大夫乾道二年五月戊辰卒於平江府遞之官舍享年八十三爵至河南縣開國伯食邑至七百戶公平生燕居莊敬如爵至沒不少變九月辛酉逢等葬公於紹興府山陰縣鳳凰山之原詔贈左光祿大夫有司謚曰文清娶故翰林學士錢勰之孫朝請郎東美之女封魯國太夫人男三人逢朝散大夫尚書左司郎中建朝奉大夫充集英殿修撰知湖州迅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女

一人嫁右朝散郎知吉州呂大器孫男七人棨迪功郎監戶部贍軍烏盆酒庫杲承務郎新知平江府長洲縣梁從政郎監戶部贍軍諸暨酒庫棨迪功郎監建康府提領所激賞酒庫槃宣教郎棐修職郎監明州支鹽倉槼迪功郎新湖州長興縣尉孫女九人長適從事郎衢州江山縣丞李孟傳次適通直郎新通判揚州軍州事朱輅次適宣義郎新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詹徽之次適從政郎

新婺州金華縣丞邢世材次適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葉子強次適修職郎呂祖儉次適文林郎湖州長興縣丞丁松年次適迪功郎前明州慈谿縣主簿王中行次適迪功郎監衢州比較務張震曾孫男女十三人公貫通六經尤長於易論語夙興正衣冠讀論語一篇迨老不廢孝悌忠信剛毅質直篤於為義勇於疾惡是是非非終身不假人以色詞少師捐館舍公才十餘歲巳能執喪如

禮終喪不肉食及還內艱則既祥猶蔬食凡十有四年至得疾顛眴乃巳每生日拜家廟未嘗不流涕世平生取與一斷以義三仕嶺外家無南物或求沈水香者雖權貴人不與守台州以屬縣並海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初佐應天時元祐諫臣劉安世亡恙部禁方厲仕者不敢闚其門公獨日從之遊論經義及天下事皆不期而合避亂寓南嶽從故給事中胡安國推明子思孟子不傳之絕學後

數年時相倡程氏學凡名其學者不歷歲取通顯後學至或矯託干進公源委實自程氏顧深閉遠引務自晦匿及時相去位爲程氏學者益少而公獨以誠敬倡導學者吳越之間翕然師尊然後士皆以公爲學力行不譁世取寵爲法公治經學道之餘發於文章雅正純粹而詩尤工以杜甫黃庭堅爲宗推而上之歸黄初建安以極於離騷雅頌虞夏之際初與端明殿學士徐俯中書舍人韓駒呂

本中游諸公繼歿公巋然獨存道學既爲儒者宗而詩益高遂擅天下有文集三十卷易釋象五卷他論著未詮次者尚數十卷某從公十餘年公稱其文辭有古作者餘風及疾革之日猶作書遺某若永訣者投筆而逝故公之子以銘屬某會某客巴蜀久乃歸銘之歲實淳熙五年去公之歿十二年矣銘曰

聖人既沒道裂千歲士誦遺經用斜弗戾孰如文清得於絶傳世期躬行知我者天秉禮蹈義篤敬以終病不惰婾大學之功仕豈不逢施則未究刻銘于丘維以詔後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青陽夫人墓誌銘

有宋蜀人天池先生譚公諱篆字拂雲之夫人青陽氏井研人大父知歸州事泰實生五丈夫子以幼子古繼其弟春是爲夫人之考夫人歸譚氏不及事舅獨事君姑太安人太安人則歸州之女于子於夫人爲姑夫人夙夜婦道不以親故少懈天池與其考隆山先生諱望字勉翁皆以文章名一代朋友皆天下士亦繼以進士起家然得年皆不盈五十志遠年局未嘗聞家人產業方天池歿時一子曰季壬甫生十年煢然獨立而天池亦無兄弟譚氏不絕如綫太安人傳家事已久夫人幼讀書了大義於是行其所知自處儉薄而不以貧憂其姑躬履艱難而不以事累其子外父母家而一意立譚氏門戶太安人饍

服非其手調羹縫紉不以進親客至夫人視庖廚刀匕惟謹及即席則立侍姑側終日不休酒殽絜豐果蔬芳甘奉盤授帨肅祗無譁客歸皆太息祝其女婦願庶幾夫人萬一而夫人歉然常愧力不足也斥賣簪襦遣季壬就學夜課以書必漏下三十刻乃止間則爲道隆山天池言行以磨礪之及季壬稍長與人交則誨之曰某可師某可友某當絕勿與通故季壬名其堂曰願學室曰勝己私皆夫人所以訓也夫人享家廟如養姑之孝字孤發如愛子之恩蓋其節行法度士君子莫能加焉季壬舉進士拔解太安人尚無恙夫人不自喜而爲太安人喜及擢第拜廟夫人猶涕泣曰先姑不及見矣觀者皆感動惻愴後以德壽宮慶壽恩得封亦以是不敢樂也初季壬解褐爲崇慶府府學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吏部以僑寓格不下執政爲奏復還崇慶以便養命至而夫人棄其孤矣初命教成

都令樞密使周公貳大政知予與季壬友以書來告曰石室得人矣季壬有學行為諸公大人所知蓋如此以故士皆慕與之交而夫人墓道之碣乃萬里來屬予於山陰鏡湖上義不可辭夫人諱字及年與其他在法當書者皆已見内誌懼於再告故獨述其大節而已自周以降禮教日衰為女子者不聞姆師之訓圖史之戒閭巷尼媼交煽其間非天資淑柔則悍驁嚚昏貪黷悍驕不復知供養祭

祀為婦職者固其所也夫人奮乎千載之下獨不移於俗矯矯自立如此於虖賢哉予與季壬實兄弟如也故述孝子之意以作銘其辭曰

淳熙十祀冬十月丙申孤季壬奉先夫人之柩祔于天池先生之藏平生相倚為命兮未嘗輕去吾親之傍曰將夕而未返則倚門其皇皇今也山空無人凜乎欲霜鳥獸紛其號鳴木葉霣兮草黄吾親不見其孤兮悲生死之茫茫兒不能奉養於泉塗兮肝心裂而涕滂茹哀忍死兮庶其顯揚維友予銘兮後百世而彌芳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山陰陸氏曾大父某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某承奉郎考某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母同郡齊氏孺人年若干嫁為承議郎知梧州高郵桑公莊之妻端靖淑柔讀書略知大

義自其在父母家已得孝名見治絲枲輒越與共事法曹與齊夫人皆異之建炎間法曹避兵天台而承議適攝縣主簿事故時兩家已締為婚姻情好甚篤因以孺人歸焉承議既罷主簿以亂故不克北歸因寓近縣山中凡四十年間雖出仕歳滿輒歸居山之日多於在官衣食嘗不足孺人處之超然自幼奉佛法戒擊鮮終身不犯嘗舟行泝汴遇老桑門丐錢孺人亟施之且問曰師何許人老如

此尚行乞耶對曰居天台兄弟十八人我獨好遠遊故抵此汝與我有宿契他日當爲鄰及是寓居適近石橋一日登應眞閣修茶供至第三尊者驚歎曰此吾汴舟所見也承議嘗爲西安令有娠婦以事繫獄念釋之未果孺人夢白衣人告曰因且字子矣旦以告承議呼乳醫眂之而信即脫械予假使歸果以是夕産孺人事佛之驗至如此然奉家廟盡孝盡敬朝夕定省如事生凡祭祀烹飪滌濯

皆親之至累夕不寐承議平生所與遊多知名士每客至輒信宿留孺人執刀匕白首無倦色曰此婦職也近世閨門之教略安以學佛自名則於祭祀賓客之事皆置不顧惟私財賄以徇其好曰吾徼福于佛也於虖娶婦所以承先祖主中饋顧乃使之徼佛福而止耶安得以孺人之事告之承議有兄之子寔士人陳汝翼貧無以生孺人力贊承議挈之歸同爨十五年使其子與己子俱就學遂中

名第而孺人諸子皆好修世昌從諸公問學不以貧奪其志人以爲積善之報孺人得年七十有四以淳熙十二年正月己丑卒丈夫子三人長之瑞早卒次則世昌次世茂女子子四人徐廷煥顔淵陳寬吳植其甥也明年某月甲子塟于天台之太平鄉朴塽祔承議之墓世昌寔來請銘孺人於予爲從祖姉其敢辭銘曰

　廟祭賓享維婦之職嫚簡很驕蠹我壼則孰如孺人耆老益恭名山崇
　閟此幽宮

浙東安撫司參議陸公墓誌銘

紹興初詔修元祐故事命大臣近侍以才科舉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孫公近首舉右廸功郎陸靜之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方詔之下也孫公一時辭宗主盟翰墨自三館諸儒與進士高第願得一言若袂相屬也公年財二十餘以門蔭入官初未爲人知而孫公

獨歎譽稱薦之一旦出千百人右於是中朝名勝士莫不知陸伯山慕與之交而公仲弟升之仲高亦以文章有名號二陸仲高遂登進士丙科公業春秋及賦再試禮部乃輒斥因不復踐名場而一意欲以才略致通顯然愈不偶以老豈非命耶公會稽山陰人曾大父珪國子博士贈太尉大父仲中大夫考長民左朝請大夫尚書右司員外郎兩世皆贈金紫光祿大夫公以父任補將仕郎調信州

上饒縣台州天台縣主簿皆不赴監潭州南嶽廟從措置戶部贍軍酒庫所幹辦公事又不赴從江南東路轉運司淮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銜替起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隆興府建康府資當守郡會得重聽疾不能奉臨遣乃爲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官至朝散大夫服三品淳熙十四年六月癸酉卒享

年七十七娶李氏先公二十年卒贈宜人子二人子壑前台州寧海縣主簿子埜當以公納祿恩補官女子二人長適承議郎新權知台州軍州事司馬僖次適從政郎趙善价孫男三人立達立言立柔孫女五人長適鄉貢進士石正大餘尚幼子壑子埜將以九月丙午葬公于會稽縣上皐尚書塢以李宜人祔實來請銘公平生不大試於寧故可傳載者少然在寧海有娼訴子不孝二十條公遽呼

娼問之懵不能置一辭遂問爲書者則娼之女壻實爲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爲神佐建康會久旱力請於府爲火備已而火屢作皆以有備不爲災士民至今誦之晚既久不仕日誦左氏傳史記前漢書率盡兩卷不以寒暑疾恙少廢有疑義客至輒講之前五年忽作治命百餘言戒家人勿用浮屠法及學壟比終無大疾疾已亟猶起坐堂上觀書如平生徐闔書危坐遂逝於虖亦奇矣銘曰

士患不材材患莫知旣或之知又弗
克施在昔所歎天嗇其壽耄耋不試
將孰歸其咎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淳熙丙午秋七月予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閏娘又更名定娘予以其在諸兒中最穉愛憐之謂之女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兩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葬于城東北澄谿院

九月壬寅即塋北岡土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露方墜被荆榛兮於虖
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
與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傅正議墓誌銘

公諱某字欽遠其先爲北地清河著姓後徙光州爲固始人唐廣明之亂光人相保聚南從閩中今多爲大家而傅氏之祖曰府君實與其夫人林氏始居泉州晉江縣生五子長子卒將葬有異人告以塋聖姑山之右而徙其居仙遊羅山之麓林夫人有高識悉用其言　宋興仙遊隸興化軍而傅氏鉅公顯人始繼出矣若夫德修于家教行于鄉而身不及用者亦在其子孫如公是也公之大父程父萬以累舉進士推恩閉門教子不肯仕累贈奉直大夫公奉直第二子幼有美質讀書

日數千言學爲文輒驚其長老崇寧中甫年十八入太學聲名籍甚試中高等然猶幾二十年乃以上舍登第調滄州無棣縣主簿會女真陷全燕乘虛南下兩河皆震吏士相顧無人色或委官去郡檄公餉軍公南方書生平生不習金鼓初咸意公難之而公得檄即行不暇秣馬冒兵往來軍賴以無乏虜出塞會公亦遭奉直憂始南歸終喪得南劒州順昌縣尉時所在盜起縣民亦相挺爲亂公素

得士心徐設方略窮其窟宄未幾悉平部使
者欲言之朝公辭而出弓手有謀叛者語其
徒曰奈累傳公何比公罷去盜遂作殺掠縣
甚邑人以不留公爲悔調泉州安溪縣丞改
宣教郎循安其官不求徙者自吏部擬注來
代者始徙南安縣丞其恬於仕進如此南安
大饑民棄子者相屬公請于州出常平錢米
設安養院於延福僧舍乳湩糜粥湯液皆不
失其宜明年歲豐悉訪其所親歸之曩時縣

之貧民鬻業者輒減其戶產以求速售或業
盡而賦獨存官責之急至死徙相踵公既得
其弊一切以肥磽定賦民之冤失職者皆得
直治最一路遷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他郡
縣吏多並緣煩擾事亦不時集公獨不以誅
吏躬督其役勞費視他邑省殆半而事獨先
期辦安撫使張忠獻公聞于朝特減磨勘年
遂爲茶事司幹辦公事公於是行能已爲時
所知秩滿造行在所顧不數見公卿赴銓得

通判南劍州而歸將之官以紹興二十一年
六月十一日感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八積寄
祿官至左朝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公亡恙
時自發書卜葬於白石之南雝月日莫不有
治命至殁悉遵用焉娶林氏正議大夫豫之
女封宜人今累封太淑人六子湙奉議郎知
漳州漳浦縣汶朝散郎江南西路提舉常平
茶鹽公事淇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西路
提點刑獄公事洵淩洧舉進士奉議莅官有

家法不幸與洵淩皆早世常平以材望擢使
一道而龍圖嘗位列御實中朝宿德皆且柄
用矣士大夫以爲公積行累功之報四女長
適進士林維次適龍溪縣尉陳希錫次適進
士林若思次適進士林若公初龍圖使浙東
實治會稽而某爲郡人始從龍圖遊獲觀公
文章豪邁絕人而其詩尤工龍圖又爲某言
公當官至廉爲縣時有小吏持官燭入中閫
公顧見立遣出仕官三十年先疇無一壟之

增老猶力學不厭行其所知未嘗以窮達累
心飢者輟食濟之病者治藥療之所居之傍
有路達泉州而林谷阻險者四十餘里行旅
告病公率親黨塹山伐石易爲夷塗人至今
誦焉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
後汝曹居官主清活家主嚴奉先主敬收族
主恩造次顛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
猶爲有德君子不然獵取光顯奚爲哉語終
遂瞑方龍圖言此時固已屬某以發揚潛德

會從鄭浙西後逾年乃以狀來請銘銘曰
　築野肖夢相武丁死不泯亡騎列星
　後世繼起三千齡義冠相望立漢廷
　公入太學奮由經蹭蹬晚乃駕蒲塵
　抱才不試歸泉扃二妙山立尚典刑
　公雖埋玉有餘馨印綬三品告諸冥
　馬鬣之封栢青青咨爾雲來視斯銘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尚書王公墓誌銘

寶謨閣直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
大夫王公既葬之二年孫宿來請于公之里
人陸某願次公出處請謚于有司某辭不獲
既以狀授其孫宿復來泣且言曰古之葬以
碑封因識于碑則碑固在墓外後世隧葬識
于隧中非古也吳會稽之葬弗隧則雖已葬

刻石墓旁實爲近古惟丈人予之銘某辭以
既書狀公之行願更求名卿巨人以信後世
宿復泣言近世固有既爲狀而復爲之碑者
大人何獨謂謙某用是不果固辭惟公諱佐
字宣子會稽山陰人曾大父諱仁大父諱忠
世有隱德考諱俊彥以進士起家經行尊顯
爲時醇儒仕至左宣義郎太平州州學教授
贈至特進兩娶同郡葉氏追贈同安來寧郡

夫人同安賓生公幼而穎異不羣七歲特進
爲講孟子即能復講不遺一言退無矜色特
進歎曰吾家積善百年當有興者是子其當
之乎十八補太學生二十有一以兩省向進
奉廷對爲第一方唱名時趨拜進止詳華中
度 高宗皇帝喜動玉色授承事郎簽書平
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赴召爲祕書省校
書郎時秦丞相檜專政其子熺以前執政提
舉秘書省館中或趨附以爲捷徑公獨簡默

嚴重未嘗妄交一語嘗語同舍曰唐三館故
事丞相與赤縣尉均爲學士安得妄自屈哉
熺聞不能平嗾言者論去之踰年請祠禄爲
主管台州崇道觀丁特進憂服除會秦丞相
死熺亦斥遂起家拜秘書郎兼玉牒所檢討
官遷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郎闕以公兼領
秦丞相夫人王氏陳乞舊所得恩數之未用
者自稱冲真先生公持曰執政曰婦人安得
此名向者誤恩有司不能執爲失職今當追

正然王氏封兩國夫人蓋 祖 宗以寵親
王之配及外家尊翁者何可輒引以階僭紊
當併奪之執政不能聽但寢其請而已後王
氏死卒奪先生號識者猶恨不盡用公初議
同安夫人墓在山陰爲盜所發公即日不待
命奔赴至墓一日獲盜公與母弟左司公公
衮欲手殺之親戚爲言此在法固當死不患
讎恥不雪乃告於有司公既斂葬猶不忍去
墓所朝旨趣還不得已造朝逾月獄成盜不

死左司公憤切手斃盜帥其首詣郡自繫待
罪公適乞盡納官以贖弟罪 詔給舍議給
事中楊公椿等共議曰春秋之義復讎公
衮無罪佐納官之請可勿許 詔曰給舍議
是於是趣公就職如初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拜起居郎遇事直前獻納多所裨益未兩月
以臺評罷然言者誣公甚峻至請投竄而上
終保全之命守外郡遂知衢州公自初仕即
在館閣未嘗一日歷州縣到郡每決事吏皆

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輒進公親與民語
有冤者得盡其言誕謾者一再詰背詞窮折
服自謂當受罰公迺延見諸生勞問耆年凡
可美民俗勵士節者舉之無遺又言求之士
衆於道州而解名財及道四之一願詔有司
稍均之庶無失士從知吉州廬陵號江西劇
郡人疑公且困於事不得復問暇公至爲政
如零陵時不知有閒劇之異而事亦頗省治
聲聞于行在　詔直寶文閣逾年徙知明州

仍命入奏而張丞相浚力薦公及王侍郎十
朋張舍人孝祥以爲可大用既對　壽皇聖
帝諭以且有親擢既退除中書門下省檢正
諸房公事兼權戶部侍郎公力辭且言臣昨
面奏乃者戶部以江東歲歉有江西和糴之
令臣在江西實見一路决不能獨出百五十
萬石而關子茶藥乳香之屬既不能售必至
抑配其爲民病且甚於江東之饑今臣若不
自揆貪榮冒受而實未有以爲策他日固不

敢逃譴然民力國計將何以支願復補外或
止供檢正職事　詔不允仍兼侍講湯丞相
思退以首相領江淮都督請公參其軍謀公
爲湯公言虜方議和而以兵入吾境此非其
酋本指蓋用事者幸一勝以遂所求當選驍
將精卒乘其驕惰急擊之彼以敗聞則用事
者且得罪吾可從容制之矣會湯公去位公
亦罷參謀方是時疆埸未靖調兵遣戍用度
日窘且諸路歲頗不登公從容應變牽漏察

欺事無不集而民間泰然如無事時會永寧
夫人卧疾懇求奉祠改權吏部侍郎請不已
乃復以直寶文閣知宣州從知建康府行宮
留守建康自車駕行幸建爲别都居守多執
政及侍從久次者惟公以威望被親擢中外
皆知　上任屬之意妖人朱端明從先生挾
左道與軍中不逞輩謀不軌且久及公至相
與謀曰是不可欺少緩必敗不如先事發乃
共約以春大閱日起事雖極詭秘而公已盡

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命捕爲首者至
前略詰數語即責短狀判斬之而流其徒數
人於嶺外餘置不問僚屬方倏見於客次無
一人知者見公擲筆乃異之而妖人已誅矣
公方閱案牘治他事如平時良久延見賓僚
乃退無一豪異於常日又徙知平江隆興二
府未赴會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賕前事不作
已而尋醫去而讒者謂公縱有罪坐削官居
建昌軍讒者去　上察守臣連坐未有公比

且數思其才復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俄起知
饒州又復直寶文閣知揚州入對勞問甚渥
留爲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上祀南郊命
公玉輅執綏凡所顧問占對贍敏上甚悅有
褒嘉語於是疾公者益衆史侍郎正志爲發
運使坐奏課不實謫有欲爲史分謗者乃併
罷公而發運司事公始末未嘗與且嘗論其
徒擾無補至是乃併得罪逾年主管台州崇
道觀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徙知潭州連進

祕閣修撰集英殿修撰淳熙六年正月郴州
宜章縣民陳峒竊發俄破道州之江華桂陽
軍之藍山臨武連州之陽山縣旬日有衆數
千郴道連永桂陽軍皆警公奏乞荊鄂精兵
三千未報公度不可待而見將校無可用者
流人馮湛適在州公召與語曰君能有功不
特雪前罪且遂爲　朝廷用北鄉恢復自此
始矣湛請行公曰請行易耳今當不俟奏報
以兵相付既受此命即以群盜授首爲期一

有弗任軍法非吾敢貸也遂檄湛帶元管權
湖南路兵馬鈐轄統制軍馬即日令湛自選
潭州廂禁軍及忠義寨凡八百人即教場誓
師遣行仍命凡兵之分屯諸州縣者皆聽湛
調發違慢者立誅又出軍令牌付湛軍士所
過秋豪擾民及臨敵不用命或既勝而擄賊
金帛使得竄逸者皆必行軍法上奏以擅遣
湛待罪且請亟發荊鄂軍又私念湛有善戰
名賊必遁入廣南思得勁兵遏其衝而廣南

非所部未有以為討會受命節制討賊軍馬
而前一日又奉　詔會合諸路兵乃合二命
為一稱節制會合諸路兵馬撥廣南推鋒軍
兵官黄進張喜分屯要害賊知湛至而廣南
守備已嚴乃驅載所掠輜重由間道歸宜章
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
巢穴毋以備禦妨農公得報曰是不獨害捕
寇且必惑　朝廷乃檄轉運司及諸州以為
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旁接三路七郡

林菁深阻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言遣滿
湛之後事方有緒若遽馳備賊必更猖獗恐
民且有附和而起者非細事也因堅乞前所
請荆鄂軍從之已而果聞賊方作箭鏃甚盛
遣入溪峒買毒藥之可為藥箭者公赫然以
蕩滅為期且奏向者連州受賊首李晞降賞
犒備足未幾復亡去為賊令陳峒之次首領
是也以此知不一意討捕容其不死湖廣之
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為晚也樞密

院猶謂當先招降上獨是公策命公躬至軍
前節制公即日戒行師徒不譁耕隴市肆之
人莫有知者既至宜章命湛以四月二十三
日移屯何界山湛請進兵日不答惟給以合
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始發兵符
命湛及鄂州軍統領夏俊五月朔日詰旦分
五路進兵賊初詐降實欲繕治寨柵阻險以
抗官軍公得其情督兵甚峻爰馳入隘口賊
果立寨柵未及成闔官軍至狼狽出戰既敗

又退失所憑乃皆潰走是日奪空岡寨駐兵
十二渡賊之起也假唐源淫祠以誑其下日
殺所虜一人祭神至走斬像焚其祠湛遂誅
陳峒函首來獻已而李晞以下誅獲無遺宥
其脅從發倉粟振貸安輯之案功行賞悉如
初令且上其事于　朝振旅而還詔以公忠
勞備著起拜顯謨閣待制湛亦由此復進用
俄徙公知揚州平江遂知臨安府公力辭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天府臣所不能為也方

祖　宗時用人莫重於三司開封高選賢傑
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斂避故得
人爲多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能媚奉權貴
則爲稱職沿襲非一日矣若使方拙自守者
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縱臣欲降心下
氣周旋其間賦性既定如燥濕之不可移終
有不能自抑者徒速顛隮而已奏三上不得
請遂就職入對　上褒勉甚寵特賜金帶進
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進權工部尚書而尹

京猶如故兼侍講久之進侍讀遂權戶部尚
書知淳熙十一年貢舉公尹京逾三年又兼
版曹故時以冗劇日夜不得休公處之超然
閒暇事皆立辦貴臣權家斂手不敢干以私
民閒利病無巨細罷行之或可施於四方者
則疏其事以聞多見施行歲饑畿內小民或
以農器蠶具抵眾於大家苟紓目前明年皆
有失業之憂公乃出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
還之俟蠶麥訖事而歸其子本大家不遵令

小民負約不以時償皆坐罪令下豪家相慶
識者以爲與呂文靖公建請不稅農器事相
埒他日且爲名相　上亦自器異之嘗因夜
直召對出御書三都賦序以賜蓋倚以拓定
中原之事會長子病卒公力乞奉祠　上察
其不可留命以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公復力
申前請得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執求
寧夫人喪服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觀鳳
翔府上清太平宮紹熙元年八月自製壙記

又爲治命凡沐浴斂葬之節莫不備具時公
方康強無疾人或怪之二年二月十一日晨
起猶讀書理家事如平時俄暴感風眩遂卒
享年六十有六寄祿官自承事郎積遷至正
奉大夫封自山陰縣開國男至開國伯食邑
自三百戶至九百戶致仕進正議大夫遺表
上贈銀青光祿大夫以卒之歲十一月四日
葬于山陰縣天樂鄉竺里峰之源公娶同郡
高氏早卒繼室括蒼李氏亦先公若干年卒

皆追封碩人子男二人𥡴常承奉郎監淮西
總領所建康府酒庫克常承奉郎知台州
天台縣丞皆前卒女四人長適溫州平陽縣
主簿梁叔括叔括卒再適提舉湖北路常平
茶鹽張孝曾次適通判建康府曾榮今存者
惟適曾氏女而榮卒矣孫男二人宥承務郎
某某官孫女二人尚幼公以英傑邁往之資
自學校科舉時已卓然出千萬人上仕雖至
侍從所謂設施未究一二閒居九年遭遇遘
出意表而公所養愈剛大不爲事變之所折
困人莫窺其涯一日嘗語某曰里中或謂僕
以誅殺衆故多難不知僕爲人除害也湖湘
鄉者盜相踵今遂掃迹者二十年綿地數州
深山窮谷之民得以滋息而僕以一身當謗
讟萬萬無悔於厚公可謂知命者銘曰
維宋中興　三聖相承公聽並觀以
出賢能公奮于幽有德有勳知我者
天用我者君蹈義秉節迄至耆艾山
立在庭以道進退大夏方建拱把鏃
村豈殊棟梁萬牛莫回生或忌之亦
歎其死我銘弗誣用詒太史

楊夫人墓誌銘

鄂爲東方大邦　宋與以來多名公卿鉅積
不仕及仕而不顯者如穆參軍脩士兵部建
中學易劉先生跂皆既死而言立化行於家
至今學者尊焉建炎南渡人物淪衰矣而山
堂華先生諱庭芝經爲人師行爲世範德義
之化自家人始凜然克配前數公先生之仲
子處士諱灝之夫人曰武義楊氏年二十有
一而嫁二十有三而字二十有六而寡寡四
十有三年年六十有八而卒卒一年而葬望
處士之墓實紹熙五年十一月丙申也夫人
自爲華氏婦事山堂及君姑錢夫人一步趨
一話言悉皆華氏家法耳目濡染又皆天下
長者事故行成德進山堂以爲稱吾家婦宗
黨姻戚鄰里皆取法焉處士先山堂不祿嘗

是時夫人尚盛年也遂誓不再行二子伯如
學步踉蹡不踰閾仲尚襁褓及能言夫人皆
親授以孝經論語毛詩國風為之講聲形正
章句具有師法二子未從外塾而於幼學之
事各已通貫精習卓然為奇童矣其後子益
長夫人身任家事不以荒其子之業故皆舉
進士中其科然夫人不喜子之得祿所以教
而進之者父師莫加焉於虖非是毋固不能
成其子非華氏家法亦不能成是婦也予少

時猶及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之渡江者
家法多可觀雖流離九死中長幼遜悌內外
嚴正肅如也距今未五十年散處四方寖不
能如故時久而不變如華氏者蓋鮮矣夫人
曾大父瓌大父彬父伸御皆不仕子曰豐從
事郎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嶸奉
議郎知徽州歙縣事孫復亨慈孫陽孫耦孫
孫女七皆處豐來請銘銘曰
　華氏之先化行閨門我覩夫人典則

具存夫人之賢實應圖史有如不信
視其二子東有茂檟處士所藏雖不
克祔蓼乎相望

陸郎中墓誌銘

公諱沅字子元會稽山陰人　曾大父珪國
子博士贈太尉　大父佃中大夫尚書左丞
贈太師楚國公　考實右中散大夫贈少師
公於某為從父兄某蓋少公十五歲方為童
子時公已學成行者以兩浙轉運司進士試

禮部不中試博學宏詞又不中乃以世賞試
吏部再為第一人所與交多　時知名士每
見某必諄諄道其所與共學日夜磨礲浸灌
以希古人者曰時然進之時然莊氏名華早
死不顯而進之則故相湯岐公也及岐公以
文章事業相　高皇帝公猶沉浮州縣久之
乃得監行在都進奏院監尚書六部門岐公
每見必留公道往昔相從講習時事抵掌笑
語公輙俛首蹴踖自引去岐公亦歎息以為

不可親踈後輩躐進至大官者相望公頤處
百僚底自若也歧公免 相門下士多牽聯以
罪斥未去者亦不自安公獨澹然如平時人
亦莫指議者初少師自山陰徙四明已數十
年婚姻皆在焉蓋四明人也會史魏公入為
參知政事為右丞相與公實姻家少相從魏
公亦器待公而公未嘗數謁見朝士亦莫知
其相國親且厚也監門歲滿遷太府寺丞權
尚書戶部郎久次當爲眞矣而公亟求歸養

得提舉兩浙市舶權知舒州提舉福建市舶
贄曰益國夫人憂以歸初通判泉州者嘗有
所請以法拒之公去而提點刑獄兼權舶司
事通判者因詠提點刑獄以危法中公公平
日以恭謹聞又方以舉職被賞遷一官朝論
右之公雖得罪猶傳輕比於是公廢門絕交
遊誦佛書以夜繼日多至萬卷不復言再仕
亦絕口不及仇家對客清談而已自束髮至
老無一日廢書尤長於詩閑澹有理致在場

屋時以賦稱老猶自喜子孫及族黨從之講
貫皆有師法公爲人夷雅曠遠與人言惟恐
傷之然遇事必力行所知無所撓屈嘗爲丹
徒丞朝廷用言者遣使籍江上沙田立稅額
使指甚厲吏莫敢違亦或從而張虛數以爲
功使者至郡聞人人稱公詳練乃檄與偕往
公既極論其不可又爲詩陳民情詩流傳至
朝廷遂止不行沙人礱石刻其詩今猶可考
其使福建也有中貴人所親登南甲者輒諷

公以珍貨別進公正色拒之戒典客者他日
謁至勿復通其不阿類如此公在自修職郎
至朝奉大夫而廢二十三年以紹熙五年四
月六日卒享年八十有五娶盧氏封宜人先
公十二年卒享年亦八十有五六子曰梓通
直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先公十二年卒曰格
舉進士曰之瑞國學免解進士曰橦曰櫶曰
之祥皆舉進士一女適文林郎監淮東總領
所糴場樓鈞六孫曰炳曰煥曰炎曰熺曰燮

曰尉四孫女諸孤以慶元元年九月二十五
日遵治命返葬于會稽溢塢望少師墓百步
且來屬某爲銘銘曰
仕躓於時年登耄期孰奪孰與理莫
可推銘識于幽孰知我悲
知興化軍趙公墓誌銘
慶元二年八月辛亥朝請郎新知興化軍事
趙公以疾卒于第越十月庚午葬于會稽會
稽五雲鄉湯家畈之原明年九月乙卯諸孤

案夫等壘其衰見予於郡西南澤中泣且言
曰先君之葬將請銘于執事以大事之日迫
方伏苫塊間不能自通今幸踰年未即死敢
以季事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莫
君子純之狀來告惟公幸許之某等即死無
憾矣予以老疾辭請益牢維公文學治行皆應
銘法而案夫實娶予從孫女與其第同時中
進士科爲鄉里后來之秀乃卒與銘謹按公
諱彦真一名彦能以淳熙新制改今名曾出

宣祖昭武皇帝之後曾大父諱叔潛贈武康
軍節度使埤川郡公大父諱賚之武經大夫
浙東路兵馬鈐轄贈右朝請大夫考諱公懋
左朝請大夫知臨江軍贈太中大夫公少純
篤從故侍御史王公十朋學王公嘗得中書
舍人張公孝祥書不欺室榜持以遺公所以
期公者甚遠公益自奮雖舉進士蓋不止爲
科舉而已然同時爲進士亦皆推之遂中其
科調撫州祿事參軍以太中公憂解官歸除

喪起爲信州弋陽縣丞終更謝建寧府觀察
推官爲者如格改宣教郎知寧國府宣城縣
未赴以內艱罷除喪知平江府吳縣通判表
州知興化軍　朝廷知公若寖多謂且用矣
而得郡未及赴遽至大故公之將赴撫州祿
事參軍也太中公戒之曰汝任治獄人死生
所繫也可不勉乎公再拜受教既就職吏
甚嚴視囚之寒暑飢渴慘然不啻在已因以
歎曾輸其情曰不忍欺吾父也會部使者以

事付獄有冤狀而使者方挾風指甚厲人皆謂乖其意且得譴吏尤皇恐即欲搖掠成之公叱吏去具列其冤使者爲屈因欲薦公公亦終不就也太中聞之太息曰吾有子矣及在建寧幕南劒州將樂沙縣諸寨軍食不時給群卒空壘來訴于轉運司趙公公碩謝公師稷爲使乃檄公行公馳至沙縣與其令調財得三千緡明日召卒于庭閱籍自下給之軍吏及卒長皆不得一揺手衆乃大服比至

將樂給之如沙縣亦皆大服於是識者謂公所試者小然猶能表表如此他日功名事業詎可測哉郡守鄭公伯熊知公最深有疾不以郡事屬其貳而言於使者請檄公攝守疾革獨延公至卧内屬以草乞致仕奏其知之如此高宗皇帝永思陵攢宫事興公適爲吳縣轉運司調取洞庭青石期會廹不可遽辦公即日涉湖至其地召石工泣諭之曰　先皇帝櫛風沐雨惡衣菲食爲天下攘殄醜除

大盜輕賦薄役汝曹數十年安居樂業亦知所自乎今官取此石欲何用而汝曹尚可顧望不竭力哉於是民趨役不待督責先期皆畢使者欲上其勞於朝公力辭曰此臣子職也袁州積彫弊公佐其守窮利病根源一切罷行之郡爲一振民困於坊場官弊於護運皆久不能革公奮曰小民知目前之利不知後日之害一陷於坊場則富者貧貧者大壞非死徙不得免乃取尤者白守請于戶部蠲

除之梃繫收檄一旦發空郡人讙呼以爲昔所未有護運異時多以所遣官非其人故多竊害公一切精擇才吏其以權貴請託來者皆力拒絕之抵公去所發漕運四十萬緡不費一錢造朝得知興化軍未及到郡而卒享年五十有四公爲學工文辭有集五卷易集解五卷他所著未成編者尚多初太中通判饒州有江州統軍官王蓋者坐事下吏吏江州鄂州鞫治獄成而家以冤聞由是復命太

中勒之得寃狀明白並賴以不死而太中以決疑獄進秩除郡未幾捐館舍益之家人懷太中之德無已乃厚齎金帛以助葬爲請公固辭不受曰非吾先人之志也益家人泣而去蓋公之清德類此然常畏人知故予亦不得而悉書也公娶李氏馮氏皆早世贈安人今皆從楚徐氏封安人四子二女皆李出康夫迪功郎隆興府武寧縣主簿先公十一年卒案夫從政郎隆興府南昌縣丞寯夫從政

郎臨安府於潛縣尉忞夫未仕女長嫁從事郎新平江府常熟縣尉劉祖邈次未行二孫時敏時哲銘曰

以公之才　何適不宜　晚始專城　政弗
克施　天嗇其報　子孫是貽　匪筮匪龜
聽我銘詩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孫氏會稽山陰人四世祖沔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謚威敏有傳國史曾祖之文朝議大夫主管杭州洞霄宮累贈正奉大夫祖延直奉議郎通判盱眙軍贈朝散郎考綜宣義郎致仕母同郡梁氏夫人幼有淑質故趙

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辭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始十餘歲謝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宣義奇之乃手書古列女事數十授夫人夫人日夜誦服不廢旣笄歸今文林郎寧海軍節度推官蘇君瑑逮事舅姑左右就養唯謹凡組織縫紉烹飪調絮之事非出其手舅姑弗悅舅姑歿夫人執喪哀毀喪事家廟如生祭薦豐絜中度疾已革猶修秋祭不知其力之憊推官女兄寶朝議大夫直顯

謨閣呂公正己之夫人性堅正善持家法凡家人必責以法度不知者以爲過嚴至夫人能事之則終身怡怡未嘗少忤宗黨閧既稱譽夫人之賢又以知呂夫人非難事者也紹熙四年從推官官臨安以其年七月辛巳疾終于官舍夫人平生奉淨圖氏能信踐其言及處生死之際盥濯易衣泰然不亂世外道人有所不逮亦賢矣享年五十有三五子瀛太學生汭洞濱潞皆卓然自立能世其家盍

推官與夫人善訓督之力也二女長適修職郎通州録事參軍王易簡次尚幼孫男二人曰遷幼未名字予世家山陰先太尉遷夫人實與咸敏夫人爲女兄弟予與宣義外兄弟也少時交好甚篤今夫人年逾五十而殁予乃及銘其隧則予安得不老銘曰

猗與夫人率德不愆舅姑宜之曰善
事我移其事姑以奉女公雍雍肅肅
既和且恭相夫以正教子以嚴施于
先後以遜以謙一病不復奄其告終
我作銘詩用詔亡窮

奉直大夫陸公墓誌銘

吳郡陸氏方唐盛時號四十九枝太尉枝最盛唐末自吳之嘉興東徙錢塘吳越王時又徙山陰魯墟宋祥符中贈太傅諱軫以進士起家仕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　太傅生國子博士贈太尉諱珪太尉生　尚書左丞贈太師楚國公諱佃　太師生中散大夫贈少

師諱寘少師八子皆以文學政事自奮公諱洸字子光少師第四子紹興初以蔭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浦江縣尉歷饒州司法參軍徽州司法參軍湖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知玉山縣江淮等路坑冶司主管文字通判通州知荊門軍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遂致仕積官至奉直大夫賜紫金魚袋封陳留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以慶元

元年十月丙寅卒于私第享年七十有二初少師避建炎之亂益東徙居明州鄞縣之横谿猶返葬山陰至公兄弟遂有即葬鄞縣者故公以三年十二月庚午葬于縣之豐樂鄉西嶴之原諸孤請銘于公從弟某某則少公一歲兒時分梨共棗稍長同入家塾實知公比他人爲詳公天資穎異數歲能屬文舉進士連拔兩浙轉運司解又爲江東轉運司解首然卒不第公不以慍有司治經考古益不

少懈爲吏窮日夜勤其官未嘗事燕遊所至上官委以事公至忘寢食寒暑以趨事赴功在玉山時刻剔蠹弊根原窟穴毫髮必盡正俸外他增給悉棄不取比代去計其數凡六十餘萬故諫官尹穡有别業在縣歲往來邑中尹爲人喜議論仕者多憚之公不爲動尹頗歎公每曰子光清足以肅吏惠足以養民諸邑求其比殆未見也自荆門回奏事殿上所陳合指皆即日施行明日孝宗皇帝對

輔臣稱公之才丞相王淮公力薦之遂擢江西常平使者到官治便坐於廳事之後治事退足迹不履中國揭所治錢穀出納之最于壁列案皆簿書終日坐卧其間目閱手披窒罅漏嚴期會官屬吏胥奔走承命不暇不旬月事大治一道肅然歲旱公一先事爲備得米百萬斛吏不能一毫爲姦五州之民訖無流　於是特進一官遂除提點刑獄且進用於朝會有臨江軍民習儀卿爲其奴所殺獄

成則謂儀卿弟宣卿實使之宣卿既服復以冤告凡八移鞫皆然最後特以命公公始得其情宣卿實無使之之迹奴亦無異辭遠近稱神明事上刑部刑部以爲疑言諸朝移大理寺窮治久自卿以下亦不能與公異宣卿竟不死公既以自請得奉祠而歸矣於是益知奉法守官之難不復有仕進意甫七十即上書告老始終進退之際可謂無媿矣公娶林氏吏部侍郎保之女三男子桂脩職郎臨

秀州蘆瀝鹽場已卒椿迪功郎臨安府臨安
縣主簿棣迪功郎徽州歙縣西尉二女子長
適迪功郎平江府司戶參軍詹騤次女適從
政郎監楚州鹽城縣鹽場耿開孫男焯煒燁
煒煥皆進士孫女適文林郎新監台州支鹽
倉宋安雅餘尚幼銘曰

遭余適兮晚乃逢擢使節兮撫囷窮
發積勸分兮急歲凶以經決獄兮平
反之功人不我知兮道則通歸築室
兮老于東位列卿兮善始終服三品
兮五等之封植檟鬱鬱兮起墳崇崇
閟百世兮過者必恭

中丞蔣公墓誌銘

公諱繼周字世修初周公相成王封元子伯
禽於魯是為魯公別子伯齡封於蔣其後子
孫因以國為氏至漢有蔣詡十世孫休自樂
安徙義興陽羨縣始為吳人裔孫仲相唐宣
宗僖宗故蔣氏益大　宋興有堂為仁宗侍
臣之奇執政　徽宗初帝相　孝宗皆不去
陽羨而公之先獨益東徙家處州青田縣曾
祖球贈通奉大夫祖槱父仔宣教郎致仕贈
中散大夫公天資警邁七歲賦牧童詩有奇
思遂精詞賦十四棄其業習戴氏禮期年輒
通貫諸老先生自謂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
成之者期以閭處曰吾將有以發子公先時
往候之甚謹先生喜曰子誠可教士當務學
才不足恃也予於書能博觀而得要則善如

其未也當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
拜謝自是窮日之力無所不讀人罕見其面
遂舉進士中其科調衢州常山縣主簿試教
官中選歷太平州州學臨安府府學教授改
宣教郎入為太學正會省官除差簽書鎮東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復入為司農寺主簿召
試館職擢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秘書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遭中散公喪
服除起知舒州陛辭改宗正丞初公在館中

得對所論甚衆其間因論和糴省運　孝宗
皇帝大悅曰公文絶類陸贄省運誠不難行
又曰朕將用卿卿果有趨事赴功之意乎公
逡巡退避久之　上亦默然方是時士大夫
銳於進取者衆得　上一語白謂結主知往
往遂投合以取大官公獨若不敢當　上意
者故至是財得補郡然　上終賢之辭日上
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卿尚
龍記否舒州待次幾年公以三年對上曰卿

家貧毋老豈得待遠次當除卿行在職事官
公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固願朝夕膝下然
幹蠱於外亦子職也敢有所擇　上益察公
靜退乃大悅即有是命改秘書丞兼國史院
編修官權吏部郎官公還朝逾二年杜門絶
造請諸公貴人以爲簡我將假他事出之會
熒惑犯氐公因對言氐者邸也驛傳宜備非
常不淹旬都進奏院果灾　上諭輔臣曰將
某博學善論事卿知其人否皆對以不詳知

上乃自禁中索班簿閱之將作監闕即命除
公已而命下則少監也蓋有密以資淺爲言
者上終不快未幾遷將作監遂兼太子侍讀
然所以屬公者顧不在是方試太學諸生未
出院除右正言實淳熙十年九月也十一年
正月同知貢擧有禮記義絶出流輩已見黜
公力主之擢置高等及啓封則吳人衛涇也
已而廷對遂爲第一十二年二月兼侍講八
月遷右諫議大夫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

公任諫官中執法凡五年知無不言初　上
受内禪收召四方名士擧集於朝其間議論
或過爲激昂貴近不便之於是妄言方秦檜
當國時遴於除授一人或兼數職亦未嘗廢
事又可省縣官用度於是要官多不補而収
召絶稀公首論之曰往者權臣用事專進私
黨廣斥異己故朝列多闕至有一人兼數職
者今獨何取此朝臣俸祿有限侍從卿監郎
中以至百司月計其俸乘除百緡而已假使

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是特一二節度
使俸耳其省幾何而遺才之事上下交病且
一官治數司而收其禀裘延齡用以欺唐德
宗也執倡此議者請得其人詰之其言蓋指
貴臣人服其敢言時著令贓吏必坐舉官既
屢施行矣有狩億者以贓坐罪而舉官獨置
不問公劾之曰此非有所避則有所庇耳同
罪異罰法且由是廢　上悅命有司舉行如
初詔進士黃光大上書送台州聽讀公極論

其不可且曰臣既樸愚不長於言人之有言
又不能開導以廣言路實有愧焉太史奏日
中有黑子公言日衆君德豈容陰慝乘之大
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
用事下民之困窮皆其應也願　陛下仰觀
天文俯察人事以消羣陰之萌會地震公復
反覆論奏而加詳焉將行郊禮　上春秋寖
高或以陟降拜跪爲勞公言今距冬至則踰
半年願　陛下清心省事養性導和毋強疲

勞毋過燕樂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
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
性之藥自今以往宜若神祇在其上下　祖
宗臨其左右誠意所加幽明並助將不勞而
成禮矣　上悉嘉納議者亦翕然以爲得耳
目之體有女冠請於　皇太子妃以久廢
上清宮額徙置其居因爲住持祝妃本命女
冠入謝禁與適有他女冠祝　中宮本命者
同列庭中爭長舊例以住持者爲首事聞

上取文書毀之初不知有舊額也　皇太子
皇恐不敢入朝群臣不知所爲公乃抗言徙
廢額置他寺觀天下皆有之然女冠自不應
入宮今當一切禁絕僧尼道士女冠勿使得
入而已　上悅曰御此奏善處朕子父間矣
封以付　東宮明日　皇太子入謝　上歎
甚皇太子令　太上皇帝也亦遣人謝曰非
公慮不及此方是時　上以暇日時御佛堂
閤召其徒入對或自內東門賜肩輿以入故

公因以爲諫自是遂無所召士論歸重都下
喧傳遊奕軍統制官笞百姓娠婦至墮胎公
上章彈之詔大理寺鞫治同時又有故內人陸
靚姬者訴其夫恃爲閤門官無故棄逐且據
有其貲公詩窮治其人自訐下吏詞且窮乃
遣人妄詠公曰旦暮且除簽書樞密矣公叱
遣之論愈力會考殿試進士此兩人者相與
合力於是大理具獄以爲所笞乃軍妻公爲
風聞不實即日統制官者復還故官且賜金

帶而靚姬所訴亦得不治考試畢公方再抗
章詔遷禮部尚書辭不拜出知婺州未幾以
母喪解紹熙元年除喪復還從寧國府加煥
章閣待制徙太平州比四年易三郡適遇水
旱公力行賑恤之政寢食不置所條上者皆
盡利害之實其大略曰臣夙夜訪求荒政言
者萬端然大指不過廣儲畜一事爾有備則
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
故奏多見聽其以常平樁管通融賑民蓋得

請乃行又旋已補足且究傷五分許賑糶方
高宗時已屢省之春秋頒矣常平使者顧劾
以爲罪或曰是爲其所親報宿怨公盡自言
於朝公曰吾初不計此人臣奉行寬大詔令
寧過無不及天下豈無公論會使者召用公
亦以口語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頹
垣壞瓮悠然自適讀書旦暮不輟時從其耆
老而訓其子弟若未嘗貴達者初公任言責
累年排擊不避權豪至士大夫有以訐得謗

傷者輒語同舍曰夷考其人平日恐不至此
及廣詢之果不合故一時在朝寒遠孤進之
士得以自保而四方牧伯皆得究其設施
不爲怨仇所搖及公治郡善政爲一路最所
遭乃如此人爲公憤悒而公未嘗見之色辭
於虖非學問之力寧克至此居嚴逾年稍起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俄感疾以通議大夫
致仕遂卒實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
享年若干娶梁氏故戶部尚書汝嘉之孫封

碩人五男子綸修職郎台州司法參軍緈宣
義郎知徽州休寧縣丞繹承奉郎維將仕郎
紳承務郎二女子朝散郎通判温州湯宋彥
進士梁至其婿也五孫男一孫女皆幼諸孤
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處州某縣某原
以某獲從公遊屬以銘不敢以衰老辭銘曰
孝宗龍興大哉爲君聖意圖回群才
駿奔于時語公爾朕自知今且巨用
欽哉勿違公屹如山却立弗前曰臣
實愚敢先衆賢　帝初不怡久乃太
息是予所求忠厚諒直乃長諫垣乃
丞御史陳謨謇謇國論所倚一去不
復白首外藩晚躋于朝浩然丘園維
始及終進德彌劭勒銘茲隧萬世是
詔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五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呂從事夫人方氏墓誌銘

維中國呂氏自五代至　宋歷十二聖常有
顯人忠孝文武克肖先世婚姻多大家名冑
婦姑相傳以德先後相勉以義富貴不驕汰
雖甚貧喪祭循守其舊養上撫下恩意曲盡
雖窮陋巷環堵之屋鄰里敬化服之猶在京
師故第時於虖盛哉從事郎諱大同之夫人
方氏嚴州桐廬人曾大父楷尚書駕部員外
郎大父蒙朝散郎尚書屯田員外郎父元矩
朝散郎知建州建州之殁夫人尚幼事母已
爲宗黨所稱年二十有一來歸生一男一女
而從事不祿夫人能篤禮孝義哀死字孤爲
子求師擇友日夜進其業而教其女以婦事
皆訖于成不幸得年不長四十有九而卒於
淳熙三年祖平猶未仕也及祖平通朝籍以

宗祀恩贈從事通直郎夫人亦追封孺人故祖平每言輒霣涕曰祖平不天不得以斗升之祿養吾親視斯世尚何聊惟圖所以慰親於九原者在墓隧之文乎遂來告某於山陰澤中曰願有述某亦早失先親與吾子之憾無異也行年八十每思之殆欲忘生則吾子之悲哀某實能深知之其敢愛一日之勞不以成吾子之悲乎初從事葬于信州上饒縣明遠鄉之德源山以滌水齧墓趾改卜于薦

墓少東二百步實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初沒時祖平寠不能以隱祔從事墓乃即婺州武義縣明招山祖墓之旁窆焉自改窆從事歟日奉夫人歸祔而筮未得吉祖平於是爲承議郎知興化軍仙遊縣事女嫁朝請郎添差通判鎭江府曾棐孫男檡年孫女萊孫銘曰

維呂世世有令德繄女父母皆得職
夫人熏陶成厥質行則尊矣壽胡嗇
歸隱同穴慰存歿先刻此銘俟卜吉

夫人陳氏墓誌銘

紹熙慶元之間予以故史官屛居鏡湖上有東陽進士呂友德自太學來與予遊問學論議文辭皆有源流而衣冠進趨甚偉予固異之訪於東陽人則曰是清潭呂君紹義之子呂君蓋賢有德而其配陳夫人又賢生三子孟則友德仲定夫季友之孟固奇士仲季亦有聲學校場屋間能稱其兄者也自是友德

不閱歲必一過予過必見其進予老病謝客無貴賤多不能接獨友德來欣然倒屣不知疾痛之在體也歲戊午十月壬午忽墨其衰絰叩予門哭且言母夫人不幸以八月戊子歿矣得年六十有五卜用十二月壬申窆于孝順鄉蟠谷之原以其家君之命徵銘於予予方病亦不勝悲不敢以病爲解乃按從事郎陳君肅狀序次爲銘夫人與呂君同邑人曾大父懿大父嚴父子淵皆鄉長者夫人幼

孤女功不待教而能稍長佐其母經紀家事
如成人大父猶無恙奇之爲擇所歸得呂君
既嫁事舅姑以孝聞女妹適人傾其嫁時橐
裝無少靳積勤儉以裕財隆祭享以盡孝厚
振施以立義呂氏之興夫人之助爲多處事
明果雖呂君有不能回者諸子獻疑亦堅守
初意不爲變曰後當如是及事定一如夫人
言人人歎服其後呂氏家益康大第千礎堂
寢尤宏麗而夫人顧自抱損齋居玩道即東

偏汛掃一室蕭然如老釋之廬或終日不出
閾如是歷十餘年呂君與諸子屢勸其歸堂
中皆不可然絲枲鍼縷之事至老猶自力服
日勉諸子以學授諸婦以家事諄諄不惰雖
古賢婦殆無以加不幸一日不疾而卧醫藥
至皆却之曰吾固無疾也已而遂不復語諸
子方就試馳歸省疾領之而已神宇泰定超
然就蛻及有司以友德名上禮部報至夫人
不及見矣可哀也已夫人三女嫁吳一嫁徐

僑徐顯皆良士孫男四人銘曰
　山盤水紆龜食簭從吉日壬申宅是
幽宮表表三子奮繇書詩維夫人之
賢有以基之

承議張君墓誌銘

君諱鎮字深父年三十有八慶元三年十一
月壬辰病卒以四年九月庚申孤某葬君于
臨安府西湖佛首山之原因其伯父寺丞功
父鎡以君之友太學內舍生陳公道原狀請

銘予與功父交二十年信重其言而陳君所
叙文亦甚美可考據遂與爲銘君家秦之三
陽曾大父安民靖難功臣太師靖江寧武靜
海軍節度使清河郡王追封循王謚忠烈配
饗　高宗皇帝廟庭大父諱子厚左武大夫
康州刺史帶御器械贈少傅考諱宗元通議
大夫敷文閣待制贈少師君幼而穎異強記
好學少師遇郊祀恩任爲承事郎稍長主管
建昌軍仙都觀遭少師憂未除而母夫人繼

卒君執喪累年毀瘠幾不可識族人以不勝
喪爲憂共諭勉之始稍自抑然終喪猶羸甚
歷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務書安豐軍判
官廳公事江淮荊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司檢踏官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
錢糧所太平惠民局積官承議郎君之爲船
場人或啗其非勳閥所宜處君謝之曰景迂
晁以道先生所嘗爲也吾處之懼弗稱敢薄
之耶訖代去不以卑冗怠其事自守以下皆

歎譽之晚官藥局尤號閑冷顧無所施其才
又素簡儉遠聲色獨以書自娛時屬文辭凡
志然未嘗妄出以示人所居帷屏壁門皆有
銘以自警戒其文尤高沒後始或見之皆驚
其才服其識以爲使未死得畢中壽其所至
詎可量哉孰謂不幸年止於此君嘗以進士
試禮部見黜不以懟有司亦遂不復踐場屋
諸公貴人多知之然仕常從銓與寒士並進
至終其身其靜退乃天性娶楊氏太師和王

存中之孫繼室以潘氏少保安慶軍節度使
邵之孫皆封孺人子男一人渥將仕郎有賢
稱女一人與孫伯東皆幼銘曰

君家勳德奕世傳圖像麟閣侍甘泉
佳哉公子何翩翩才當用世不求年
有美樂石可磨鐫百世之下知此賢

朝奉大夫石公墓誌銘

公諱繼曾字興宗周武王之弟康叔封於衛
五世生碏伯邑于石是爲石氏之始祖而會

稽新昌之石實自青之樂陵南徙距公二十
三世其詳見於世譜左朝議大夫累贈正奉
大夫諱端中朝散大夫大理正出爲福建路
參議諱邦哲迪功郎溫州平陽縣主簿累贈
朝奉大夫諱祖仁公之三代也公幼穎異入
家塾日誦千言過目不再寺正築堂名博古
藏書二萬卷每撫公歎曰吾是書以遺爾無
恨矣客至侍左右進退應對唯謹客悚然不
敢童子視之曰石氏興未艾也朝議捐館舍

時公尚未生遺言吾致仕得任子恩當以予適曾孫公既生補明州文學調黄州黄陂縣尉以便養親監潭州南嶽廟歴臨安縣新城縣主簿楚州司理參軍監行在編估打套局門監建康府戸部贍軍西酒庫知饒州德興縣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提轄行在文思院未及造朝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八自迪功郎十遷至朝奉大夫公事親孝執喪如禮毀瘠幾不可識除喪久之乃復居官守家法

以廉自勵俸入可以受可以無受必辭餽饋可以取可以無取必却徇公而忘私約已而裕物損利而篤義為主簿新城時謹簿書捉吏姦以善其職聞移於潛丞邑民讙於境上曰柰何奪我主簿久乃涕泣辭去在楚州治獄尤詳明屬縣尉一日獲盜十輩意且得釀賞同僚爲言君雖怒然不可縱盜公正色對曰盜誠不可縱罪亦不可入因辭亦不可不盡同僚退相顧曰尉賞不諧矣然憚其正不

敢復言獄成真盜財伍人餘破械遣去部使者趙公思尤賢公一路有疑獄滯訟輒以委公公治之無遺察雖受罰者皆稱其平德興壯縣俗喜負氣健鬭而終訟公始下車歎曰是不可以柱後惠文治也於是爲政一本於教化有兄弟宗族爭訟者輒對之泣下多感愧而去俗為一變繕治學宮聚經史豐饍羞尊延耆老而賓友其秀民又創小學以誘進其童子誦書之聲聞於行路會科詔下德興

與薦送者二十有三人比他邑爲最盛縣之遠郊貧民憚多子或不能全公舉行胎養之令置保伍以察之甚悉而盜攘因不得輒發其政大抵類此郡以上聞勢孤無爲援者不報還朝從吏部得兩浙漕司屬官公澹然無滯留色浙江西陵渡舊設官護舟檝歲久不復擇人其弊叢出歲有覆溺公建言請各命文臣一貟察其懃惰以爲陞黜且渡舟一置備舟二以翼之雖有惡風怒濤可無大害江

之津官舊爲築舍數十區爲待渡之所後輙廢往來有暴衣露蓋之患公亦請以官廢壓復之事有施行者皆至今爲利而識者惜其不盡用也公雖以任子入仕然志在繼世科嘗貢禮部不合有司退而力學著書比卒遺藁可次第者數十卷多可行世娶鄒氏封安人先公一歲卒丈夫子三曰正大正誼正權皆舉進士而正大亦嘗至禮部女子子九已嫁者五鄉貢進士鄒溪修職郎新邵武軍司戶參軍趙善駥從政郎新隆興府府學教授王益之國學進士孫之淵國學進士劉敏文其壻也諸孫將以卒之明年慶元六年正月丙午葬于山陰縣謝墅之原以安人祔前期來請銘銘曰

噫大夫秀而文學自強仕有聞秩中
郎返蒿焄我作銘貴其墳後百世仰
遺芬

方伯耆墓誌銘

伯耆甫姓方氏名士繇一名伯休莆陽人曾大父會事 徽宗皇帝出入禁闥顯謨閣待制贈少師大父昭左朝請大夫嘗入尚書省爲駕部郎中父豐之右迪功郎監建州豐國監中書舍人呂公居仁著作郎何公晉之皆屈年輩與之遊紹興間有名士方德亨者是也予嘗序其文今行於世伯耆甫所自出曰兵部尚書呂公安老尚書以臨大節不撓死淮西之難載在國史伯耆甫遭父憂時財十二歲從太夫人依外家居邵武軍執喪已能無違禮而事太夫人及庶祖母以孝謹稱入小學與它童子從師授經既退意不滿爲朋儕剖析義理師聞之怵然自失既冠遊鄉校試輒在高等聞侍講朱公元晦倡道學於建安往從之朱公之徒數百千人伯耆甫年尚少而學甚敏不數年稱高第因從家從之於崇安五夫籍谿之上所以熏陶器質涵養德業磨礲浸漬於至以廣大高明者蓋朱公作

成之妙而伯耆甫有以受之也伯耆甫既見
朱公即厭科舉之習久之遂自壓不爲進士
專以傳道爲後學師六經皆通尤長於易亦
頗好老子嘗歎曰老子之言蓋有所激者生
於衰周不得不然世或黜之以爲申韓慘刻
原於道德亦過矣又曰釋氏因夷也至於立
志堅決吾亦有取焉其博學兼取不以百家
之駮掩所長如此亦足見其資之寬裕忠厚
與世俗異也伯耆甫晚得脾弱之疾春夏之

交輒作不能食者彌月乃已慶元五年夏病
如常歲至五月庚申忽命家人爲之總髮既
畢取鏡自照正冠危坐而殁得年五十有二
娶黃氏曹氏男女各三男曰丕曰立曰平女
嫁張崟劉學稼幼未行明年卜葬于武夷山
石門寺之原六月丕書來請銘其辭指甚哀
予雖老病昏眊亦重違孝子之意且伯耆甫
之賢固願有所述遂不敢辭初德亨之文豪
邁警絕人莫能追及而伯耆甫之作則閑澹

簡遠有一倡三歎之音世莫能優劣之也工
於書自篆籀分隸行草諸體皆極其妙又能
講其時世之變與圓方腴瘠之法聽之終日
忘倦遺稾數百篇與它著書甚衆丕等方輯
之未成好方技治疾有奇驗能逆決生死著
傷寒括要亦未成嘗謂予曰士貧惟賣藥可
爲然予孫繼爲之有息且欺則不免害人不
若不爲之愈也大抵伯耆甫多才藝所能輒
過人其思慮精詣又若此然在伯耆甫皆不

足言故不詳著銘曰
　方氏三徙而不出閩君從朱公始爲
　建人武夷山麓鬱有封樹車過必式
　曰是爲伯耆甫之墓

留夫人墓誌銘

慶元六年十月余之友信安徐賡赴告其母
夫人之喪于山陰澤中曰賡不天早失先人
先人無他子賡與母氏相恃爲命稍長娶婦
諱賡出游獲從一時知名士學問母氏與婦

韓治家事以待賡歸賡雖游不敢甚遠母氏壽而康間有小疾則馳歸省到家往往已愈母氏見賡所與諸公論議辨質文章則大喜曰使汝嘗在吾傍詎有是哉今年六月賡客都下得報母氏有疾賡即日歸行二日而遭大變至家已無及矣俯仰天地豈能生存大事未終不敢致毀惟是幽隧之銘敢請于執事賡忍死以須執事忍却乎按狀夫人姓留氏當山之馬旺人曾大父唐大父永父師古

世爲儒夫人適西安人徐君諱國潤徐君一鄉善士其卒也故尚書謝公諤狀其行而內相洪公邁誌其墓不知徐君者以二公許與可信其賢夫人資端重色莊言厲然遇慢已者輒退自省曰吾其有以致之舅姑御家嚴夫人左右無違嫁女妹凡已嫁將服飾椎澤無所惜與先後處自始逮終歡如一日凡徐君行事見稱於族黨閭里者多夫人相之而賡之學識卓然聞於世者抑又夫人教誨之

力也是可以得銘矣夫人享年七十生丈夫子一賡也女子子三知武當縣劉銘新知樂安縣劉璹前監太平縣稅韓朴其婿也孫男曰晉孫女長適進士翁時敏餘二尚幼卒之歲某月某日葬于清平鄉官檥山祔徐君之墓銘曰

三代益遠世廢女史豈無淑人曾莫之紀埋玉于泉孰知貞堅我文尚傳夫人與焉

渭南文卷集第三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虖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爲憾也至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已者若自壯歲

客游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公諱郯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郃岀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事參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糯米場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遇郊祀恩積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爲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爲編修官公府吏素容養習爲姦利無所畏忌視掾屬蔑如也公因事時白發其甚不可者群吏縮栗至相

語以公白事爲憂未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虜猶窺江淮　上慨然思却虜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散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匭院丞太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蹤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

淮南新被虜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
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　陛下省察
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貟琦獻羨緡
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聞
乾得免輸餞部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
錢券利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
能流轉然猶有弊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
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爲戰場無復土產
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且不

行何以爲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
公密奏虜盟固不足恃然其主虜儒懦故背
敗盟之失方幸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齪齪
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若惑浮言遽動不
惟力有未給又啟彼使生事朝廷且旰食矣
上頗采用其說公因言眞爲揚楚之衝當城
此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
郡有上供與經制羨數可得太半止乞給降
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千人臣身自督役不

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有四日告畢
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　上聞益知公可用
代歸入對所陳又合　上指乃有武昌之命
入辭　上慰諭曰卿眞州之政不苟鄂上游
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意到郡有事第
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盡力
鄂爲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
司鼎立異時多縱肆雖帥府僚屬皆下視郡
守公素剛介難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

衣冠視瞻其偉號令設施皆當人心由是莫
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强自如縱群卒入市視
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
至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
訖公去無敢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
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廉得之馳入提舉軍
事張平家平素以兄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
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
飲亦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

邑有詔名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
之且授以方略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臾
勢爲私請公弗聽俄獲臾以獻及公還朝
上首問獲臾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
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辠然唐青實盡力賞
未償勞敢昧死以爲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
破舟殺人又欲斷其指公厚賞捕之竟伏法
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師大言曰今
張公在此汝尚敢爾耶歲大疫公爲之營醫

藥以全否爲賢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槥民
家一牛死貸錢三万以買犢治聲聞于行在
及使江東公言部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
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且兩月請先馳
至部議所以賑䘏者又條上其事甚悉 上
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 上惻然
曰何以使吾民得食至麥熟耶公又具以討
畫對 上勞勉遣行會詔諸路諸郡陳事之
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歉民流去年渡江而

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
枕籍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
私負甚厲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括馬
括鑄錢幣未見其利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
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行方力而公
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略
不爲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
可者又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
守相附結排公頗 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

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
仲兄秘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
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爲家蕭山
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
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爲一變門當吳越
大道有病于旅死于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
之無遺力歲惡飢民爭歸公公爲設食不可
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閒無事
時出門徜徉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遥見稽首

祝之曰願吾父壽百千歲爲窮民歸諄廟十
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
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
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
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
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
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
之喪與碩人合窆于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
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

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
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孝叔孝李未官而卒
孝稺從事郎監嚴州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
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鶴鹽場袋鹽
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也
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
能之孫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
待制稍顯榮然皆不得盡行其志祕閣之子
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起家出入朝廷

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臣亦
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
識者謂天嗇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
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
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
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爲驗矣生晚不及拜待
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
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
故也時方葬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

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
來遺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
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
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耶用
是不敢辭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
稅若時張公表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
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萬億出
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躓言歸江瀆

風雨財散貽然耋期化被閭里天其知
我報在畀子教忠之榮四品告第尚有
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
不識面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
敢與通惟兩人曰山陰張君棄會稽王君時
會相從驩然如故交張君端亮英達不幸卒
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予悵

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
舍媿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
從天官銓調湖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
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或奏疏薦君而揚
歷久且嘗爲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官君一
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
似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壽津津見眉宇
曰某於是粗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荅曰
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己皆可賀也及卒予聞

訃嘆嗟爲　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君仕雖
蹶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而銘
之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超大
父元發皆布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
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親孝事兄悌處鄉里
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敬有法與
兄時叙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
戶參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
知紹興府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

七遷至朝散郎賜緋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
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
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
皆以爲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爲家東藩之
守猶異宮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維
曲加恩禮豈若用故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
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家人之樂哉
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觀
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

有大過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中力爭守爲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求阜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爲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于所書特其

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貲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爲不足言故皆略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爲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槀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淑柔孝恭晩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顯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韻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鼎與田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㓜諸孤將以十二月甲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于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儁偉天所授早篤于學晩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逌悠遲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之在庭騏在廄築丘植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爲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爲新昌君之籍在焉爲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爲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爲鄉人而石氏益爲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爲賢長者至君繼

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遇以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僞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觀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爲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

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子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敝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爲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貌與族人吏部公晝閒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那將終爲之而君又

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虖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之原實祔大基來請銘銘曰

維君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蹟報
不在身在後裔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其與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篤紳士大夫父某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

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歷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絪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絪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苕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容有得古劒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劒命之幼讀書即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爲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數繹古義開廣　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樂聞其説輒嘆息不已一夕夢　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爲賦詩他日以示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欷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彊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耻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書以問尚書君尤不謂可凡再爲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

除喪監通州金沙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波禍者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説摘近似語以爲訕禍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爲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且慰解言先人遂事　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毋戚戚毋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矣　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所料久之起家爲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時李莊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時嘗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李公至蘄州薨矣君爲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権貨務乾道元年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月庚申葬于番陽縣鑒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李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郎戶部

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臧誨一孫倠始予自蜀召歸出爲江南西路常平使者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爲贄卓然有元和遺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廓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
教中蹈嶮艱凜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
是傚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琯字子律寧州眞寧縣人其先爲邠寧望族世以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舜民爲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太中大夫也諱居權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　徽宗皇帝嗣位下詔

求言太中時爲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數以爲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姦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沅陵後以子仕登　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適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爲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虜戰走其名王大酋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

與虜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殁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辛巳亡去巡檢司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擧其鄉以爲恥詬聚謀亂令託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爲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爲檄諭杞以禍福杞皇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

訟久不决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率不以時吏亦以此援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官爲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憩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爲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二籍手若何皆踴躍而去更相告即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太守洪公邁異其能方厲于　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

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爲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司處之卒及牧羊兒爲證旣繫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冤他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兒問孰爲殺老卒者憎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告眞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靑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貲於市庫無遺卽日釋義子去湘鄕縣械鋪卒張德上州以

爲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詰之曰玆罪十惡赦宥所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泣曰因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共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冤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終不言賞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之有榜於州治門

言提轄官者爲帥謀將稱兵林公愬閫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卽僉廳鞫問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甚爲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訴故出下策爲此榜以爲不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

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鞫獄矣爭至暮林公亦悟謝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毆非震也公曰罪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强果自信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爲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

者兩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興中武陵大水犯縣城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亟命賈土於布囊以窒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閣賦輸一切必以實吏不得一

搖手民忘其吏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數遇枯旱公爲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有營田征賦比他爲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於民稅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低卬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晏以病告不見聽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甚

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以其事論薦于 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翔翱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餘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饜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爲國光華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

自藩方勤其官如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紓目前從之藥局隸太府積姦弊至衆公日夜窮極弊原爬梳而纏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官要官而近比厄於未爲郡公亦小疾思彷徉外藩力請去乃知嘉興府中貴人盧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有鍾諄者糾之監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

判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脚必如法乃可一郡稱快故人子乘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榑年忿爭交訴于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瑨得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于其兄止之復悖兄兄以告官公爲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瑨爲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爲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發隱伏覩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姦豪之譏作矣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公孜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過 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檥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被 命使金國右史將擬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旣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

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比其天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公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郎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若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錄院檢討官 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鍔三孫烜煋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倜儻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遯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于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

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
屬其爲銘其與舍人同爲史官因得從公遊
義不可以老疾辭銘曰
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
英彭原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道
以忠中奉履艱有功兵間傳家不興益
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蹶是生記注
麟儀鳳翥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于
幽公逝不留 上聞歎息加錫祕職生
誰不煞貴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爲豫章
都尉葬於吳胥屛亭始爲吳人至晉侍中贈
太尉玩生始始生萬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
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公丘公生探
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生
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爲戶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
遷猶居吳遭唐季之亂始從家撫州之金谿
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處士諱戩配曰
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饒氏
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
氏從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
政生而穎異端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
有常度讀書目能質問出長者意表與季父
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不敢以
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礲浸灌甚

至十三學爲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聞以大
學先生一聞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
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之多自貶以爲不可
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益奇閱世
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
不可雖名儒顯人爲時所宗者必刀斥之恨
力之不足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
於時象山晚爲朝士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
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於野著書傳

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
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于
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
年卒子男三洽濬浹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
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儁才而器
度淵粹可喜浹方就學女五項點朱日邁鄧
文子其壻也皆良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日迫
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
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
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朋游不應併以銘
見屬因辭焉逮三年請益勤乃叙而銘之銘
曰陸姓入漢祖好畤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
呉晉至唐世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
世八九皆可紀兮雖不公卿世爲士兮後乃
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兮維時伯
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
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畱使耄齒兮伯章之志
在其子兮我銘于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詵
左朝散大夫皆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
祖妣潘氏李氏張氏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
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尚氏贈鄭
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州
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
建皆世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
諱必大成童俱入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
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學宏詞如其志
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功郎
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
司戶參軍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皆
不能獲安撫龔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
此皆飢民群聚貸粟以自活耳禁黠爲之倡
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公乃檄
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
豪授之策併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

二人而已龔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
至屬邑流民坌集公日夜行視凡累月全活
鉅萬諸司共薦于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
奏合　上指諭以將襃用遂改宣教郎知建
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
有餘民栖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
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
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因聞其聲即引服淨
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

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爲故出訴之郡
郡方以他事怒公即逮所縱因繫鞫甚峻因
不能自伸并邑吏皆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
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猶久不決御
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色
目猥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
預借苟逭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
於轉運司得稍朘邑額以蘇鄉校久不治公
凡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爲之甫滿秩詔赴

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會益
公參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陛辭所陳又合指
命公郵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
先是同安宿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
者以爲擾既損其半而監亦遂廢亟復會歲
荐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郡乃知地
產鐵炭民以不售爲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
而爲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
宜詔命復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

有術公私皆便又奏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鉛
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爲兵始殺鉛以
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爲飛煙其滓惡下
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爲用亦嘗以入鉛不入
鉛錢較其堅脆及冶爲兵初無異徒使虔信
兩州歲歲輓運謂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
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倚辦於常賦不
足則取征榷之羸以補之乾道閒守臣偶以
羨餘爲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爲例

會征榷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趣辦於坊
渡二十九所今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貨錢
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爲鑄本可歲得三萬
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利也事
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
於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
城北以禦灊溪漲溢民田數千畝復爲膏腴
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之外其一公自捐奉
爲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石陂分其

流旁則爲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
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
令丞視之得實圖上于州公按圖自以意定
水門高下甫去壅水未尺餘符古傳迹與所
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喜至感泣乃
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公
無盡時徙知潁州過闕　上諭曰潁兵悍
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
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

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
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　聖慮上喜明日
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請益公也
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
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
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止
之且微諭以上指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公
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
告卓辭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譁者章貢二

水來自郡南夾城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
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溺公始作南橋
又治道路以石易甓取數百丈興國縣之安
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雖築而易
壞壞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
江東常平茶鹽公爭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
徐田陂其渠瀕江數決將徙渠則地主不可
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爲己害復不
可交訟于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酬其

直柘陂民遂皤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爲兩支其一掠縣壖而去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閧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公爲相水之衝爲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產以畀民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行於諸路池

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之會閩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于門名其門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爲公之賜言者詆於閩言誣玉山之役以爲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閩門屏外事讀書賦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疏益公

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意開禧元年十二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綖登天綱今爲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二人頌穎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之歿也葬廬陵縣膏澤鄉金鳳山祔大塋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申奉公柩合窆焉維公仕自迪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爵營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

龍舒與弟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登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贑境公訪得之爲治産築室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鄉人有寓管近者旹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前後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公屢推恩數以貺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　孝宗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數文閣

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晩承莊周息黥補劓之說名其堂曰乘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碣多出公筆既歿綱以朝奉大夫新知眞州郭君賛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十年且嘗過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敢辭銘曰

仕不爲不逢人不以爲通年不爲不究

人不以爲壽有愛在民百世不泯有葉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甲父才字子明尤以賢著閭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從義爲善士矣二男五女獨奇夫人以爲吾門亦將賴爲及少長女工婦儀不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得年家婦嫠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弔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揚公廷秀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起家也

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爲大縣文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本如子明之言夫人以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郞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某揚烈揚惲

旹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
後先解進士曾需二女及穉皆已卒孫男八
人彛之彬之勝之潒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
旹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
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崇曾克寬
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曾克應利見克
寛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琳予
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
澤中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稹之狀來求

銘予年八十三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斂而好
修静以寡過持身如畏趍義則果我銘
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墓誌銘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
述大父琢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爲善鄉人過
其門乗車者式放蕎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
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社者至君不
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共

以大義寛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
人皆喜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
萬餘卷號彭氏山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説命
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其席旦暮不懈
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是賙
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
嘗試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篤者君不待
其求亟饋之蓋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
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梁以濟渉甃甓以

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迟無吝辭
矜色以人不知爲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
進士輒阸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
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
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即日南歸自誓老於
故鄉築第闢壯園林臺沼爲一邦之盛自號
求志居士或曰玉峰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
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
月癸未考終于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

定改元正月甲申葬于石陂東岡之原初君
從艮齋平園誠齋三先生遊君之卜築也三
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
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
銘而三先生皆已殁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
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
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嫕有法度先
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
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蓮皆有學行女子子
二周瓌曾煒其壻也孫模果棨檠案桀杲棨
棻槩檠模槩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
壻曰吴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蕴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
親恩以及人世與其仁冠弁峩峩後從
前訶憂娓則多横書充宇行必稽古孰
予敢侮於庠孝求學講行修言歸于丘
我作銘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玭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
侍讀學士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
太保諱某兩世皆贈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
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諱某中散大
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
卿登載 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
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爲時聞人游公定夫銘
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
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歛然若不能盡者正議

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宛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群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廸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爲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忤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

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駉爲守擇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爲文歔之語頗及時相駉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即爲告訐之舉特相大怨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婿且其子玭之婦翁遂玭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

黃巖爲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爲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職徙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勇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爲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審史官蓋有取焉歸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刑明而寛前日輸公上不以時者皆期而至又因定賦一鄉

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爲利它鄉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賑糶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餘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藏悉如其故政既成顧縣學久弊不治乃力葺之進秀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爲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孳醫藥莫不爲之經理而於掩骼瘞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論之猶感涕也召赴

都堂審察監　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公事親
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
瘠注血食米不禦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
如一日朋友規以於禮爲過輙痛哭以對規
者亦爲慘愴至除喪久之容貌猶不能復故
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獄訟不苟
合亦不爲崖異然有一獄事士民輙譁曰此
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
符上疏錮不許親民來爲船官所著書及文

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爲築祠
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嘗謫于明而
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於
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
此會歲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爲以一
郡荒政客米自海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
發積錢廣糴以爲後備朱公爲聞於朝如其
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灌四千頃公爲之
親爲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衢

州大臣爲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
符蓋不輕畀及入對所陳皆當　上意且行
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亦名城也公下
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恪敬
不懈學校釋奠器服有不如禮令者一皆正
之盡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安基在
郡境遣郡僚致奠入士爲之興起既擢爲尚
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吏畏縮不敢肆孤
遠微耿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三年五

月某甲子遇疾捐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禄
至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于會稽陶山西塢
祔正議墓娶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
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濛文林郎新知衢州
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時濂將仕
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
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
尚幼公家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
目輙不忘尤長考訂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載

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爲時所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皆期之甚遠晩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議嘗以爲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之年漆乃以呂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

太尉隧銘實出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拜正議於牀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爲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蕃會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則宜民晩纔爲郎志不盡信陶山之旅松栝孔碩峩峩高丘過者必式

墓表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是爲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爲某之六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人李氏祔是爲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或以爲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爲其姊不可考也 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

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寖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距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爲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草間蓋陸氏祖某亟往視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爲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開道蓺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群

從有曾孫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具書始末于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爲郡望族自光祿公諱良臣以死動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爲中興賢輔熏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貴仕而學行

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于官舍年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

言旣遣吏來趣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縣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鬻之友鬻而有其直徐生出訟于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

人服其決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斂具歸喪一切皆出公力又爲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公雖閑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爲義有婚姻不能舉及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楙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楙年卒有子在外名以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衰絰而入

將冒取官公力排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爲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可以爲孤託死者公眞其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民承奉郎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定民少有疾亦已卒乂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民仁澤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大夫直華文閣前淮

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婿也孫七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脩好信承奉君以少保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鎭江府排岸兼拚船公事卒于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次君所至動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爲功則肆爲侵刻行道爲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去故時鎭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

死而督其子君慨然爲之言皆得捷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可比待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癯瘠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爲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歎自是疾遂不可爲而君每是父每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數比卒伯恭哀之見於歔欷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

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與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爲也是爲比後世尚有考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楷年字承叔其

先山陰人嘗　仁宗皇帝時有諱沔者仕至
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
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逑
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
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
于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
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
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
家與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

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
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于司并幽薊山
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
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
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不見
採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
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
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
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爲學識如此安

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
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
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
爲損哭泣君於是奉嫂撫孤姪盡敬盡愛
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
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經擇名師
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姊
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
不幸其孫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爲立後胡

氏之祭賴君乃得不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
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疏咸有倫序歲以爲常
有餘又以及姻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旱
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糶賤
來償者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
散而之四方者君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
曰所得幾何柰何捨鄉里而去以此旁近無
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洪湖募
人耕其中積粟爲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

固利矣泆湖則無以瀦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爲大槩類此槪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潁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迪功郎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銘壙中又來請文以表墓

上於庠毅修而命室施豐而報嗇維報不忒亦不在丞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皆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初恍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蓋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皆斷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逮字思順能詩終身

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槃道聲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稾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

父諱松東陽東陽人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于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濰州北海人曾大父

諱競朝議大夫直秘閣大父諱愼修迪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㬂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孫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攻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悉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于會稽山陰清嶼比塢之原三子拓揉二女尚幼予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予中表孫氏則表孺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

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虖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　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己酉葬祔　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虡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惔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第三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塔銘

祖山主塔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留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在右就養先意承志終身

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成鬱爲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囷大庖床敷潔溫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祖既老亦有二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予銘者慧弟子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况至四世閱百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龍游殁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峩眉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蓋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顧爲之憮然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

骨巉巉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袞袞如黃河之行地中爲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肇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延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讒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吕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爲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

從遁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安隨不苟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慧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從觀音復還省院皆蕭然小剎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經解法界觀圖會三師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稾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焚香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塟于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端了逵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與德山孰優師笑不答豈得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有唐世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此亦異求承其師傳目赧然為羞我祖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用媿逢掖

良禪師塔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游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如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卍庵禪師道顏為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莂餘事能文詞善筆札

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激核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剎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為卍庵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丞公廷之守臨海起遂翁領紫霄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卍庵與遂翁所同建也逝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躓道成謗
集廬阜峩峩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
名立

高僧猷公塔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
老人宏材博學高行遠識卓然出一世之表
雖華嚴其宗而南之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
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討取其妙以
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閒

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
勵風操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
富貴有以供施及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
輒拒不取於乎賢哉脩仲出陳氏生七歲從
同郡大善寺晏侍爲童子十有二歲祝髮受
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交得其學又遊
錢塘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
爲弗逮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
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
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
而院益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
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
亦益葺號爲壯利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
爲留住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
爲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
矣將安歸耶亟棄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
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遍別平日
所往來者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

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五色粲然弟子即菴
之丙建塔奉靈骨及舍利以瘞脩仲度弟子
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四
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于衆者
蓋以百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
乞銘銘曰

予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蹤之不
爲利誅不爲勢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
同也考脩仲之爲人可謂有古高僧之

風矣吾子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
下之公也

別峰禪師塔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嶓為岷岷東行紆餘起伏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峰摩星辰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峩眉山通羲犍為二郡實在其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

自放於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峨眉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不喜在家迺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探賾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不可圜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法於中峯道場廼挐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

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揜也久之南遊見溈山佛性泰福嚴月菴果踈山草堂清晋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之師潛遯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

千七百雖耆宿名衲以得棲笠地爲幸顧爲
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慧南遷師亦西歸
始住臨邛鳳凰山舉香嗣密印歷住廣漢崇
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
住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
不會菴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
皆自謂意消稍或間闊輒相語曰吾輩鄙吝
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抵金陵應
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

舉以代己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
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
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婁葺莫能成至是始
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
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譚帥張公孝祥
嘗延以大溈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
而京口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溈使
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
廼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

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
至行在所　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
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
堂引對於選德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
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
見聞覺知　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皆如
此提倡亦非別人語　上爲微笑時秋暑方
熾師再欲起　上再留使畢其說廼退後十
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齎賜御香恩

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注遣使馳賜
且命作序師廼築大閣祕奉以侈　上恩師
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遯不返相與築
菴於山北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峰二大
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峯得請明
年　上受內禪取向所賜　宸翰識以御
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今住
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
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

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
髮皆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于別峯
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
梵年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
智穆慧宸等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緯者山陰
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又得記
莂遯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　上爲敕
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塔曰智光庵曰別
峯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

爲語録晚除過　壽皇被　宸翰咨詢法要
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奇偉已別行於
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陰鏡
湖屬某銘師之塔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
蜀結茅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
銘曰
　圜悟再傳是爲別峯坐十道場心法之
　宗淵識雄辯震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
海口電目旄期稱道卓乎澗壑松也叩
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鍾大鏞也師
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爲生隱
於崦嵫其可以爲終乎

海淨大師塔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爵貴士
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
院僧智性與語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
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詞已而事皆井井有
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

任之亦能察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
知也及淳熙末予還朝與南宮歲奏薦領祠
部而會稽守言靈祕院本蘧篨茇文地智性
以孤身力成之今爲名刹請以其徒世守之
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性公
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耶又五年予卧疾鏡
湖上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
六月五日示化將奉遺骨塔于小夾山且來
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氏子七歲從廣福

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袍號海
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秘五十一載年九
十度弟子七人覃求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
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
人行昭行聞銘曰

龜食箸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
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

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群處群兒
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
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肯造靈
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
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
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
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
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
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

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
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
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
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舉木菴欲往黃
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
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
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
如此秖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
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

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
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
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
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庵微笑曰黃楊禪
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
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
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
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

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冶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　旨以界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㮣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

疾猶不少廢偈逍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于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

浩實開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嶄崒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具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
呑余國栗蓬脫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刼

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道場衆
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
萬里鐵關後十大刼摧山堙川法力所
持此塔巋然

退谷雲禪師塔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校頴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龜峯山堂

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遊
江湖至吳見鐵庵一大禪爲侍者一日室中
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
曰侍者三應又作麽生師拂袖徑出鐵庵大
喜持佛照偈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移育
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
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
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
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

延師師闔萬壽頗廢即欣然就之淮南轉運
使虞公壽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
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
方居東庵父子曰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
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
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
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
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
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

衆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内庫金以賜
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
年廣殿邃廡崇閎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
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
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
衆曰意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蹋
著臨行業識茫茫一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
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塔于寺之東北隅世
壽五十八僧夏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子

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爲七會錄行于世師
初欲以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
處約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
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
侍僧慶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欵予爲
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
以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
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
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

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背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師之才用世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為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圜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

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圜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遊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山陰陸游務觀

祭文

皇太后靈駕發引祭文

風御上賓王衣永閟生堯鈞弋尚懷帝武之祥從禹會稽遽奉寢園之卜母慈罔極坤載無疆方同軌之畢來悵東朝之已遠然而艱難契闊歸慰聖主問安之誠壽考康寧躬享先后莫致之福陰功陽德上際下蟠歷邃古而罕聞知聖心之無慽臣藩維有守愴慕徒深目斷栢城神馳翣御敢修饋奠之禮少致攀號之心

祭梁右相文

人之生世如雲之出于山川雲不自用用之者天降爲甘澤散爲豐年抑有時而弗用則輪囷磅礴或卷或舒以自適於野水之涯荒山之巔彼雲無心豈有用舍之異出處之偏哉公之在朝道大材全不爲世變不爲物遷

顯相廟郊華衮金蟬太平之功溢于簡編謝病而歸大節愈堅從容邇英抗議慨然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前孰謂萬鍾之禄不足顧留遂委之而僊乎抑公之學得聖所傳視生死爲一區笇華屋於荒阡乎又豈如雲之既散廓然太虚則前日用舍初不足以爲愚賢乎酒不盈觴肉不掩豆獨區區之詞寫其肺肝者公豈捐之乎

祭龔參政文

某官劒南公在廊廟書從驛來如奉色笑哀窮悼屈忌其不肖歲戊戌春某辱號召歸未及都公歿荒徼山川阻脩萬里孤抵官事有守不遑往弔寓哀一觴公乎來醻

祭曾國太夫人文

嗚呼昔先太師遯世懷寶播慶于家生我元老維少傅公秉德逢辰長養成就則緊夫人少傅在朝衮衣繡裳帝錫夫人御醴宸章少傅在藩豹尾玉節帝錫夫人兼金重帛僉曰盛哉其榮則多夫人曰噫其報伊何帝虚元弼方屬少傅于時夫人以疾即路煌煌安輿少傅實從天祐德人華其初終某受恩門闌義均子姓晩借婦息升堂修敬萬里羇宦忽承哀音東望永懷碎裂寸心遥車轔轔傾動鄉鄰隕涕羞奠形留神往

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賓德門象服有煒娣媵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頎然爲紳

世所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生實忝外姻萬里爲依如在鄉鄰遭此不淑慘然酸辛尊觶之微侑以斯文

祭祝永康文

嗟我與公萬里羇單人孰知之所恃者天庥幾白首相從鄉關追談梁益把酒笑歡云胡不淑一病莫還遺孤子立未逮冠婚謂天可恃公宜百年玉裂竹折謂其永歎公字導江齧蘖飲泉凛凛色詞請謁莫干人或謗嘲公

守益堅雖昔君子終此實難云持此歸何憾九原公喪之東丹旐翩然我病莫與撫柩涕潛矢辭羞奠尚慰營魂

祭劉樞密文

嗚呼公乎有文有武有仁有智立朝無助以直自遂聲氣不動而折萬里之衝從容一言而決盈庭之議蓋人所難公之所易仰天俯地一念不愧秋毫未安寢食忘味輕失富貴矜重朋友之責自然達尊而伸白屋之士蓋

人之所怨公之所畏昔歲癸未某始去國見公西省凜然正色顧雖不肖竊師公直流落得歸公與有力舟過金陵公疾已亟命之不淑旋聞易簀奔不及時實負盛德尚想平生出涕橫臆

祭蔣中丞夫人文

維靈出由德閥克配儒先從容圖史之規肅敬蘋蘩之薦是生耆哲來瑞明時大邦開賜沐之封列鼎極循陔之養奄閱不敝靡究遐齡宅穸有期川途云邈雖莫綴千車之盛願敢稽一爵之恭仰冀靈魂俯歆誠意

祭趙提刑文

惟靈早以茂異起膺簡求逢時休明爲國壽儁建牙淮服擁節王畿方期來朝遽以疾諗掛冠決去共高靜退之風易簀亟聞何勝殄瘁之感某早託通家之好晩逢攬轡之行揮麈軒昂恍如昨日拊棺摧痛莫喻孤懷敢陳一奠之恭少叙九京之訣

祭勤首座文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藝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比獨惟公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頎然野鶴尚在目也郛塔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淚可掬也龍文之若沉水之薰薦甘馥也懷舊之心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祭許辰州文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之第智中吞九雲夢恥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十年分共理之變者兩郡人之不憖生也有涯旅館招魂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遽作夜臺之別嗚兮未遠鑒此哀誠嗚呼哀哉

祭韓无咎尚書文

兄之初載茝蹟而艱逢亂客矣萬里孤騫文方日衰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服

莫救兄奮而前陋巷一室日旰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挈手歡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乃醉柩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卿之奠叙訣終天

祭胡監丞文

惟公文學足以發身政事足以宜民人則不合何罪于神乃者起家往守宜春臨別慨然握手江津曾未逾月乃以訃聞舟載銘旐返其鄉枌臺省衮衮公獨逡巡室家嘻嘻公獨悲辛我雖晚交甚知公真適苦酹觴奠弗及親尚想平生寓哀斯文

祭丘運使母夫人文

昔先大夫懷寶里閭沒世不耀乃以其孤屬

之夫人道德是詔故河圖公文學政事望在廊廟榮養五鼎眉壽百年其德彌劭高識超然朱門書戟視若蓬藋再入都城曾未溫席翩其歸旐方歲之惡公私交病龔寬賦調而河圖公遽以憂歸道路相弔我登門闌情均甥姪宜送宅兆官守所縻矢辭傷悲薦此清醥

祭曾原伯大卿文

惟靈淵乎似道敏而好學韋編鐵硯雪窓螢

凢不足以言其勤冡書壁簡銅牆鬼炊不足以名其博文辭典與論議超卓不使直承明之庭猶當置諸天禄之閣時方越拘攣以用人公奚彼之不若而乃老於悪文之冠弗預甘泉之槖痛結慈闈悲纏華蕚凡閈巷之故交想話言之如昨闔訃相吊携絰涕落羞一醆以祖行冀九原之可作

祭大姪文

汝實　先少傅之長孫岳州使君之嫡子早列仕籍垂五十年夫婦二人更相爲命嶺海萬里淪謝不還收骨於灰燼之中藏槥於松楸之次煩冤痛酷霣涕何言殁而有靈歆此薄醊

祭十郎文

自汝不幸早世將二十年乃克祔葬于　先少師魯國夫人塋兆之南岡迎汝母令人墓尤邇汝而不泯豈不得所頋哉感念疇昔悲痛何言

祭朱元晦侍講文

其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修齒耄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來饗

祭方伯謨文

予與伯謨别於武夷予五十有五齒髮衰伯謨蓋方壯耳顧後日猶長未知别之悲也俯仰二十有一年卒不相遇而伯謨遂捨我而何之乎予年垂八十如朝露之將晞與伯謨别尚復幾時生也相遇猶不可必死遊地下果可期乎予言之及兹涕不可止伯謨尚能有知也乎

祭張季長大卿文

於虖世之定交有如某與季長者乎一麾岷下一家山陰邂逅南鄭異體同心有善相勉闕遺相箴公辭巴歌我病越吟大笑劇談坐客皆瘖公既造朝衆彦所欽我南入蜀九折嶔崟公以憂歸我亦陸沉久乃相遇壺瀾霑

襟宿好未遠舊盟復尋篤言造公公已來臨我偕公和如鼓瑟琴送我東歸握手江滸欲行徂尼頻足噫嘻是實古道乃見于今公還爲御華路駸駸我方畏譏潛恐不深公去我召如商與參渺邈天涯一書萬金我自史闌進長書林迫老亟退突不暇黔亦嘗挽公力微弗任比乃闡公請投華簪旋又闒詡天乎難諶玉樹永閟龍栢已森何時復闡正始遺音潰酒絮中不及手斟英魂如生豈忘來歆於摩哀哉

祭周益公文

㭎緇興庚辰始至　行在見公于途欣然傾蓋得居連墻日接嘉話每一相從朓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隣家借酒小圃鉏菜欵㷀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吊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絶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佐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亦棄免久處于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于智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謂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來震動海内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鄉致此薄酹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哀詞

尤延之尚書哀辭

帝藝祖之初造兮紀號建隆煥乎文章兮躡

揖遜之遐蹤詔冊施於朝廷兮萬里雷風灝噩噩兮貽掃五季之雕蟲閱世三傳兮車書大同黃麾黼仗兮篤言東封繼七十二后於邃古兮勒崇垂鴻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其上兮寂寥無窮柳張穆尹歐王曾蘇名世而間出兮巍如華嵩雖宣和之蠱弊與建炎之軍戎文不少衰兮殷殷靈靈太平之象兮與六龍而俱東余自梁益歸吳兮愴故人之莫逢後生成市兮摘裂剽掠以爲工遇尤公

於都城兮文氣如虹落筆縱橫兮獨殿諸公曉乃契遇兮北扉南宮塗改雅頌兮躋躪軻雄余久擯於世俗兮公顧一見而改容相期江湖兮斗粟共舂別五歲兮晦顯靡同書一再兮奄其告終於虖哀哉孰抗衣而復公兮呼伯延甫於長空孰誦此以招公兮使之捨四方而歸徠乎郢中孰酹荒丘兮露草霜蓬孰闖虛堂兮寒燈夜螢文辭益衰兮哥服龍髯天不憖遺兮黼黻火龍嗟尙戊之一律兮

彼寧辨夫瓦釜黃鍾詬言莫聽兮孰知我衷患難方殷兮孰恤我躬烝嘗不返兮吾黨孰宗死而有知兮惟公之從

沈子壽母趙夫人哀詞

嗚呼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難晝夜號泣匪淚伊血羸乎莫支陛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觀其辭子壽蓋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煢無譏可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飢飢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于學官羹裔在前歎息而麾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絶則輯字渝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意如是十年幸賜第于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母前予後告于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也於虖此子壽之旣言而其未言者蓋可推矣奉身以道義發身以書詩

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有怠忽是以吾親爲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誅千字罔守萬家蓋不足進於斯也子壽之存於胷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吾子壽蓋以爲天下孝子之詒哀哉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一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山陰陸游務觀

天彭牡丹譜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于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中石子灘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户始盛皆以接花爲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 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井李氏劉村毋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户連畛相望莫得而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絶由沙橋至堋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濛陽則絶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

花寂多紫花黄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燕脂樓　金胷樓　玉胷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二十一品紅花

紫繡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黄　慶雲黄　青心黄

黄氣毬

右四品黄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盂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毬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石榴紅　洗粧紅　蹙金毬

間緑樓　銀絲樓　六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内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靳黄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三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

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鞓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即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艷多態而

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燕脂樓者深淺相間如燕脂染成重趺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爲冠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與燕脂樓同類雙頭紅者並蒂駢萼色尤鮮

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秘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未乾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深紅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頷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乃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

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勝疊羅者差大於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

亦富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蕚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繡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葉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未十年發壘紫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黒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

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耶禁苑黄蓋姚黄之別品也其花閒淡高秀可亞姚黄慶雲黄花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黄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黄氣毬者淡黄檀心花葉圓正向背相承敷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哥者白

花帶微紅多至數百葉纖妍可愛莫知何以得名玉覆盂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晩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黄花以禁苑黄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然花戸歳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尚屢書之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千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帟幕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花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翦蓋翦花則次年花絶少惟花戸則多植花以侔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取直

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尚兩千州家歲常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蔕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發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蕩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游書

致語

天申節致語三

得吾道而上爲皇方探真詮之妙有天下而尊歸父適當孝治之隆肆均湛露之恩用侈流虹之瑞恭惟　皇帝陛下德高邃古澤被緜區神武應期三紀撫綏開之運希夷玩志兆民傾愛戴之誠爰輯上儀式彰華旦山呼萬歲驩已浹於神人花覆千官慶更同於中外臣獲預梨園之法部遙瞻鳳闕於丹霄敢采民謠恭陳口號

宮殿紅雲擁紫皇河清電繞擁休祥壺中常占青春在物外方知浩刼長晝立龍旗風不動曉開瓊筵遠飄香堯年豈特封人祝動地驩聲遍萬方

又

樞電効祥丕顯生商之旦需雲示惠肆均在鎬之恩喜溢鵷鸞光生俎豆伏惟　皇帝陛

下聖神膺運垂拱無爲躬堯舜之性仁致成康之刑措克肖其德天惟申命用休非求于民人皆同心以戴號令雷風之鼓舞文章日月之昭明侈甲觀之昌期蹤瑤池之廣宴山呼萬歲花覆千官歡灑上樽味挹金莖之露悠颺法曲聲留玉宇之雲臣等生值聖時身叅樂府敢緣歸美之義賡載太平之詩

廣殿遙聞警蹕音觚稜曉色尚沉沉半空瑞靄爐香散一點紅雲黼座深夷夏驩聲歸羽

舞乾坤和氣入薰琴欲知聖德齊堯舜遡闕
爭傾萬國心
又
有王者興應繞電流虹之瑞使聖人壽賓敷
天率土之心欣逢震夙之期恭致厖鴻之祝
伏惟 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歷數在躬聖澤
上際而下蟠睿化東漸而西被追景德祥符
之治萬寓丕平御紫宸垂拱之朝四夷入貢
爰錫需雲之宴用均湛露之恩臣等端遇清

時遥瞻丹闕聽虞帝簫韶之奏同極驩情綴
漢家樂府之詩敢陳薄技
嘉會千齡豈易逢珮聲俱集未央宮九重鳳
闕曈曨日百尺龍旗掩苒風奇瑞屢書圖諜
上太平長在詠歌中區區擊壤譾蕪詞意與
生民既醉同
徐稚山給事慶八十樂語
伏以就第而賜安車爰及常珍之歲爲酒以
介眉壽宜伸善頌之誠恭惟致政龍學給事
東省近臣西清宿望體鍾和氣生元祐之盛
時道合聖君贊隆興之初政抗議每先於諸
老遺榮靡顧於萬鍾雍容踈傅之歸行見謝
公之起至若籯金比訓庭玉生輝出將使指
之榮入牽色難之養膺茲全福屬我耆英維
降嶽之嘉辰當發春之令月扁堂舊弼紆華
袞以臨觴臺閣名卿煥繡衣而在席式歌且
舞併熾而昌上對台顏敢陳口號
欲知 主聖本臣忠傾盡嘉謨沃舜聰同載

方如周呂尚安車不數漢申公日烘盎盎花
光暖獨映鱗鱗酒浪紅白首同朝各強健眞
好爛醉答春風
致語二
伏以碧油紅旆有嚴幕府之容珮俎華觴用
飾輿情之喜恭惟某官西清禁從東省名臣
據古守經凜北斗泰山之望黜浮崇雅粲銘
鍾篆鼎之辭行表搢紳言書簡冊雖弗容然
後見君子顧未起何以慰蒼生適茲謀帥之

辰誰匙耆英之右佩麟符而就鎭猶屈經綸
雩豹尾以還朝佇聞趣召某官爰申宴樂式
奉笑談士民踴躍而仰瞻將吏奔馳而即事
鏘金石鏗鏘之奏盛魚龍曼衍之觀上對台
堦敢陳口號

曾立蛾眉禁省班至今風采照金鑾縱橫筆
陣千人廢浩蕩辭源萬頃寬洛紙煙雲紛態
度照人氷玉峙高寒從容坐嘯香凝寢試與
賓僚拭目觀

又

西顥司辰素商紀節消日初開於莫府肆筵
式奉於皇華恭惟某官節槩清眞風規簡亮
過眼不再盡讀五車之書落筆可驚早冠萬
人之勇文久傳於後學名疑覩於昔賢凜臺
栢之生風幾使星之下燭繡衣持斧威聲方
肅於列城豹尾屬車趣召行參於法從某官
爰開讌豆款奉談犀畫棟珠簾納九秋之爽
氣金樽玉酒醉一道之歡聲仰對台堦敢陳

口號

凉月參差白露漙請看賓主盡清歡麟符玉
節交相映鳳竹鸞絲殊未闌百穀方登倉庾
足七州無爭里閭安樽前莫惜山頹玉四者
能兼自古難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二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三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一

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報差通判夔州方久
病未堪遠役謀以夏初離鄉里
六年閏五月十八日晚行夜至法雲寺兄弟餞
別五鼓始決去
十九日黎明至柯橋館見送客巳時至錢清食
亭中涼爽如秋與諸子及送客步過浮橋橋

堅好幷昔比亭亦華潔皆史丞相所建也申
後至蕭山縣憩夢筆驛驛在覺苑寺旁世傳
寺乃江文通舊居也有大碑叢道御文寺額
及佛殿榜皆沈睿達所書有碑亦睿達書尤
精古又有毗陵人戚舜臣所畫水蓋佛後壁
大壁也卒然見之覺濤瀾洶湧可駭前輩或
謂之死水過矣縣丞權縣事紀旬尉曾槃來
曾原伯逢招飲於其子槃廨中二鼓歸原伯
復來共坐驛門月如晝極凉四鼓解舟行至

西興鎮
二十日黎明度江江平無波少休仙林寺寺僧
爲開館設湯飲遂買小舟出北關登漕司所
假舟于紅亭税務之西夜無蚊
二十一日省三兄
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留兄家
二十五日晚葉夢錫侍郎衡招飲棠間設苔山
數盆望之如雪
二十六日晚芮國器司業燁招飲同集仲高兄

詹道子大著亢宗張叔潛編修淵坐中國器
云頃在廣東作漕有提舉茶鹽石端義者性
殘忍每捕官吏繫獄輒以石鹽木枷枷之蓋
木之至堅重者每曰本名石鹽天生此爲我
用也其後石坐罪竟荷校云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同仲高出闇門買小舟泛西湖至長
橋寺予不至臨安八年矣湖上園苑竹樹皆
老蒼高柳造天僧寺益葺而舊交多已散去

或貴不復相通爲之絕歎
二十九日沈持要檢正相招飲邂逅趙德莊少卿彥端晚出湧金門並湖繞城至舟中
三十日
六月一日早移舟出閘幾盡一日始能出三閘舡舫櫛比熱甚午後小雨熱不解泊糶場前
二日禺中解舟鄉僕來言鄉中閔雨村落家家車水比連三年頗稔今春父老言占歲可憂不知終何如也過赤岸班荆館小休前亭班

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晩急雨頗凉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爲水會稽山爲案山形如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是蔡氏葬後增築或遷之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三日黎明至長河堰亦小市也魚蝦甚富午後至秀州崇德縣縣令右從政郎吳道夫丞右承直郎李植監秀州都稅務右從政郎章湜來舊聞戴子微云崇德有市人吳隱忽棄家寓旅邸終日默坐一室室中惟一卧榻客至共坐榻上或載酒過之亦不拒清談竟日隱初不學問至是間與人言易數皆造精微亦能先知人吉凶壽夭見者莫能測也因見吳令問之云皆信然今徙居村落間矣是晩行

十八里宿石門火雲如山明日之熱可知也
四日熱甚午後始稍有風晩泊本覺寺前寺故神霄宮也廢於兵火建炎後再修今猶甚草創寺西廡有蓮池十餘畝飛橋小亭頗華索池中龜無數聞人聲皆集駢首仰視兒曹驚之不去亭中有小碑乃郭功甫元祐中所作醉翁操後自跋云見子瞻所作未工故賦之亦可異也
五日早抵秀州見通判權郡事右通直郎朱自

求負外通判右承事郎直秘閣趙師夔方務
德侍郎（滋）務德留飯飯罷還舟小憩極熱謁
樊自強主管樊自牧教授（廣翔皆茂實吏部子）閩人伯
卿教授（阜民茂德翔定子）二樊居城外居第頗壯茂
實晚歲所築尚未成也隔水有小圃竹樹脩
茂荷池渺瀰可喜池上有堂曰讀書堂茂實
華尼寺拜宣公祠堂有碑缺壞磨滅之餘時
時可讀蘇州刺史于頔書大略言秘書監陸
公齊望始作尼寺于此其後瀰漼灃兄弟又

新之後又有賢妹字意者陸氏嘗有女子爲
尼云然不言宣公所以有祠者（家譜禮賴此譜設論嗣者）
（則宣公之嬉也）老尼妙濟大師法淳及其弟子居白
留啜茶且言方新祠堂也移舟北門宣化亭
晚復過務德飯
六日右奉議郎新通判荆南呂援來援字彥能
進士閩人綱來綱字伯紀方務德館客自言
識毛德昭德昭名文衢州江山縣人居於秀
子兒時從之甚久德昭極苦學中年不幸病

盲而卒無子綱言其盲後猶終日危坐默誦
六經至數千言不已可哀也赴郡集於倅廨
中坐花月亭有小碑乃張先子野雲破月來
花弄影樂章云得句於此亭也晚赴方夷吾
尊之集於陳大光縣丞家二樊呂倅皆在大
光字子充瑩中諫議孫居第潔雅末利花盛
開
七日早過辭諸人赴方務德素飯晚移舟出城
泊禾興館前館亦頗閎壯終日大雨不止招

姜醫視家人及綱
八日雨霽極涼如深秋遇順風舟人始張帆過
合路居人繁夥賣鮓者尤衆道旁多軍中牧
馬運河水泛溢高於近村地至數尺兩岸皆
車出積水婦人兒童竭作亦或用牛婦人足
踏水車手猶績麻不置過平望遇大雨暴風
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尺聞行舟有覆溺
者小舟叩舷賣魚頗賤蚊如蠭蠆可畏
九日晴而風舟人懲昨夕狼狽不敢解舟日高

方行自至崇德行大澤中至此始望見震澤遠山午間至吳江縣渡松江風極靜擁庵竹樹益茂而主人死矣知縣右承議郎管鈗尉右廸功郎周郯來縣治有石刻皆文清公漁具圖詩前知縣事柳楹所刻也漁具比松陵倡和集所載又增十事云託周尉招醫鄭端誠爲統㖪胗脉皆病暑也市中賣魚鮓頗珍脫解舟中流回望長橋層塔煙波渺然眞若圖畫宿尹橋登橋觀月

十日至平江以疾不入泊城過盤門望武丘樓塔正如吾鄉寶林爲之慨然宿楓橋寺前唐人所謂半夜鐘聲到客船者

十一日五更發楓橋曉過許市居人極多至望亭小憩自是夾河皆長岡高壟多陸種菽粟或灌木叢篠氣象窘隘非楓橋以東比也近無錫縣始稍平曠夜泊縣驛近邑有錫山出錫漢末識記云有錫天下兵無錫天下清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寧至今錫見輒掩之莫敢取者

十二日早謁喻子材郎中 樗 子材來謝以兩夫荷轎不持胡床手自授謁云知縣右奉議郎吳澧來晚行夜四鼓至常州城外

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荊溪館夜月如晝與家人步月驛外綱始小愈

十四日早見知州右朝奉大夫李安國通判右朝奉郎蔣誼員外倅左朝散郎張堅堅文定公綱之子教授左文林郎陳伯達員外教授左從政郎沈瀛司戶右從政郎許伯虎來伯達字兼善瀛字子壽皆未識子壽仍出近文一卷伯虎字子威余兒時筆硯之舊也至東嶽廟觀古檜數百年物也又小憩崇勝寺納涼遂解舟甲夜過奔牛閘宋明帝遣沈懷明擊孔覬至奔牛築壘即此也閘水湍激有聲甚壯遂抵呂城閘自 祖宗以來天下置堰軍止四處而呂城及京口二閘在焉

十五日早過呂城閘始見獨轅小車過陵口見

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予頃嘗至宋文帝陵道路猶極廣石柱承露盤及麒麟辟邪之類皆在柱上刻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字又至梁文帝陵文帝武帝父也亦有二辟邪尚存其一爲藤蔓所纒若縶縛者然陵已不可識矣其旁有皇業寺蓋史所謂皇基寺也疑避唐諱所改二陵皆在丹陽距縣三十餘里郡士蔣元龍子雲謂予曰毛遠

可作守時有賣黃金石榴來禽者疑其盜捕得之果發梁陵所得夜抵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謝康樂詩云朝日發雲陽落日到朱方蓋謂此也

十六日早發丹陽汲玉乳井水井在道旁觀音寺名列水品色類牛乳甘冷熨齒井額陳文忠公所作堆玉八分也寺前又有練光亭下闞練湖亦佳境距官道甚近然過客罕至是日見夜合花方開故山開過已月餘氣候不

齊如此過夾岡有二石人植立岡上俗謂之石翁石媼其實亦古陵墓前物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闊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土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氏而爲吾宋之利豈亦有數耶過新豐小憩李太白詩云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又唐人詩云再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皆謂此非長安之新豐也然長安之新豐

亦有名酒見王摩詰詩至今居民市肆頗盛夜抵鎮江城外是日立秋

十七日早入鎮江泊舡西驛見知府右朝散郎直秘閣蔡洸子平都統慶遠軍節度使成閔通判右朝奉大夫章汶右朝奉郎陶之真府學教授左文林郎熊克總領司幹辦公事右承奉郎史彌正端叔

十八日右奉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葛郯觀察推官右文林郎徐務滋司戶參軍左迪

功郎楊冲焦山長老定圜甘露長老化昭來
十九日金山長老寶印來字坦叔嘉州人言自
峽州以西灘不可勝計白傅詩所謂白狗到
黃牛灘如竹節稠是也赴蔡守飯於丹陽樓
熱特甚堆冰滿坐了無凉意蔡自點茶頗工
而茶殊下同坐熊教授建寧人云建茶舊雜
以米粉復更以薯蕷兩年來又更以楮芽與
茶味頗相入且多乳惟過梅則無復氣味矣
非精識者未易察也申後移舟出三閘至潮

閘而止
二十日還入嘉州王知義舡微雨極凉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郡集衛公堂後圃比舊唯增染香亭
飲半登壽丘普照寺終宴壽丘者宋高祖宅
有故井尚存寺本名延慶隆興中復泗州有
普照寺僧奉僧伽像來歸寓焉因賜名普照
寺僑置僧伽道場東望京山連亘抱合勢如
繚墻官寺樓觀如畫西闞大江氣象極雄偉

也
二十三日至甘露寺飯僧甘露蓋北固山也有
很石世傳以為漢昭烈吳大帝嘗據此石共
謀曹氏石亡已久寺僧輒取一石充數游客
摩挲太息僧及童子輩往往竊笑也拜李文
饒祠登多景樓樓亦非故址主僧化昭所築
下臨大江淮南草木可數登覽之勝實過於
舊邐迤左迪功郎新太平州教授徐容字
子公泉州人此山多峭崖如削然皆土也國

史以為石壁峭絕誤矣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早以一豨壺酒謁英靈助順王祠所
謂下元水府也祠屬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
之無他祝史然牓云賽祭豬頭例歸本廟觀
者無不笑初紹興末元顏亮入寇樞密葉公
審言督視大軍守江禱於水府祠請事平奏
加帝號既而不果隆興中虜再人有近臣申
言之議者謂四瀆止 封王水府不應在四瀆

上乃但加美稱而已廟中遇武人王秀自言博州人年五十一完顏亮寇邊時自河朔從義軍攻下大名以待王師既歸朝不見錄且自言孤遠無路自通歔欷不已是晚欲出江舟人詞以潮不應遂宿江口

二十六日五鼓發舡是日舟人始伐鼓遂游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非昔比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蹋金鼇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爲詩

讖新作寺門亦甚雄翟耆年伯壽篆額無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者皆由雄跨閣長老寶印言舊額 仁宗皇帝御飛白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本曾子宣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神霄宮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五十餘年印始復爲塔且增飾之工尚未畢山絕頂有吞海亭取毛

吞巨海之意登望尤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舡鞺鞳有聲

二十七日留金山極凉冷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鸑鷟爲天下第一

二十八日風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眞偉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鶻山舊傳有栖鶻今無有右曰雲根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

之郭璞墓奉使金國起居郎范至能至山遣人相招食于玉鑑堂至能名成大聖政所同官相別八年今借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侍讀爲金國祈請使云午間過瓜洲江平如鏡舟中望金山樓觀重複尤爲鉅麗中流風雷大作電影騰掣止在江面去舟財丈餘急繫纜俄而開霽遂至瓜洲自到京口無蚊是夜蚊多始復設幮

二十九日泊瓜洲天氣澄爽南望京口月觀甘

露寺亦府廟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然江不可横絶放舟相西乃能達故渡者皆逆回久之舟人以帆弊往姑蘇買帆是日方至（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兩日間閱往來渡者無慮千人大抵多軍人也夜觀金山塔燈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三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四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二

七月一日黎明離瓜洲便風掛帆晩至眞州泊鑒遠亭州本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鎭楊溥有淮南徐溫自金陵來覲溥於白沙因改曰迎鑾鎭或謂周世宗征淮時諸將嘗於此迎謁非也國朝乾德中升爲建安軍祥符中建玉清昭應宮即軍之西北小山置冶鑄　玉皇　聖祖　太祖　太宗四聖像旣成遣丁謂李宗諤爲迎奉使副至京車駕出迎肆赦建軍曰眞州而於故治築儀眞觀政和中修九域圖志又名曰儀眞郡舊以水陸之衝爲發運使治所今廢

二日見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數年前頗盛甃統游東園園在東門外里餘舊建炎兵火後廢壞淤地漕司租與民歲入錢數千昔之閎壯巨麗復爲荆棘荒墟之地者四

十餘年乃更葺爲園以記考之惟清讌堂拂雲亭澄虛閣粗復其舊與右之清池北之高臺尚存若所謂流水横其前者湮塞僅如一帶而百畝之園廢爲蔬畦者尚過半也可爲太息登臺望下蜀諸山平遠可愛裴回久之過報恩光孝寺少留辛巳之變儀真焚蕩無餘而此寺獨存堂中僧百人長老妙端常州人

三日右廸功郎監税務閻人堯民來堯民茂德

刪定之兄子以恩科入官北山永慶長老蘊常來郡集於平易堂遍游澄瀾閣快哉亭遂至壯觀以歸壯觀舊有米元章所作賦石刻今亡矣初問王守儀真觀去城遠近云在城南里許方惟與國史異既歸亟往游則信城南也有老道士出迎年七十餘自言廬州人能述儀真本末云舊觀實在城西北數里小土山之麓祥符所鑄乃金銅像并座高三丈以黄麾仗道門幢節迎赴京師皆與國史合故當時樂章曰范金肖像申嚴奉宫館狀翬飛萬靈拱衛瑞煙披堤柳映黄麾道士又言賜號瑞應福地則史所不載也今所謂儀真觀者昔黄冠入城依憩道院耳晚大風舟人增纜

四日風便解纜掛帆發眞州岸下舟相先後發者甚衆煙帆映山縹緲如畫有頃風愈厲舟行甚疾過瓜步山山蛇蜒蟠伏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絶頂有元魏太武廟廟前大木可三

百年一井已眢傳以爲太武所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氊廬大會群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梅聖俞題廟云魏武敗忘歸孤軍駐山頂按太武初未嘗敗聖俞誤以佛貍爲曹瞞耳山出瑪瑙石多虎豹害人往時大將劉寶嘗募人捕虎於此周世宗伐南唐齊王景達自瓜步渡江距六合二十里

設柵亦此地也入夾行數里沿岸園疇衍沃
廬舍竹樹極盛大抵多長蘆寺莊出夾望長
蘆樓塔重複自江淮兵火官寺民廬莫不殘
壞獨此寺之盛不減承平至今日常數百衆
江面渺瀰無際殊可長李太白詩云維舟至
長蘆目送煙雲高是也晚泊竹篠港有居民
二十餘家距金陵三十里
五日大風將曉覆裌衾晨起淒然如暮秋過龍
灣浪湧如山望石頭山不甚高無峭立江中

繚繞如垣墻凡舟皆由此下至建康故江左
有變必先固守石頭眞控扼要地也自新河
入龍光門城上舊有賞心亭白鷺亭在門右
近又創二水亭在門左誠爲壯觀然賞心爲
二亭所蔽頗失往日登望之勝泊秦淮亭說
者以爲鍾阜艮山得庚水爲宗廟不泰鑿淮
本欲破金陵王氣然庚水反爲吉天下事信
非人力所能勝也見留守右朝請大夫祕閣
修撰唐瑑通判右朝散郎潘恕建康行宮在

天津橋北橋瑑青石爲之頗精緻意其南唐
之舊也晚小雨右文林郎監大軍倉王熩來
王言京口人用七月六日爲七夕蓋南唐重
七夕而常以帝子鎭京口六日輒先乞巧翌
旦馳入建康赴內讌故至今爲俗云然頃太
宗皇帝時嘗下詔禁以六日爲七夕則是北
俗亦如此此說恐不然
六日見左朝散大夫太府少卿總領兩淮財賦
沈夏武泰軍節度使建康諸軍都統郭振右

宣教郎知江寧縣何作善右文林郎觀察推
官褚意來作善字百祥意字誠叔晚見秦伯
和侍郎伯和名　故相益公檜之孫延坐畫
堂棟宇閎麗前臨大池池外即御書閣蓋賜
第也家人病創託何令招醫劉仲寶視脉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
此山脉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
大抵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卞壼廟也
以祀壼及壼二子眕盱配食壼死於惠帝時

在壺前且非江左事而以配壺非也廟後叢
木甚茂傳以爲壺墓墓東北又有亭頗踈豁
曰忠孝亭亭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爲忠
貞壺謚今曰忠孝則并以其二子死父難也
雲堂道士陳德新字可久姑蘇人頗開敏相
從登覽久之遂出西門游清涼廣慧寺寺距
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
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
堂榜乃南唐後主擫襟書石刻尚存而堂徙

於西偏矣又有祭悟空禪師文曰保大九年
歲次辛亥九月皇帝以香茶乳藥之奠致祭
于右街清涼寺悟空禪師按南唐元宗以癸
卯歲嗣位改元保大當晉出帝之天福八年
至辛亥實保大九年當周太祖之廣順元年
則祭悟空者元宗也建康志以爲後主非是
長老寶餘楚州人留食贈德慶堂榜墨本食
已同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
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當頭仍爲關

要或以爲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
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
朝立柵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
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
淮爲固耶左迪功郎新湖州武康尉劉煒右
迪功郎監比較務李膺來煒秦伯和館客也
言秦氏衰落可念至屢典質生産亦薄問其
歲入幾何曰米十萬斛耳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太

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
有銘在其膺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
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時每有祈禱啓
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
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鱗甲夭矯如蛟龍往
往數百年物木末蓋後人取王文公詩木末
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公自命此
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　先君言李
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

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來遊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毁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

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北卽此是也

九日至保寧戒壇二寺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爲大軍甲仗庫惟亭因舊址重築亦頗宏壯寺僧言亭牓本朱希眞隸書已爲俗子易之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

又有題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旣有國追念君臣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擾奪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南榮者又橫江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閣是也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卽宴於是閣因

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扃後主君臣皆失色及南唐之亡爲兵越兵所焚國朝承平二百年金陵爲大府寺觀競以崇飾土木爲事然閣終不能復紹興中有北僧來居講惟識百法論誓發興造求偉材於江湖間事垂集者屢矣會建宮闕有司往往輒取之僧不以此動心愈益經營卒成盧舍那閣平地高七丈雄麗冠於江東舊閣基相距無百步今廢爲軍營秦伯和遣醫柴安

恭來視家人瘡柴邢州龍岡人晚褚誠叔來誠叔嘗爲福州閩清尉獲盜應格當得京官不忍以人死爲己利辭不就至今在選調又有爲它邑尉者亦獲盜嘗賞甚力卒得京官將解去入郡過刑人處輒掩目大呼數日神志方定後至他郡見通衢有石幢問此何爲從者曰法場也亦大駭叫呼發墜車自此所至皆透道以避刑人之地人之不可有媿於心如此移舟泊賞心亭下秦伯和送藥

十日早出建康城至石頭得便風張帆而行然港淺而狹行亦甚緩宿大城岡金陵岡隴重複如梅嶺岡石子岡余（讀如蚾）婆岡尤其著者也居民數十家亦有店肆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釆石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餘秋早水落已數尺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財五十餘里晉伐吳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得泊即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兩大舟東下者阻風泊浦溆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不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淹速常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可謂兩失之矣世事蓋多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洲在江中上有小山

曰烈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掛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說閨中恨舐犢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山石崖上竹鞭詩皆極高奇與此山稱釆石一名牛渚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洲

爲狄故隋韓擒虎平陳及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即南唐樊若冰獻策作浮梁渡王師處初若冰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夜繫繩於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謬即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寸予按

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乘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冰何力之有方若冰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之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置池州而已其後若冰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遺而遣之然若冰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怠亦可知矣雖微若冰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冰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文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予自金陵得疾是日方小愈尚未能食夜雨

十二日早移舟泊姑熟溪五里泊閱武亭初詢

舟人云江口泊船處距城二十里須步乃可入及至閱武乃止在城闉之外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州周元特操聞予病與醫郭師顯俱來視疾自都下相別迨今八年矣太平州本金陵之當塗縣周世宗時南唐元宗失淮南僑置和州於此謂之新和州改爲雄遠軍國朝開寶八年下江南改爲平南軍然獨領當塗一邑而已太平興國二年遂以爲州且割蕪湖繁昌來屬而治當塗與興國軍

同時建置故分紀年以名之
十三日通判右朝請郎葉夢貞外通判左朝奉郎錢同仲耕軍事判官左文林郎趙子覢知當塗縣右通直郎王擢來午後入州見元特呼郭醫就坐間為予切脉且議所用藥州正據姑熟溪北土人但謂之姑溪水色正綠而澄澈如鏡纖鱗往來可數溪南皆漁家景物幽奇兩浮橋悉在城外其一通宣城其一可至浙中姑熟堂最號得溪山之勝適有客寓

家其間故不得至又有一酒樓登望尤佳皆城之南也往時溪流分一支貫城中湮塞已久近歲嘗浚治然惟春夏之交暫通今七月已絕流矣李太白集有姑熟十詠予族伯父彥遠嘗言東坡自黃州還過當塗讀之撫手大笑曰贋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郭功父爭以為不然東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後身所作耳功父甚慍蓋功父少時詩句俊逸前輩或許之以為太白後身功父亦遂以自負故東坡因是戲之或曰十詠及歸來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十四日晚晴開南牕觀溪山溪中絕多魚時裂水面躍出斜日映之有如銀刀垂釣挽罟者彌望以故價甚賤僮使輩日皆饜飫土人云此溪水肥宜魚及飲之水味果甘豈信以肥故多魚耶溪東南數峰如黛蓋青山也
十五日早州學教授左文林郎吳博古敏叔貢

外教授左文林郎楊恂信伯來飯已遊黃山東嶽廟廣福寺遂登淩歊臺嶽廟棟宇頗盛本謂之黃山大監廟大監者不知何神蓋淫祠也今既為嶽廟而大監反寓食廡下廣福本壽聖寺以紹興壬午詔書改額敗屋二十餘間殘僧三四人蕭然如古驛主僧惠明溫州平陽人淩歊臺正如鳳凰雨花之類特因山巔名之宋高祖所營面勢虛曠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龍山九井諸峰如在几席龍

山即孟嘉登高落帽處九井山有栢玄僣位
壇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對云東梁西梁也北
戶臨和州新城樓櫓歷歷可辨蓋自絕江至
和州財十餘里李太白有黄山凌歊臺送族
第泛舟赴華陰詩即此地也臺後有一塔塔
之後又有亭曰懷古云余初至當塗飲姑熟
溪水喜其甘滑已而遍飲城中水皆甘蓋泉
脉佳也
十六日郡集于道院歷遊城上亭榭有坐嘯亭

頗宜登覽城濠皆植荷花是夜月白如晝影
入溪中摇蕩如玉塔始知東坡玉塔卧微瀾
之句為妙也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四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五

山陰　陸游　務觀

入蜀記第三

十七日郡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二教授同集
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
有小岡阜起伏蓋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
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
舍人所作重修祠碑太白烏巾白衣錦袍又
有道帽氅裘侑食於側有郭功甫也早飯罷

遊青山山南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今為湯
氏所居南望平野極目而環宅皆流泉奇石
青林文篠眞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
峻凡三四里有兩道人持湯飲迎勞於松石
間又里許至一菴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
周濰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顴頰如丹髭鬢無
白者又有李嫗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
自言嘗得異人秘訣菴前有小池曰謝公池
水味甘冷雖盛夏不竭池頂又有小亭亦名

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放爭赴川谷絶
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巓豐沃夷曠無異平
陸此亦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
顔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于山中云夜歸舟
次巳一鼓盡矣坐間信伯言桓温墓亦在近
郊有石獸石馬製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
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到也
十八日小雨解舟出姑熟溪行江中江溪相接
水清濁各不相亂挽行來中三十里至大信

口泊舟蓋自此出大江須風便乃可行往往
連日阻風雨小山夾江即東梁西梁一名天
門山李太白詩云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
片日邊來王文公詩云崔嵬天門山江水遶
其下梅聖俞云東梁如仰蠶西梁如浮魚徐
師川云南人北人朝暮舡東梁西梁今古山
皆得句於此也水滸小兒賣菱芡蓮藕者甚
衆夜行堤上觀月大信口歐陽文忠公于役
志謂之帶星口未詳孰是于役志蓋謫夷陵

時所著也
十九日便風過大小褐山磯奇石巉絶漁人依
石挽罾宛如畫圖間所見過梟磯在大江中
聳拔特起有道士結廬其上政和中賜名寧
淵觀舊説梟磯有梟能害人故得名方郡縣
奏乞觀額時惡其名因曰磯在水中水常沃
石故曰澆磯今觀屋亦二十餘間然止一道
人居之相傳有二人則其一輙死故無敢往
者至蕪湖縣泊舟吳波亭知縣右通直郎吕

昭問來按漢丹楊郡有蕪湖縣吳陸遜屯蕪
湖又杜預注春秋楚子伐吳克鳩茲亦云在
蕪湖至東晉乃改名于湖不知所自王敦反
屯于湖今故城尚存又有玩鞭亭亦當時遺
迹唐温飛卿有湖陰曲叙其事近時張文潛
以爲晉書所云帝至于湖陰察營壘當以于
湖爲句飛卿蓋誤讀也作于湖曲以反之劉
夢得歷陽書事詩叙道中事云望夫人化石
夢帝日環營蓋夢得自夔州移牧歷陽過此

邑也邑人云數年前邑境有盜發大墓棺槨
已壞得鏡及刀劍之屬甚衆梵塼有大將軍
墓四字或疑爲敦墓云
二十日寧國太平縣主簿左迪功郎陳炳來見
泛小舟往謝之則寓寧淵觀下院以提刑司
檄來督大禮錢帛寧淵在梟磯隔大江故置
下院於近邑道流十餘壇宇像設甚盛有觀
主何守誠者今選居太一宮云炳字德先婺
州義烏人自言其從姑得道徽宗朝賜號妙

靜練師結廬葛仙峯下平生不火食惟飲酒
啗生果爲人言禍福死生無毫釐差每風日
清和時輒掩關獨處或於戶外竊聽之但聞
若二嬰兒聲或歌或笑往往至中夜方止莫
有能測者年九十正旦自言四月八日當遠
行果以是日坐逝每爲德先言汝有仙骨當
遇異人後因得疾委頓有皖山徐先生來餌
以藥即日疾平徐因留教以絕粒訣德先父
母方望其成名固不許然自是絕滋味日食

淡湯餅及眩而已如此者六年益覺身輕能
日行二百里會中第娶妻復近葷血徐遂告
別臨行語德先曰汝二紀後當復從我究此
事德先送至溪上方呼舟欲渡徐褰裳疾行
水上而去呼之不復應德先至今悵恨有棄
官入潛皖之意予遂遊東寺登王敦城以歸
城並大江氣象宏敞邑出綠毛龜就船賣者
不可勝數將午解舟過三山磯磯上新作龍
祠有道人半醉立鮮崖峭絕處下觀行舟望

之使人寒心亦奇士也江中江豚十數出沒
色或黑或黃俄又有物長數尺色正赤類大
蜈蚣奮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
也宿過道口
二十一日過繁昌縣南唐所置初隸宣城及置
太平州復割隸焉晚泊荻港徐步堤上遊龍
廟有老道人守之台州仙居縣人自言居此
十年月伐薪二束賣之以自給雨雪則從人
乞未嘗他營也又至一菴僧言隔港即銅陵

界遠山斬然臨大江者即銅官山太白所謂
我愛銅官樂千年未擬還是也恨不一到最
後至鳳凰山延禧觀觀廢于兵爐者四十餘
年近方興葺羽流五六人觀主陳廷瑞婺州
義烏縣人言此古青華觀也有趙先生荻港
市中人父賣茗先生幼名王九年十三疾亟
父抱詣青華願使入道是夕先生夢老人引
之登高山謂曰我陰翁也出栢枝啗之及覺
遂不火食後又夢前老人教以天篆數百字

比覺悉記不遺　太宗皇帝召見度爲道士
賜冠簡易名自然給裝錢遣還遂爲觀主祥
符間再召至京師賜紫衣改青華額曰延禧
先生懇求還山養母得歸一日無疾而逝門
人葬之山中行半途棺忽大重不可舉其母
曰吾兒必有異命發棺果空無尸惟劍履在
耳遂即其處葬之今冢猶在謂之劍冢自然
國史有傳大槩與廷瑞言頗合惟劍冢一事
無之荻港蓋繁昌小墟市也歸舟已夜矣

二十二日過大江入丁家洲夾復行大江自離
當塗風日清美波平如席白雲青嶂遠相映
帶終日如行圖畫殊忘道途之勞也過銅陵
縣不入晚泊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爲洪
王文公詩云東江木落水分洪是也
二十三日過陽山磯始見九華山九華本名九
子李太白爲易名太白與劉夢得皆有詩而
劉至以爲可兼太華女几之奇秀南唐宋子
嵩辭政柄歸隱此山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由是九華之名益盛惟王文公詩云盤根雖
巨壯其末乃脩纖最極形容之妙大抵此山
之奇在脩纖耳然無含蓄敦大氣象與廬阜
天台異矣岸旁荻花如雪舊見天井長老彥
威云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威少時在惠日
亦爲之佛燈珣禪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
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
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財三四皆年七十餘
矣威愧恐亟除去泊梅根港巨魚十數色蒼

白大如黄犢出没水中每出水輒激起沸白成浪眞壯觀也

二十四日到池州泊税務亭子州唐置南唐嘗爲康化軍節度今省又嘗割青陽隸建康今復故惟所置銅陵東流二縣及改秋浦爲貴池今因之蓋南唐都金陵故當塗蕪湖銅陵繁昌廣德青陽并江寧上元溧陽溧水句容凡十一縣皆隸畿内今建康爲行都而縂有江寧等五邑有司所當議也李太白往來江

東此州所賦尤多如秋浦歌十七首及九華山清溪白笴陂玉鏡潭諸詩是也秋浦歌云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又曰兩鬢入秋浦一朝颯已衰猨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則池州之風物可見矣然觀太白此歌高妙乃爾則知姑熟十詠決爲贋作也杜牧之池州諸詩正爾觀之亦清婉可愛若與太白詩並讀醇醨異味矣初王師平南唐命曹彬分兵自荆州順流東下以樊若氷爲鄉導首克池州

然後能取蕪湖當塗駐軍采石而浮橋成則池州今實要地不可不備也

二十五日見知州右朝議大夫直祕閣楊帥中通判右朝奉郎孫德彜遊光孝寺寺有西峰聖者所留鐵笛聖者生當吳武王楊行密時陽狂不羈好吹笛能役鬼神蛟龍嘗寓池州乾明寺乾明即光孝也及去留笛付主事僧笛似銅鐵而非色緑而瑩潤如緑玉不知何物僧懼爲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出一

凡鐵笛充數予偶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有石刻沈獻逵所作西峰銘文辭古雅可愛恨非其自書也僧言貴池去城八十里在秀山下江之一支別匯爲池四隅皆因山石爲岸産鯉魚金鱗朱尾味極美本以此得貴池之目秀山有梁昭明太子墓拱木森然今池州城西有神甚靈者曰九郎或云九郎即昭明晩登弄水亭杜牧之所賦詩也亭殊不葺然正對清溪齊山景物絶佳州雖瀕江然據

岡阜上頗難得水

二十六日解舟過長風沙羅剎石李太白江上贈竇長史詩云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梅聖俞送方進士遊廬山云長風沙浪屋許大羅剎石齒水下排歷此二險過湓浦始見瀑布懸蒼崖即此地也又太白長干行云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到長風沙蓋自金陵至此七百里而室家來迎其夫甚言其遠也地屬舒州舊最號湍險仁廟時發運使周湛役三十萬夫疏支流十里以避之至今爲行舟之利羅剎石在大江中正如京口鶻峯而稍大白石拱起其上叢篠喬木亦有小神祠旛竿不知何神也西望群山靡迤巖嶂深秀宛如吾廬南望鏡中諸山爲之累欷宿懷寧縣懷姓也吳有尚書郎懷叙見顧雍傳

二十七日五鼓大風自東北來舟人不告乘便風解舡過鴈翅夾有稅場居民二百許家岸下泊舡甚衆遂經皖口至趙屯未朝食已行百五十里而風益大乃泊夾中皖口即王師破江南大將朱令贇水軍處趙屯有戍兵亦小市聚也是日大風至暮不止登岸行至夾口觀江中驚濤駭浪雖錢塘八月之潮不過也有一舟掀簸浪中欲入夾者再三不可得幾覆溺矣號呼求救久方能入北望正見皖山太白江上望皖公山詩云巉絕稱人意巉絕二字不刊之妙也南唐元宗南遷豫章舟中望皖山愛之謂左右曰此青峭數峯何名荅曰舒州皖山時方新失淮南伶人李家明侍側獻詩曰龍舟千里颺東風漢武潯陽事正同回首皖公山色好日斜不到壽杯中元宗爲悲憤欷歔故王文公詩云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王計其處當去此不遠也夜雨

二十八日過東流縣不入自雷江口行大江江南群山蒼翠萬疊如列屛障凡數十里不絕

自金陵以西所未有也是日便風張帆舟行
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
搖兀掀舞纔如一葉過獅子磯一名佛指磯
巋壁百尺青林綠篠倒生壁間圖畫有所不
及猶恨舟行北岸不得過其下旁有數磯亦
奇峭然皆非獅子比也至馬當所謂下元水
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挿大江廟依峭
崖架空爲閣登降者皆自閣西崖腹小石徑
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碧縹

八 [illegible] 十二

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舟至石壁下忽遭晦
風勢橫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趨小港竭
力牽挽僅能入港繫纜同泊者四五舟皆來
助牽早間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魚正
綠腹下赤如丹躍起柂旁高三尺許人皆異
之是晚果折檣破帆幾不能全亦可怪也入
夜風愈厲增十餘纜迨曉方少定
二十九日阻風馬當港中風雨淒冷初御袷衣
有小舟冐風濤來賣薪菜猪肉亦有賣野彘

肉者云獵蘆場中所得飯已登南岸望馬當
廟北風吹人勁甚至不能語旣暮風少定然
怒濤未息撃舡終夜有聲
八月一日過烽火磯南朝自武昌至京口列置
烽燧此山當是其一也自舟中望山突兀而
已及抛江過其下嵌巖竇穴怪奇萬狀色澤
瑩潤亦與它石逈異又有一石不附山傑然
特起高百餘尺丹藤翠蔓羅絡其上如寶裝
屛風是日風静舟行頗遲又秋深潦縮故得

八 [illegible] 十三

盡見杜老所謂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也
過澎浪磯小孤山二山東西相望小孤屬舒
州宿松縣有戍兵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
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
小孤比自數十里外望之碧峰巉然孤起上
千雲霄已非它山可擬愈近愈秀冬夏晴雨
姿態萬變信造化之尤物也但祠宇極於荒
殘若稍飾以樓觀亭榭與江山相發揮自當
高出金山之上矣廟在山之西麓額曰惠濟

神曰安濟夫人紹興初張魏公自湖湘還嘗
加營葺有碑載其事又有別祠在澎浪磯屬
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
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
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
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浪廟
有小姑像實不然也晚泊沙夾距小孤一里
微雨復以小艇遊廟中南望彭澤都昌諸山
煙雨空濛鷗鷺滅沒極登臨之勝徙倚久之

而歸方立廟門有俊鶻摶水禽掠江東南去
甚可壯也廟祝云山有栖鶻甚多
二日早行未二十里忽風雲騰湧急繫纜俄復
開霽遂行泛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
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
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
旁頗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
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江自湖口分一支
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

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
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
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爲奉化
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
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頳者也泊湓浦水亦
甚清不與江水亂自七月二十六日至是首
尾財六日其間一日阻風不行實以四日半
泝流行七百里云
三日移泊琵琶亭見知州左朝請郎周昪強伸

通判左朝散郎胡适發運使戶部侍郎史正
志志道發運司幹辦公事程坦稷道察推左
文林郎蔡戡定夫始得蘄州公移
四日遊天慶觀李太白詩所謂潯陽紫極宮也
蘇黃詩刻皆不復存太白詩有一石亦近時
俗書見觀主李守智問王芝亦不能答觀皆
古屋初不更兵燼而遺迹掃地獨太清殿老
君像乃唐人所塑特爲奇古真人女真仙官
力士童子各二軀又有唐明皇帝金銅像衣

冠如道士而氣宇粹穆有五十年矣享太平富貴氣象李守智者滁州來安人自言家故富饒遇亂棄家爲道人大將岳飛以度牒與之始爲道士至今蓋岳氏父子事之史志道招飲於發運廨中登高遠亭望廬山天氣澄霽諸峯盡見志道出新鼓鑄鐵錢

五日郡集於庾樓樓正對廬山之雙劒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覺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絶景也庾亮嘗爲江荆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耳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録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六日甲夜有大燈毬數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廣處分散漸遠赫然如繁星麗天土人云此乃一家放五百枙以禳災祈福蓋江鄉舊俗云

七日往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市肆間多蜀人題名並溪喬木往往皆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及徒行者憧憧不絶云上觀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爲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晚至清虛菴菴在擲雲峰下皇甫道人所居皇甫名坦嘉州人出遊旁郡獨見其弟子曹彌深登紹興煥文閣實藏 光堯皇帝御書又有神泉清虛堂皆宸翰題牓宿清虛西室曹君置酒堂中炙鹿肉甚珍酒尤清醇夜寒可附火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五

山陰　陸游　務觀

入蜀記第四

八日早由山路至太平興國宮門庭氣象極閎壯正殿爲九天采訪使者像衮冕如帝者舒州灊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爲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有自來矣至　太宗皇帝時嘗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帔仍命三年一易

神宗皇帝時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人本吳生筆建炎中李成何世淸二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先是山中有太一宮摹吳筆於殿廡及太平再興復摹取太一本所託非善工無復髣髴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趾也溪聲如大風雨至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鍾樓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翬飛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鍾爲塼所揜蔽聲不甚揚亦是一病觀主胡思齊云此一樓爲費三萬緡鍾重二萬四千餘斤又有經藏亦佳扁曰雲章瓊室太平規模大槩類南昌之玉隆然玉隆不經焚尚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龍寺寺正對香爐峯峯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甃以塼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予勸其主僧法才去塼使

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覽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漢閣閣與盧舍閣鍾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閩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

利五粒來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略是
故處三間兩注亦如記所云其它如瀑水蓮
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嘗以文
集留草堂後屢亡逸　真宗皇帝嘗令崇文
院寫校包以班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
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草堂之旁
又有一故趾云是王子醇樞密庵基蓋東林
爲禪苑始於王公而照覺禪師常摠實第一
祖摠公有塑像巖重英特人也宿東林

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焚香憩官
廳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遺民等十八人像謂
之十八賢遠公之側又有一人執軍持侍立
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
拾取投之蘄州神運殿本龍潭深不可測一
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皆不知實
否也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
久矣官廳重堂邃廡廚廐備設壁間有張文
潛題詩寺極大連日遊歷猶不能徧唐碑亦

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爲時所傳又有聰明
泉在方丈之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堂後昔火
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游西林乾明
寺西林在東林之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鴈
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鴈門人老而懷故鄉遂
髣髴鴈門邑里作此市漢作新豐之比也西
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建寺紹興十五
六年間方爲禪居褊小非東林比又絶弊壞
主僧仁聰閩人方漸興葺然流泉泠泠環遶

庭際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着寶冠他處未
見僧云唐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
蓋遠公之兄像下一虎儼伏又有一居士立
侍不知何人方丈後有塼塔不甚高制度古
朴予登二級而止泉廂有小閣曰待賢蓋往
時館客之地今亦頹弊東西林寺舊額皆牛
奇章八分書筆力極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
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
聞廬山天池塼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匣未幾

塔覆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又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太平宮路還江州小憩于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汲飲味亦佳董真人者奉也

十日史志道餉谷簾水數器真絶品也甘腴清泠具備衆美前輩或斥水品以爲不可信水品固不必盡當然谷簾卓然非惠山所及則亦不可誣也水在廬山景德觀晚别諸人連夕在山中極寒可擁爐比還舟秋暑殊未艾終日揮扇

十一日解舟具發幹約待夔州書因小留江口望廬山自到江州至是凡十日皆晴秋高氣清長空無纖雲甚宜登覽亦客中可喜事也泊赤沙湖口東北望猶見廬山老杜潭州道林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此湖當在湖南然岳州華容縣及此皆有赤沙湖蓋江湖間地名多同猶赤壁也

十二日江中見物有雙角遠望正如小犢出没水中有聲晚泊龎腹狄隔江大山中有火兩點若鐙開闔久之問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龍之目或云靈芝丹藥光氣不可得而詳也

十三日至富池昭勇廟以壺酒特豕謁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神神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興霸嘗爲西陵太守故廟食于此開寳中既平江南增江淮神祠封爵始封褒國

公宣和中進爵爲王建炎中大盜張遇號一窩蜂擁兵過廟下相率十餘一餘騰空中不下一餘躍出戸外群盜惶恐引去未幾遂敗大將劉光世以聞復詔加封岳飛爲宣撫使大葺祠宇江上神祠皆不及也門起大樓曰卷雪有釘洲正對廟故廟雖俯大江而可泊舟釘洲者以鋭下得名神妃封順祐夫人神二子封紹威紹靈侯神女封柔懿夫人皆有像而後殿復有王與妃像偶坐祭享之盛以

夜繼日廟祝歲輸官錢千二百緡則神之靈
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禱則神能分風以
應往來之舟廡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
於興霸之廟者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皆可
以無愧耶徽與自祠後步至旌教寺寺爲酒
務及酒官廨像設欽置一屋盡逐去僧輩亦
事之已甚者富池並隸興國軍
十四日曉雨過一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
姚江濱之蜀山絕相類抛大江過一木栰廣

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
犬臼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
所未覩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栰
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能入夾但
行大江而已是日逆風挽舡自平旦至日昳
纔行十五六里泊劉官磯旁蘄州界也兒輩
登岸歸云得小徑至山後有陂湖渺然蓮芰
甚富沿湖多木芙蕖數家夕陽中蘆藩茅舍
宛有幽致而寂然無人聲有大梨欲買之不

可得湖中小艇采菱呼之亦不譍更欲窮之
會見道旁設機疑有虎狼遂不敢往劉官磯
者傳云漢昭烈入吳嘗艤舟于此晚觀大黿
浮沉水中
十五日微陰西風益勁挽舡尤艱自富池以西
沿江之南皆大山起伏如濤頭山麓時有居
民往往作棚持弓矢伏其上以伺虎過龍眼
磯江中拳石耳磯旁山上有龍祠晡後得便
風次蘄口鎮居民繁錯蜀舟泊岸下甚衆監

税秉義郎高世棟來檣在京口識之言此鎮
歲課十五萬緡爲趐歲課二十六萬緡夜與
諸子登岸臨大江觀月江面遠與天接月影
入水蕩揺不定正如金虬動心駭目之觀也
是日買熟藥於蘄口市藥貼中皆有煎煑所
須如薄荷烏梅之類此等皆客中不可倉卒
求者藥肆用心如此亦可嘉也
十六日過新野夾有石瀨茂林始聞秋鶯沙際
水牛至多往往數十爲群吳中所無也地屬

興國軍大冶縣當是土產所宜爾晚過道士磯石壁數百尺色正青了無竅穴而竹樹迸根交絡其上蒼翠可愛自過小孤臨江峯嶂無出其右磯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漁父辭所謂西塞山前白鷺飛者李太白送弟之江東云西塞當中路南風欲進舡必在荆楚作敵有中路之句張文潛云危磯插江生石色壁青玉殆爲此山寫真又云已逢嫵媚散花峽不泊艱危道士磯蓋江行惟馬當及西塞

最爲湍險難上㧞江泊散花洲洲與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猶未極圓蓋望正在是夕空江萬頃月如紫金盤自水中涌出平生無此中秋也

十七日過回風磯無大山蓋江濱石磧耳然水急浪湧舟過甚艱過蘭溪東坡先生所謂山下蘭芽短浸谿者買鹿肉供膳晚泊巴河口距黃州二十里一市聚也有馬祈寺吳大帝刑馬壇傳云吳攻壽春刑白馬祭江神於此

自蘭谿而西江面尤廣山阜平遠兩日皆逆風舟人以食盡欲來巴河糴米極力牽挽日旹行八九十里蘇黃門謫高安東坡先生送至巴河即此地也張文潛亦有巴河道中詩云東南地缺天連水春夏風高浪卷山

十八日食時方行晡時至黃州州最僻陋少事杜牧之所謂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東坡先生張文潛謫居遂爲名邦泊臨臯亭東坡先生所嘗寓與秦

少游書所謂門外數步即大江是也煙波渺然氣象疎豁見知州右朝奉郎直秘閣楊由義通判右奉議郎陳紹復州治陋甚廳事僅可容數客倅居差勝晚移舟竹園步蓋臨臯多風濤不可夜泊也黃州與樊口正相對東坡所謂武昌樊口幽絕處也漢昭烈用吳魯子敬策自當陽進住鄂縣之樊口即此地也

十九日早遊東坡自州門而東岡壟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壟頗高有屋三

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
壁皆畫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
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
有橋牓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
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
布其上近輙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
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
之句泉寒熨齒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
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

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
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
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亦蘇公所嘗寓兵火
之餘無復遺迹惟連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
時氣象也郡集於棲霞樓本太守閭丘孝終
公顯所作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卧看
翠壁紅樓起正謂此樓也下臨大江煙樹微
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
慶瑞堂謂一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

酒味殊惡蘇公齊湯蜜汁之戲不虛發郡人
何斯擧詩亦云終年飮惡酒誰敢憎督郵然
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師之外無過
者故其詩云我初謫官時帝問司酒神曰此
好飮徒聊給酒養眞去國一千里齊安酒最
醇失火而得雨仰戴天公仁豈文潛謫黃時
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緣州宅之後至竹樓規
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
東卽赤壁磯亦茅岡尒略無草木故韓子蒼

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棲鶻亦無陳迹但飛
鷗此磯圖經及傳者昔以爲周公瑾敗曹操
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
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
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
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
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
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眞指爲公瑾之赤
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晚

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
大江了無港澳可泊或云舊有澳郡官懼過
客故塞之
二十日曉離黃州江平無風挽船正自赤壁磯
下過多奇石五色錯雜粲然可愛東坡先生
怪石供是也挽行十四五里江面始稍狹兩
江岡阜延袤竹樹葱蒨漁家相映幽邃可愛
復出大江過三江口極望無際泊戚磯港
二十一日過雙柳夾回望江上遠山重複深秀

自離黃州行夾中亦皆曠遠地形漸高多種
菽粟蕎麥之屬晚泊楊羅洑大隄高柳居民
稠衆魚賤如土百錢可飽二十口又皆巨魚
欲覓小魚飼猫不可得
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
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餘
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二十三日便風掛帆自十四日至是始得風食
時至鄂州泊稅務亭賈船客舫不可勝計銜

尾不絕者數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李太白
贈江夏韋太守詩云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
州蓋此郡自唐爲衝要之地舊州送兵參
見知州右朝奉郎張郯之彥轉運判官右朝
奉大夫謝師稷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
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
會也吳所都武昌乃今武昌縣此州在吳名
夏口亦要害故周公瑾求以精兵進住夏口
而晉武帝亦詔王濬唐彬既定巴丘與胡奮

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也自江州至此
七百里泝流雖日得便風亦須三四日韓文
公云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過矣蓋退之
未嘗行此路也
二十四日早謝漕招食於漕園光華堂依山亭
館十餘不甚葺晚郡集於奇章堂以唐牛思
黯嘗爲武昌節度使也
二十五日觀大軍教習水戰大艦七百艘皆長
二三十丈上設城壁樓櫓旗幟精明金鼓鞺

驚破巨浪往來捷如飛翔觀者數萬人實天下之壯觀也

二十六日與統紓同遊頭陁寺寺在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山繚繞如伏蛇自西亘東因其上爲城缺壞僅存州治及漕司皆依此山寺毁於兵火汴僧舜廣住持三十年興葺略備自方丈西北躡支徑至絶頂舊有奇章亭今已廢四顧江山井邑雖有遺者李太白江夏贈韋南陵詩云頭陁雲外多僧氣正謂此寺也

黃魯直亦云頭陁全盛時宮殿梯空級藏殿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元六年建蘇州刺史張庭珪温玉書韓熙載撰碑陰徐鉉題額最後云唐歲在己巳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知軍州事楊守忠重立前鄂州唐年縣主簿祕書省正字韓蘇書碑陰云乃命猶子蘇正其舊本而刊寫之以是知蘇爲熙載兄弟之子也碑字前後一手又作温字不全蓋南唐尊徐温爲義祖而避其名則此碑蓋蘇重書也碑陰又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之碑不言而興按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大臣不以覆亡爲懼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碑爲盛誇誕妄謬眞可爲後世發笑然熙載死李主猶恨不及相之君臣之惑如此雖欲久存得乎唐制節度使不在鎭而

以副大使或留後居任則云知節度事此云知軍州事蓋漸變也唐年縣本故唐時名梁改曰臨夏後唐復晉又改臨江然歷五代鄂州未嘗屬中原皆遥改耳故此碑開寶中建而猶曰唐年也至江南平始改崇陽云簡棲爲此碑駢儷卑弱初無過人世徒以載於文選故貴之耳自漢魏之間駸駸爲此體極於齊梁而唐尤貴之天下一律至韓吏部柳柳州大變文格學者翕然慕從然駢儷之作終

亦不衰故㷤載錯號江左辟宗而拳拳於簡
棲之碑如此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傳夷狄
亦駢儷也及歐陽公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
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此碑者今人讀
不能終篇已坐睡矣而況効之乎則歐陽氏
之功可謂大矣若魯直云唯有簡棲碑文章
巋然立蓋戲也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六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七

山陰　陸　游　務觀

入蜀記第五

二十七日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
日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
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
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闞南湖
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旁
有水閣極佳但以賣酒不可往山谷云凭欄

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
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
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
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唐
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
湖詩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
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
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
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軍太白詩云誰

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大語猶可聞故人難可見形容最妙黃魯直宵征江夏縣驟超漢陽城亦此意老杜有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及登舟將適漢陽詩而卒於耒水可恨也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禕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歸故以名樓號爲天下絕景崔顥詩最傳而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可想見其地樓榜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僕與冠之出漢陽門遊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何人且太白固

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會也有道人澧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南即石鏡山麓礒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可謂浪得名者由江濱堤上還船民居市肆數里不絕其間復有巷陌往來憧憧如織蓋四方商賈所集而蜀人爲多

二十九日早有廣漢僧世全在縣僧了證來附從人舟日昳移舟江口回望堤上樓閣重複燈火歌呼夜分乃已招醫趙隨爲靈照視脉

三十日黎明離鄂州便風掛帆沿鸚鵡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遠望如小山洲蓋禰正平被殺處故太白詩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敢生梁王僧辯擊邵陵王綸軍至鸚鵡洲即此地也自此以南爲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水色澄澈可鑑太白云楚水清若空蓋言此也過謝家磯金雞洑磯不甚高而石皆橫裂如累層甓得縮項鯿魚重十斤

洑中有聚落如小縣出鰯魚居民率以賣鮓
爲業晩泊通濟口自此入沌沌讀如篆字書
云水名在江夏過九月則沌涸不可行必由
巴陵至荊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賓江中小夾也過新潭有龍
祠甚華索自是遂無復居人兩岸皆葭葦彌
望謂之百里荒又無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
丈入夜財行四十五里泊叢葦中平時行舟
多於此遇盜通濟巡檢持兵來警邏不寐達

旦
二日東岸葦稍薄缺時見大江渺瀰蓋巴陵路
也晡時次下郡始有二十餘家皆業漁釣蘆
藩茅屋宛有幽致魚尤不論錢自此始復有
挽路登舟背望竟陵遠山泊白臼有莊居數
家門外皆古柳侵雲
三日自入沌食無菜是日始得菘及蘆服然不
肯斸根苗刈葉而已過八疊洑口皆有民居
晩泊歸子保亦有十餘家多栽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澤深阻虎狼
出沒未明而行則挽卒多爲所害是日早見
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紅頭須小使頭長年三
老莫令錯呼錯喚問何謂長年三老云梢工
是也長讀如長幼之長乃知老杜長年三老
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之語蓋如此因問
何謂攤錢云博也按梁冀能意錢之戲注云
即攤錢也則攤錢之爲博亦信矣過綱步有
二十餘家在夕陽高柳中短籬曬罾小艇往

來正如畫圖所見沌中之最佳處也泊畢家
池地勢爽塏居民頗衆有一二家雖茅荻結
廬而窗戶整潔藩籬堅壯舍旁有果園甚盛
蓋亦一聚之雄也與諸子及二僧步登岸遊
廣福永固寺闃然無一人東偏白雲軒前橙
方結實雖小而極香相與烹茶破橙抵莫乃
還舟中畢家池蓋屬復州玉沙縣滄浪鄉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過東場並水皆茂竹高林隄淨如掃雞犬

閣暇鳧鴨浮沒人往來林樾間亦有臨渡喚
船者使人恍然如造異境舟人云皆村豪園
廬也泊雞鳴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寧鎮蓋沌口也晉王澄棄
荊州別駕郭舒不肯從澄東下乃留屯沌口
陳侯安都討王琳至沌口皆此地也阻風大
魚浮水中無數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
石首縣界夜觀隔江燒蘆場煙焰亘天如火

城光照舟中皆赤
九日早謁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餘整
潔無一枝亂掛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磯
江濱大山也自離鄂州至是始見山買羊置
酒蓋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諸舟買之俄頃
而盡求菊花於江上人家得數枝芬馥可愛
為之頹然徑醉夜雨極寒始覆絮衾
十日阻風雨遣小舟橫絕江面至對岸買肉食
得大魚之半又得一烏牡鷄不忍殺畜於舟

中俄有村翁持茭萌一束來餉不肯受直遣
人先之蘷晚晴開船窻觀月
十一日舟行望西南一角水與天接舟人云是
爲潛軍港古嘗潛軍伺敵於此過見港中有
兩點正黑疑其遠樹則下不屬地久之漸近
可辨蓋二千五百斛大舟也又有水禽雙浮
江中色白類鵝而大楚人謂之天鵝飛翥絕
高有弋得者味甚美或曰即鵠也泊三江口
水淺舟行甚艱自此遂不復有山太白詩山

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蓋荊渚所作也
十二日過石首縣不入石首自唐始爲縣在龍
蓋山之麓下臨漢水亦形勝之地杜子美有
送石首薛明府詩即此邑也泊藕池
十三日泊柳子夜過全證二僧舟中聽誦梵語
般若心經此經惟蜀僧能誦
十四日次公安古所謂油口也漢昭烈駐軍始
更今名規模氣象甚壯兵火之後民居多茅
竹然茅屋尤精緻可愛井邑亦頗繁富米斗

六七十錢知縣右儒林郎周謙孫來湖州人
遊二聖報恩光孝禪寺二聖謂青葉髻如來
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
餘陰威凜然可畏正殿中爲釋迦右爲青葉
髻號大聖左爲婁至德號二聖三像皆南面
予按藏經騎字函娑羅浮殊童子成道爲青
葉髻如來青葉髻如來再出世爲樓至如來
則二如來本一身耳有碑言邑人一夕同夢
二神人言我青葉髻婁至德如來也有二巨

木在江干我所運者俟郡行者來令刻爲我
像已而果有人自稱郡行者又善肖像邑人
欣然請之像成人皆謂酷類所夢然碑無年
月不知何代也長老祖珠南平軍人寺後有
廢城頹壘尚存圖經謂之呂蒙城然老杜乃
曰地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蓋玄德子明皆
屯於此也老杜曉發公安詩注云數月憩息
此縣按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煙通徑草秋露
接園葵而留别公安太易沙門詩云沙村白

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
縣暮冬始去其曰數月憩息蓋爲此也泊弭
節亭䴙鷉低飛往來竟日不去
十五日周令說縣本在近北挽漢水沙虛岸推
漸徙而南今江流乃昔市邑也又云縣有五
鄉然共不及二千戶地曠民寡如此民耕尤
苦隄防數壞歲歲增築不止晚携家再遊二
聖寺殿寮有維摩刻木像甚佳云沙市工人
所爲也方丈西有竹軒頗佳珠老說五祖法

演禪師初住四面山子然獨處凡二年始有
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
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演公之道
浸爲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
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衆珠聞
此於其師乞菴頒禪師荆州絕無禪林惟二
聖而已然蜀僧出關必走江浙回者又已自
謂有得不復參叩故語云下江者疾走如煙
上江者鼻孔撩天徒勞他二佛打供了不見

一僧坐禪
十六日過白湖渺然無津抛江至升手鋪有天
鵝數百翔泳水際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
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陸行十里舟不復進矣
老杜詩云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劉夢得
云沙頭檣竿上始見春江闊皆謂此也
十七日日入後還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
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
蜀人爲婚姻者也

十八日見知府資政殿學士劉恭父珙通判右
奉議郎權嗣衍左宣教郎陳孺荆南圖經以
爲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嘗都焉唐爲江陵府
荆南節度今因之然牧守署銜但云知荆南
軍府與永興河陽正同初無意義但沿舊而
已
十九日郡集於新橋馬監監在西門外四十里
自出城即黄茅彌望每十餘里有村疃數家
而已道遇數十騎縱獵獲狐兎皆繫鞍上劉

鮮籍草而飲云襄陽軍人也是日極寒如窮
冬土人云此月初已嘗有雪
二十日倒檣竿立艣牀蓋上峽惟用艣及百丈
不復張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
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艣六枝百丈兩
車
二十一日劉帥丁内艱分送兵之半負肩輿自
山路先歸聶州是日重霧四塞
二十二日五鼓赴能仁院建會慶節道場中夜

後舟人祀峽神屠一豬
二十三日奠劉帥母安定郡太夫人卓氏劉帥
受弔禮與吴人同
二十四日見左朝奉郎湖北安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牛達可右奉議郎安撫司幹辦公事湯
衡右朝奉郎安撫司幹辦公事趙蘊
二十五日右文林郎知歸州興山縣髙祁來
二十六日修舡始畢骨肉入新舡祭江瀆廟用
壷酒特豕廟在沙市之東三四里神曰昭靈

乎應威惠廣源王蓋四瀆之一最爲典祀之正者然兩廡淫祠尤多蓋荆楚舊俗也司法叅軍右廸功郎王師點録其叔祖君儀待制訟卦講義來君儀嚴州人師事先大父精於易然遺書不傳講義止存一篇而已然亦其少作也

二十七日解舟擊鼓鳴鐃舟人皆大譟擁堤觀者如堵墻泊新河口距沙市三四里蓋蜀人修船處

二十八日泊方城有嘉州人王百一者初應募爲船之招頭招頭蓋三老之長顧直差厚每祭神得胙肉倍衆人既而船戶趙清改用所善程小八爲招頭百一失職怏怏又不決去遂發狂赴水予急遣人拯之流一里餘三沒三踊僅得出一招頭得喪能使人至死況大於此者乎

二十九日阻風

十月一日過瓜洲㶚倉頭百里洲泊沱滊皆聚落竹樹鬱然民居相望亦有村夫子聚徒教授羣童見船過皆挾書出觀亦有誦書不輟者沱江別名詩江有沱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也滊則爾雅所謂春秋夏有水冬無水曰滊也

二日泊桂林灣全證二僧陸行來云沿路民居大抵多四方人土著財十一也舟人殺猪十餘口祭神謂之開頭

三日舟人分胙行差晚與兒輩登隄觀蜀江乃

知李太白荆門望蜀江詩江色緑且明爲善狀物也自離塔子磯至是始望見巴山山在松滋縣泊灌子口蓋松滋枝江兩邑之間松滋晉縣自此入蜀江枝江唐縣古羅國也江陵九十九洲在焉晉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至枝江即此地也歐陽文忠公有枝江山行五言二十四韻蓋文忠赴夷陵時自此陸行至峽州故其望州坡詩云崎嶇幾日山行倦却喜坡頭見峽州灌子口一

名松滋渡劉賓客有詩云巴人淚應猨聲落
蜀客船從鳥道回
四日過楊木寨蓋松滋有四寨曰楊木車羊高
平稅家云泊龍灣
五日過白羊市蓋峽州宜都縣境上宜都唐縣
也謁張文忠公天覺墓殘伐墓木横道幾不
可行天覺之子直龍圖閣茂巳卒二孫一有
官病狂易一白丁也初作墓江濱巳而不果
葬改瘞山間今墓是也而舊墓亦不復毀啓隧

道出入中可容數十人坐有道人結屋其旁守
之道人出一石刻草書云莫將外物尋竒寳
須問眞師決永鈆寄八瓊張子高鍾離權始
自王屋遊都下第子淳玉山人來乞此字今
又將西還丹元子再請書卷之末紹聖元年
仲冬望日權即世所謂鍾離先生子高即天
覺丹元子即東坡先生與之酬倡者後有魏
泰道輔跋云天覺修黄籙醮法成浮玉山人
謂之曰上天録公之功為須彌山八瓊洞主
宜刻印謝帝而佩之天覺不以為信故浮玉
又出鍾離公書為證後丹元子又爲天覺求
書卷末又有徐注者跋云天覺舟過眞州方
出謁有布衣幅巾者徑入舟中索筆大書開
人呂洞賓來謁張天覺十字擲筆即去而天
覺適歸墨猶未乾注眞州人云親見之墳前
研樓壁間有詩一篇云秋風十驛望台星想
見冰壺照坐清霖雨巳回公旦駕挽鬚聊聽
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壯四海蒼生耳巳傾

白髪故人來一別却歸林下看昇平蓋魏道
輔贈天覺詩後人所題者唐立夫舍人亦有
一詩末句云無碑堪墮淚著句與招魂宜都
知縣右文林郎呂大辨來泊赤崖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七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八

山陰陸游務觀

入蜀記第六

六日過荊門十二碚皆高崖絕壁嶄巖突兀則峽中之嶮可知矣過碚望至龍及雞籠山差峩正如夏雲之奇峯荊門者當以險固得名碚上有石完正方高可通人俗謂之荊門則安也脫至峽州泊至喜亭下峽州在唐為硤州後改峽而印文則為陝州元豐中郎官何洵直建言陝與陝相亂請改鑄印文從山事下少府監而監丞歐陽發言湖北之陝州從阜從夾（兩大從入）陝西之陝州從阜從夾（兩大從人）偏旁不同本不相亂恐四方謂少府監官皆不識字當時朝士之議皆是發而卒從洵直言改鑄云至喜亭記歐陽公撰黃魯直書

七日見知州右朝奉大夫龔安行字履道以小舟遊西山甘泉寺竹橋石磴甚有幽趣有靜練洗心二亭下臨江山頗踈豁法堂之右小

徑數十步至一泉曰孝婦泉謂姜詩妻龐氏也泉上亦有龐氏祠然歐陽文忠公不以為信故其詩曰叢祠已廢姜祠在事迹難尋楚語訛又此篇首章云江上孤峯蔽綠蘿初讀之但謂孤峯蒙藤蘿耳及至此乃知山下為綠蘿谿也又至漢景帝廟及東山寺景帝不知何以有廟於此歐陽公為令時有祈雨文在集中東山寺亦見歐陽公詩距望京門五里寺外一亭臨小池有山如屏環之頗佳亭前冬青及柏皆百餘年物遂至夷陵縣令見縣左從政郎胡振廳事東至喜堂郡守朱虞部為歐陽公所築者已焚壞柱礎尚存規模頗雄深又東則祠堂亦簡陋肖像殊不類可歎聽事前一井相傳為歐陽公所浚水極甘寒為一郡之冠井旁一柟合抱亦傳為公手植晚郡集於楚塞樓遍歷爾雅臺錦障亭亭前海棠二本亦百年物爾雅臺者圖經以為郭景純註爾雅於此又有絳雪亭取歐陽公千葉

紅梨詩而紅梨已不存矣
八日五鼓盡解船過下牢關夾江千峰萬嶂有
競起者有獨拔者有崩欲壓者有危欲墜者
有橫裂者有直坼者有凸者有窪者有罅者
奇怪不可盡狀初冬草木皆青蒼不彫西望
重山如闕江出其間則所謂下牢谿也歐陽
文忠公有下牢津詩云入峽山漸曲轉灘山
更多即此也繫船與諸子及證師登三游洞
躡石磴二里其險處不可着脚洞大如三間

屋有一穴通人過然陰黑峻嶮尤可畏緣山
腹傴僂自巖下至洞前差可行然下臨溪潭
石壁十餘丈水聲恐人又一穴後有壁可居
鍾乳歲久垂地若柱正當穴門上有刻云黃
大臨弟庭堅同辛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
辛亥來遊旁石壁上刻云景祐四年七月十
日夷陵歐陽永叔下缺一字又云判官丁下
又缺數字丁者寶臣也字元珍今丁字下二
字亦髣髴可見殊不類元珍字又永叔但曰

夷陵不稱令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
云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檝同道人唐履來
游觀辛亥歲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
三月庚寅按魯直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
此歲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誤也泊石牌峽石
穴中有石如老翁持魚竿狀略無少異
九日微雪過扇子峽重山相掩政如屏風扇疑
以此得名登蝦蟆碚水品所載第四泉是也
蝦蟆在山麓臨江頭鼻吻頷絕類而背脊皰

處尤逼真造物之巧有如此者自背上深入
得一洞穴石色綠潤泉泠泠有聲自洞出垂
蝦蟇口鼻間成水簾入江是日極寒巖嶺自
積雪而洞中温然如春碚洞相對稍西有一
峯孤起侵雲名天柱峰自此山勢稍平然江
岸皆大石堆積彌望正如瀉渠積土狀晚次
黃牛廟山復高峻村人來賣茶菜者甚衆其
中有婦人皆以青斑布帕首然頗白晳語音
亦頗正茶則皆如柴枝草葉苦不可入口廟

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然舟過乃不甚覺蓋操舟之妙也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于此門左右各一石馬頗卑小以小屋覆之其右馬無左耳蓋歐陽公所見也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莫能名有落葉有黑文類符篆葉葉不同兒輩亦來得數葉歐詩刻石廟中又有張文忠一贊其詞曰壯哉黃牛有大神力挈聚巨石百千萬億劒戟

齒牙磥硊江側壅激波濤險不可測威脅舟人駭怖失色刲羊釃酒千載廟食張公之意似謂神聚石壅流以脅人求祭饗使神之用心果如此豈能巍然廟食千載乎蓋過論也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十日早以特豕壺酒祭靈感廟遂行過鹿角虎頭史君諸灘水縮已三之二然湍險猶可畏泊城下歸州秭歸縣界也與兒曹步沙上回望正見黃牛峽廟後山如屏風疊嵯峩插天第四疊上有若牛狀其色赤黃前有一人如着幘立者昨日及今早雲冒山頂至是始見之因至白沙市慈濟院見主僧志堅問地名城下之由云院後有楚故城今尚在因相與訪之城在一岡阜上甚小南北有門前臨江水對黃牛峽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廟大抵自荊以西子胥廟至多城下多巧石如靈壁湖口之類

十一日過達洞灘灘惡與骨肉皆乘轎陸行過灘灘際多奇石五色粲然可愛亦或有文成物象及符書者猶見黃牛峽廟後山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歐陽公自荊渚赴夷陵而有下牢三游及蝦蟇碚黃牛廟詩者

蓋在官時來游也故憶夷陵山詩云憶嘗秖
吏役鉅細悉經覩其後又云荒煙下牢戍百
仞塞溪漱蝦蟇噴水簾甘液勝飲酎亦嘗到
黃牛泊舟聽猨狖也晚泊馬肝峽口兩山對
立脩聳摩天略如廬山江岸多石百丈縈絆
極難過夜小雨

渭南文集卷之四十七　十七

十二日早過東瀼灘入馬肝峽石壁高絶處有
石下垂如肝故以名峽其傍又有獅子巖巖
中有一小石蹲踞張頤碧草被之正如一青
獅子微泉泠泠自巖中出舟行急不能取嘗
當亦佳泉也溪上又有一峯孤起秀麗略如
小孤山晚抵新灘登岸宿新安驛夜雪
十三日舟上新灘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爲
石所損急遣人往拯之僅不至沉然鋭石穿
船底牢不可動蓋舟人載陶器多所致新灘
兩岸南曰官漕北曰龍門龍門水尤湍急
多暗石官漕差可行然亦多鋭石故爲峽中
最嶮處非輕舟無一物不可上下舟人冒利

以至此可爲戒云遊江瀆北廟廟正臨龍門
其下石罅中有溫泉淺而不涸一村賴之婦
人汲水皆背負一全木盎長二尺下有三足
至泉旁以杓挹水及八分即倒坐旁石束盎
背上而去大抵峽中負物率着背又多婦人
不獨水也有婦人負酒賣亦如負水狀呼買
之長跪以獻未嫁者率爲同心髻高二尺插
銀釵至六隻後插大象牙梳如手大
十四日留驛中晚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瀆

渭南文集卷之四十八　十八

南廟新修未畢有一碑前進士曾華旦撰言
因山崩石壅成此灘害舟不可計於是著令
自十月至二月禁行舟知歸州尚書都官員
外郎趙誠聞于朝疏鑿之用工八十日而灘
害始去皇祐三年也蓋江絶於天聖中至是
而復通然灘害至今未能悉去若乘十二月
正月水落石盡出時亦可併力盡鑱去鋭石
然灘上居民皆利於敗舟賤賣板木及滯留
買賣必揺沮此役不則賂石工以爲石不可

去須斷以必行乃可成又舟之所以敗皆失
於重載當以大字刻石置驛前則過者必自
懲創二者皆不可不講當以告當路者
十五日舟人盡出所載始能挽舟過灘然須修
治遂易舟離新灘過白狗峽泊舟興山口肩
輿遊玉虛洞去江岸五里許隔一溪所謂香
溪也源出昭君村水味美録於水品色碧如
黛呼小舟以渡過溪又里餘洞門小纔家丈
既入則極大可容數百人宏敞壯麗如入大

宮殿中有石成幢蓋旛旗芝草竹笋仙人龍
虎鳥獸之屬千狀萬態莫不逼真其絶異者
東石正圓如日西石半規如月予平生所見
巖竇無能及者有熙寧中謝師厚岑巖起題
名又有陳堯咨所作記叙此洞本末云唐天
寳中獵者始得之比歸已夜風急不可秉燭
炬然月明如晝兒曹與仝師皆杖策相從殊
不覺崖谷之險也
十六日到歸州見知州右奉議郎賈選子公通
判左朝奉郎陳端彦民瞻館於報恩光孝寺
距城一里許蕭然無僧歸之爲州纔三四百
家負臥牛山臨江州前即人鮓甕城中無尺
寸平土灘聲常如暴風雨至隔江有楚王城
亦山谷間然地比歸州差平或云楚始封於
此山海經夏啓封孟除於丹陽城郭璞注云
在秭歸縣南疑即此也然史記成王封熊繹
於丹陽裴駰乃云在枝江未詳孰是
十七日郡集於望洋堂玩芳亭亦皆沙石犖确
之地賈守云州倉歲收秋夏二料麥粟秔米
共五千餘石僅比吳中一下戶耳

十八日初得纜船差小然底闊而輕於上灘爲
便
十九日郡集於歸鄉堂欲以是晚行不果訪宋
玉宅在秭歸縣之東今爲酒家舊有石刻宋
玉宅三字近以郡人避太守家諱去之或遂
由此失傳可惜也
二十日早離歸州出巫峽門過天慶觀少留觀

唐天寶元年碑載明皇夢老子事巴東太守劉瑫所立字畫頗清逸碑側題當時郡官吏胥姓名字亦佳又有周顯德中荊南判官孫光憲爲知歸州高從讓所立碑從讓蓋南平王家子弟光憲亦知名國史有事迹蓋五代時歸峽皆隸荊渚也殿前有柏數百年物觀下即吒灘亂石無數飯于靈泉寺遂登舟過業灘亦名灘也水落舟輕俄頃遂過

二十一日舟中望石門關僅通一人行天下至

險也晚泊巴東縣江山雄麗大勝秭歸但井邑極於蕭條邑中纔百餘戶自令廨而下皆茅茨了無片瓦權縣事秭歸尉右迪功郎王康年尉黎主簿右迪功郎杜德先來皆蜀人也謁寇萊公祠堂登秋風亭下臨江山是日重陰微雪天氣飂飄復觀亭名使人悵然始有流落天涯之歎遂登雙柏堂白雲亭堂下舊有萊公所植柏今已槁死然南山重複秀麗可愛白雲亭則天下幽奇絕境群山環擁

層出間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年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人骨其下是爲慈溪奔流與江會予自吳入楚行五千餘里過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白雲者而止在縣廨聽事之後巴東了無一事爲令者可以寢飯於亭中其樂無涯而闕令動輒二三年無肯補者何哉

二十二日發巴東山益奇怪有夫子洞者一竇在峭壁絕高處人迹所不可至然髣髴若有

欄楯不知所謂夫子者何也過三分泉自山竇中出止兩派俗云三派有年兩派中熟一派或絕流歲饑泊疲石夜雨

二十三日過巫山凝眞觀謁妙用眞人祠眞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腳直插江中議者謂太華衡廬皆無此奇然十二峯者不可悉見所見八九峯惟神女峯最爲纖麗奇峭宜爲仙眞所託祝史云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

來峯頂山猿皆鳴達旦方漸止廟後山半有石壇平曠傳云夏禹見神女授符書於此壇上觀十二峯宛如屏障是日天宇晴霽四顧無纖翳惟神女峯上有白雲數片如鸞鶴翔舞裴徊久之不散亦可異也祠舊有烏數百送迎客舟自唐夔州刺史李貽詩已云羣烏幸胙餘矣近乾道元年忽不至今絕無一烏不知其故泊清水洞洞極深後門自山後出但黮闇水流其中鮮能入者歲旱祈雨頗應

權知巫山縣左文林郎冉徽之尉右迪功郎文廣幾來

二十四日早抵巫山縣在峽中亦壯縣也市井勝歸峽二郡隔江南陵山極高大有路如線盤屈至絕頂謂之一百八盤蓋施州正路黃魯直詩云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歸夢繞羊腸即謂此也縣廨有故鐵盆底銳似半甕狀極堅厚銘在其中蓋漢永平中物也缺處鐵色光黑如佳漆字畫淳質可愛玩有石刻魯直作盆記大略言建中靖國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攝縣事予起戎州來寓縣廨此盆舊以種蓮余洗滌乃見字云遊楚故離宮俗謂之細腰宮有一池亦當時宮中燕遊之地今堙沒略盡矣三面皆荒山南望江山奇麗又有將軍墓東晉人也一碑在墓後趺陷入地碑傾前欲壓字纔半存

二十五日晡後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

二十六日發大溪口入瞿唐峽兩壁對聳上入

霄漢其平如削成仰視天如疋練然水已落峽中平如油盎過聖姥泉蓋石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晚至瞿唐關唐故夔州與白帝城相連杜詩云白帝夔州各異城蓋言難辨也關西門正對灩澦堆堆碎石積成出水數十丈土人云方夏秋水漲時水又高於堆數十丈肩輿入關謁白帝廟氣象甚古松柏皆數百年物有數碑皆孟蜀時所立庭中石筍有黃魯直建中靖國

元年題字又有越公堂隋楊素所創少陵爲賦詩者已毀今堂近歲所築亦甚宏壯自關而東即東屯少陵故居也

二十七日早至夔州州在山麓沙上所謂魚復永安宮也宮今爲州倉而州治在宮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轉運使丁謂薛顏所徙比白帝頗平曠然失關險無復形勢在瀼之西故一曰瀼西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云州東南有八陣磧孔明之遺迹碎石行列如引繩每歲江漲磧上水數十丈比退陣石如故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八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九

山陰陸游務觀

詞

赤壁詞 招韓無咎遊金山

禁門鍾曉憶君來朝路初翔鸞鵠西府中臺推獨步行對金蓮宮燭感繡華韉仙葩寶帶看即飛騰速人生難料一尊此地相屬

回首紫陌青門西湖閑院鎖千梢脩竹素壁棲鴉應好在殘夢不堪重續歲月驚心功名看鏡短鬢無多綠一歡休惜與君同醉浮玉

浣沙溪 和無咎韻

懶向沙頭醉玉瓶喚君同賞小窻明夕陽吹角最關情 忙日苦多閑日少新愁常續舊愁生客中無伴怕君行

其二 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肌涼娉婷初試藕絲裳 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熏透麝臍香水亭幽處捧霞觴

青玉案 與朱景參會北嶺

西風挾雨聲翻浪恰洗盡黃茅瘴老慣人間
齊得喪千巖高卧五湖歸棹替却凌煙像
故人小駐平戎帳白羽腰間氣何壯我老漁
樵君將相小槽紅酒晚香丹荔記取蠻江上

水調歌頭 多景樓

江左占形勝最數古徐州連山如畫佳處縹
渺著危樓鼓角臨風悲壯烽火連空明滅往
事憶孫劉千里曜戈甲萬竈宿貔貅 露霑

草風落木歲方秋使君宏放談笑洗盡古今
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黯難
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浪淘沙 丹陽浮玉亭席上作

綠樹暗長亭幾把離尊陽關常恨不堪聞何
況今朝秋色裏身是行人 清淚浥羅巾各
自消魂一江離恨恰平分安得千尋橫鐵鎖
截斷煙津

定風波 進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欹帽垂鞭送客回小橋流水一枝梅衰病逢
春都不記誰謂幽香却解逐人來 安得身
閑頻置酒携手與君看到十分開少壯相從
今雪鬢因甚流年羇恨兩相催

南鄉子

歸夢寄吳檣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
繫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 愁鬢點新霜
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却
恐它鄉勝故鄉

其二

早歲入皇州樽酒相逢盡勝流三十年來真
一夢堪愁客路蕭蕭兩鬢秋 蓬嶠偶重遊
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鏡倚樓俱已矣扁舟月
笛煙蓑萬事休

滿江紅

危堞朱欄登覽處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鴻社
燕幾番輕別繾綣難忘當日語淒涼又作它
鄉客問鬢邊都有幾多絲真堪織 楊柳院

鞦千陌無限事成虛擲如今何處也夢魂難
覓金鴨微温香縹渺錦茵初展情蕭瑟料也
應紅淚伴秋霖燈前滴

其二 夔州催王伯禮侍御尋梅之集

蹤藥幽香禁不過晚寒愁絕那更是巴東江
上楚山千疊欹帽閑尋西瀼路驢鞭笑向南
枝說恐使君歸去上覆坡孤風月 清鏡裏
悲華髮山驛外溪橋側悽然回首處鳳凰城
闕饑頻如今誰領略飄零已是無顏色問行

廚何日喚賓僚猶堪折

感皇恩 伯禮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間綵旛初戴正好春盤細生菜一
般日月只有仙家偏耐雪霜從點鬢朱顏在
温詔鼎來延英催對鳳閣鸞臺看除拜對
衣裁穩恰稱毬紋新帶箇時方旋了功名債

其二

小閣倚秋空下臨江渚漠漠孤雲未成雨數
聲新雁回首杜陵何處壯心空萬里人誰許

黃閣紫樞築壇開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
熟計只有故鄉歸路石帆山脚下菱三畝

好事近 寄張真甫

羇鴈未成歸腸斷寶箏零落那更凍醪無力
似故人情薄 瘴雲蠻雨暗孤城身在楚山
角煩問劔南消息怕還成蹤索

其二

風露九霄寒侍宴玉華宮闕親向紫皇香案
見金芝千葉 碧壺仙露醞初成香味兩奇

絕醉後却騎丹鳳看蓬萊春色

其三 次宇文敕目韻

客路苦思歸愁似繭絲千緒夢裏鏡湖煙雨
看山無重數 尊前消盡少年狂慵著送春
語花落燕飛庭戶歎年光如許

其四

歲晚喜東歸掃盡市朝陳迹揀得亂山環處
釣一潭澄碧 賣魚沽酒醉還醒心事付橫
笛家在萬重雲外有沙鷗相識

其五
華表又千年誰記駕雲孤鶴回首猶曾遊處
但山川城郭　紛紛車馬滿人間塵土汙芒
屩且訪葛仙丹井看巖花開落

其六
揮袖別人間飛躡峭崖蒼壁尋見古僊丹竈
有白雲成積　心如潭水靜無風一坐數千
息夜半忽驚奇事看鯨波暾日

其七
溢口放船歸薄暮散花洲宿兩岸白蘋紅蓼
映一蓑新綠　有沽酒處便為家菱芡四時
足明日又乘風去任江南江北

其八 登樓仙山絕頂望海
揮袖上西峰孤絕去天無尺柱杖下臨鯨海
數煙帆歷歷　貪看雲氣舞青鸞歸路已將
夕多謝半山松吹解慇懃留客

其九
小倦帶餘酲澹澹數櫺斜日驅退睡魔十萬

有雙龍蒼壁　少年莫笑老人衰風味似平
昔扶杖凍雲深處探溪梅消息

其十
覓箇有緣人分付玉壺靈藥誰向市塵深處
識遼天孤鶴　月中吹笛下巴陵條華赴前
約今古廢興何限歎山川如昨

其十一
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借問此行安往
賞清伊脩竹　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
綠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

其十二
秋曉上蓮峯高躡倚天青壁誰與放翁為伴
有天壇輕策　鏗然忽變赤龍飛雷雨四山
黑談笑做成豐歲笑禪龕榔栗

鷓鴣天 送葉夢錫
家住東吳近帝鄉平生豪舉少年場十千沽
酒青樓上百萬呼盧錦瑟傍　身易老恨難
忘尊前贏得是淒涼君歸為報京華舊一事

無成兩鬢霜

其二 葭萌驛作

看盡巴山看蜀山子規江上過春殘慣眠古
驛常安枕熟聽陽關不慘顏　慵服氣懶燒
丹不妨青鬢戲人間祕傳一字神仙訣說與
君知只是頑

其三

梳髮金盤剩一窩畫眉鸞鏡暈雙蛾人間何
處無春到只有伊家獨占多　微步處奈嬌

何春衫初換麴塵羅東鄰鬬草歸來晚忘卻
新傳子夜歌

其四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
瀣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　貪嘯傲任衰
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若卻
英雄似等閑

其五

插腳紅塵已是顛更求平地上青天新來有

箇生涯別買斷煙波不用錢　沽酒市採菱
船醉聽風雨擁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見事
遲來四十年

其六

懶向青門學種瓜只將漁釣送年華雙雙新
鷰飛春岸片片輕鷗落晚沙　歌縹渺艣嘔
啞酒如清露鮓如花逢人問道歸何處笑指
船兒此是家

其七 薛公肅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
苑紅牙版引上西川綠錦茵　纔淺笑卻輕
顰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
琵琶道得真

驀山溪 送伯禮

元戎十乘出次高唐館歸去舊鵷行更何人
齊飛霄漢瞿唐水落惟是淚波深催疊鼓起
牙檣難鎖長江斷　春深鼇禁紅日宮甎暖
何處望音塵黯消魂層城飛觀人情見慣不

敢恨相忘梅驛外蓼灘邊只待除書看

又

窮山孤壘臘盡春初破寂寞掩空齋好一箇無聊底我　儲臺龍岫隨分有雲山臨淺瀨蔭長松閑據胡床坐　三杯徑醉不覺紗巾墮畫角喚人歸落梅村籬興夜過城門漸近幾點妓衣紅官驛外酒爐前也有閑燈火

木蘭花 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盡青衫塵滿帽身如西瀼渡頭雲愁抵瞿唐關上草　春盤春酒年年好試戴銀旛判醉倒今朝一歲大家添不是人間偏我老

朝中措

幽姿不入少年場無語只淒涼一箇飄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腸　江頭月底新詩舊夢孤恨清香任是春風不管也曾先識東皇

其二

怕歌愁舞嬾逢迎粧晚託春酲總是向人深處當時枉道無情　闌心近日啼紅密訴剪綠深盟杏館花陰恨淺畫堂銀燭嫌明

其三

鼕鼕儺鼓餞流年燭焰動金船綵燕難尋前夢酥花空點春妍　文園謝病蘭成久旅回首淒然明月梅山笛夜和風禹廟鶯天

臨江仙 離果州作

鳩雨催成新綠燕泥收盡殘紅春光還與美人同論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　只道真情易寫那知怨句難工水流雲散各西東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橋風

蝶戀花 離小益作

陌上簫聲寒食近雨過園林花氣浮芳潤千里斜陽鍾欲暝憑高望斷南樓信　海角天涯行略盡三十年間無處無遺恨天若有情終欲問忍教霜點相思鬢

其二

桐葉晨飄蛩夜語旅思秋光黯黯長安路忽

記橫戈盤馬處散關淸渭應如故　江海輕舟今已具一卷兵書歎息無人付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悔草長楊賦

其三

水漾萍根風卷絮倩笑嬌顰忍記逢迎處只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　夢若由人何處去短帽輕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銀缸深繡戶只愁風斷青衣渡

釵頭鳳

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墻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

淸商怨　葭萌驛作

江頭日暮痛飲乍雪晴猶凜山驛淒涼燈昏人獨寢　鴛機新寄斷錦歎往事不堪重省夢破南樓綠雲堆一枕

水龍吟　榮南作

樽前花底尋春處堪歎心情全減一身萍寄酒徒雲散佳人天遠那更今年瘴煙蠻雨夜郎江畔漫倚樓橫笛臨窗看鏡時揮涕驚流轉　花落月明庭院悄無言魂消腸斷憑肩攜手當時曾効畫梁栖燕見說新來網縈塵暗舞衫歌扇料也羞憔悴慵行芳徑怕啼鵑見

秋波媚　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

秋到邊城角聲哀烽火照高臺悲歌擊筑憑高酹酒此興悠哉　多情誰似南山月特地暮雲開灞橋煙柳曲江池館應待人來

其二

曾散天花蕊珠宮一念墮塵中鉛華洗盡珠璣不御道骨仙風　東遊我醉騎鯨去君駕素鸞從垂虹看月天台采藥更與誰同

采桑子

寶釵樓上妝梳晚嬾上鞦韆閒撥沉煙金縷衣寬睡髻偏　鱗鴻不寄遼東信又是經年

彈淚花前愁入春風十四絃

卜筭子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

沁園春

粉破梅梢綠動萱叢春意已深漸珠簾低卷第枝微步氷開躍鯉林暖鳴禽荔子扶踈竹枝哀怨濁酒一尊和淚斟憑欄久歎山川冉

冉歲月駸駸　當時豈料如今漫一事無成霜鬢侵看故人強半沙堤黃閣魚懸帶玉貂映蟬金許國雖堅朝天無路萬里淒涼誰寄音東風裏有灞橋煙柳知我歸心

其二

一別秦樓轉眼新春又近放燈憶盈盈倩笑纖纖柔握玉香花語雪暖酥凝念遠愁腸傷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漸香消蜀錦淚漬吳綾　難求繫日長繩况倦客飄零少舊朋但江郊鴈起漁村笛怨寒釭委燼孤硯生氷水繞山園煙昏雲慘縱有高臺常怯登消魂處是魚牋不到蘭夢無憑

其三

孤鶴歸飛再過遼天換盡舊人念纍纍枯冢茫茫夢境王侯螻蟻畢竟成塵載酒園林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流年改歎圍腰帶剩點鬢霜新　交親散落如雲又豈料如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飯軟非惟我老更

有人貧躲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閑采蓴吾何恨有漁翁共醉谿友為隣

憶秦娥

玉花驄晚街金轡聲璁瓏聲璁瓏閑歌烏帽又過城東　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風酬春風笙歌園裏錦繡叢中

漢宮春

浪迹人間喜聞猿楚峽學劔秦川虛舟汎然不繫萬里江天朱顏綠鬢作紅塵無事神僊

何妨在鶯花海裏行歌閑送流年　休笑放
慵狂眼看閑坊深院多少嬋娟燕宮海棠夜
宴花霧金船如椽畫燭酒闌時百炬吹煙憑
寄語京華舊侶幅巾莫換貂蟬

其二 初自南鄭來成都作

羽箭雕弓憶呼鷹古壘截虎平川吹笳暮歸
野帳雪壓青氈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牋
人誤許詩情將略一時才氣超然　何事又
作南來看重陽藥市元夕燈山花時萬人樂

處歆帽垂鞭聞歌感舊尚時時流涕尊前君
記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

斜陽廢苑朱門閉吊興亡遺恨淚痕裹淡淡
宮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
事　行人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
佇立江皋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
樓獨倚 宣華故蜀苑名

其二

蘭房繡戶厭厭病歎春醒和悶甚時醒燕子
空歸幾曾傳玉關邊信傷心處獨展團窠瑞
錦　熏籠消歇沉煙冷淚痕深展轉看花影
漫擁餘香怎禁他峭寒孤枕西牕曉幾聲銀
瓶玉井

烏夜啼

金鴨餘香尚暖綠窗斜日偏明蘭膏香染雲
鬟膩釵墜滑無聲　冷落鞦韆伴侶闌珊打
馬心情繡屏驚斷瀟湘夢花外一聲鶯

其二

簷角楠陰轉日樓前荔子吹花鷓鴣聲裏霜
天晚疊鼓已催衙　鄉夢時來枕上京書不
到天涯邦人訟少文移省閑院自煎茶

其三

我校丹臺玉字君書蘂殿雲篇錦官城裏重
相遇心事兩依然　攜酒何妨處處尋梅共
約年年細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行僊

其四

世事從來慣見吾生更欲何之鏡湖西畔秋千頃鷗鷺共忘機　一枕蘋風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訝音書絶釣侶是新知

其五

素意幽棲物外塵緣浪走天涯歸來猶幸身強健隨分作山家　已趁餘寒泥酒還乘小雨移花柴門盡日無人到一徑傍谿斜

其六

園館青林翠樾衣巾細葛輕紈好風吹散霽

微雨沙路喜新乾　小燕雙飛水際流鶯百囀林端投壺聲斷彈棊罷閑展道書看

其七

從宦元知漫浪還家更覺清眞蘭亭道上多脩竹隨處岸綸巾　泉冽偏宜雪茗秔香雅稱絲蓴脩然一飽西窗下天地有閑人

其八

紈扇嬋娟素月紗巾縹緲輕煙高槐葉長陰初合清潤雨餘天　弄筆斜行小草鉤簾淺醉閑眠更無一點塵埃到枕上聽新蟬

眞珠簾

山村水館參差路感羇遊正似殘春風絮掠地穿簾知是竟歸何處鏡裏新霜空自憫問幾時鸞臺鼇署遲暮謾憑高悵遠書空獨語　自古儒冠多誤悔當年早不扁舟歸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陽鷗鷺菰菜鱸魚都棄了只換得青衫塵土休顧早收身江上一蓑煙雨

好事近

混迹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誰見五雲丹竈養黃芽初熟　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暘谷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

渭南文集卷第四十九

渭南文集卷第五十

山陰陸游務觀

詞

柳梢青

錦里繁華環宮故邸疊萼奇花俊客妖姬爭
飛金勒齊駐香車　何須幞障帷遮寶杯浸
紅雲瑞霞銀燭光中清歌聲裏休恨天涯

其二

十載江湖行歌沽酒不到京華底事翩然長

亭煙草衰鬢風沙　憑高目斷天涯細雨外
樓臺萬家只恐明朝一時不見人共梅花

夜遊宮

雪曉清笳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
望似水想關河鴈門西青海際　睡覺寒燈
裏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有誰
知鬢雖殘心未死

其二

獨夜寒侵翠被奈幽夢不成還起欲寫新愁
淚濺紙憶承恩歎餘生今至此　蔌蔌燈花
墜問此際報人何事咫尺長門過萬里恨君
心似危欄難久倚

安公子

風雨初經社子規聲裏春光謝最是無情零
落盡薔薇一架況我今年憔悴幽窗下人盡
怪詩酒消聲價向藥爐經卷忘卻鶯窗柳榭
萬事收心也粉痕猶在香羅帕恨月愁花
爭信道如今都罷空憶前身便面章臺馬因

自來禁得心腸怕縱遇歌逢酒但說京都舊
話

玉胡蝶

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
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
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妒蝶繞蜂忙　難
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
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
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

木蘭花慢

閱邯鄲夢境歎綠鬢早霜侵柰華岳燒丹青谿看鶴尚負初心年來向濁世裏悟眞詮祕訣絕幽深養就金芝九畹種成琪樹千林星壇夜學步虛吟露泠透瑤簪對翠鳳披雲青鸞遡月宮闕蕭森瑯函一封奏罷自鈞天帝所有知音却過蓮壺嘯傲世間歲月駸駸

蘇武慢

澹靄空濛輕陰清潤綺陌細塵初靜平橋繫

馬畫閣移舟湖水倒空如鏡掠岸飛花傍簷新燕都似學人無定歎連年戎帳經春邊壘暗凋顏鬢　空記憶杜曲池臺新豐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羈懷易感老伴無多談塵久閑犀柄惟有傭然筆床茶竈自適笱輿煙艇待綠荷遮岸紅蕖浮水更乘幽興

齊天樂

角殘鐘晚關山路行人乍依孤店塞月征塵鞭絲帽影常把流年虛占藏鴉柳暗數輕負鶯花謾勞書劍事往關情悄然頻動壯遊念孤懷誰與強遣市壚沽酒酒薄怎當愁釅倚瑟妍詞調鉛妙筆那寫柔情芳艷征途自厭況煙斂蕪痕雨稀萍點最是眠時枕寒門半掩

其二

客中隨處閑消悶來尋嘯臺龍岫路斂春泥山開翠霧行樂年年依舊天工妙手放輕綠萱牙淡黃楊柳笑問東君爲人能染鬢絲否

西州催去近也帽簷風軟且看市樓沽酒宛轉巴歌淒涼塞管携客何妨頻奏征塵暗袖漫禁得梅花伴人疎瘦幾日東歸畫船平放溜

望梅

壽非金石恨天教老向水程山驛似夢裏來到南柯這些子光陰更堪輕擲戍火邊塵又過了一年春色歎名姬駿馬盡付杜陵苑路豪客　長繩漫勞繫日看人間俛仰俱是陳

迹縱自倚英氣凌雲奈田盡鵬程鐵殘鶯翮終日憑高詔不見江東消息算沙邊也有斷鴻信誰問得

洞庭春色

壯歲文章暮年勳業自昔誤人算英雄成敗軒裳得失難如人意空喪天眞請看邯鄲當日夢待炊罷黃粱徐欠伸方知道許多時富貴何與關身 人間定無可意怎換得玉鱠絲蓴且釣竿漁艇筆牀茶竈閑聽荷雨一洗

衣塵洛水秦關千古後尚棘暗銅駝空愴神何須更慕封侯定遠圖像麒麟

漁家傲

東望山陰何處是往來一萬三千里寫得家書空滿紙流清淚書回已是明年事 寄語紅橋橋下水扁舟何日尋兄弟行徧天涯眞老矣愁無寐鬢絲幾縷茶煙裏

繡停針

歎半紀跨萬里秦吳頓覺衰謝回首鵷行英

俊並遊咫尺玉堂金馬氣凌嵩華負壯略縱橫王霸夢經洛浦梁園覺來淚流如瀉 山林定去也却自恐説著少年時話靜院焚香閑倚素屏今古總成虛假趁時婚嫁幸自有湖邊茅舍燕歸應笑客中又還過社

桃源憶故人

三榮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樓觀曰高齋下臨山村蕭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參成都戎幕

而去臨行徙倚竟日作桃源憶故人一首

斜陽寂歷柴門閉一點炊煙時起雞犬往來林外俱有蕭然意 衰翁老去疏榮利絕愛山城無事臨去畫樓頻倚何日重來此

其二

欄干幾曲高齋路正在重雲深處丹碧未乾人去高棟空留句 離離芳草長亭暮無奈征車不住惟有斷鴻煙渚知我頻回顧

其三

一彈指頃浮生過臨甑元知當破去去醉吟高卧獨唱何須和 殘年還我從來我萬里江湖煙艇胤盡利名韁鎖世界元來大

其四

城南載酒行歌路冶葉倡條無數一朶輕紅凝露最是關心處 鶯聲無賴催春去那更兼旬風雨試問歲華何許芳草連天暮

其五

中原當日三川震關輔回頭煨燼淚盡兩河征鎮日望中興運 秋風霜滿青青鬢老却新豐英俊雲外華山千仞依舊無人問

梧桐思

江頭疎雨輕煙寒食落花天飜紅墜素殘霞暗錦一段凄然 惆悵東君堪恨處也不念冷落樽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錢

一叢花

樽前凝佇漫魂迷猶恨負幽期從來不慣傷春淚爲伊後滴滿羅衣那堪更是吹簫池館青子綠陰時 回廊簾影晝參差偏共睡相宜朝雲夢斷知何處倩雙燕說與相思從今判了十分憔悴圖要箇人知

其二

仙姝天上自無雙玉面翠蛾長黃庭讀罷心如水閑朱戶愁近絲簧牕明几淨閑臨唐帖深炷寶奩香 人間無藥駐流光風雨又催凉相逢共話清都舊事塵劫生死茫茫何如

伴我綠蓑青篛秋晚釣瀟湘

隔浦蓮近拍

飛花如趁燕子直度簾櫳裏帳掩香雲暖金籠鸚鵡驚起凝恨慵梳洗粧臺畔蘸粉纖纖指寶釵墜 才醒又困厭厭中酒滋味墻頭柳暗過盡一年春事卷書高樓怕獨倚千里孤舟何處煙水

其二

騎鯨雲路倒景醉面風吹醒笑把浮丘袂寥

然非復塵境震澤秋萬頃煙霏散水面飛金
鏡露華冷 湘妃睡起鬟傾釵墜慵整臨江
舞處零亂塞鴻淸影河漢橫斜夜漏永人靜
吹簫同遇緱嶺

昭君怨

晝永蟬聲庭院人倦嬾搖團扇小景寫瀟湘
自生凉 簾外蹴花雙燕簾下有人同見寶
篆拆官黃炷熏香

雙頭蓮

華鬢星星驚壯志成虛此身如寄蕭條病驥
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夢斷故國山川隔重
重煙水身萬里舊社凋零青門俊遊誰記
盡道錦里繁華歎官閑晝永柴荆添睡淸愁
自醉念此際付與何人心事縱有楚柂吳檣
知何時東逝空悵望鱠美菰香秋風又起

南歌子

異縣相逢晚中年作別難蕭秋風雨客衣寒
又向朝天門外話悲歡 瘦馬行霜棧輕舟
下雪灘烏奴 山下一林丹烏說三年常寄夢
魂間

豆葉黃

春風樓上柳腰肢初試花前金縷衣嫋嫋娉
娉不自持曉粧遲畫得蛾眉勝舊時

其二

一春常是雨和風風雨晴時春已空誰惜泥
沙萬點紅恨難窮恰似衰翁一世中

醉落魄

江湖醉客投杯起舞遺烏幘三更冷翠霑衣
濕嫋嫋菱歌催落半川月 空花昨夢休尋
覓雲臺麟閣俱陳迹元來只有閑難得青史
功名天却無心惜

鵲橋仙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擧酒徒一
一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 輕舟八尺低
篷三扇占斷蘋洲烟雨鏡湖元自屬閑人又
何必 君恩賜與

其二

一竿風月一蓑烟雨家在釣臺西住賣魚生怕近城門况肯到紅塵深處　潮生理擢潮平繫纜潮落浩歌歸去時人錯把比嚴光我自是無名漁父

其三

茅簷人靜蓬窓燈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淸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况半世飄然羈旅

長相思

雲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雲水中月明收釣筒　頭未童耳未聾得酒猶能雙臉紅一尊誰與同

其二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敎稱放翁　側船篷使江風蟹舍參差漁市東到時聞暮鍾

其三

面蒼然鬢皤然滿腹詩書不直錢官閑常晝眠　畫堂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屬少年知心惟杜鵑

其四

暮山青暮霞明夢筆橋頭艇子橫蘋風吹酒醒　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較程蓴絲初可烹

其五

悟浮生厭浮名回視千鍾一髮輕從今心太平　愛松聲愛泉聲寫向孤桐誰解聽空江秋月明

菩薩蠻

江天淡碧雲如掃蘋花零落蓴絲老細細晩波平月從波面生　漁家眞箇好悔不歸來早經歲洛陽城鬢絲添幾莖

其二

小院蠶眠春欲老新巢燕乳花如掃幽夢錦

城西海棠如舊時 當年眞草草一擢還吳早題罷惜春詩鏡中添鬢絲

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侯疋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其二

青衫初入九重城結友盡豪英蠟封夜半傳檄馳騎諭幽幷 時易失志難成鬢絲生

華風月彈壓江山別是功名

生查子

還山荷 主恩聊試扶犂手新結小茅茨恰占清江口 風塵不化衣鄰曲常持酒那似宦遊時折盡長亭柳

其二

梁空燕委巢院靜鳩催雨香潤上朝衣客少閑談塵 鬢邊千縷絲不是吳蠶吐孤夢泛瀟湘月落聞柔艣

破陣子

仕至千鍾良易年過七十常稀眼底榮華元是夢身後聲名不自知營營端爲誰 幸有旗亭沽酒何妨繭紙題詩幽谷雲蘿朝採藥靜院軒窗夕對碁不歸眞箇癡

其二

看破空花塵世放輕昨夢浮名蠟屐登山眞率飲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閑心太平 料峭餘寒猶力廉纖細雨初晴苔紙閑題谿上句

菱唱遥聞煙外聲與君同醉醒

上西樓

江頭綠暗紅稀燕交飛忽到當年行處恨依依 灑清淚歎人事與心違滿酌玉壺花露送春歸

點絳脣

采藥歸來獨尋茅店沽新釀暮烟千嶂處處聞漁唱 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踈放作箇閑人樣

謝池春

壯歲從戎曾是氣吞殘虜陣雲高狼烽夜舉朱顔青鬢擁雕戈西戍笑儒冠自來多誤功名夢斷却泛扁舟吳楚漫悲歌傷懷弔古煙波無際望秦關何處歎流年又成虛度

其二

賀監湖邊初繫放翁歸棹小園林時時醉倒春眠驚起聽啼鶯催曉歎功名誤人堪笑朱橋翠徑不許京塵飛到掛朝衣東歸欠早

連宵風雨捲殘紅如掃恨樽前送春人老

其三

七十衰翁不減少年豪氣似天山淒涼病驥銅駝荊棘灑臨風清淚甚情懷伴人兒戲如今何幸作箇故溪歸計鶴飛來晴嵐暖翠玉壺春酒約群僊同醉洞天寒露桃開未

一落索

滿路遊絲飛絮韶光將暮此時誰與説新愁有百囀流鶯語 俯仰人間今古神仙何處花前須判醉扶歸酒不到劉伶墓

其二

識破浮生虛妄從人譏謗此身恰似弄潮兒曾過了千重浪 且喜歸來無恙一壺春釀雨蓑煙笠傍漁磯應不是封侯相

杏花天

老來駒隙駸駸度筭只合狂歌醉舞金杯到手君休訴看著春光又暮 誰爲倩柳條繫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殘紅轉眼無尋處盡屬

蜂房燕戶

太平時

竹裏房櫳一徑深靜愔愔亂紅飛盡綠成陰有鳴禽 臨罷蘭亭無一事自修琴銅爐裊裊海南沉洗塵襟

戀繡衾

不惜貂裘換釣篷嗟時人誰識放翁歸櫂借樵風穩數聲聞林外暮鐘 幽棲莫笑蝸廬小有雲山煙水萬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

身在畫中

其二

無方能駐臉上紅笑浮生擾擾夢中乎地是沖霄路又何勞千日用功　飄然再過蓬峯下亂雲深吹下暮鍾訪舊隱依然在但鶴巢時有墮松

風入松

十年裘馬錦江濱酒隱紅塵萬金選勝鶯花海倚踈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盡出題詩風

月俱新　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常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寄吳牋說與這回真箇閑人

眞珠簾

燈前月下嬉遊處向笙歌錦繡叢中相過彼此知名纔見便論心素淺黛嬌蟬風調別最動人時時偷顧歸去想閑牕深院調絃促柱樂府初翻新譜漫裁紅點翠閑題金縷燕子入簾時又一番春暮側帽燕脂坡下過料

也記前年崔護休詐待從今須與好花爲主

風流子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鴻記綠牕睡起靜吟閑詠句聯雙合格變玲瓏更秉興素紈留戲墨纖玉撫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凍鳳牋春麗花研輕紅　人生誰能料堪悲處身落柳陌花叢空羨畫堂鸚鵡深閉金籠向寶鏡鸞釵臨粧常晚繡茵牙版催舞還慵腸斷市橋月笛燈院霜鐘

雙頭蓮

風卷征塵堪歎處青驄正搖金轡客襟貯淚漫萬點如血憑誰持寄佇想艷態幽情壓江南佳麗春正媚怎忍長亭匆匆頓分連理目斷斜日平蕪煙濃樹遠微茫如薺悲歡夢裏奈倦客又是關河千里最苦唱徹驪歌重遲留無計何限事待與丁寧行時已醉

鷓鴣天

杖履尋春苦未遲洛城櫻筍正當時三千界

外歸初到五百年前事總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問姓名誰小車處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賦詩

蝶戀花

禹廟蘭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盡湖邊樹鸚鵡杯深君莫訴他時相遇知何處　冉冉年華留不住鏡裏朱顏畢竟消磨去一句丁寧君記取神仙須是閑人做

渭南文集卷第五十

書新本渭南集後

放翁文筆簡健有良史風故爲中興大家馬氏通考所載有渭南集三十卷今人猶罕見之想望久矣一旦忽睹其全蓋光祿華公活字新本凡五十卷視馬考又過之即翁子子遹初刻所翻也皎兮若月食而復燁兮若玉諸而出絢兮若春林釋霧而葩葉呈妍誠文苑之一快矣初光祿懸車鄉社年踰七十而好學過於弁髦購書與帙富若山

矗又製活字版擇其切於學者
亟繙印以利衆此集之所以易成
也自沈夢溪筆談述活板法近
時三吳好事者盛爲之然所印
有當否則甚益有淺深惟光祿
心行高古動以益人爲志凡所圖
類若此與彼習情一草譜禽經者
逈別於手人之識趣好尚有間
而事力靡被相去果何如哉
翁之詩曰劒南稾視此倍多光
祿得其八卷因并印傳爲吳
郡祝允明書

余既得放翁劒南續稿印之而惜未
見其文無幾又得渭南舊本於是益
爲全帙急命鋟之梓墨雖物之行
塞有數而一旦完璧僉爲快覩蓋
不獨余之私幸而已書完揚識
其末尚古生華珵記

客亭類稿□卷　存九卷（書啟編一卷　古律編二卷　四六編四卷　雜著編二卷）

（宋）揚冠卿撰

宋刻本

客亭類稾十五卷永樂大典本

宋楊冠卿撰。冠卿字夢錫，江陵人。宋史不為立傳。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此集，而亦不詳冠卿之始末。故事蹟無可考見。今以集中詩文參互考之。劉季高手帖云，紹興初假守南徐，楊君季洪為理掾。後三十年，見其子夢錫，則冠卿為季洪之子。其紀夢詩序云，戊戌年四十。戊戌為淳熙五年。上推四十年，則冠卿當生於紹興八年己未。其與傅漕詩有鄉書憶昔歎賢能，姓氏曾叨天府登句。則嘗舉進士。其上執政啟云，奉命領州，尋符而歸。又有祭廣東主管衙土地文。則嘗出知廣州，以事罷職。而姜夔贈冠卿詩有長安城中擇幽棲，靜退不願時人知句。則解官以後又嘗僑寓臨安者也。其集世頗罕傳。惟浙江採進書中有嘗刊客亭類稾，為巾箱小字本。檢勘尚係原刻，分四六編、雜著編、古律編，皆所作詩文。惠答客亭書啟編，則同時名人酬贈之作，不標卷數，前後亦無序跋。而永樂大典各韻內所收冠卿之文，尚有表牋詩餘各數十首，皆刊本所未收。疑當時本各自為編，流傳既久，遂有闕脫。今據永樂大典所載，以刊本參校，搜緝補綴，諸體始全。謹仿原編名目，釐為十四卷，而仍以書啟一卷附之。冠卿才華清雋，四六尤流麗渾雅。張端義貴耳集載其掾九江戎司時，趙溫叔罷相帥荊南，道由九江，守帥合宴。冠卿作致語云，相公捲合鼎鼐，看繡袞之東歸，潯陽無管弦，且聽琵琶之舊曲。溫叔再三稱道，知其以是體擅長矣。又京鏜何異李結諸帖，極稱其集杜之工，而稾中乃無一篇，蓋當時別本單行，而今佚之耶。

諸老先生惠答客亭書啓編

帖

于湖張舍人帖二

孝祥曩者水村胥會時見公貌甚癯[illegible]必别
後作詩苦所以致然不暇有請也茲得錦囊篇
清新婉麗殆欲與長吉筆並驅而爭先然後知
公用意於此深而前日之癯蓋有所自然願小
畢之為器業加衛甚善
孝祥官此日[illegible] 此已力控而請[illegible]中
益文[illegible] 病眼為贈[illegible]
後龔[illegible] 否南中丞佳[illegible]
賞音還浙[illegible]何如[illegible] 山九韶皆入下山不可[illegible]
勵公此行[illegible] 北歸之文當益雄推舟[illegible]
過于湖無吝過我[illegible]旬日欵承倍向達[illegible]紙[illegible]
情

莆田龔大叅帖一

茂良頃官交廣得夢錫姓名於文字間因與定
交踰年每見其議論英發愈出愈奇固已心降
而氣懾今讀客亭編然後益知夢錫學有本原
心潛於古人所獨到之地為不可跂及也惟
藏之無輕所發甚幸

杼山劉侍郎帖一

孝紹興初假守南徐揚君季洪來為理掾以[illegible]
夬獄多所平反識者知其後之必大後三十年
見其子夢錫文章超詣議論閎偉名聞諸公間
深幸故人之有子而家声不墜也某老矣恐不
及見夢錫騰趠推敭益勵所學用以繼前聞人

石湖范叅政帖一

成大辱示揚君詩詞趣高有韻甚不易得[illegible]
有此客可以[illegible] 更陶冶便可追前輩異日
與之相見當面[illegible]列道之
河山[illegible]
恪[illegible] 勤懇而肆之於
大之期可卜於此矣甚幸甚善

豫章[illegible]御史帖二

[illegible]伏辱寵貺草堂集句熟讀數過殆是肺腑
流出使子美見之亦不敢發久假何時歸之間
也十襲珍藏永以為好治報莫究万一切乎
亮
鐸比獲奉辭色喚起七年之夢辱誨帖副以
諸集之貺俱平時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四六集
句舊雖管窺一二今悉得於鋟木之傳嘉惠不
貲下拜不勝藏感至於某之區區姓名亦遂託

不朽又復以為堀尚面專詣謝次

臨川何御史帖三

巽始生之日蒙以佳詞為恵下拜諷誦燦如天
葩雲錦霧縠之在前令人愛賞而不敢當也坐
客不辨詳稟併幾財幸

巽始生之日在近方切劬劳之念而高華過人
歲歲寵以佳詞春風披拂和氣先到遲莫有光
云乎獨念左右清貧珠璣百斛想所不貲而裝[illegible]
亦復華楚何勞費如此尤令人悸不目定[illegible]
圖面列謝捆

巽 蒙寵[illegible]寵高文誨以[illegible]
雜[illegible]竟日把[illegible]忍去手其間[illegible]
然天成如自肺腑中流出此豈把筆旅學
深切降歎感酬紛紛厚意久不報亦欲尋一二
戲骰之文以求是正竟尔未暇尚諸面見稟謝
次

漁社李度支帖七

結方欲以長至令辰遺書為慶顯使領教畢高
文大冊併以寵敓十龍賓藏傳示無斁然左右
行將代言西省視草北門紫誥黃麻播之四海
恐不特此而已也漁童配樵青乃是漁社家[illegible]
公放柳枝何耶香山正不當尔餘乞為遠業崇

重

結伏蒙寵示新詞三篇真與雪月交光争勝便恐
公御風翔寥廓間第褒拂之甚豈所敢當巽曰門
下平步天衢此景當備享焉昔薩[illegible]尤勝唐人詞
語将使溫庭筠輩順下風而立脥行而不敢仰視
也容面謝次

結比蒙賜書寄示絕妙好辭信知出於伯業之[illegible]
無凡馬也東閣多佳士而夢錫為之冠袖賢侯[illegible]
北道主人一語欠噓便當干青雲而直上拭目以
觀垂天之翼搏扶搖於九万里也幸甚幸甚
特[illegible]蒙眷私[illegible]

大丞相壽詩此詩[illegible]柳州[illegible]矣豈[illegible]
麗天芸寒色正人望而敬者歟漁社和篇詞語益
工慚感万狀近得范石湖書來索西塞畫欲為作
詩漁社自此著名矣所居之側有散花洲昔經營
得之結茅其上以待賓客遂為漁社壯觀也西塞
前荷花叢中有一湖方圓可百頃其負如鏡舊号
鏡湖昔以避 諱名遂闕而不傳今欲仍舊貫又
恐與會稽湖名相似夢錫之意如何得易以嘉名
尤荷結欲改作雲錦湖可否相去無百里未得一
面瞻仰

結雨沐雲翰寵敘啓劄雄偉華贍足見吾夢錫雖

處困厄而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它時功業可卜於斯但仰勤親翰愧畏不可言李詹事送筆云絕妙恐可助修五鳳樓敬以納上

三詞奇絕諷誦回環不敢釋手前二詞雄偉後一詞情巧悉皆追配作者欽服嘉嘆不能自已也賢主人平泉綠野兼而有之並齊哦詩其樂無涯奉以周旋甚善甚善結西塞大費買山錢若加以數年恐可盡數椽茅屋為容身計然老矣奈何異時得吾故人相從林石之間季真大於此者第恐公濶步青雲赤松之遊未可期爾自餘万万保愛

某公集句取千百家所長以為工門下琢取工部一集混然如天成此尤難為力也傳誦無欽服敘謝未究端倪敢幸恕察

金華林御史帖一

大中久慕雋名昨辱臨顧獲遂識韓之願慰況可知且蒙寵示類稿疾讀數過氣格高古久矣不見此作也集句混然天成尤用敬嘆區區尚需而謝以盡

丹陽張寶文帖三

堅適辱臨訪寵惠長牋雖過情之譽非衰朽所敢當而事辞典麗風彩爛然祗誦數四藏去為法愧感無以為喻久廢筆硯倉卒不能治報謹此布謝万分餘遲面悉

堅服膺雋望固有年所乃者書劍肯顧蓬巷遂獲連日之款不特夜光明月永為照乘之珍而論議英特燭理無遺謦欬之餘開發多矣上方搜揚魁壘之士協濟大業一言悟意取富貴立功名跬步間耳成命之頒側耳以竢

集句杜詩開誦數篇混然天成殆不知江陵少陵孰為先後游戲之工尚如此它日奏韶濩於郊廟朝廷之上其名世當如何十襲藏去俾子孫永以珍感

稼軒辛大卿帖

棄疾伏承垂示詞集珠璧焜燿乃以刃碑其間讀之令人皇恐且知左右之愛忘不日也又以為感

吳宰斗南帖一

仁傑蒙示雄文傑句光采奪目殆前無古人欽嘆不已明珠美玉固有定價他時一遇知己誦佳句於百僚之上咸陽紙價為之頓高再一見賜覆璧再見列上卿有不難者仁傑何人得先拭目于此幸幸甚甚諸巨公知有英特舊矣適已治裝不果一造乃見但十襲藏去俟異日也

漁社李度支帖一

盛製下教佩忠良厚伏讀不任降嘆治安之策
實當今急務使賈誼復生爲 明主計不過是
矣謹歸文府容面謝次

侍講羅尚書帖二

熙適辱左顧獲聽誨益且承出示駢儷之語及
所爲詩文格律高雅三復降歎茲此叙謝万一
尚容造詣以旣

又

熙伏辱寵示長牋議論精到具有古 宋三[illegible]
以[illegible]草[illegible]年[illegible]

興安從齋

吾友揚夢錫通暢古今粹於詩與文[illegible]題詠[illegible]
取諸少陵爲有餘昔坡公嘗以兒使市人[illegible]
甫矣然天鷄家鷄便令作對猶得爲杜江夕[illegible]不
[illegible]則敎甫之句非止一家言也夢錫出入少陵
爲百篇後述政復未巳使敎甫尚無恙能無每
下喜乎坡公後詩有曰前生子美只君是信乎
杜得倶天成豈有媿於吾夢錫耶

客亭類藁古律編

江陵揚 冠卿 夢錫

近體詩

庭草

庭草凄餘碧江風吹早寒帶圍愁裏[illegible]詩[illegible]
中寬[illegible]几閑留客迎門懶不冠蕭然有古[illegible]處未
易俗人看

別襄陽帥

湼海棠陰巳着行[illegible]移小隊入襄陽江山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宿前崗鋪

老去心猶壯天涯歲欲除暮行新過路如讀未
看書[illegible]水[illegible]田淨人家遠近居梅花正愁絶薄
暮雨[illegible]踈

暮雨

飄飄爲客久在在與春期暮雨森寒意花香闕
舊枝看成南國老懶誦北山移巳憒世緣惡懷
哉歸去遲

無題

鶯語丁寧喃曉窗霞路斷紅藥闌新粧王笙莫作
相思調猶忘春歸得見郎

記夢

歙巖松檜轉龍蛇洞户仙人字少霞炯炯長眉
非是畫翠翹斜倚碧桃花
問訊人間幾日期謂言何處是瑤池王不飲罷
夢中醉不記神遊話別時

壬午雜詩

黃屋非堯意謳歌有啓歸德參羲昊古事必漢
唐非吉氣傳千[illegible]王風決九[illegible]明亡固[illegible]勇
智舊究機

失甚王氣駕君歸[illegible]方排衆[illegible]成西
投戈形勢中朝壯棄離偏安[illegible]燕雲可中裂豈
限白溝河
不逆兒渠詐當須報使回君恩固寬大虜意每
嫌猜義舉初難從兵端莫浪開要知情僞者往
事驗方來
閫內攻城戰淮東郤敵兵敗亡初妄作狼狽坐
虛名賊勢雖亡命君心實好生不知他日事誰
築受降城
已分依人老猶期振袂還有愁供白髮無力買
青山北駕方傳蹕西師已度關孤臣憂國淚東

首落餘潸

寄別友生馬千里

秋鴻社燕幾時休萬里無家天盡頭青蒻綠蓑
今已辦江湖歸去老漁舟
瘴雨蠻煙道路賒囊書匣劍是生涯海山佳處
能相憶好寄新詩鴈字斜

蘄安

寂寞余來坡對竹樓兩公陳跡是前修江津亭倚柁
還商子雪後獨爲江上遊
兔輪不返笑曹瞞赤壁空臨江水寒想得周郎
[illegible]鼓競小橋歸日戲佳音山

病後暑[illegible]

寬作遲留計難期歲月功古今風聲舞不覺[illegible]
羣空衣暑鯀病骨涉秋悲候蟲長江二千里只
欠一帆風

甲申歲作

歲涉冰雪盡欣欣花柳蘇江澄炫初日沙潤茁
新蕪文客亦勞止我行猶載驅乾坤如許大何
處著吾廬
急雨來排難餘蒸頓解嚴時蜩鳴露柳客燕度
風簾屈指秋無幾安心氣自恬夜涼都不寐落
月坐虛簷

讀杜工部集
平生忠義不忘君末路弃流付九原千古神交
真未泯一時人事可重論摩挲醉眼朝廷在消
息他鄉弟妹存獨閱遺編堪墮淚秋窗燈火兩
昏昏
讀親征詔
詔語渾醇告萬方便知九鼎不勞扛波臣奔走
扶黃屋約束風濤過大江
君王神武不恬兵氣聾狂胡一掃平可笑書
生歸客便裝行橐待還京
塞上雪中
雪有迷江國 癸酉 自白梅發
勝清佳客苦難嘆清尊只細傾吾妻便靜以不
忍浪談兵
代別張憲
罪國春強半餘寒燕子飛絕知懸榻久故作買
舟歸歲月空荒老行藏有是非功名遊戲爾此
意尚依稀
老去安爲客春來不着家江湖遂良覿身世
長嗟處死寧無地謀生信有涯分攜感時節
杪又藏鴉
回紋四時

風透翦羅衾薄滿鬢嬌紅綴小桃明月
翠鈿字斷絃空暗紫檀槽
冰盤瑩靜風簾闔酪粉蛋殘日影
斜王頰碧衫揎袖整輕雲
紋簟浥香餘汗粉綠眉攢恨舊愁新焚香夜拜
初生月暮色飛紗薄霧句
霜鶯葉落催寒曉夢破人愁覺夜長香暗折梅
初點玉鏡寫呵手試新妝
九里松六言
風聲不斷天籟鐘韻初知日曛人
鳥蹄踏破輕

王荊公 字名有得 有君
榮枯已熟槐安覓妄敢藏鴻寶一節甜
參已透漆園知 浪分煉
夜明已賜虢國好曲肱又屬東家 娛寢有人
君得計睡鄉留我取通侯
吳江道中
巴蒼煙隔灌籠宿雨開湖光與天 彩覺
春田心事歸雙鬢年華付一盃松江元赴海
又須催
郊丘裏長橋煙浪間幽花經雨潤獨鳥受
遊春水園叢最薄晴雲吐亂山莫將吳

二毛班

即事

歡悰馮茂酌羲相怯單衣詩向貧中好春從雨
際歸氣寒憂麥瘦桑濕恐蠶饑豫學田園計
時恐願違

人事悲懽裏交情冷暖中山林催晚計顏面久
秋風有傳記青箱無書問子公反閉違世久幽
事亦忽忽

未辨因人出時[illegible]不我過墨泓雲惡亂藥爐雨
聲多三歲閱浮世把茆營將寀肯[illegible]猶在[illegible]容
易說千[illegible]

讀書

憂世終何補忠懷悵不平收回長[illegible]恩歸[illegible]短
歌行是事且有[illegible]今[illegible]唯可盟湘中千樹橘墨
墨了餘生[illegible]

題凌波采蓮圖

淖約風姿雲霧衣波心新月淡明[illegible]更深折得
清香去煙靄不知何處歸

歸途春晚

待得春歸人亦歸風花撩亂撲征衣清香十里
荼蘼路零落珠幢對晚暉

[illegible]點點更籌清夜徂昏昏鄉月瑣窗虛夢回忽[illegible]
[illegible]風雨明日前村花裏蹊

[illegible]解征驂野水湄卷衣上馬夜何其客愁攻自
不堪說殘月一聲聞子規

山茶

綠葉龍鱗襯渥丹蹊林殘雪尚斑斑先驅特為
東君至怕向春風桃李間

道間所見

窄窄山腰路娟娟房有花谿回蔽脩竹鷗暖戲
春沙

夾江

雨洗山[illegible]靜[illegible]通征[illegible]

秋蓮點[illegible]

作去忽忽

麥浪浮濃綠山眉暈淺青光風來婉娩客意獨
伶俜回雁鳴何許輕鷗下遠汀人家掩幽隱煙
雨竹門扃

漫題

著雨林花暗敲風檻竹幽翠屏蹊[illegible]紅葉忽
驚秋

適安旅次

山郭蕭條晚秋堂窈窕深輕寒籠暮靄橫吹度
蹊砧叢取竹深藏翠孤雲晚帶陰[illegible]留有幽趣不

碗短長吟

檻蒲行碧穠林葉得紅深客子倦長夜晉人催暮砧風梢牕紙急月轉藥欄陰高枕已無睡寒蛩休苦吟

曉思

山鳥春猶嘒城烏曉亂啼危譙初咽角落月已催雞地逈承何事家遥夢到迷片懷如許悪深覺負瓜畦

雪後

野日茅茨短荒村霰雪餘溪流山□ 谷逈鳥聲虛嬌 [illegible]

少事久□

觀諸園接菓

花木聊觀化芳菲觸處同大都知意晩各自□春風巧着移根力陰争造物功化鈞均播埴理杳冥中

寒食雨中

無家可耐異鄉何帳底愁邊萬感多今夜雨聲山月暗淚痕元不栽金波

晩風一再花狼籍春去怱怱不可尋蜂蝶亦如人意薄使無消息到墻陰

渡口

欲繫孤舟日已斜秋霜一岸着蒹葭□□□喚得秋兒醒拄杖穿沙尋酒家

絶句

東閣官梅已亞粧遠村沙柳發新黃遥知歸去西江路定有飛花觸地香

忽憶前時小院歸杏花墻角兩三枝夜香□斷黃昏月縹緲隣家玉笛吹

始覺

始□躬耕曉從誰話此情但能安食息敢復聲名留滯煩書□驅馳 □有懷□□盡鳥□春□樓

□去

風捲雲歸雨怱□月輪 青冥壯士心猶居流泉急去去短棹初不停

朱槿碧蘆相間栽蓬棚車水過階前茸茸秋色濃如染已有陂塘似鏡開

極目雲天意已舒迎人草樹綠扶疎望中孤坎松江近便有小舡來賣魚

滿目江山無限情夫差城郭暮雲平當時不□黃池長一再何由致越兵

晉陵城東穿堵坡兩尖高並下臨河昔日年 晉陵隣墻酒肆聽扁舟唱踏歌

癸卯春雜用古語絶句呉監簿水部韋

霜日炫晴晝意行春色遍平林芳淡淡青

離離竹徑通幽處山雲薄暮時觴情未極飛
鞚返青絲

爲谷隠和虞參議韻

誅茅祗合老僧龕一笑欣陪塵談太守宜為
方遊弋滾東白豕忍懷慚折腰我口寬作薄酧
蠟誰言世味甘萬事轉頭俱夢幻試將此語靜
中參

谷隠之東有栗嶺　夏尙有俗　龍

探囊取句如今人小篆慚別墅經春花未老芳
畦過雨薺尤甘明朝更欲從公去一啜堂頭作
小參

歸自淮右讀楚辭有感

憶昔淮山戰骨高行人持節過　劍氣
徒千斗袖裏綸鉤莫釣鼇世事從　雨蝸角男
兒不遇一鴻毛功名槐國吾深省　痛飮何妨讀
楚騷

頃歲如番禺與慶傳卅十六日過上饒後五
年胥會于雲南太學増置生　遂去

將別去理朱方辨因詠昔人風雨對床之
語慨然有感作是詩

囊空未辦買山錢壯志隨人祗自憐千里鄉關
夢裏幾年蹤跡遍江邊回谿重過南搏翼
縣還尋東去船何日蒼崖結茅屋　君風雨對
床眠

繼詩社諸友韻

休將鐘鼎問窮通往事邯鄲午枕中南郭吹竽
羞濫食北山運畚笑愚公酒邊賴有賡酬在客
裏還　笑未同句不妨頻許我從今莫放馬
牛腹寂就評難逢人在午巖紫翠中談笑
有餘樂交遊氣味感年公年許結　蘭好
處何妨杖屨同我欲携琴坐花底乞君
松風

淮扶春晚病中

絶塞驅馳行底忙病餘歸思逐江　鴈飛不到
天涯蝶夢可堪春晝長滿地香紅初過雨一
簾風絮正斜陽愁邊頼有新詩在強劈吟牋借
錦囊

遊交廣用帳幹趙德繼韻

家聲久矣愧長楊泸説男兒志四方鼎鼎鼎百[illegible]
半流落攸攸萬里芸凄凉羈懷[illegible]表芙蓉花
夢江南雲水鄉欲訪匡廬近消息試癡征鴈到
潯陽

琴久不作客問其故戲爲説得

昭君不謝任虧成[illegible]畔行唫且爾離自忘榮枯
本同轍誰云得喪有殊形古今幾見乘除變日
月常循晝夜經去去來來祗如此個前易[illegible]
須聽

代秦幹上刑部侯尚書譯

[illegible]舊家聲 屈八斗砥應笑[illegible]

平生報國劍鋩寒萬里遷[illegible]回一[illegible]貧劍[illegible]
手義檄歸來却戴是囚冠解駿舊事無人繼[illegible]
[illegible]自嘆倚伏循環知有待春回寒谷花

[illegible]隸所寄韻

湖海[illegible]梅觀未見書文章恥訟龍[illegible]
浮虛老去情[illegible]平生習氣除交親應笑我[illegible]
半[illegible]三餘

[illegible]鷗盟別去夕之有詩繼韻

急將不傭煙去笑奴喚不磨清唫寄襄錦妙句[illegible]
壺冰天遠暮雲碧江寒秋練澄懷人心欲折愁
[illegible]對青燈

秋日懷松竹舊友

松竹[illegible]尹子別來安穩不音書遲寄鴈虽雨又
驚秋金井葉黃落青燈人白頭客懷難着語誰
共賦牢愁
烏兎不停軌[illegible]鬢[illegible]
[illegible]楊[illegible]下松風也 [illegible]
[illegible]順

[illegible]沈

歸去[illegible]彭澤[illegible]今威[illegible]真戲劇[illegible]
危機蜜雨[illegible]京中[illegible]點[illegible]不回頭今自笑三
十六年非

水亭晚坐

煙波渺渺白鷗雙遠樹微紅襯夕陽坐久江風
起蘋末憑君借我一襟凉

詩僧常不輕以梅花句得名於時雪後[illegible]
月相過論詩終夕退得二絶以謝

十年袖裏梅花句夢遶江南煙雨村今日相[illegible]
[illegible]絲天低雲淡月黃昏

共江落日孤鴻影逆起幽人踏月來雪屋無人跡
淡相對月邊依約有寒梅
題張安國舍人平沙落鴈圖
江雲低壓青山暮煙素積空落日斜秋老江鄉
稻粱熟一行征鴈下平沙
九江春半雨中來忽見梨花
江城一雨春强半寒色著人芳信淺頗有梨花
遮病眼一枝帶雨出疎籬
乙未秋試不遂歸寓火村
歸來不負□□聽雲山前渡聲鍾翠微
□□破□□

□□僊□□□□起風波鷗鷺棲煙淸□□化
江頭畫鼓正衙
留不住葉浪□趁夕陽歸
絕嶂雲煙乍有無蒼崖茅屋近何□□風拍手
喚征鴈恐有□□錦字書
扁舟夜泊□花叢□扣舷帆落水東流□□頭
茅一把十年湖海浪飄蓬
江村煙雨暗霏微正是鷗盟得句時雨後□山
展新綠更煩摹寫送新詩
次韻王鷗盟秋日郊居即事
□□□桑□掩關□然得意在南山忘言妙處

無人解月逆孤鴻天際還
不貪無□□明珠東□狂歌信杖扶誰道先生
貧徹骨先生清處若氷壺
松鞠依然逆舊廬西風歸興動鱸魚歸來有□□
輙成醉旋摘秋園雨後蔬
次李提擧桂花韻
綠帷深護黃金粟嫵媚似嫦紅粉粧年來不作
廣寒夢喜對孤標時踞床
人間初未□□木子落蟾宮秋政芳記得底事
在幽谷要□清都小水郎
□□□□

□□□□□□空山□□
捲雲□□却秋□□又闌珊
塞上與鄭將夜飲
白髮將軍夜枕戈樓蘭未□□□愁何□燈看劍
淚如洗那聽□□易水歌
幾年京洛暗胡塵老上龍庭恨未焚安得　君
王倚天劍提携直上決浮雲
次韻李提擧秋日雜詠
羊坂路岐險□巢生計疎萍逐三尺劍衣□
床書　葉露泣金井欄牙掛王鉤蒐清了無
□詩思不□秋

汾陽坿堂稀字韻

精忠貫日古來稀帷幄從容扈六飛風虎雲龍
方際會故鄉未許我公歸
神京千里鴈書稀關塞傳聞驛騎飛指𠕇道左
逼沙漠衮衣行從翠華歸
功業汾陽千載稀龍庭單騎去如飛笑談立頓
乾坤了黃鉞金鉦奏凱歸
湖山春老杏花稀柳絮漫空作雪飛簿領試詩
有餘暇不妨倒載送春歸

又用韻

窮巷無人車轍稀尋巢燕子故　屋
太低小廣厦千間欣有歸
杏壇鏗尓瑟聲稀鈿佩三千弓蓋飛函對者成
吟詠處從今顯學舞雩歸

乙巳春次中隱先生韻

客勿籌椎今幾春故山猿鶴尚關情中書歷編
令公考樂道要從莘野耕
種滿人間桃李春門闌猶舊勿豈忘情江湖北
有閑地看我一犂春雨耕

一行與刑言征家剛方排武叔詞賦亂
張蕃造膝陳經濟疏流屢嘉他年想賈撰
辭諒興嗟

次韻王宣幹秋懷

囊錐脫穎競崢嶸劍氣千霄恨莫平江左方思
見王導兒曹誰敢吏淵明悲秋欲賦情難極憂
國忘言酒細傾烏山東山歲晚何如一起爲
蒼生

送諸偹遠歸湖北

十載讀書松竹林壺觴歌詠本知音

有緣應佳句不妨頻寄音

西樓

平頭四十惧儒冠獨立西樓更萬端兩鬢雪霜
半華髮羞將勛業鏡頻看

次韻業黑春梔子花

樓石山前簷葡花品題從昔屬詩家君詩五字
齊梁句句好當令壓宋衙

從郭中隱覓酒併見君量

百斛龍文鼎可扛軍毫曾寄碧油幢酒兵

寂寞窮愁揚子居雲山相對一床書無人
問奇字自把殘編時卷舒
歸途用李泉野韵
乾坤萬古幾昏曉兎走烏飛不暫停去日寂花
秋索索歸時芳草又青青
癸丑生朝舟中有感
懸弧初度日鞠育念劬勞未了詩書債自
曹偁知兩蝸角等是一鴻毛
英與文
噫嘻

時 阜聲
其金吏卑清余頭鄉薦時傳兄持文衡
著作承明近玉堂云何持節尚爲郎遲傳巧忌
蜀諸葛楹盧澄清漢汔汔昔謀猷資啓沃于
今軍國欠平章兩巖事業公須繼好趁春風朝
禾央
書憶昔獻賢能姓字曾叨天府登觚里
附鳳雲鎩翼愧飛鴻流年自言一彈
路訖嗟三折肱若見金昆問消息
朝暫

繼尚書春日行韵
河水拍堤清且漣堤南堤與東阡汗宀
溪路老卻春光又一年
魂思歸蜀夜啼瀟園蝴蝶夢魂飛留
心如火惟有顏淵殆庶幾
與鄂州都統張提刑
五雲樓閣武昌宮日控曹騎百萬雄今古典
付流水江山彈壓賴元戎折衝尊俎笑譚裏極
指顧中準擬明年會京洛爲君沽酒醉

儂 潔漂淒凄
江沽昔受恩深歲晚還不傷客心雨職風帆
倦行役雪車冰柱少知音價高肯羨城壁
謗難希諫臺金但得扁舟從此一成齊窗復問
昭琴
和宗尚 元日同禁從遊鳳山韵
古封石磴遠層欄欄外行爲玉盤座揖
詩遠氣吞雲海酒覓竟日不
市只今無此歡我

青谿

洪溪口

短短桃華雨餘風輕春水縠紋鋪桃
負行色不繫舡尋酒

臘梅 施

游蜂辛苦事芳菲爵蘂偷香 蜜脾還東風
巧收拾又隨春色上南枝
絪羅萬 垂凌寒 視霜 今 影
不 胡處士詩

青 梧口

同韓 寺丞西湖梅花下酒酬繼韓

韻

冉冉山雲薄暮時 詠欲忘歸一盃且
梅花醉莫待梅花作雪飛

港口

思雲山 人家煙火稀水腥漁市近
風微 鷗去迎舡白鳥飛吾生樂
與心違

客亭 律

江陵楊 冠 夢鎮

古體詩

西北有高樓

西北有高樓飛甍臨大路飛簷轉春風綺牕鏤
雲霧 服者誰子傾城此客與娟 眉青不
受脂澤污 不嫁恐為 心況清
燕獨不 暮

東方有一士

心中

玉殿 不復 羅

劍衣冠只同 千
音幸如故雲門曲 不分明
看 無 收聲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雁將歸吾亦客一世
變著書明化機深參園
乃一日行忽然徑排古能度殊
鈛行梵矣
敎
遊

此容姿
古人何躬耕我
鵲喚幽幽桃華源尚不
漢
使人意亂
月上天無雲樹陰散扶疎秋聲生叙歷涼颸蕭
吾廬幸此尊有酒敢歌合莫魚閑然且一醉
間各賢愚
狹困深寒夏穗仍
壘飲食推多坐
丙未
不如

不得去
雲暝垂陰雲路不
策策一燈夜闌此
擅十八字
憂來抵掷人妻懷小城
支梧所憂天和予鳥
緣久倚嵎
幽花上雜落寒
芳花日月如跳丸
成老
年

山忽時
肯前求僕命自
坐處無田
事
我車昔載脂物色
舊游恍然化一夢
惘不自覺
城南陰尼小
白雨罷書止孤雲霜餘
新淸枝冥出坎春此幽
薄相參柔欣歡覺解帶盡

徽於欝中復悲相逢輒願然
不日去留我何爲

悲秋

秋色凛如許客心徒悽悽
樹照別影詎可吊弱
悽難爲情
法法西江水送我
天涯語言宛如
以消吾憂

夜坐吟

有風搖嗁鷄

心閒[illegible]江邊遊

此天破懞存明皆有問但窺一斑
春盡少曾新漪滿巖不滿眞觀赤烏飛喜
虹吐脩竹來清幽孤光相媚嫵心神淮水
必須起拿更欲尋斷橋前溪有飢虎
春去[illegible]草木蔽山骨青倉露芳香 天涯相
出没適從憂患 坊觀化超理窮無心岫閒雲有
定水自我方意如如誰尚昔咄咄

暮景

鞍馬來殊方抵國已秋殺虛堂[illegible] 即[illegible]
雨滴氷懷平土願浩蕩誰與同懸心正如西

用韻鄰館

客行無常期遠適亦有歸家人具
一晞可憐見時面坐 [illegible]鏡曉如失功
名定何時

九日

晨風吹寒苛清霜殺高柳人生俯仰間 已身幾
重九節忽來無 已及黃花酒流落 公西

江獨四首

寒花有餘[illegible]甜勝紅黃[illegible]宜飲
秋果累家室 行樂恐更無日時日

一涯我亦且[illegible]

思江樓

思

花意就新歇芳樹初陰陰薄帷 清吹鳥聲
陂[illegible]時節改素標不肤春[illegible]洗[illegible]
古心小酌睨落景[illegible]可君

客懷 僧坊有懷

光常不虧

志士長齟齬[illegible]公侯 者賢愚同
一[illegible]如[illegible] 何爲[illegible]苦

[illegible]踪今其來與遊[illegible]

冬半山明[illegible]桃[illegible]已芳且約

一突[illegible]休遲穿林麓歲晚山寒風折[illegible]為我

發[illegible]紅錢樹驚愁且有羨[illegible]在空[illegible]似

笑涓[illegible]山[illegible]俗淡[illegible]躁雨羅浮[illegible]寓里相呼

青

秋日[illegible]山

[illegible]作珠[illegible]

壓

[illegible]五里有[illegible]山寺[illegible]

[illegible]崖而上[illegible]有[illegible]微亭即址[illegible]嵌岩嶇[illegible]

攜壺[illegible]自亭而西態集[illegible]仙

[illegible]音[illegible]佳處每忘[illegible]

[illegible]十餘[illegible]如獻伏秀色[illegible]

[illegible]塞洞戶[illegible]手成[illegible]秋

[illegible]若在眼

自馬當而[illegible]壺口[illegible]鍾[illegible]

瞰[illegible]淵[illegible]源[illegible]

千崖削蒼壁[illegible]臨深淵老翁立[illegible]傍[illegible]吾[illegible]其[illegible]

自然笑歌驚鳥[illegible]欲從之遊

方山[illegible]嶺[illegible]醉拍[illegible]倒[illegible]夜[illegible]

玉[illegible]波[illegible]

古有採鞠茱萸[illegible]而無一[illegible]淵明[illegible]長房

舊事[illegible]茱於此其亦有[illegible]九日[illegible]為

[illegible]茱補[illegible]則[illegible]之間文

拾[illegible]鞠[illegible]人共[illegible]芬可服[illegible]

洛

可

不[illegible]即[illegible]難

[illegible]自[illegible]又漁社李[illegible]以和篇後

南國有秋[illegible]龍[illegible]山澤[illegible]

朝[illegible]實之紅錦囊薦以黃金盤[illegible]乳下[illegible]雲

笑[illegible]玉山雞大聽[illegible]行[illegible]

西風[illegible]班[illegible]米長安[illegible]

癸知還袖手歸來三[illegible]閒雲屏萬[illegible]

唳猿啼千古閒

三輔黃圖載趙飛燕太液池結[illegible]

雞距載飛黃太液辭風送遠曲俱遲[illegible]
欲御風馭去雜用古語戲題於後
佽飛挾宸舟彩旗[illegible]毋波涵太液秋影[illegible]
鼉吼觀宣掉水擷菱蘂底[illegible]擊鼓桐[illegible]
儷祉隨風舉帝憐飛鸞結幄[illegible]時得[illegible]
眷承恩日在昭陽殿茲遊奇絕冠平生
宮俱健羨 太液結湖避
瑤池翠水波粼粼[illegible]日暮春生碧草[illegible]
黃昏 [illegible]歌送遠[illegible] [illegible]偃乎去[illegible]
聲 嘹[illegible]遏行雲[illegible] [illegible]無消息人間

秋夜

銅壺[illegible]秋宵永[illegible] 無落敲金井[illegible]帳香消
枕玉[illegible]驚廻[illegible] [illegible]起來勺斗[illegible]營靜[illegible]
雲飛下征鴻影[illegible]誰 寄相思鐵[illegible]笑[illegible]
刀冷

秋琴詠

巖花月影浮井桐露珠[illegible]悲秋適有[illegible]坐
西壁古音拂朱弦一寫[illegible]無雲山雨[illegible]松
風寒淅瀝魚龍盡出[illegible]萬籟天地寂

秋夜對酒用[illegible]韻

夜雨急復踈簷溜秋聲滴虛堂夢[illegible]

四壁牢愁推不去濁酒[illegible]能[illegible]蕭[illegible]西[illegible]粗
耻無餘瀝兀坐倚[illegible]木棲心寄禪寂

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華[illegible]之以為裳自彼若耶[illegible]登[illegible]君
子堂馨香壓紉蘭[illegible]玩[illegible]芳佩服[illegible]無[illegible]
人思沉湘

商婦怨

妾本良家子嫁作商人[illegible]蕩子去不[illegible]幽閨[illegible]
獨守平[illegible]松柏心[illegible]葉[illegible]風[illegible]
看遊傷[illegible]朝來[illegible]換[illegible]訪水
[illegible]
妾身[illegible]同[illegible]終不[illegible]

少年樂用李賀韻

青雲年少歡娛地脆弦[illegible]東風裏[illegible]醉倚
玉驄驕歸去畫橋臨綠水[illegible]梁斜[illegible]雲鬟墮錦
帳美人初睡起促上紅茵[illegible]舞[illegible]不展眉
峯翠

美人在空谷

有美人兮在空谷肌膚氷雪顏如玉[illegible]綃
卷翠雲日暮天寒[illegible]倚竹自言久住黃金屋舞
遍霓裳羽衣曲昭陽春盡音信稀傷心[illegible]

峯綠百年白月雙車載富貴榮華如客[illegible]過遊海
迢迢天六六馭風歸去騎黃鵠

山阿步月唫

遊子莫何之攬衣出京華松舟逐桂織溯[illegible]下
驚波夜久羣動息明星耿斜河維舟[illegible]閒步
月前山阿霞佩凌空偲瑶章方詠歌見我者猶
識問訊今如何我欲從之遊長嘯入雲蘿可仰
不可攀高峯鬱嵯峨

久雨新霽番過松竹道院復以雨歸因用
江彥章[illegible]韻無十[illegible]晴[illegible]

光掠[illegible]雙[illegible]頭[illegible]下
獨傾

翌日晴霽復用韻[illegible]所見

癡雲挾雨雨不晴門外野田春水生登臨一望
渀然平沇波十里舟可行農人拊腹[illegible]醒今
朝喜見天日明前村相去幾牛鳴試[illegible]家甬
粟傾

趙仲實如吳江扁舟來別因以送之

少年結交翰墨場[illegible]頭不覺霜鬢蒼世途巇嶮
如羊腸[illegible]情耐久無炎涼我今讀書[illegible]竹莊思

兮去去吳松江音書莫惜頻寄將新詩分我古
錦囊

九月二十一夜夢至亂山叢石間[illegible]甜道
傍拂石坐古榕下仰視木杪蘿蔓凌空輿
欲[illegible]畢既覺哦成古篇

古榕夾道周老幹參天碧溜雨四十圍下視庭
前栢垂根相勾聯數蔭[illegible]南[illegible]凌寒不改村閬
人如過客山空秋月明[illegible]之車塵[illegible]清遊記昨
夢危坐倚孤石[illegible]首聯雲蘿[illegible]生羽翼

[illegible]侯[illegible]年識[illegible]以規

天驕食肉[illegible]大慮昨[illegible]身[illegible]
烽燧驚豺狼塞路人[illegible]將軍[illegible]著從[illegible]
揮義士征河南設奇間[illegible]谷百戰音
解驍攻城陷陣收殊績捷書夜到甘泉
子輿嗟[illegible]曉俾將樓船護江國將[illegible]
中沂英風凛[illegible]氣橫秋胡爲拘縶下侍[illegible]
南冠效楚囚一朝奮激肝膽露刺[illegible]差[illegible]
唔袖携文字幾千言便趍閶闔排雲去
天丁下取將玉音諷之聲琅琅侍臣郤立
稽首謀劃見驚未嘗明日此[illegible] 天子詔

十年猶不謂盡還故秩問所從豪傑中原[illegible]
召我今塵埃黒貂裘弊畏關心萬事休挑燈[illegible]
劒夜無寐耿耿猶懷鞅婦憂相期談笑[illegible]
關河去屐規決略燕然碣石與天齊為[illegible]勳

千文碑

秋[illegible]武林病歸漁社李丈君[illegible]
誦之再四沉痾脫然
憶昨走京華炎曦晝方[illegible]終日無一欣夢
泉石西風趁驚波茲焉[illegible]帆席[illegible]年[illegible]
屢[illegible]積[illegible]新炊[illegible]把[illegible]
[illegible]

效[illegible]
龍門世莫攀氷鑑古無[illegible]駄驥[illegible]里駿[illegible]
虐食高唫動鬼神落筆風雨疾[illegible]誦血[illegible]
理難致詰

古意

渥洼天[illegible]俠虎脊而龍膺追電滿浮[illegible]
流星絡以黄金羈閑之白玉京王良[illegible]
鉤引前旌朝踏交河氷暮清瀚海塵[illegible]華山
勇談笑静甲兵胡為芻豆拘下與駑[illegible]王[illegible]勝
[illegible]折[illegible]鹽車繋長纓懸金方市駿引脰[illegible]一[illegible]
伯樂肯回顧價其十倍增

天孫俠 以下四首上[illegible]
[illegible]宮貝闕天女孫膠轕璇璣緯星辰俠遊河[illegible]
儷于神神儲嶽生甫申胃中文字[illegible]天巧[illegible]
[illegible]帝躬臨下民

平椰壟

孽狐鼪鼬[illegible]篁竹紅綃幘首[illegible]江曲[illegible]
[illegible]行酒黨伍穰穰萃林藪牙[illegible]夜半起
旗駆騎爭馳驅搜原則藪殲[illegible]渠[illegible]
[illegible]枯虎臣獻凱錫珪組[illegible]帛金[illegible]充棟宇
漢相不言功山河帶礪傳無窮

総[illegible]
相明[illegible]精意潜交涌[illegible]
[illegible]駿[illegible]日明百神駿[illegible]風馬[illegible]嘉[illegible]
穀成

除關征

翠華憶昨臨吴津駕言直欲蘇遠民三尺[illegible]
茅不剪[illegible]備堯道慈而儉[illegible]公制國有常經[illegible]
一更除關市征男[illegible]女織餘布粟[illegible]吾[illegible]
不足

天孫吟

天孫瀰[illegible]文膠轕璇璣外大巧本無為女工

組繪胡爲小兒女纓弁雜環佩庭羅衣餌香
祠祈且拜臨池五絲絲更結相連愛

僊遊

迢迢秋夜長娟娟霜月明隱几觀萬緣高仰問
八紘人間厭諠喧驂鳳騎巨鯨[redacted]排雲征
步撫流星羣僊羅道周有若相逢迎若羽淘
蜺環珮鏘葱珩問我來何遲携手上玉京
扣靈瑣去聯達紫庭緑章奏封事清閒殊
之以雲腴錫之以瓊液下筆丞登受修然雲
霧輿杳不知其所變化無
淺

夬仰河漢横天屋
語帝非夢愴難成

李史君假記室吏

阿孁喧小兒佩囊有奚奴杜陵短褐翁秋詩騎
小膋我生味風雅古人思與俱家無儋石儲誰
其供指呼主翁居專城鴈鶩紛庭除記史飽餘
閑願言假一夫授以烏絲欄副之玉蟾蜍晴窓
掃桐葉細字蠅頭書

倚梧歎

白首寄人間浮泛無休日撑腸五千卷豈足濟
時術富貴不可期惆悵誰爲述日暮尚庭梧寒

風聽蕭瑟

懷古

千將補弊履鉛刀割全牛千金市駿骨鼓車役
驊騮辭蠋已去遠伯樂不可求此理難致詰吾
其賦歸休

冬十月百卉盡芳

淳熙戊戌冬十月恰似東風三月時氷霜不變
沍寒色異蘗芽回春姿花情柳意已無耐紅
紛紛披道傍喘不復問丁公事直
癡兒

姑之東涉

新築主人雅女事借我南
黄粱熟

別契大用于尋陳

子眞十載士流風宛然存襟期尊古人喜見雲
仍孫客囊青灯連夜語情歡忘形到爾安鬢
一笑倚胡床浩歌壁凌雲句落葉荻花秋送
客令人愁挽君君不留今日具扁舟我欠蓋頭
茅一把何時去結雞豚社澤畔行唫醉復醒共
看鸞玉雙飛下

辛丑臘前一日扁舟東歸

靈祠下

維舟桑落洲十日風和雨雨餘江波平山橫眉黛嫵急呼黃帽郎來扣靈真宇椒桂薦芳馨旌龍忽掀舞巨浪拍天浮萬壘震鼉鼓淮州十里閒蜚識不可渡三十六前跪陳珍貝非神予願言賜歸裝勿爲神所怒我生要且貧窮途一觴旅照秉之明珠落霞有佳句稽首謝龍君放我扁舟去

少年

壬寅夏五月將治嚴陵之裝用李長吉故事買奚奴負詩囊以呈史君

奚奴錦囊

壬寅從冬晦白同吳監

蓋和靜所居也

霜日炫晴晝湖光凉眼明散策事幽討出門聊意行柳塘和靜居宮殿共化成霞把赤城仙笑語相逢迎雲腴飲共液瑤函披肉經跌坐縱名談妙處俱忘形須臾啓靈鑰臺沼列爲楹運路通深杳宮花不知名石泉鳴佩環松篁奏笙簧鶯如鈞天音韻鏗鏘龍吾　皇香案臣筆力雕陽春危亭倚高寒意氣宇青霄

神馳白玉京日月看跳丸羲輪

里塘問訊江梅英斷橋流水香一枝疎影橫淡月昏黃清於玉壺冰錦囊搜好句山阿紀前明

填惟揚

古人肉食無遠謀腰纏騎鶴向揚州春風十里珠簾捲但看竹西歌吹樓天朝選用詩書帥上策公言須自治屏翰敢持保障功江淮盡壯金湯胡雖不敢縱南牧門塞煙迷芳草綠兒童歌舞樂升平一曲落花細柳營

都作

鮮及

春大閱

波澄青海無傳箭我公獻納紆皇眷修嚴武備選車徒天下雖安不忘戰車如流水馬如龍甲耀日芳旌蔽空搶槍威惑不敢動獨任無方無限功天威震疊軍鼓壯會見龍庭焚老上燕然鵑石天與齊爲公再勒千文碑

御書東坡雪詩石刻

殘更皎月垂半破西鄰促席寒

老坡倦雪夜清吟蹋郊賀流落人間
天丁下取將賡歌餘暇柴宸翰奎璧昭回龍
鳳翔我公稽首拜其惠勒以堅珉貽萬世捲旗
擬入蔡州城傳呼夜亦吳元濟

謝人惠油炭

青藜照天祿寶炬分金蓮一朱遇不可期膏火徒
自煎檠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一燈假鄰壁三
廢壁編殘骨詩沾再繼晷欣窮年
陰崖冷徹骨榾柮及煙號寒……子
貿啞主君……所……

……有……

酬蕙之……如在湖湘間
山澤有臞儒骨相無食肉平生……其胚
君臙碧澗撥香片雕盤堆首蓿難苦謀一飽
免窮途哭君今食萬錢肥甘非不足味厭五侯
鯖嘉蔬列……玉云自楚中來芳辛有餘馥一笑
下筯空鯨飲蔗醅酥吟餘詩思清如行湘水曲
湘君不復見直欲跨黃鵠

甲辰季冬殘臘大雪主人以糟玉面狸及

尊酒爲餉

南山白額虎暴戾日以滋納諸……食肉寢

其皮文狸外柔順玉面而豐肌與世……無忤
……遺危機得非風味殊尊俎之所宜焚山獵獸
者是以羅致之主翁厭肥甘鼎食嗤群兒殷勤
柴糟丘遺送持酒卮……時臘將殘雪花一尺圍
玉樓寒起粟墨突晨未炊得酒且大嚼勿令兒
輩知

唐劉雲有所思云玉井蒼苔古院深桐
花落地無人掃因用其語集古句……
西征登隴首薄莫有所思所思……不可……
馬飛逢……閑懷向黃……
……

無石佛……
人生天地間百年如逆旅……中……
頭露得喪能幾何頻仰即今古帥……
人一線路紛紛輕薄兒誰解照頭句……行方索
塗空滿户外屨我提没底籃採藥空山去觀面
偶相逢與……便分付彈指了三生無去亦無住

寄遠曲用唐人張籍韻

江南淡蕩煙波媛黃蒻淥漲春江蒲日暮汀洲
採白蘋芹牙出水蘭心短美人去矣隔湘江誰
其贈我明月璫

癸丑仲冬十日蚤晴從中使……尋湖……

幾風雪交作

黃岡之北葦湖東湖光萬頃磨青銅樓舡東下似飛集牙檣十里旌旗紅魚龍震疊馮夷宮雲谷倏忽變晴空鬖髿振袂王妃舞雪花紛亂穿踈篷

舟泊雷池乞靈祠下

大江東南來馮夷此其宮羣山各獻狀奔走如游龍將軍萬人傑智勇摧姦兇草木知威名祈常紀豐功廟食壤古土樓閣何空傑我來拜靈祠紅日方曈曨神鳥集飛檣雪波 [illegible]

[illegible]

題郭季寛曉耕宿釣二圖

土角橫素書春犂破朝雨鴻 [illegible] 志安知 [illegible] 名心自許羊裘晦山澤貂蟬等鴻毛直 [illegible] 道可行一釣聯六鰲

棲霞高士以詩鳴於時方幸締 [illegible] 而赴玉隆之請鶴馭西去挽之不留臨岐告別為賦二詩

大雅久不作正音寂無聞金門棲霞仙冰續 [illegible] 水濱學海漳鯨波筆力扛龍文我誦錦囊句十年恩見君 [illegible] 逢一杯 [illegible] 蒸春雲 [illegible]

望君其 [illegible] 所

蛟窟蕩羣妖霞帷抉飛舉拔江餘鐵鎖中流屹砥柱主人 [illegible] 仙人道學侔千古紫皇香案前梅頭不肯住亭懸孺子榻簾捲西山雨雞犬許同昇我欲騎鯨去

公無渡河 并引

古樂府有公無渡河篇從昔詩人賦 [illegible] 俱與本意不相侔余謂翁之勇於渡河 [illegible] 以一壺之力為可恃遂冒險而不之恤 [illegible] 知壺之力甚微而河之險不可玩終 [illegible] 致於 [illegible] 可為後 [illegible]

廣 [illegible]

河流決岸 [illegible] 微禹此為魚龍門 [illegible] 已鑿屋 [illegible] 可踰老翁披髮 [illegible] 然臨流 [illegible] 渡將何 [illegible] 止翁留翁勿渡翁不嫗從捨之 [illegible] 中流 [illegible] 一壺意謂千金俱一壺勢莫支千金淪其軀 [illegible] 壺兮翁之髏黿吼鯨吞方得意曲終哀怨 [illegible] 女為君覆墮淚

以浯溪磨崖頌為友人壽

明皇蠱妖孼顛倒由祿兒真人奮靈武羣公仕安危笑談 [illegible] 兩京鑾輅還京師廟社喜重安鍾 [illegible] 詞日有元 [illegible] 鐫浯溪余 [illegible] 十載

後每十六日時半世界長哦山谷詩鳴咽
駛伊吾有嗟未施十年客衛府斗粟不療飢
君今聯上階婉畫贊壽惟春簡隆 三宮復作
可指期持以為君壽勳名書鼎彝明年奉漢觴
重修前殿儀摩崖古崖石更紀中興碑

崧高詩為九江趙史君壽

崧高維嶽美良守趙公也公以周召開之才
歛大惠于定江越九月政成民和謀南國生
中盛且歌舞誦詠者溢於塗兩下貢士尹完卿
族觀歎茁上不足以形容公之也採摭十
頌公壽嶽四

崧高維嶽
周公之孫齊侯之子柔惠且直心翼翼
命之南國是式盡瘁以仕不懈于位四方于宣
南國之紀之綱之紀允文允武判舒四方
無侮既太甚以祈甘雨零雨其濛稷黍
黍稷或或去其螟螣實維豐年我萬億
又秭物其宜矣此邦之人云胡不喜周邦
式歌且舞于時語語厥聲載路其告維何自今
以始俾熾而昌既多受祉永錫難老眉壽保
以佐天子周室輔我來自東小大稽首是用
作歌以眉壽 崧高維嶽十三章章四句

客亭類稿卷四十六

江陵楊冠卿 著

啓

代相承芳除啓

開招閤凤欽歲柏之宏規進
見孔門之善誘篆中之穎
伏念某鈐紫詩書有
之斬出無深

流
義亦所
元僚之非
茅之瓜而七
正髯士征之
豊山之
元
毅必
能開
念敬若工部

傍
水之
囊而適
日謂合肅之朱因而亦
而一鳴恭惟某官
慮夫心若
必綠連茹而升勇
物在門之舊志
平時正公師之

此賊子又託化於蒙國士之知嗟未酬於
三公之勢以偽於昌黎雖馬渤牛溲
知之然用庸醫惟造物之命恭侯
小窮通

代廣東經略賀直閣啓

伏審顯被制函宗分帥鉞總十連而建
體貌之隆倡九牧以阜民寧畀藩宣之
寀渥僉言允協稅融之奥區
內制五嶺蠻蛋
鯨波 采之

之才文武威望 取鄭尚書之望恭惟某
身該數器學盼諸儒自擢秀於賢科即蜚聲於
朝路分符剖竹雖江淮草木亦知威名鞅采飛
芻給國家餉饋不絕糧道爾朝廷之重外謂海
邦而選侯爰陛延閣之華更錫介圭之覲徒得
君重願毋薄於淮陽以我公歸遂為輔於周室
某夙勤仰德茲幸事賢瞻數仞之牆行獲見宗
廟之美繼十賢之頌尚博採輿人之謠

代賀殿院除侍御啓

伏審擢自副端進躋橫榻居御史紀綱之府肅
天子耳目之司僉曰允諧聞者興起恭惟某官
學優而識遠行峻而履方歷觀天朝命數之隆
率繇我公名德之著始以竹符之最入登蘭省
之華遷秩爰陟於殿中執憲且司於柱下憂國
有如飢渴既嘗造膝而盡言嫉惡過於仇讎允
藉正繩而深劾宜絲綸之播告致山嶽之動搖
潛消魑魅之逢人坐息豺狼之當道一臺正則
朝廷治已措世於隆平庶事康而股肱良喜賡
歌於賡勿因以慶調元於王鉉豈惟有落膽之
金吾某荷德彌深聆風彌抃數百篇皆可為法
夙欽論諫之忠九萬里今方圖南益仰勳庸之
盛喜而不寐

代謝除車器

致銓部以奔趨正處自表司尚方之出內乃王
恩除挈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千
覲覿之表望非其素寵若驚竊惟致治之朝
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藏武庫既遵唐室之規
置監而建使名又倣熙寧之制故雖御府亦有
司存辨名物之麤良給工徒之衆夥苟非才諳
局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綫不及
事愚無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
於世守蔑有文辭頃祈一鈞以逮蠶屢費三年
之刻楮可謂不武無所取材茲辭篚楚之勞妄

意鑪錘之託技巧工匠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欂櫨侏儒以兼收遂辱化鈞之播退惟幺麼賓宗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帝載悲酢鄉之徒而嘉良臣之烈此時思識其子孫舉羊舌之似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爲偏黨軫怜寒遠靡間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慰拊矜存無乎不至致令略于亦冒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礲其鈍修身矯思必惟弓矢之求復古攘夷庶幾車馬之助

代軍器簿謝除監丞啓

五材並用務[illegible]爲丞誤拜宸之寵望非其素得之若驚寤寐准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輸武庫遠稽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近攷熙寧之制課工徒之衆寡辨名物之麤良各有司存莫如丞貳審是之寄必惟其人如某者技則五窮慮無一得上既不能徇時而規闒達下又不能枉道而爲屈信惟託跡於鈞陶遂脫身於州縣脩名未立盛時難逢恃夫特達之知瀆以頻煩之請韓昌黎三書先範固存仕進之心張師德兩及吾門果消靖退之譽上方務循名而責實公欲以難進而爲高故懇款之誠雖指日望遷而高明之見必終更後可茲及瓜而受代旋錫命以揚庭人謂至公已獨何幸茲蓋伏遇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經羅羣彥以輔太平總領衆職以稱上意謂文武一道雖堯舜有所不忘必工巧咸精若元成以來鮮及故此序遷之典録乎簿正之勞鈞播弗遺吏能知勸某敢不恪勤乃職思稱所蒙被甲胄以鍛戈矛協贊規恢之舉修車馬而備器械更歌復會之詩惟不負丞是爲報德

代軍器丞謝除太府寺丞啓

干戈載戢方慚戎監之負丞府寺寖遷忽玷宸綸之誤寵得踰望外感浹情涯切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繇於太府九賦須受之政既總其凡百貨貿遷之宜亦提其要凡居丞屬務簡賢能如某者甘棠之芴僅存大瓠之莩何用頃荷鈞陶之賜遂辭篳匙之勞除戎器以戒不虞蒐有消埃之助雖工匠而稱鮮及敢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鞭筭之臣期都內收貫朽之效謂官府都鄙之吏將畀以邦用必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內庭爰陞元祐八品之聯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退自循省曷副選掄茲蓋伏遇某官橐籥一元甄治萬類軫憐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曾是申公之下客今茲小子復陪材館之後塵賜

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職思稱所蒙掌金帛而統尚方豈特奉行於故事問錢穀而責內史庶幾協贊於大農或知財貨之原流尚冀恩榮於終始

賀叅政施樞密啓

伏審孚號揚廷眞儒輔政贊五兵之本方[illegible]於帝樞翊萬化之機遂山維於國是慶流宗社喜溢縉紳竊惟熙洽之朝並用文長之術決勝千里既資帷幄之留侯爲憲萬邦必賴武文之吉甫總提巨柄允屬耆英恭惟某官學粹而行醇道尊而德[illegible]謀猷則入告于后非仁義則[illegible]於王規摹古三代[illegible]事業卑[illegible]下演綸西掖文詞擅緯國之華出殿東[illegible]議論有回天之力自任天下之重遐結人主之知方神聖之御成均安危而注意於焉光輔於宥密外焉条秉於事幾得君如彼其專在廷無出其右然任之隆則其責也備望之久則其應也難傾言造膝以密陳務以上策而自治大而要者既蚤正而素定詳而末者靡敝精而竭神自然國勢之尊馴致治功之立將見八百餘年之過曆邦其永孚于休豈徒二十四考之中書公有無疆之聞舉世所屬惟今其時某夙荷知憐欣聞[illegible]維告念湛淪於軍幕曾蔑著於事功大鈞坱圠以無垠或與昆蟲而並列蟠木輪囷而爲器庶幾宗廟之見收祈鄉良深約裁罔既

代上提刑程直閣求薦啓

執裾求謁[illegible]非韞匵之珍投摯輸誠覬露囊之穎[illegible]嚅冒犯俯伏凌兢伏念某志慕古人迺乖時俗自期際遇決不枉尺以負初心[illegible]遂沉何以樂陋以安微分猥紹[illegible]火強走名塵轍輒半生艱危萬狀切自窺形而笑影未始隨波而逐流蓋仕非爲貧時亦爲貧[illegible]無他事而生欲義亦所欲豈敢[illegible]謂已[illegible]入幕之[illegible]裳之聽[illegible]其[illegible]斧鉞俊假以辭色庸效頑金之自[illegible]以希大[illegible]之收恭惟其官心造道原學傳正印藩籬剖破無[illegible]我之私識鑒精明尤重賢能之舉凡預鳧趨之列俱膺鶚表之榮願激波餘[illegible]露浪跡再詩有意或收誤墨之餘工律呂調音曾見焦桐之[illegible]惟

辭謝廣西機幕趙府判啓

入芙蓉之幕人欽盛府之[illegible]僚歌驪駒之[illegible]客

整飭騶於異縣辱誤知於時 昔未嘗惰於去踰
伏念某乾坤腐儒場屋敗將無尺宅以托妃之
寸田而歸耕激水南溟遐想鵬程於九萬
東閣進階珠履之三千茲聞命之頒出替
方之略不憚百舍而重趼將伺下客以請行念
暮塵馬而朝扣門雖脫悲辛之苦然月費錢而
歲靡粟久懷愧負之心況惟百憂之餘困長
淮之役床頭之金已盡口中之舌董存 得
一枝以巢深林未免下 而入 不悛
齊 差又將挈 東居以擇鄉
冶態 於

狀已之書 一載
紛今柔別路 實深 馬愿
秘故人之意某官學優 實
不隱其名在漢庭無出于 布一下
而不下堂擁貳車之轓展驥而有餘地
業未嘗貢聯何陳掌未侯於今而文仲
立尚屈雲霄之步往參罇俎之謀政恐坐席之
未溫已慶斐鄉之促召某跡雖去於賓館夢
遶於宮牆二人同心想未替金蘭之義
篤帳莫隨杖屨之遊懷德無窮空言數 叔

賀孫倅就知南雄狀

伏審出綸帝扆剖竹侯藩 邦國不忘已繼
之詠室家相慶復騰襦袴之謠善政可
載洽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學老而才雄
垂紳凜然有莫犯之色高談雄辯即之皆可
之言使其得志而澤斯民宜若腐儒之 事
欲以藏其材具姑潤色於邦條畏愛交
益有愛擁東方之騎就臨南國之棠雖
知威名夙仰同流之惠 里使
共理之良帝 宣室之 父
其日佇賓與 厚知 成
之喜 盛

以登政塗 於

代賀 使啓

伏審拜恩中禁總計外 日之 始
恭惟某官以碩大光明之 負經綸 之才
憂國愛君未規恢於遠略渡江擊楫 於
中原頃自卿聯出持使節謂上策莫如 治而
明主可為忠言期追蹤於古人 舉行於 典
軍急乎食留武侯渭上之屯 寓於 有昭
山東之冠茲慰去思之望 任舊 之圖
淮草木亦知威名宜國家餉不絕 行
異等之效遂慶非常之 某夙 賢 欣

制備中國而遣戍役方□於下俾安邊境而
立功名或可陪於末議

代守臣到任謝臺諫啓

邊陲乗障甫拜誤恩甸服承流旋叨易命□□
躬而深幸仰盛德以知歸伏念某生也多艱命
焉為艱耗精神於憂患驚歲月之侵尋□□懷直
道以求伸肯數偷名之末立上方獨化□□踟躕
之表時收宥君步於奔軼之□念河□□□志乎
將毋近長安之日畀以□民靖□不可能
稱茲蓋伏遇某官學優而識遠□
益懋明□□□

惠窮途故雖公廉之蹤□□蓄宣之蹤某敢不
問民疾苦布政中和務勸農桑少致阜蕃之效
俾安田里永消愁歎之聲庶或追於譴何用以
酬於知遇

代合肥宰與鄰邑啓

百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吾政
可依孤蹤何幸已驅車而就道肅占詞而寓誠
伏惟某官學有淵源才高盤錯出□□百里精神
折衝猶如一丘歌謡載路今胡人絶南下之牧
視即墨知東方以寧室廬固而溝洫深田野辟
而人民給為晉國之保障已著茂功拜褒德之

侯封當受重賞某惟古之嗜以拙而窮時乎為
貧不得已也使之學製豈曰能之親仁善鄰雖
幸假一燈之燭伐柯取則詎攻追三異之休惟
有託於帡幪庶少逃於罪悔

代王司戶赴任與韋郎中啓

效官庾掾未明從政之方斂版鈴齋□□□賢
之顧將委身而受察肅奏記以輸誠伏念某性
愚不移學癖自守執經橫浦紉調功名可期亦
可為垂翅回谿始知時命在彼不在此晚奉大
廷之對均□□湛露之恩白髮青衫來作鄉隅之
□語紅蓮綠水□□非後□之□□惟□教之少

實庶譏何□之□□恭惟某官家紹賢成之植薰
才高鄒魯之儒宗轍自周行蕃于漢室去天尺
五既蒙福於京師轂下水三千盍摶風於海運入
輔真主永基太平某景莫有年趨承不日有司
出內豈塵埃篳楚之敢辭夏屋帡幪知風雨震
凌之有託

代趙應之回溫提點啓

伏審脂轄閒塗涓辰視篆貳丞山邑嘗蒙傾蓋
之知分剌江邦復有班荊之便眷惟幸會預切
欣愉恭惟某官德具剛柔資兼文武敦詩說禮
豈記誦云乎哉禦侮折衝顧方略如何爾尚分

班馬十二閑之政未展摶鵬九萬里之程散華
山而不復乘巳慶五兵之偃錫康侯而用蕃庶
宜膺三接之榮某百舍相望阻馳慶問一緘通
好首佩眷私載欽謙德之勤深激懦衷之感

代彭守謝臺諫啓

修香火之緣久從家食分符竹之寄兹玷上恩
拜寵甚優揣躬知懼切以聖神急郡國之治廟
朝揀師帥之臣既考試於功能復精別於淑慝
故治理之効卓冠古昔而愁歎之聲消里閭
矧曰彭門（亞夫洛邑）湖山清遠民物阜蕃宜需
牧人取衆之才以付宣化承流之任如某者性
愚[illegible]器[illegible]庸[illegible]綴班聯[illegible]丞[illegible]寺郎官上
應列宿雖云越俎以代庖瘝見欲[illegible]公家而意
含沙而射影一收朝蹟屢易歲華畀以專城責
之共理斯未能信夫豈敢承兹蓋伏遇某官學
富而行醇道尊而德貴危言悟主鳴鸞鳳於朝
陽正色立朝屏豺狼於當路軫憐寒畯加惠窮
途反復安全始終護念遂令下走亦冒殊榮某
敢不思稱所蒙不負其學勤求民瘼務惟主德
之宣清畏人知用酬國士之遇

代邑宰求知啓

仕爲令尹豈無一眚之可論顧見相君庶或大
何之能免辛垂請聽俯鑒危衷伏念某資禀甚
凡性愚弗穎自始一命于今幾年不學綴豈能
安絃未操刀而使製錦青蠅止棘何計避讒赤
口燒城無文解祟徒妄意封侯洴澼絖之事誰
復知畫史盤礴臝之眞蓋人心常徇私情而天
下久無公議喜多溢美怒多溢惡奚恤乎理之
是非惡之欲死愛之欲生皆由其心之向背故
小人中傷善類則君子動遭厚誣樂羊成功幾
謗書之盈滿即墨何罪乃毀言之日聞自非深
明乎情僞之端未有不惑於疑似之際退惟孤
跡（頃）危機起[illegible]於[illegible]下[illegible]
私知幽枉之必達天其或者道將[illegible]歟恭惟某
[illegible]家甚辭[illegible]事之遂成　詳反以爲
官規墓縣稷契而來事業陋漢唐而下總領衆
戢以稱上意獨運化機網羅羣彥而輔太平共
維國是雖膏肓沉痼難於復起猶栽培封植使
之有成庸依大冶之陶鎔輒露中心之悃愊周
家仁及草木方歌行葦之詩漢將功收桑榆尚
奮澠池之翼

代田蔡主簿到任啓

伏審顯奉芝函勾稽花縣夙願見於君子兹喜
同於官聯恭惟某官奧學家傳異能世濟番封

棲枳尚淹鳥鳳之翔海運摶風行見鵾鵬之化
未遑修慶先沐貽書感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人袖啟見訪啓

辱迂都騎寵覘長牋以鶢鶋饗九奏之音寧無
眩視報珠玉乏雙南之實徒有愧心感著于衷
言不盡意

謝投壽篇啓

錫靈均之名字雖恍記於攝提問絳老之紀年
詎敢希其甲子茲拜五雲之賜俾爲三壽之朋
荷眷特深拊躬增懼

回通判啓

□□之雙南□□未爲好也第珍十襲之藏

回系司理啓

逖覽下不要闒茸眷惟俊逸之參軍久逃逍
遥於率府士別三日而便當刮目况有能稱役
無全牛而新若發硎方恢游刃宜聞薦召入膺
顯擢庶迂軫以相從可盱衡而一笑其爲傾傒
罔既裁

客亭類稿四六編

客亭類稿四六編

江陵楊冠卿夢錫

啓

謝湖守趙舍人斷遣盜斫母氏墓木人啓

母兮鞠我睇宰木以興悲伯也執殳率椎青而
肆伐仰甚矣兌言謂何宜必罰以必懲畢勿
前而勿敗切以居記平泉之草木不用戒子孫問
□□牛羊□□踐履翔星家主忠厚□□
□是有司□□上□王之

之□使蘇□□之篇□比甘棠
茲□□軒凡曰樵蘇禁惟嚴
尚步五十有犯則誅而已刑三千其□
也蒼官青士爲報不安猶如金椀玉杯
罔有缺壞庶風移於民俗攫桃奠於泉扃孰謂
近州今罹大患□以外王父之治命奉先慈母
於塋域管夫馬鬣之封得此牛眠之地日月云
邁私檟成行陰寒煙宿草之區佳城鬱鬱奏悲
風白楊之韻愁人蕭蕭春秋每慟於祠庭檜
亦爲之變色詎意析薪之子輒興減□之謀盍
□孔甘毗雖圖而□蔓夢木已拱乃盡去□□

极至㡾社之年亦[illegible]全其天疑逢境之土[illegible]
敝其冢孤墳暴露行路驚嗟濟長[illegible]於公義
非獲已以強詞奪乎正事豈其然及報諸緥[illegible]
[illegible]稍求於箠楚之下一繩以法遂伏其辜蓋
人情[illegible]有所循而或有所欺然天下可欺以暫
而莫欺以竟豈以盤根錯節容乎刻木舞文宜
二天之庇無私致允原之魂允賴茲蓋伏遇
其官[illegible]坯胎弱植潤澤於林萬家桃李以無
言[illegible]不採爰念參差之孔樹毫末[illegible]
[illegible]寂寞如許人誰無毋[illegible]
[illegible]年大月廿[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猶
[illegible]為無補若　子其何[illegible]
某敢[illegible]鑒伐柯報圖結草維桑梓必恭敬
勉事[illegible]之賢植物櫝無試願言力課十年之
効廢或昴霄而聳壑可酬曾膽以卧薪膚慰毋
心以全孝道溺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武舉第三名及弟謝啓

[illegible]同十行莫賛規恢之畧鴻臚三唱遂叨[illegible]甲
之榮拜寵雖優省躬知懼切以古今之取士[illegible]
於文武之同方周重賓興三物必先於射御漢
專經術一時亦舉[illegible]謀謨自開元備闕於七[illegible]

至皇祐區分於三[illegible]鄉飲如明經進士之法[illegible]
對須遠識善射之能宜多士之朋[illegible]異人
輩出鈐謀中第舉皆卓邁之[illegible]貞福祿於終[illegible]
[illegible]名之尚父速聖神之紐作設學校以[illegible]收
凡預選掄不以次舉内則參華於[illegible]衛外焉作
屏於十連或總按於祥刑或訓齊於禁旅蓋弛
張之道貴乎並用而長久之術戒於或偏經天
緯地[illegible]豈但學[illegible]專於章句禁[illegible]戢姦以武所
期與[illegible]仕於安危故兹入仕之權[illegible]以非材[illegible]
[illegible]肯古識時涵　[illegible]謭薄[illegible]

名[illegible]未[illegible]家[illegible]臧[illegible]
吾之[illegible]時試難得而易失辰乎[illegible]逑[illegible]英遲將
求捷徑於仕途妄意右庠之舍選逢山在望[illegible]
何風引以舟横丹藥欲成可歎骨凡而事遠當
慶典試射之日乃祥琴未御之時大比興賢幸
猥先於衆隽南宮較藝且復占於上游茲聯郡
國之英入奉宸庭之對遭時遇主方建長策[illegible]
[illegible]剴切之言平齊下趨而會榮陛[illegible]副丁寧之
訓敢覬一飛之翼謬塵前列之龜此蓋伏遇
某官先生社稷宗工股肱元老運大鈞而楙物
[illegible]青莪樂育於中阿闢數路而得人葑菲不遺於

下躬遂令賤子亦忝誤恩未敢不整策初心淬
勵末學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継於前脩
肅清宫禁而祗謁寢園尚或為於露布庶[illegible]知
過步答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陸安簿謝黄漕薦舉啓

竊枳棲遲方懼譴何之抵鶚書慰薦遂蒙特達
之知寵至若驚愧踰於感蓋聞古今薦舉法本
至公賢否混殽世或私徇百女蕩而一女正固
知正者之可嘉一人冠而九人[illegible]者
能勝矧其間名是而實喪抑亦有言似而行違
天情獻直否[illegible]失之評阿意[illegible]
給紛而莫[illegible]每以
則幾無全人責以數善則焉得我輩[illegible]於內
舉於外苟或稱解狐祈午之賢如[illegible]以見取以
言猶未免子羽宰我之失儻非洞見乎肺腑未
易輕信之齒牙如某者學昧通方志惟泥古詞
上儀曹之第來從邊障之遊雖塵埃筆楚以徒
勞豈風雨晦明之或已念人情相沸乃能相濟
而官事貴和初不貴同其相與如服論事如爭
在昔人有所不免若於利則動見便則奪[illegible]君
子亦豈樂聞旋攝縣章謬承臺檄爰肆意[illegible]
議務直情而徑行位卑言高為得無罪才疏命

拙衹以為[illegible]期受察以[illegible]容乃欲使功而使
過弃瑕録善並蓄兼收贈華衮片言之褒增[illegible]
[illegible]千金之重因誠罔極德又何加茲蓋伏遇
某官儒林以為指南吾黨之所寄命英鑒得於
精神之表和氣見于語默之間與之以行二三
子吾無隱爾洞乎其量數百輩是能容之知財
貨本末源流使賢能出長入治回狂狷之徒而
歸中庸之學革浮華之俗而返純厚之風桃李
有意於栽培草木喜同其臭味謂小過而無咎
可恕以情以大道而為人能明其攸贊益成括
[illegible]不之失察[illegible]子一不可及[illegible]全
[illegible]心遂令下走亦玷公言[illegible]
私不負所學舉善人不善人遠矣雖莫知[illegible]
揚遇國士以國士報之庶或酬於恩施[illegible]此[illegible]
往未知所裁

代常州守服闋上政府啓

分符竹之寄方玷誤恩纏風木之悲遽罹大故
偶未填於溝壑敢復覥於陶鎔伏念某姿蹝[illegible]
以奚堪動慠慠而可笑雖行乎患難而安之若
命然志於寥廓而世不得施黨半世以胡為[illegible]
[illegible]名之弗立追想覆蕉之夢肯循緣木之求曲
[illegible]而舟已辨元真之蓑笠束籬三逕莫營靖節

之[illegible]懷組以卧家傚尔茹荼而興忿念
昔[illegible]聖人之制務適夫天下之中故可立而可
[illegible]且無過而無不及茲存餘息甫御祥日三
[illegible]弟洎於親固已絕於榮望一見而賜之璧尚
有愧於隆知蓋立身揚名者孝道之先而移孝
為忠者臣節之大方　欽聖覽見賢而虛佇輿上
相登明而選公鋯薪言刈其蔞雖曰羣才之盛
采菲無以下体曾微一物之遺欲期匠石之見
收庸劾碩金之自躍恭惟
[illegible]皇家桂石治世耆龜寘雍熙之和踏[illegible]
建久長之策舉[illegible]　於[illegible]

[illegible]君欲舉[illegible]以臨[illegible]
鞫一氣於洪濛春風風人而夏雨雨人[illegible]
澤解衣衣我而推食食我恰今其時蓋飢者
易為且辰平而去速公或弃此誰其念之[illegible]
某既罹百憂所欠一死願來日之無幾與大[illegible]
之曲成舉手轉之清波或可延於朝夕踐冰待
乎白日肯自速於譴何誓竭毫分仰酬萬一

代賜對改官謝執政啓

望天威於咫尺諦厥忠忠勤帝訓之冊三遍叨
京秩茲平生夢寐有所弗及顧一介庸陋豈所
敢承切以古昔君臣之間雖平德意志慮之合

賈誼謂正朔可改文帝之心乃謙遜未遑唐宗
問禮樂何如元齡之徒或議論不到必明良之
胥會庶事功之有成洪惟熙朝登用吉士清時
遇主而建長策左右罔匪正人修身治國而獻
六言終始咸有一德宜精誠之默契於猷為不
允臧孰謂么微能知利病如某者微官九品浮
食十年慨想知音侵尋暮景茲誤蒙於嚴召無
入告之嘉謀修政事以攄衷願鑒時機之[illegible]
廉隅而厲俗謂宜名節之崇用人必恥於經
右式務先於韜晷以草茅言天下之事[illegible]
而[illegible]犯人[illegible]之　[illegible]

[illegible]　旅[illegible]乃海於綸[illegible]　[illegible]
縣[illegible]溫詔仟忝於賓幕乾坤沉厚寵至[illegible]
蟻命輕報將何以罄盡伏遇
某官功熙帝載道覺民先網羅羣彥以補[illegible]
總領衆職以稱上意三吐哺握髮而下白屋[illegible]
不遐遺一舉手投足而轉清波綽有餘地軫念
鑪錘之舊力垂造化之私遂致狂言亦膺殊獎
某敢不銘肌刻骨誓子及孫廉以律身忠而事
上本於義不負所學勉繼前修以其言見於[illegible]
行用[illegible]休溫[illegible]

代赴機幕與交代啓

望紫芝之眉宇未契夙心佇綠水之芙蓉兹望
交英榮雖欣於附驥愧實重於續貂恭惟
某官天賦異能家傳奧學摛文講鈞蔚為盛府
之元僚揷血歷堦切欽平原之下客旣遂奏功
於莫府宜聞入贊於籌帷晉復輿圖益恢遠略
某久留京邑行赴戍期莫知從政之方宰免因
人之誚大將軍之客亦重幸餘範之可遵舊令
尹之政告新庶大何之或免

代副總管赴任謝留守啓

賦祿祠庭久從家食總兵都邑兹玷上恩拜命
若傚[illegible]以[illegible]朝之治[illegible]政之赦
十國為渾[illegible]外[illegible]擢在之
副之常負亞得其才俾贊而長如某者幼而多
難長則逢有驚半世以徒勞悼惰名之弗立念
大父陷名於元祐之黨經德不回而嚴君死節
於靖康之間孤忠未泯爰捨文而從武思述事
以建功晚矣會逢過於分量遣使臣而送以禮
始修睦於殊鄰除戎器以戒不虞旋提綱於中
禁罷鬪勞劾自速譴何禳帶終朝面靦積而去
國浮家二水于攬柄以歸田徒能書空咄咄[illegible]
為哉未知此身漂漂何如尓上方獨化於鈞陶
之表時收寄步於奔軼之餘叫閶闔以排[illegible]

遐顧天之恩回邯鄲之夢枕遂叨出綍之榮[illegible]
對[illegible]叨充貳大府拊微蹤而何幸仰洪造以知
歸茲蓋伏遇
某官治世著勳皇家柱石久揔政機於揆路暫
分留鑰於神皐倡九牧以阜民獨任保釐之重
運大鈞而播物曲垂造化之私反復覆存終始
護念謂畢萬之後必大何陳掌不侯於今噓冷
灰而使燃回狂瀾於既倒故雖疵戾亦冒使令
某敢不銘戴殊知激昂素志再造王室而忠貫
日月雖莫[illegible]於元勳肅清宮禁而祗謁寢園或
可陪於[illegible]

又代[illegible]啓

漂沂異縣[illegible]勤鄉往之心副貳陪都喜有親承
之便已驅車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恭惟
某官以非常之才濟兼資之畧鳴劒抵掌而馳
伊吾之北誓不俱生平胥下趙而會滎陽之西
蓋其餘事夙典周廬之衛屢書盟府之勳擊楫
清中原所願祖鞭之先著登壇拜大將且使漢
軍之皆驚以進復於輿圖遂亟休於求世某行
乎患難而安之若命志於宗廟而時乎為貧更
浪亡膺侵尋且老再造王室而忠貫日月雖莫
贊於元戎肅清宮禁而祗謁寢園尚可陪[illegible]

議

代賀許拾遺啓

伏審眷簡上知任司言責正人顯用歡論淋騰切惟分職於諫諍無若拾遺於禁闥朝政得失有闕必規吏治醇疵雖遠必察從容諷議豈惟益日月之明彈擊姦回所願寄雷霆之下若稽古昔遴選公忠自官制之屢更故名稱之或異茲焉肇復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造道之原全王臣匪躬之故擢繇人望來應時須出班擬扣於龍墀論事竊占於瓊宮以才鑒見推豈也既高平或以授不由中書

之壤將見歌詩繼紫天　句詔令有

基立太平和有夏躋兩已益闡大猷某夢遊宮墻身縻郡紱諫官之自宸選昔闕簡冊之傳明主之登直臣今併絲綸而喜其為慶幸罔既剡裁

代賀薛補闕啓

伏審親簡眷知進司言責袞職有闕補惟藉於仲山聖政彌成猶可隆於正觀蓋人君處無過之地必諫臣展盡規之忠事有不便於時言有不聞於上大則廷議小則封事既糾謬以格非右居散騎左居侍中且切問而近對冝無闕

剔致丕平逮官制之屢更故名稱之或異茲焉復始僉曰允諧恭惟某官逢君子造道之原得王臣匪躬之故肆繇人望來應時須論議炳炳以如丹豈避一時之雷電獻納孜孜而無愧益堅全節之冰霜千載以還一人而已是用期之進善寄以登賢詔中書善為之辭遠稽於古謂拾遺未弘於選並建于今以立邦家之基以壽天下之脉行膺寵渥遂秉政機某夢遠宮墻縻郡紱諫官之自宸選昔闕簡冊之傳明主之登直臣今併絲綸而喜其為慶幸罔既剡裁

致以藉甚使之□□□伏□□慰勞猶存手提褒借者倒屐迎王粲初聞一座之驚驚逢人說項斯亦辱片言之誤寵於仲於知己誠敢後於修辭蓋聞天下未□□在學者無所歸宿自孟氏韓昌黎而降支離將何適從逮歐公蘇文忠而來述作方明本始歷時既久專門並興舉皆昧正始於風變之餘孰能續大雅於詩亡之後迴狂瀾於末俗屹砥柱於中流非五百年有名世之英則二三子惠斯文之喪天降大任於是今捨我公其誰如某者古學未聞壓編謾讀客諸侯而且老無一字之

可師屢血指於巧匠之前幾瞬神於大巫之測其所謂文非文也恐重貽賓摯之羞以為可教則教之庶或預門弟之列豈圖歆骸獲與選掄接以色辭之温借以齒牙之重譽過乎實愧溢于衷茲蓋伏遇某官羽翼六經冠冕百代道備循而善誘心休休而有容主張文盟作新善類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南州悉藉於陶鎔所餘奉祿皆給故人東閣素多於賢俊克勤小物亦惠窮涂欲其有所就而底于成是以鑒其□□而與之進故雖□帚不嘶□音某敢不圖報屋知益勵末學以酌□□不絕褫道方新□□□神□是

宮禁祗言得□尚冀作為於□□遠□以往知所裁

代楚州司戶謝守臣辟差啓

再轉為丞未紀藍田之名氏三語曰掾遽膺公府之辟書特勤帝旨之放課玷戶曹之選聖非所素得之若驚竊惟郡國之建侯允賴官曹而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雖有異同由隋唐以來簡拔務先賢俊三絕盡河東之秀空群必冀北之以章嵩善判而彥伯文辭既休稱之冠古成□□淵而宗資畫諾宜歡誦之載塗如某者才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不離文字之內

而尺鷃飛鳴僅止蒿艾之間頃縣棲棘之卑安意哦松之樂嚴君董飾適總江淮茲邑負余空□歲月擬駕車而就夷路往陪騶馬之後先遇有力而轉清波恐異常鱗之品棄庸俟吾之瀆果蒙特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異起之良謀身佩穀城之祕略來寬憂頭肅其邊陲方為官而擇人使坐曹而治事謂得文武之亡於幕下須石生而為媒有問賓客之贅於湖南昌憖之可信故雖賤于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于衷激昂其志號霹靂手知以寓慕於琰之作徽喜詩□賞□希於杜老

代□□守徐子宜啓

伏審左符錫瑞東驅巖邦共理得賢僉言允穆伏惟某官見聞博洽師友淵源讀先秦屋壁之書能明其訓知當世治理之劾欲行所言茲者守於侯藩復備陳於民事奏篇剴切訓□□嘉謨霑著於休稱遂橫塞於要路尚稽慶問先杜華緘感與愧并意非言盡

謝修奉使司轉官啓

伏准□ 行在尚書禮部帖承吏部関牒備坐尚書省□奉 聖旨以某前係特差充高宗皇帝攢宮修奉使司准備使喚特與推賞

轉一官收使者設屬宮陵昔綴貧於成府閑勞
役士兹第賞於明庭揣巳奚勝循涯知懼切以
兹[illegible]皇厭世仙馭上賓聖主念親宸心永慕命總
因山之役時諮屬使之賢用期門兵用羽林兵
蓋自有於制度發近縣卒發內史卒曾靡調於
師徒汔全甬窀之工大慰攀髯之望退惟下走
局有微勞居衛濫吹以亡庸敢覬疏襃而示寵
兹蓋伏遇某官忠貫白日誼薄層雲親簡上知
肅將使指念神州未遠將頫漢殿之衣冠而禹
穴相仍姑閟喬山之弓劒暨畢陵之復土副我
[illegible]之在天以[illegible]執事之微臣[illegible]
[illegible]零某敢[illegible]
報三吐哺而下白屋已資[illegible]九之生成一舉千
而轉清波更藉陶鎔於始[illegible]麻圖尺寸以答萬
分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賀張右史兼吏部侍郎啓

伏審螭頭載筆言方紀於聖謨豹尾持衡班
巳躋於法從朝有得賢之幸士歆稽古之榮切
以史官權重於宰臣銓部職華於禁近轂自孝
時[illegible]繫月作經資記事之六或辯或誣而或華
典選頼知人之鑒然措辭未許於游夏而稱職
惟推於馬裴若非命世之英豈勝兼任之寵恭
惟某官[illegible]高令[illegible]學探本原羅二十八宿於
胸中[illegible]六經於言外歷觀自昔[illegible]文已行
[illegible]朝[illegible]之隆皆我公事業之著第勳外府
則[illegible]太君紀[illegible]之効議禮奉常則小諸生[illegible]
之儀詔自上卿命陞右史國政攸繫君舉必書
或考制度以示勸懲或紀善惡而為[illegible]然人
君雖起居修注在朝廷須遠近得人[illegible]之
不遺必衣冠之[illegible]屬妙選帝簡晉陟天官[illegible]
玉壺冰諒致權邪之憚[illegible]金[illegible]
之明宜褒賢而賞功遂[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把酒以[illegible]
飛方[illegible]林而假蔭[illegible]成而[illegible]雀[illegible]
誠喜[illegible]于衷言不盡意

賀太常[illegible]少卿啓

伏審榮綴使星晉躋卿月正人登用[illegible]知
況夙陪東[illegible]之趍[illegible]後衆賢之[illegible]
則方而直諒恭[illegible]而溫良表正朝端[illegible]
之色識通世務即之皆[illegible]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出之策兹從[illegible]計入領奉常[illegible]
[illegible]雖古[illegible]
昭元[illegible]賈誼之善文[illegible]末

唐之多 之不相契
振隆 致
豈 常之云入 不升國
別尊卑辯同異有秩有序不僭不差 大
大備之時啓皇 明之主繼舜 治
興而作秩 公爲 國實幸甚 恐
遂秉靡容夙夜以 寅 諸生 道 放
胡假館而受業 附翼以 掃透
非 闕於 不 舉 父 封 典
成功

但 知張生

將於此道 行朝 用 以
之 實爲 之司國家利 待
又能 從其 惟憲 臺
丹論諫本先於仁義行行且止威名
豪宜朝湯 而 悅井
深而 重厚 方 筆 特
屋 論 修身而 言
明 上 而動容
之大 言利
國寶

興既忠 狼當路安
之充塞 而朝
泊贈 之 人晉 而 貸
浪跡籬落單飛 把酒以對 新豐
當世切 歸 地 待吹噓而上天
於 前 風采誦 句於
之上終 望於閣
郭 師惠湖山 地
鼓 而歌 情於家室
於 山 既 賢 於
譖

使之
始見 情 向背 從
曰 丁不幸 大故室如 何
於送之儀地多胃 何以 安
誰憫此公獨念之茲 官 之封復
地龍驤虎 可置於萬
於千乘 鬱 使有其名今
之 寶 之 雖九原 一念
心 伏 春風風人 夏雨雨人
及我而
而悼

未聞所當哀 賸且與啓布宜施六
報其謂何其敢於州于裹告與夕後六
外所援逃於氏之識結草道尚力亢杜
役廐幾一得仰答萬分

謝王給事放錢啓

比蒙使府鋼貿舡稅錢者厥得
寄餘生於江海輒希大府鋼收例之
日味之誅還于於從之命厚
伏念某與世有因人遠役歸行
羨於宜仙戴風匱於歸龍
莫言肯何

謝未化於治澤
夏口西望式訪周郎之赤壁述者
洞遊南越漸無氏之青蛇書生裹之
恋漁父煙波之艇垂綸釣若將扣舷唐之
激石枕流濯纓詠滄浪之曲何能
進類推不常曰券金於
停鴨於別浦棹於晴江非
安得一請而遂去茲蓋伏遇某官
難梁九牧以阜民以著之幼
而作行輔之算及非制
而山有方求之士於草

又問湖南欲增秩九鼎之
昇一千金之重某得不同去而滑日
派以乘風浮家江宅於西塞之邊歸試真
德擊誓江於中流之際更先祖逖之楫過此
以還知攸措

賀阮啓

伏審大號位正元樞增華巖
又何渭釣之楫燕賀上惟
摸以來漢唐而下時遇主而
英被國獻六言不
所行秋

雄障

成宜
本兵之任寶昭論公
公於衍晏憲得君元
獨協贊能使西北逸
進且祖宗大業而稍
用閫建無窮國某遐閫
古倍常情之節之舊
徒備器械方將復於京而
尚觀形容於盛烈兵為蹈既

諸公平生千萬篇垂金薤琳琅之體作詩三百首掩咸池冥默之音詔趣上帝之玉樓公棄奚奴之囊錦微茫手跡流落人間炳若丹青比因傳之不朽勒諸金石庶有補於將來惟虞魔寵之取將詎意嗤霓之誤讀以氷爲凝以鼎爲刖如鄭亂雅如紫亂朱念謬於遠者由差之毫釐況汨其眞者玆十焉八九苟肆行而莫禁則壞亂而不收是須絶去其本根毋使難圖於滋蔓紙貴洛陽之市方傳者以爭先雷轟薦福之碑李應焉而如響玆蓋伏遇某官研窮百氏博極

羣書以斯道覺斯民將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主信其客豈特識河南之賓去取以公是正其失且慮入于彼則出于此又復火其書而廬其居某得不感知己之難逢抱遺編而永嘆作春秋而辭莫措雖絶筆於獲麟得夫子而名益彰尚著鞭而附驥

謝友人王時舉惠書啓

特迓都騎寵貺長牋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勞謙之過甚樂鷃以鍾載鼷以馬秖眩視以懷慚回自識其不足以補吾子之所須既辱賜又安

因心而會是須得於言意之表又豈求諸文之間昧者不達本原茫乎莫知畔岸翫歲愒日去道愈遠絺章繪句雖多奚爲某求諸日用之常契彼心傳之妙初無甚高難行之說蓋有悠久不息之誠故雖多見闕殆多聞闕疑豈在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必也不欺於闇室居焉無怍於明神對妻子如賓接朋友以信被鶉衣如被黻冕處素貧如處廟堂富貴不淫而貧賤不移道德爲師而仁義爲主自然與古人同堂而合席又奚假虛言欺世以盜名賊子於斯從事之

轍謂財力殫殘之後與郡政廢弛之餘飢饉洊臻農民告病拯其大當不計其細志乎公宜靡卹乎私凡寓公遊士之須及姦吏猾胥之蠹可以去則去削則削蓋將後所後先所先晝度夜思銖累寸積旱潦既爲之先備兵民亦頗爾相安里閭無愁嘆之聲下皆按堵道路少流離之苦行有裹糧夫何盈篋之書乃肆含沙之毒雖兩怒之言溢惡識者深諒其非然三至而毋必疑古人亦將不免果致臺評之及竟奪守符而歸自昔省愆于今越歲於祝網之辰而名絓疎目於可封之[illegible]身爲窮人[illegible]類共振起於[illegible]凡右提封一[illegible]子亦冒殊榮遠勤綏騎之臨且沐兼金之貺某敢不益勵末學恩稱所蒙範不範而模不模雖乏誨人之規矩趨亦趨而步亦步尚希受教於門牆

代上執政求祠祿啓

仰魁材之館莫預下陳上光範之書輒循故事囁嚅冒犯傾伏凌兢伏念某稟生弗靈是古成拙雖曰脩名之不立未嘗枉道以求伸病乎在已順乎在天諺云爲善之樂薦之吾君致之吾相敢覬非常之知昨奉命以領州將改弦而易

久雖未能造道而自得且將以誠意而爲先孰事幸其接於門牆有意推而納諸閫域世無夫子而欲自晦於門弟之列人非伯樂而謂久辱於奴隸之徒請之勤勤教之云云警其昏昏覺其憒憒懼有善而喪厥善復以能而問不能時方螟蝗之爭鳴聲與蜩螗而競嘈鮮有相愛而不相忌率皆以頌而不以規靖言而思則吾豈敢凡所進左右者貴毋一毫之自欺庶來者覺觀焉因以斯言而爲戒用醻嘉惠少障狂瀾

謝中隱先生授館舍啓

夾策遠[illegible]之實錄[illegible]覩鯢之表望非所素寵至若鷙鷚以知人之難雖聖猶病凡賓主之交際必聲氣之協同歷觀載籍之所傳鮮有傾蓋而相契故常清賞名於高仙芝客仙芝止以爲庸流而毛遂自薦於平原君門平原不以爲奇士況東閣軒裳之盛萃南州冠冕之英蔚乎相扶炳乎[illegible]輝智足以謀猷足以立志同氣合樂哉川泳以雲飛事至物來燭若燭照而龜卜苟非有擊楫誓江之志擅摛文講鍛之名久而熟其行能難以枉其車幣如某者性愚不穎器識亡庸以辯古今則愧壯

涯之石生以咨政事則匪河陽之溫造徒能遺
外聲利雇厭乎賤貧審知重輕不苟於毫末持
此自信度乎己知未聞匠石過圃而見收肯效
頑金躍冶而自獻採姓名之賤敢謂借之齒牙
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詞色今者卜日而授使
以禮而爲羅於東都問處士之廬特招而往如
伯樂過冀北之野無留其良得非有意推而納
諸陶鎔是以舉手援而出之淵塗特達如此稱
塞謂何茲蓋伏遇某官名重兩朝功蓋一世中
書二十四考方自任於安危幕府六十餘　背
可爲於

章重借廉勤
公滅私俗方趨於季世之秋公獨愾於寂寞之
地謂溝中斷木尚或爲清廟之樽而爨下焦桐
猶可備大韶之樂故雖幺麼亦被吹噓敢不
仰佩名言益遵繩檢此日預門人之列肯玷山
公異時齋國士之恩敢忘智伯

代上執政求知啓

采蘋可羞於王公蓋盡忱誠之薦伐木不遺於
故舊庶興忠厚之風敢誦所聞以陳斯義竊
之附驥尾至有互鄉之難言漢儒之□能門或
以通守而得見惟大雅慈祥而兼□□尚說而

邈而獨得不特斯人齎精而獻能抑俾□世數
尾而歸善眷惟元宰丕贊太平運致治之鈞鎔
一陶造化留蓋帷於犬馬每厚恩私遂令□□
之畀亦冒巖廊之峻伏念某闕河隆緒籍落卑
飛甘棠之芴僅存大勳之尊何用雖妄意封侯
□澼絖之事誰復知畫史槃礴贏之眞念曾點
曾參尚對春風而唫詠而顏淵顏路亦逢聖道
之本原且父子之學俱得師承而閭望□名絲
千載以並馳況宰輔之賢竊念故家則垢胎溷
養宜衆人所不識頗□歸之有地實幸會之□
天恭惟某官

道悲
孫舉羊舌之似而代
冀軫憐寒遠廢閒初終念昔先人曾是師門
桃李今茲小子復聯村館之簪紳既辱而生□
名又復假以辭色謂畢萬之後必大何陋寧不
佐於今栽培封植而使之有成慰拊矜存而無
乎不至退惟下走莫亢衰宗聞華袞片言之褒
增弊帚千金之重膚持譜傳進犯等威大鈞块
圠以無垠或與昆蟲而並列蟠木輪囷而爲器
庶幾宗廟之□收拾卑餘生仰酬大造

代九江倅求任與韓守啓

舊閭[illegible]說之可尊一識韜[illegible]
封[illegible]何[illegible]誤寵俾貳專城既[illegible]問塗
庸消辰而奏記恭惟某官斗南人傑山東相家
出篤忠貞惟由先正而是式政尚簡易殆非俗
吏之所能帝與喬木之思笏軫甘棠之舊蹤三
校之寵班聯陞六院之華提萬貨之平冠帶曾
百蠻之貢屬朝廷之重外視藩方而選侯出應
時須來寛憂顧蝗不入境多黍稌而有童子民
皆奠居安田里而無愁嘆[illegible]洞視萬古[illegible]
末流繼摧陷廓清之力泳[illegible]之旨
於正[illegible]既[illegible]

四[illegible]冠[illegible]譜翰里[illegible]
學望[illegible]之紫翠敢[illegible]風[illegible]於南
管絃姑訪琵琶之舊渚幸[illegible]於斯道[illegible]名[illegible]之
之嗣賢誦昌黎玉潔之文或許親承於[illegible]
西賦膽寒之句庶幾附麗於勳名祈鄉云深[illegible]
裁[illegible]既

代賀宰執冬至及郊祀禮成啓

伏以圭景迎長羣陰屏息郊丘報本熙事[illegible]成
率土蒙休在庭胥慶恭惟某官至誠育物一[illegible]
格[illegible]形聲協[illegible]善政有如桴鼓詠歌不足成功
可[illegible]明屬[illegible]日之肇禋贊上儀而[illegible]

清廟日星輝[illegible]以凝祥[illegible]燎璇穹雲
霽太一既[illegible]天馬下簫韶成而鳳皇儀盛冠
古今事光簡冊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既資顧[illegible]
之勞總領衆職綜核羣臣尤藉弼諧之益[illegible]
蹇而在列皆躡冶以就鎔況夙諳東閣之趨其
敢後衆人之賀伏念某一收朝蹟幾換歲華[illegible]
預駿奔實深鼓舞周家仁及草木方斂福以
民宜室夜問鬼神正受釐而前席仰大[illegible]之廣
樹成萬物而弗遺所期陽[illegible]一點之恩以回寒
谷孤根之暖

代[illegible]至及[illegible]

[illegible]吏端王正謹始[illegible]
恭惟某官厚德春融元勳鼎盛太平[illegible]家風揮
而日舒和氣致祥冰解而凍釋方明王孝理天
下而華封請祝聖人克贊上儀一新臣典捧[illegible]
而稱萬歲領漢殿之羣臣斂福而錫庶民衍其
疇之皇極自開闢以來未有雖詩書折稱何[illegible]
某委質化鈞逢時亨會範金鏤玉正鋪張[illegible]
休點翰舒牋敢形容於嘉頌

代烏程宰上湖守求陞陟啓

三載考績覿揆邦風月之分一字拔人祈下體
非對之采方執裾而求齊庸占辭而寓誠伏念

其學昧通方志惟好古自始一命于今幾年涸
魚叩急於斗升乘鴈可計其上下題名千佛偶
玷賢科遷秩中銓謬爲令尹雖無輿人我有
疇之誦而有君子必葺牆屋之心蓋百里司民
爲親與諸侯均土而治小焉簿書期會之
爲獄訟征賦之繁嚬笑之間戚休所係折腰
米肯懷淵明鄉里之羞學道愛人庶幾武城絃
歌之意然資任有序遷之典必守憲以名升以
朝政恐寂寥而無聞是以躊躍而自獻恭惟某
官吾道之所寄命斯文以爲指南學士如泰
山……壇之教郎官
香言以臨民與之共理式遏從方務二
於材能凡有寸長曾不遐棄退惟下風戴殊
私一辦爲南豐每勤宗仰四方逐東野彭遂親
承茲試邑而罔功幸委身而受察歛蔵可笑點
累日不離小官毀譽以公喜三代所行直道願
借鷄書之寵俾爲鴻漸之階庶聞郡吏之皆警
免使門人之不敬

又與交代張倅啓

推尋譜緒仰華冑以非遥闢決邦條繼大賢
何幸榮雖欣於附驥愧實重於續貂恭惟某官
襟亮自其天資設施本乎經術笑談之際才了
十人蝻錯之間刃游餘地蚤贊總儲之畫旋膺
民社之除去則見思治焉稱最爲晉國保障旣
已著於茂功拜褒德侯封當遂受於重賞乃迂
千里之逸驥來駕貳車之左轄鐵騎銀鞍舌聽
琵琶之舊曲箏筐泥軾因爲庾廬而少留二年
于茲百廢具舉江山得助豈徒風月之平分邦
國不空復繼海沂之歡誦宜應佩刀之約遂登
要路之津某猥以孱庸適相先後遠勤一介行
李之至賢於十部從事之臨服膺諸大夫之言
乃所願學尚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庶謹奉
於兄或少逃於罪悔

又與江州都統劉御帶啓

生李晟於唐室實爲社稷之基依劉表於荊州
何幸旌麾之託將消辰而就道喜披霧之有期
恭惟某官誼薄雲天忠貫日月胡人適南下而
牧宜王興北伐之師仗義從君豪傑皆爲響應
尙壘但國江淮亦知威名簡在上心立登要路
尺設之遣戍屯細柳以備胡帝念九江營聯
萬騎士卒孰練久焉法制之浸驟號令一發必
也旌旂之改觀妥膺閫寄出總戎昭令行禁止
而賞罰以公車堅馬良而師徒習教以寬聖主
之西顧以制天驕於北門潛消烽燧之驚益壯

金湯之勢某系出横浦世守朴忠擊楫清中原未遂著鞭之願捫蝨談當世每懷憂國之心慨想知音欣逢賞鑒尚幾一見即傾蓋如平生歡敢以尺書預通名於下執事

回馮幹啓

伏以排雲叫閶闔親結主知汎水依芙蓉來參幕畫茲大丈夫平日所自期者豈妄男子嘗試而幸得之恭惟某官以非常之才濟有用之學崇論竑議皆諸老所未能言犯顏攖鱗宜明主所恨見晚既朝奏而暮召益聲蜚而實騰爰錫美官用彰遠業數百篇皆可爲法尚[illegible]之忠九萬里方將圖南庶及見勳庸之[illegible]

代賀楚守向安撫啓

伏審左符錫瑞東騎殿藩共理得賢有識胥賀恭惟某官才全而器博實茂而聲竑取一障乘之固非雅志賢長城遠矣蓋有能稱帝念長淮楚爲要郡控山東之門户實江左之藩籬必求牧人御衆之才以畀宣化承流之任一麾出守僉曰往哉汝諧十乘啓行聞之喜而不寐某忝厠容於幄席已見入登於要津某久矣聞風茲焉總事衛中國而遺戎役敢云憂顧之分安邊[illegible]立功名政藉餘波之及

客亭類藁四六編

江陵楊　廷卿　夢錫

賀左丞相王冀公啓

伏審廷敭大號位冠元台選衆而舉皐陶雖上心之簡在夢帝而賚傅説亦天意之協從撥路增華巖瞻益峻恭惟某官斯民先覺命世大才文章黼黻而日新道術淵源而海富敬王如孟子非仁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蚤際千齡之運徧儀兩地之華[illegible]刑以止邪無競維烈文能附衆武能威[illegible]其猶基立太平修和有夏十年而至宰相一德以享天心撫五辰而庶績凝錫九疇而彝倫敘清淨寧一燕基緒於無疆道德安強措甲兵而不用方將薦勳烈於清廟朝群公於明堂天子恨無官可酬吾君欲舉國以聽久積慮中之望爰虛左之求建爲上公啓冀國封疆之舊總領衆職昭鼎司命數之隆一新衮繡之儀增重旂常之載蓋周公有勳勞於天下遂跡曲阜之封若阿衡實左右於商王乃謂聖人之耦惟公懋德與古匹休聲名千載而並馳事業殊時而

一致由中及外式舞且歌其夕荷生成於開播
告河如帶而山如礪方覩封爵之崇肇成家而
壘成池莫紀勳庸之盛聊頁得賢之頌少伸賀
厦之私喜溢于衷言不盡意

又賀右丞相梁儀公啓

伏審廷告羣工朝登碩輔人惟求舊雖帝意之
所孚民具爾瞻亦師虞之攸屬廟堂增重海宇
蒙休恭惟某官寅大而裕和洪深而肅枯致主
以孟軻之道非堯舜不敢陳於前犯顏高汲黯
之風雖賁育弗能奪其勇頃宅百揆備罄遠猶
立一事必曰因民之情進一言必曰稽古之[illegible]
奬拔賢能[illegible]之急以修明[illegible]爲[illegible]
原凡所罷行審其思戮朝夕納誨其非啓沃之
忠上下相安宜無苟且之意蹟民人仁壽措世隆
平方言聽而計從乃功成而身退帝念一日不
可去良弼公其高卧何以慰蒼生雖云倡牧以
阜民曷若代天而熙載趣介圭而入覲當宣室
之受釐遭時遇主而策萬世之長慎心治國而
獻六言之要當於上意至斂杖而動容置之巖
廊遂疇庸而申命詔還舊柄建爲上公錫以山
川土田作乎股肱耳目屬季秋之大饗儼熙事
於明堂乃眷宗工俾兼使領昭事上帝聿懷多

獻納忠嘉之益謀王體而斷國論在公固無難其
難移風俗以厚人倫視古可以無愧[illegible]自論思
之禁掖進參肴密於機庭耀神武以折遐衝享
天心而有一德樞柄直紫微之位炳四輔以騰
輝靈旗收太一之鋒偃五兵而不試然念久其
事則可臨機而不惑知其要則可應變而不窮
游放書賛於內朝表正使名於右府思均宰路
象應泰階以照體貌之殊榮以示安危之注意
旋宅百揆基立太平朝野歡娛華[illegible]參寧謐上而
星緯明潤下而年穀順成鼓鍾於[illegible]方薦珠休
於[illegible]紘綖[illegible]羣后於[illegible]
宮禱五[illegible]舉[illegible]以聽[illegible]席[illegible]
左轄之尊封社圭腴開冀國山河之舊繼棠公
袞彰鼎司命數之隆一新簡冊之觀增重旂常
之載將見八百餘年之過歷邦其永孚于休豈
徒二十四考之中書公有無窮之聞舉世所屬
捨公其誰某夙荷知憐欣聞播告望相君翹材
之館輒有冀於兼收上聖主得賢之篇敢先形
於嘉頌惟深抃蹈罔既剡裁

賀右相梁儀公啓

伏審大政諮故老入覲于王舊德爲元龜爰立
作相復還柄任益峻巖瞻蓋聞君臣必[illegible]契和

後乎功業非偶然而可致田千秋一言寤意
[illegible]漢竟亦無聞姚元崇十事要說以贊唐乃能
有濟惟規摹之可久與志慮之弗移故國是自
定國勢自尊而治體以成治功以立苟或隨時
而遷就何以措世於隆平此理亂之所由基宜
古今因以為戒恭惟某官道尊而德貴學粹而
行醇惟前聖所行是師自中古以還不論頃宅
百揆備悏遠圖知變法易政無定慮之覆大謀
以聚議進計無成說之為深患尤而要者既審
正而素治詳而略者靡弊精而窮神用一賢則
國皆曰賢[illegible]哉[illegible]之必[illegible]出[illegible]令則下皆[illegible]

令驗之[illegible]必令非天下[illegible]孰由[illegible]
君舉國以聽為方侯藩率從強長而中懷乃天
道是循功成而身退雖曰介圭之錫命咸係衮
衣之來歸蓋裴度之護北門蠻夷君長必問天
子之用否而司馬之歸洛邑遼夏使人亦及我
公之起居故其再領平章則使夫戎虜皆畏威
而自臣復相中國則咸其邊吏無開隙而生事
[illegible]音實[illegible]之用捨實係朝廷之重輕矧夫操守
之堅[illegible]濟以德業之久大不動聲色挈神器而
[illegible]安不勞師徒控天驕而奪之氣方袖經綸
之手遠臨侯伯之居中外冀望其用於朝聖神

注想以待於上爰興嘆於當饋趣入對於受釐
都民罷市而聳觀野老歡傳其再入宰相之職
安百姓既人望之具孚春秋之義尊上公宜冊
書之申錫屬玆紹興初元之詔再舉皇祐大饗
之儀當先甲之肇禋總前驅而領使紘綖衡統
倡羣后於明堂鼓鐘竽笙薦殊休於清廟神人
權悅宗社安榮然念望之久則其應世難任之
專則其責也重在三王之右而陳五帝之上豈
徒空言立千載之功而建萬世之安當無貴守
庶康乃績亦永有辭某簪履後塵詩書餘習遭
時遇主[illegible]定[illegible]策[illegible]八方基[illegible]千修[illegible]治

獻六言[illegible]誦單於斯語用[illegible]知遇少答[illegible]主
之精微文莫宣究

代烏程宰賀湖守顏寶文啓

伏審奏計南闉剖符近甸昔臨巖邑閭里猶勤
於去思今布藩條襦袴競歌於來暮叨居陸墊
倍激歡悰惟具輿之名邦號浙右之道院帝城
不遠適多南陽之近親治效未聞允藉西京之
循吏庶幾以詩書禮樂而為政俾足於魚稻蒲
[illegible]不[illegible]恭惟某官一善服膺而勿忘深造遠
[illegible]自得圖[illegible]存[illegible]惟公言則萌於心信於其
君反諸己而得其正頌以民社循良之最又屬

天子耳目之官一新儀注於容臺旋蹙論思於起部謂膺眷簡進秉事樞乃寓直於中奎俾出將於使指特書異等之效茲有非常之褒申錫賛書易壝藩輔先聲戢路山嶽動搖東騎殿邦旌斾改觀矧平原之忠骸儼遺像於丹青如烈日嚴霜望之凜然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緣斯頌魯之義諒有繼於前脩易元眞迭宅之舟豈但親於細務第恐未黔於墨突已聞促治於曹裝某自蒞治民憨無政學跡雖遠於賓閤夢惟遶於宮廬乃虞浮食而罔功河幸黍身而受察地方[illegible]閭閻疾苦以奚知我有一風雨震淩之可免

代賀潭帥黃樞密啓

伏審力解鈞樞寵臨帥閫折衝萬里既嘗展於經綸偃息一方自不勞於談笑明命誕布歡聲沸騰況夙陪賓閤之遊奚敢後衆人之賀恭惟某官斯民先覺命世大才文章以孔孟為宗每下視班揚之輩事業陋漢唐諸子謂不能堯舜其君非仁義則不陳於前有謀猷則入告于內惟直才而行道不枉己以徇人雖畏塗欲起於風波而素履期渝於金石胡人適南下而牧宜王興北伐之師役西清次對之班進右府本兵之地自得師中之吉果收堂上之奇今皇帝移軍恢復兩京任舊人共政使宅百揆宜居四輔三公之列往專五侯九伯之征何成功而不居且抗章而有請帝念老成之去詔司屏翰之雄豈非將獨賛於化鈞於是必詳試以吏事泰山巖石詎久虛民具之瞻衮衣繡裳諒即播公歸之詠某漂流薄宦骯髒餘生幼從鄉里之小兒幸識海濱之大老天其或者我有遇焉負縣令之弩前驅茲送行旌於異郡念吾黨之子在簡尚蔵先生之一言

代莫幹賀[illegible]浙刑龔正言啓

伏審錫命宸庭[illegible]先聲[illegible]可揺不今而嚴知江河之莫犯凡叨庇植佇激驩悰恭惟某官斯文以為指南吾道之所寄命胷中浩氣曾不點綴於浮雲物外秋毫未始較量於末俗視功名為餘事守節義之大閑項辭道家蓬萊之山進司天子耳目之寄痛姦回之在側盜名器以招權啓薦紳奔競之風紊朝廷清明之政攖逆鱗而諫謂宜鑒覆轍之車正兩觀之刑幾欲請上方之劍坐致金吾之落膽益陰鐵面之威聲旋聞奉常之除亟上封章而去放懷觴詠袖手經綸雖憸人欲鼓於風波而寮

履益堅於金石茲為蒼生而起來宜直指之威當道埋輪諒必誅於封豕援經折獄豈徒總於祥刑第虞墨突之未黔又促曹裝而入覲某關河墜緒羈落卑飛十五年困州縣之閒尚掄計幕數千里涉川塗之險來赴戍期顧蝸蠅之末所得幾何無田園之歸其窮至此況當內修外攘之際未免行齋居送之勞非有託於帡幪曷可逃於罪悔言如良藥願見枕中鴻寶之書祿必素餐坐杜後患文之法

代寺倅賀湖守趙徽猷啓

伏審左符錫瑞

長安之日異數

儲神天潢毓秀文王之昭武王之穆莊公之子周公之孫處富貴而不驕雅知為善之樂通古有補尤高博物之明一昨請命於周俾侯魯其治有異等之效以自結明主之知爰陞之華更畀名邦之重非特遂過家之適抑衣錦之歸歷考熙朝惟重長吏凡分二千理之寄必需五百年名世之英茲觀父子為實謂衣冠之盛事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轃今舉之攸終俾熾而昌俾壽而臧俱慶侯邦之永保第恐御屏之隔座靡容墨突之已黔

某漫浪奚為侵尋且老南陽之勸耕興利昔推召父之賢雲間之泛宅浮家今作貞卿之客屬有負薪之疾阻修維梓之恭小大從公雖莫聽鼜聲之職中和宣化尚覬傚鹿鳴之歌喜溢于衷言不盡意

代都幹賀平江守王待制啓

牧以阜民夙仰幹方之略衛中國而遣戎賓幕之遊雖分職以甚殊實事賢而為幸恭惟某官卓然公輔之姿聖賢之學上三道之要諸老生皆嘗言夜之說明

直遂陞荷橐之從班屬詔羣王迭更外服甫昔生於崧嶽而頗牧今在於禁林宣力四方汝為則予一人以懌保是南國錫以介圭遠濱池之弄兵有綠林之干紀爰起牙璋之旅命分玉帳之弓元戎十乘啓行罙入其阻王師大獻奏凱式遄其歸宜開當軸而處中乃復擁麾而出守先一州而後天下在公固無甚難會諸侯而選車徒舉世孰尸其任願建久長之策入恢宏遠之圖某漫浪一官倦尋半紀抱膝而登梁父徒懷憂國之心擊檝而清中原未遂著鞭之願來賛樓船之畫誓燃赤壁之舟聞分陝而得

召公喜過江而見王導卻匈奴未七百里錄云賢過於長城擢毛遂於十九人或預請行之下客

代賀蕭司諫除諫議啓

伏審擢自諫垣首司言責大夫視上卿於列國位望益尊天子有爭臣者七人選用茲重知人善任非聖孰能恭惟某官性極誠明道參經緯郎官上應列宿初懷錦帳之香學者仰如泰山旋闢杏壇之教爰書人主之言動進班宰相之會朝補闕拾遺有犯無隱故朝廷推爲宿望欣聞諫議之得君謂天下必致太平[illegible]遲延[illegible]言賀眷方虛已以問政至或欲[illegible]容[illegible]陳萬世之長宜治冠百王之上公有無窮之聞邦其永孚于休某誤辱恩憐每勤宗仰斯民而使共理方叨符竹之分明主之登直臣切奉絲綸而喜其爲慶幸罔既剡裁

代陳監與常熟知縣啓

去田畝而就吏祿濫司關市之征執手版而拜上官行覿官牆之美欲布姓名之賤庸馳竿牘之誠恭惟某官心造道原識通世務休有令聞揚于清時若高陽才子不隕其名在漢廷諸儒無出其右來臨巖邑宣布教條鳴琴而[illegible]下堂

游刃而有餘地爲晉國保障[illegible]已著於茂功拜褒德侯封賞遂受於重賞某夙勤仰德茲幸[illegible]仁事大夫之賢償官謗之能免報國士之遇豈私心之敢忘

又與兵官啓

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聯合治茲同官僚敢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甚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息潢池之盜籌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謂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壇之拜其浮家若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壠斷而罔[illegible]利[illegible]爲[illegible]粟之圖[illegible]所[illegible]於誨言[illegible]可少[illegible]於罪戾

又與交代王監鎮啓

覿宮牆之美未契夙心典關市之征茲塵交契已涓辰而就道庸占詞而寓誠恭惟某官才了十人氣吞餘子小試煩劇備見設施數千牛刃芒發硎其游恢有餘地九萬里風斯在下而今乃將圖南既騰課最之書宜被褒遷之目某自慚不穎見謂亡庸何幸一官且繼高躅則其不遠惟賢者善於前修政必告新庶後人占其[illegible]發我所願也公其圖之

代上户部呂侍郎啓

伏審親結主知進司民部賦不加而用足惟公
克明源之深而流長自今以始誦傳四遠欣歎
一詞惟邦計之甚繁實聖心之攸屬銅楮之幣
迭有情僞道路之言方興怨咨既弊端之益滋
奚法禁之可後是必酌古今以爲之制因以量
貲幣而救於時使無彼輕此重之私庶見利興
害除之效疇咨是寄允屬通儒恭惟某官心造
道原議明國體論思獻納蓋嘗造膝以盡言盤
錯糾紛無不迎刃而立解妙膺帝簡式應時須
宜未占而已孚致有識之咸慶尚觀渥恙以
車千秋之[illegible]侍紆民里[illegible]東[illegible]之御[illegible]

遊淮水數拜光儀遠宦[illegible]寢[illegible]闕以矣乃
瓜而受代茲焉垂橐以來歸甑塵釜魚貧窶是
遑於朝夕天吳紫鳳倒披忍見於兒童徒能書
空咄咄奚爲哉禾知此身漂漂如何耳欣仰士
安之鞭箠願彈貢禹之塵冠雖里人何取於效
顰詠匠石不遺於堊鼻蓋平生一丘一壑未嘗
爲世俗道之惟祇今三沐三熏庶幾從我公遊
者恭俟進退以卜窮通

代謝提領顏侍郎辟差啓

[illegible]自承之方懷尸素之愧拜命爲員遠荷[illegible]錄
之寵得踰望外感越情涯竊惟邦計之原莫重

淮甸之推曾康立均盧之制蓋慮費財而傷民
洪羊兼鹽鐵而云亦謂安邊而足用去古[illegible]遠
流弊益滋分職設屬而每以爲難以私害公而
弗勝其患不有君子孰清官曹宜需當世之才
能俾預有司之出內如某者二中四下百巧千
窮敢謂知憐誤加甄擇既與互鄉之進復取嚴
明之言越尊俎以代庖人方厠具僚之末舉嘗
庫之謂賢者乃騰公府之書退省其私夫何能
稱茲蓋伏遇某官羣工冠冕萬事著[illegible]
綱本仁義而論諫茲根國用知財貨之原流思
爲官而擇人務[illegible]惡[illegible]故[illegible]

而[illegible]忍尺[illegible]兮[illegible]之[illegible]
余兮形時影獨久矣哉不附德人之言如虞幽
皇之蒙窨兮將從何而自媚獨中懷之莫訴兮
邅回以容與忽佳人反袂兮浪浪誂余以好音
執余手兮並余舟始語余以一氣之要妙兮共
相期以寥廓之迹涉天津以曉[illegible]兮攬白雲而
[illegible]表披清風之浩蕩兮飲朝露以當肴[illegible]百[illegible]
之輕蹻兮如得砭劑而疾瘳負宜[illegible]而跨九丘
兮將餞老於滄洲倚歟偉歟實[illegible]

登硯首賦

惟荊故都帆載[illegible]唐鄧標

秦之巖阻引湖湖之浩渺有
歸峴首於南城之南漢沔來趍
繫天設地造亘萬古如有期待兹　述後
平野之紆餘寓遐觀於幽杳懷古者於天末限　死彼勝
南北而增悼蔽芭蓋於陳梁扇腥風於萬夕紛　一　悲
變亂之滿前散煙雲於群嶠昔羊叔子之異懷
發憂端之悄悄悟涅濁於此世感頹齡於府之
歛生死以自私慶瘞濆之不保彼達人之大華
眇過空之飛鳥繞萬酙於太虛一古今於晷映
追物祖之至遊夯八荒於衆妙曾何有於陟降
又　分於悲笑差　遊之頃　[illegible]

澂之
風日之清　妍　於一醉
絲暮景之和迷尚流觴而藉草　於之林
祖與　風而長嘯

君子

時子以衆香草植於其居名曰君子
郭友屬余賦之爲作楚語
靑海兮百里朝余濟兮江濱望　兮
一見兮君子中洲兮若英白蘋兮
兮誰采睠下女兮　幽　荷屋兮蒸
杜衡攬蘭苣兮　佩薜荔灑兮

潛鑒系寶璐兮自程塵何食兮杯
水裔承朝陰兮　薈容夕歛兮佳
悠塗道兮遠遊　条芳兮
茲世兮詭好然俏傺兮多憂
荃獨爲兮宜脩願題鴂兮不鳴恐蕙草兮
繫枝兮紲風睇偃蹇兮

上留守章侍郎秋大閱

司馬　玄天下雖安忘戰必
天子規　武備覘
震戎　九月
明

耳一
以形容　天子敕　曰
吳司　大閱　固國之
馬
金陵龍蟠虎踞襟帶江海　矣楚行殺
雖嘗留淸蹕之塵而駐　之取是曰
國之門戶分陝而治必時碩輔我公以
簡知當宁陞西淸次對之華
其始至　膏育　剔蠹
信許一如家至口訓　夏畦
既餓而積飽　大歡樂

書藏於隱處兮於穆……則大采
圖未盡復於職方而……不庭
天子接千歲之統大臣軫四方之
發具舉當保治而已 取專文而府
僚佐將校鎮戍鋸礪戈矛訓齊隊伍前
吳子慢侮雲合水回有萬……法遵司馬
於仲冬經考獲……兮又符…… 月亞於
用日剛金神接……玉女降…… 靜……雲不
地軸青……塵不……乃衣狐
我行…… 行……
深……行

山醉蓋……也乃布……
……手也……遁……
溫……不知其數……何殿也 如虎兮……如龍
……日兮直閶風條往兮忽……兮奔衛軍
沸兮山四搖陣雲捲兮天一空 安邑之水
灌陋咸丘之火攻宜特持……心而雄國勢
助……氣而全天功也若乃金華無聲……
振……而入……陰深明馬歸於癡……
行於一日威夕遍於……城良由方……
小試於勤……皇乎哉号……冷施霜……

增明塵……變色一中將軍之令若
於朔方……時其嚴整……如此者屬尔
斧鉞以宰相禮受將臣謂大明……
國……晉公於淮西之日其儀度有如此
淳熙聖人膺運龍起夢讖以康兆民命相
揆將以歸齊人之疆涤渭水之恥詩衮綉
……歸……非我公其孰能與比安 有……戴珠私形
……聲……歌詩以獻 天子 ……將……明勳……
……又且……百……雲于太史
紀……
安

……旁
……弗克……
……以官援以……述……命
……閣既覺喜甚莫知所去是有
……善占夢……日薰沐……之端……
得神助且合以吉之故……述顛末作紀夢篇
越兩日獻于府下某官方秉事樞與天子遊
退天下士幸記錄斯語無使南柯之槐……
……枕得肆其説而謂功名事業皆夢幻……物
……不可期某願也
閣茂……孟陬兮……以回春隱几以……
動兮感……欣而向榮胡……於此懷兮若有不

得其平以俗歲月之不再與兮鬒鬢種種其將零絲
籍漁□兮老未立乎脩名閶闔九重兮奚昨由
之□成□余神以遐鶩兮排寥廓而上征鞭玉
虬以騎麟兮驂望舒而撫流星扣陛級之□瑣
兮拜羣仙於紫庭衆莫知余所爲兮跪默以
前□有美人兮邈相望凛而潔兮岌而長蒼玉
□兮雲錦裳森劍衛兮瑰□傍鎖之使前兮聲
□瑰乞我蜚霞兮松與韻□拔鯨牙兮酌天□
括弋兮班行綦□兮□章余將從之兮相羊彼
由田訓勅兮謂□將脩以爲常□命而回□
□□□□其□□□□之□□□□
占其詠之□□□□□□
誠既孚兮靈□百余以吉語□之□□□曰
助二月之交詣□在所天其或者名□公□□
濟儒冠身爲多□誠若登□□榮有路誓塌甘
忍報國士遇孰闇此言皇天后土

悼琴僧

妙能大師善鼓琴戊戌秋示寂湖之覺□寺悼
其音之不復傳也吊之以文其辭曰
太古帝聲□而莫得器非所寓叩之以寂窈微
神農□□爲琴發揚太古之音以鳴夫至道之
默默協于天人通神明德故其聲不流漫而謐
譁不沉□而湮□高下洪纖或揚或抑況爲零
絮之□□劃若勇士之赴敵千態萬狀變化無
極□之者既足以理性而反眞聽之者又且改
容而正色此聖神製作之妙君子之所尚而衆
人固所罕識也嗚呼哀哉師進此道殆匪一日
神交古人於千載之上伯牙師曠相與同堂而
合席碧澗□渡寒門雪積落霞繽紛秋風流遲
舞三疊之胎仙僊窟崖之□壁寄妙理於絃外
一得三歎蓋有不可得而致詰者也嗚呼□
墳非招提風□往夕幅巾□明□□孤□
□□□□□□□不□
□歸□乃□□□□□
嗚呼哀哉師今已矣知音者稀□□□
絃之松風生龍□之□□誠□□□
庶幾乎攝衣升堂廣陵之音復傳不媿相知於
古昔

天孫對 并序

天孫對者江陵揚某作也秋孟六日烏尾尹
設毓璿源厥翌日天女之孫儷神於河漢濱
□合古語設爲天孫對曰視壽□於無終窮
秋孟六夕天女之孫得卜於玄龜□石梁而
款天津前期一日揚子東泝屏息再拜稽首以

祠於庭析去蹇拙覤夫天巧吕無滯於心須臾
起視六宇澄[illegible]絳節朱幡紛紜錯落於微之中
若有所告曰天孫告汝吾已至巧專美于天能
成文章妙合自然翌辰之良俠儷于神神諸崧
嶽生甫及申今之聰明皎厲躡武間平惠學百
里平易近民者即吾所降之英若其慶會風雲
旋乾轉坤力補造化輔贊彌綸復周公之禮樂
作聖宋之一經則吾之黼黻帝躬經緯星辰廿
僅足以凝其倫汝今脂牽問塗匡廬之　二月廿
其門色彝愈湿拱器發軔方且　詩江
　其□□所為當　所知　以
　況大　雅之畫　之試
可特公之筆端書錦沾丐士類　其餘
人者歸斯受之復何辭焉汝且拜丘祈　斯其久
斯則將逢道原於左右續元氣之淋漓神授意
取動皆得宜揚于仰伏聽命精誠馳騖而太祈
儆而莫敢褻俄有童孺青袖朱裳翩然而俠爲
之語曰積之厚者施必豐德之至者報必隆公
方受天下重𥁞貝膺褒德之封揭貴名於日月保
眉壽於無終窮汝遊其藩依其垣親道德於前
後亦既有年吾將召丹丘羽人相與講論紀懸
弧之瑞以盡形容於言子亦欣然從之于揚于

欣悟攬衣而起欲殫所云莫知童子之處遂
而退遂書其對
紀述
鳳山紀行為中隱作
鳳山枕江帶湖據東南勝會淳熙戊戌予自惟
揚入覲叨除羽衛公館適介其下久之周覽亭
宇傾圮弗支然未暇經畫也越七年始即其
舊址建閣其上稍窮湖海之觀又明年增修大
佛寺寺之石像亦既藻飾而明洞之右
深古勝在石交絡盤踞世傳唐　仙姑
之□□　畫像　其林　　　歇
　佛之　始至　為□□　領　　當
紀歲月俱至者十人淳熙丙午重陽日
意泉述
鳳山泉去治宇徹遠暇日於東池之隅舉其導
承將便利汲者始度地兵隸俱以爲難詢其七
尋而淨下多潭石累政病乎是弗克舉漫然而
泉不可及于置其說不問命工徒荷畚揷
閱意所指掘地越尋尺泉脉適通浚而深之寒
冽可飲可漑取用不竭遂名曰意泉云
頌贊
古鋼鏁斗頌為中隱壽

淳熙丁未春嘉興漁者得秦漢間一器於海
鹽澉浦岸石斗中鶚首鼎足皤腹圓蓋有柄模
拊耳象於斗驗諸古昔其龍眼所紀杜陵銅
薌乎夏六月中隱先生懸弧旦是器也金堅
質良久而勿壞可以酌酒醴葆冲粹門下
謁冠卿敬取為先生壽薰瀹百拜而獻頌曰
惟北有斗斟酌元氣酒漿不挹斡乎天地胃者
創物尚象制器鶚首山立態嶓鼎峙濕以魁柄
可用酌醴在昔杜陵有曰馮氏名紀銅器秀流
圖史羅頁娛劍鬩陵遷谷𣵀澴博　閲不知其幾
神呵持　壽　中
是冶　作
埏埴萬類海若効珍坤靈社錫以大斗
图既以介眉壽以綏福履興雍熙和垂休永世

代馬幹水晶數珠贊

鹽山水晶堅剛純白不磷不緇巧匠斲之為
念佛子外圓中虛繩繩貫珠寶用攜持逼
念無量中隱先生初度日門人馬特國敬以
為千百壽再拜稽首而贊之曰
天
此得一以清以寧有萬不同由是而生曰聖
曰賢遂通其故變動周流散不以數功業滂
異姓侯王純一無雜既壽且康數如河沙首
千萬雖有巧曆莫窮其算鹽山之珍堅白磨體
緝緝相聯纍纍貫珠日用受持纖塵不染雷動
潮音群魔跡斂

代題入定觀音贊

端嚴寂然不動淵默雷聲群魔震慄

羣公樂府序

樂府之作盛於唐自温庭筠而下或者置而不
論天朝文物上縣漢周而壯大者固已彬之金
石與五三六經並傳於無終躬若騷人墨客
以篆什餘寓意於長短句以被管絃
太平盛觀　其
前無古人盛麗如遊金之堂
施之社幽潔如屈宋悲壯如李
回石已也溫陵胥端伯雖加蒐集
自紹興迄于今閱歲浸久賢豪述作川增雲
絕好詞表表在人耳目者不下數十百家渲
於時豈不甚可惜余漂流困躓久客諸侯間
象時有所攖拂則耳酒獨酌浩歌數闋
怡然自適似不覺天壤之大窮通之為殊塗也
羈旅新豐既獲其助遂掇拾端伯雅詞未登載
者釐為三秩名曰羣公詩選鋟木寓室以廣其

得則書之顯無銓次淮以寇忠愍公范文正
公冠篇首庶幾浮靡之議無所容声而是集之
作亦得所主盟焉其或傳誦失真姓字訛舛諸
者必能辨若銖銖而較余則有所不暇云丁
[illegible]楊冠卿夢錫序

霧隱賦則序

賦之作從古難工騷漢以來賈誼相如而下
能[illegible]声擅者指未易多屈國朝[illegible]兩[illegible]汴[illegible]詞
得人為最盛然編帙所載充[illegible]
[illegible]俱騏驥[illegible]駘混或者[illegible]
[illegible]師友遊[illegible]文會[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者必[illegible]
[illegible]式每一篇出人爭傳誦[illegible]
乃不相侔猶[illegible]夫使之不廣[illegible]學
也[illegible]未寘[illegible]同志共之且名曰賦
[illegible]子五月既望書于霧隱之東窗

靜寄樂府序

余客[illegible]山因與靜寄謝公相還往閱時既久
歎其為人醞藉風流翩翩可喜而其文亦類之
尤以樂府知名於時每一篇出人爭傳誦一見
適余讀李太白從陽冰求序文書慨然若有所
感乃屬以平生所為文曰庶乎其有託而傳也
無幾何公有玉樓之召整衣與余語拱手坐亡
[illegible]其寸哀其不遇又念[illegible]所以屬於余者
不[illegible]亟請遺稿於其家則已為秦氏子取去[illegible]
[illegible]可復得收拾殘賸斷稿於散亡棄置之自
[illegible]詩文外僅得樂府七十五篇暮[illegible]物華客
[illegible]情思俱與声度合雖[illegible]諧戲謔[illegible]見[illegible]出
[illegible]金輝玉映敷腴潤澤無一點寒陋氣
次維[illegible]木以傳或者乃謂綺靡之[illegible]
感君子病之不傳焉可也曾不知至
[illegible]而不存[illegible]物者鄉賦詠[illegible]綺[illegible]
[illegible]謂[illegible]殘[illegible]乃[illegible]
[illegible]詩[illegible]靡[illegible]笑[illegible]之作
[illegible]許晚年[illegible]嗜禪學安知無[illegible]
敍而首之以見不忘之意云公名[illegible]
師[illegible]清[illegible]丙午立春日江陵楊冠卿

送臨川簿張季海序

[illegible]之學貴乎力行不貴乎迂就商鞅說
[illegible]道[illegible]開悟復說以王道而未入於[illegible]變[illegible]
[illegible]因之[illegible]此迂就說也司馬公以修身[illegible]要三
治國之要三初獻之仁宗次[illegible]之英宗[illegible]
神宗凡此六言終始不變[illegible]力行說也力行
說雖若難合迂就之說雖若易從要其成效

有天冠廸屢之不相倖是可不知所決擇而盡
覈之乎張季海鄱陽奇士也胷蟠万卷書諸
嗞博昕廷大對剴切詳盡路欲尊所聞不
以堯舜吾君躋一世於泰和之域季海誠可
以言矣有司失於選掄千仞翔鸞俾斬獲於
識者為之太息或又從而尤之曰天
落落者難合平平者易從與其危言
孰若巽順使之甘於聽季海從
乎僕曰不然以水旱無耕者
市其罪良賈君子之與
之平力行其[illegible]可也
決協遠[illegible]論一旦
朝獻納論思廷万世長策似亦未
季海勉乎哉故其贈行敬以司馬公
之說為之誦淳熙甲辰中秋日江陵

題跋

代跋御筆手詔

淳熙十二年四月二日 上以 御筆手
某臣某拜手稽首伏讀震懼仰惟 皇上下
秉知人之哲得善將之方[illegible]心昭明幽
旌別淑慝刑賞無僭濫雖中山之謗即墨之毀
日至于前瞭然若鑒照龜卜曾莫容毫髮欺
故凡分閫外寄者俱得服[illegible]盡瘁以効寸
臣公麾臂濫吹戎行當國家明暇時妄
備藏師律謹邊防蚤夜以思期有以稱
寄大何多俛寡與嘖有煩言轉而 上聞仰瀆
宸旒之聽臣之孤遠不自意全 聖德隆寬曲
為矜宥方其謗書來上未即譴何及辯
則賜璽書勉勵綸言温厚訓飭再三
[illegible]究心存息[illegible]報𦵏懼辱 明詔
[illegible]盍鞭駑蹇畢命捐軀用荅乾中之
[illegible]漢昭[illegible]臣
敢[illegible]石[illegible]曹之[illegible]從[illegible]
上意[illegible]精白一心相勉以忠[illegible]
[illegible]稽首謹言

代跋御書某[illegible]詩後

恭惟 皇帝陛下精微之學得自聖傳[illegible]回
之光賁飾海宇迩者万機餘暇取陳[illegible]篇
親灑宸翰以賜臣某奎壁絢爛龍鸞飛翔臣跪
受從觀榮懼交集切惟詩人述作爭自[illegible]家而
[illegible]賦物為難工自唐以來深造是域[illegible]可
一二數充之是詩典微而意逸典麗而[illegible]
人耳之窮諸翰墨芒寒色正增光發揮誠詩林

千載之幸臣叨居近屬親拜大賜深懼無以報
於上是用刻之堅珉昭垂不朽以侈榮遇以對
揚天子之休紹熙改元月日具位臣拜手稽首
謹書

代跋　御書團扇後

皇上御極之初元規恢遠圖作新庶政乃置諸
蔚然陟幽明臣分成武昌首蒙收召晉躋藩
陛與領誰何明年春待侍燕間　天顏
之團[illegible]臣以邊遠之徼祇承
[illegible]欽聳觀切惟字畫之[illegible]
[illegible]家　列聖相

[illegible]
陛下心傳道妙天縱聖
[illegible]臣久磨[illegible]錫賚不貲咸舞[illegible]
向之[illegible]
翔增華衛府臣之蕤[illegible]豈所敢私答[illegible]
之琬琰肅侈君賜以昭示於無窮期紹熙二年
五月日具位臣某拜手稽首謹書

代跋　御書酴醾詩團扇後

臣恭惟　皇帝陛下重協帝華緝熙聖學宸章
奎畫卓冠古今臣以介胄之微叠承帝寵迩者
蒙恩宣安　天顏睟温復取黃庭堅酴醾詩特
書以賜金碧焜燿龍鸞飛翔臣登受聳觀形容

靡盡竊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色正芒寒下飾
万物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於穆聖君德參乾造
至誠發育與物為春而滿拂亡聊扶起春風之
語尚有採於詩人之賦詠規摹宏遠鈞播亡垠
八法昭垂不但形諸翰墨而已臣叨膺眷簡親
拜大賜無以對揚　天子之休嘗誦周家忠厚
仁及草木之詩因知卜世卜年而猷過歷之成
者實基於牛羊勿踐履之初今聖心所存[illegible]
其[illegible]孫同符永孚于休以延洪[illegible]
[illegible]家得以擬倫端爽蓉[illegible]
[illegible]年

具[illegible]拜[illegible]

題趙康[illegible]父判院公遺帖後

儒學[illegible]於家[illegible]自齊威讀書堂上而輪扁有[illegible]
不傳子之說然後歆向異同之論與回視與點
曾參對春風吟詠氣象相去遼矣余客臺成嶠
趙康于定交見其筆勢翩翩文詞高古意必淵
源有自今得判院公遺帖殆與鍾王並驅而爭
先於是始信康子之學蓋本家傳有不可得
而跂及者康于居大將軍莫府功名鼎來銘
彝然須濡溪皆甚易事他時以斯帖勒之金石
不靳其傳則公家父子休聲令聞當並建於無

終窮淳熙辛酉季冬二十日

題趙應之雲巢集

右某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衢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俱有前人典刑醞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某辱公知為最深年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為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飫不相捨探禹穴浮沅湘方舟顧流歷江淮而遍吳楚尋幽吊古一觴一詠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為多乾道初別公游淮[illegible]文字散逸公既歸未煖席公赴玉樓[illegible]迺[illegible]經[illegible]之地[illegible]文若干首[illegible]泉李[illegible]比得之之類重加編次以[illegible]俾後世知有所謂真應先生者庶不[illegible]所期雲巢公故隱因以名集云淳熙改元某春二十有四日

為陳生題度人經後

[illegible]真妙道為世津梁敷譯靈文度及一[illegible]誦本普勸受持

客亭類藁雜著編

江陵揚　冠卿　[illegible]

辯疑問

治體

問治道有本原為治有經術談者類為是言然詰其所自則懵不知何說有以賞罰為言者則曰賞罰人主之操柄有國者之不可一日無也昔者齊國[illegible]小諸侯未之從一旦威王召即墨大夫而[illegible]石阿大夫[illegible]烹之於是[illegible]敢飾詐[illegible]齊國[illegible]治之[illegible]之治又未[illegible]於賞[illegible]何耶[illegible]者[illegible]三代以還人漸流說故柔任[illegible]漢雜霸道甚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刑名者其治之徑術乎然歲斷死刑纔二十九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其效乃見於行仁義而刑名不之用又何耶切意談者之言皆未得其要領所自也恭惟

聖天子未明求衣日昃不食躬儉憂勤焦勞圖治十五年于今矣以仁義之道則安而行以賞罰之權則公而當宜其成效大驗視古無愧焉

可也然內而朝廷外而郡縣誕謾虛偽奔競苟且人猶昔爾上而百執下而民庶浮靡驕奢越常亂俗今猶昔爾吏負兵籍日益繁多而熙績禦侮之效靡聞法令賦斂既備且極而創例虐征之舉不已簿書塡委文移猥并覩之邈如而陳篇奏記請謁覓舉則交馳於道是無唯乎庶事之煩冗習俗之澆漓今農桑本業雕飾末遂末品淪於薄而冒法抵憲者紛然莫之禁也詔旨丁寧是臣獻納及于此者[illegible]三所以告戒者非不切至今乃十能[illegible]邪百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小[illegible]於[illegible]之[illegible]能讓[illegible]於振[illegible]之暫一[illegible]嘗不[illegible]於積累之餘自武而成武而[illegible]驕溢利口之風未殄也自高而惠[illegible]而文評語德色之俗[illegible]事也彼周漢之君亦何嘗切切於是哉漸而化之其終俱底于治似未可以經術之許尤之也曾不知昔之羣胡爭八方鼎沸而王[illegible]皆得其術行之於關中不朞年而道不拾遺夫道不拾遺三代之所難致景略且談笑致之孰謂今日有所不能乎諸君幸攷古驗今歷陳其說庶有見儒者之通世務云

石經

問：秦滅學聖人之經淪於煨燼天下不復見其純全殘編斷簡出於屋壁間賴漢儒收拾其遺而補其缺故聖經於是復明然人自為學家自為師父子異同之論紛然而起甚者至於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文此李巡所以有刻經於石之請而靈帝且詔諸儒而歸定之也當時名儒如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刊於石碑立之太學門時人謂之石經而天下[illegible]咸所[illegible]其可[illegible]然石經既立[illegible]者[illegible]失[illegible]其言則諸[illegible]人[illegible]經[illegible]全[illegible]十七[illegible]宜可一[illegible]不容[illegible]議於其間而唐人乃慨然憫[illegible]不能刊正力與諸儒討論正其舛失立石于[illegible]學以為萬世法又何耶李唐去今猶未遠其載籍所傳皆耳目所接是否尚可究也彼之所正遺失者竟何事其略亦可得而聞否或曰楊子雲作太元後世必有楊子雲者出然後其書為可傳聖人之經自遭秦火後世亦必待聖人者出然後其經為無疵漢唐諸儒其識見豈及乎此紛紛之論奚益哉我

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琴
珉於以無窮字聖人之經固巳是正遺缺昭如日
月傳諸無窮
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又且
建爲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今
亘古未之前聞士生斯時得以
聖王爲師拭目觀盛典千載一遇何其幸耶竊
謂自古帝王有盛德大業不必見于歌頌諸君
被以於□之日久所謂老於文學者視以其可
乎 漢唐□□ 之得失形容一八今日□□□

禮義□耻

問管仲任政於齊 齊威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仲之謀也其書八十六篇自劉向校其□復
至于今傳焉向謂其務於富國安民而道約言
要有合於經今取而讀之初無甚高難行之說
其牧民首篇乃曰守國之度在飾四維四維張
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彼之所謂四維
者禮義廉耻是也且人而知夫禮則不踰節而
上位安矣知夫義則不自進而民無巧詐矣廉
則不蔽惡而行自全耻則不從枉而邪事不生
是豈不爲治之要術乎切意齊之所以強威公

之所以霸皆管仲斯言維持故也然唐人之論
則曰廉與耻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
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蹈之斯爲道得之
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
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
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
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信如其言則廉耻由
禮義而生禮義之維絶則廉耻不復存廉耻之
維亦何刑禮義固自若四維者吾見其有二未
其所以爲四也云 子之言不幾於贅且然管
貢□□曰廉上 卯以管子 謨柬世

以遲其臣而臣 以恭行報其 □□ 此言
誇數百言且有及於管子四維之說又何耶大
抵聖人之治天下於此四者不可缺一而爲治
也誠能厲此以御君臣則人皆懷德戮力國家
鞏固有金城之如此誼所以謂屬廉耻行禮誼
所致也今而去其二尚可爲治乎唐人之論是
否果如何識者其必有見於此矣近世之士夫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叛於禮義而汨喪廉耻者
十嘗八九若以誼之所謂頑頓亡耻集后亡節
廉耻不立者伯仲之相去蓋又遠甚其勢政如
痿人之疾駸駸乎日淪於膏肓而莫之振起使

管子復生於今視此寧不爲之寒心哉卽予而
論則四維之屬在今日誠不可朝夕緩也
聖天子頃下明詔固嘗以無伏節死義爲深憂
而通之議臣又欲舉管子之四維而厲風俗勸
懇切至誠當世之急務上之人亦可謂無負於
天下矣然君子之議尚慮乎忌與怠者其心之
所不樂聞且以唐人二維之論爲口實而謂夫
四維之言非管子之言不足以訓故願與諸友
評之幸道其所以然之故毋略

求遺書

問交畫肇於司牧文字生於倉
非一朝夕也自秦下迄今書
不復存故天下後世始以不　書之爲物而不
文之主亦汲汲然惟殘經闕典之求無數也以
秦之火而酷於書如此哉然書因秦火而亡固
也亦有非秦火而亡者試與諸君評之夫書之
二典載堯舜之事詳矣康衢之謠南風之歌二
典之所宜載者也何爲書獨遺之其言乃見於
列禦寇書孔子家語耶三皇五帝之書周外史
掌之三墳五典之書是左史讀之而黃帝顓帝
之道具在丹書宜若可攷而知矣周武何爲而
不知乃以其道問諸太公耶意者外史之所

左史之所讀黃帝顓帝之事亦有所闕而不載
歟證夏商之禮孔子謂文獻不足史借馬之文
孔子謂其今亡夏五郭公春秋或以闕文而無
所增周班爵祿孟子亦謂籍去而不能詳唐虞
成周之時其書未罹秦火也書之闕已如此豈
於秦也夫何宂說者謂六經之免於秦火者卜
筮之易與諷誦之詩而已然夏之連山商之歸藏
易也二代之書胡爲而不傳差以毫釐謬以千
里易也且詩之書胡爲而不載南陔白華之詩不
黍由庚之詩崇丘由儀之詩　又何有其義
亡其辭耶卽是而言則易之

則吾漢之所闕書何入秦火
書爲之則是秦自易詩之外　所謂詔書律者
存其後挾書之律漢除之獻書之路漢開之哉
遺謂者其遺或採闕文補其逸六藝百家之
文既已悉上於官而河間所得又皆先秦舊書
孔之屋壁魯之淹中亦莫非書之古文禮之古
經也書禮且其甚有闕遺而汨作九共月令
工等篇或遺而逸或補而全者不可一二數復
何歟豈非簡之傳寖久而失其真抑史臣所述
未足深信也陋人謂書有五厄其論不專咎於
秦其亦有見於此乎嗚呼經之遺文秦之亡

不可復見矣若河中之三篋西河之漆書
之竹簡無非古書也其書亦可得而聞歟九
七略之名四類四部之分與夫七志七錄之
四庫十二庫之藏亦無非古書也其篇目皆
得而究歟
國家垂精藝文求書之詔時時而下
聖聖相承皆以是爲急務故遺編墜簡雲集
館典章之盛視古無愧
太上皇帝南渡以來固亦詔有司搜訪遺文然
之廣内石渠中以備之無[illegible]猶散之於天
火之餘流[illegible]
二館所藏尚或有
所以[illegible]有求遺書之說也然[illegible]留如何時
使以求之歟則括江海之使必得人如苗捨
訪三川之使必得人如庾都官或謂其心不易
得也然立賞以求之歟則同光試官械選之法
乾德引驗任職官之法大中祥符賜出身補三
班之法似亦未易輕舉也昔人云求訪難知如
者吝惜必須誘之以微利因[illegible]則優給金帛無
惜乎千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編之議可也諸君
共古驗今胸中必有成說幸援前所疑者一二
條陳之以待 上之採擇

役法

明法之行於天下病於民之爭心而多怨爭
且怨則忽上之役雖有休逸亡聊之意非其心
之樂爲也吁爲法者亦當留乎民之不樂而強
之哉古之時有庶人在官之役府史胥徒其兄
也均人掌均力政凡民力歲不過三日故靈
臺有子來之衆鼛鼓有弗勝之喜非若後世之
不樂於從事之甚也試以役法一事與諸君商
之夫保甲之置與夫都副長正之異名不過
之幾 井司闔說而給公上之 以[illegible]向人[illegible]
退意後來[illegible]里數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外戶雖助[illegible]不 [illegible]民[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勞役休息不均之弊於是乎生[illegible]
可無所處於此乎
國家嘉祐之前嘗行丁役之法至一變而爲
召募之後嘗行募[illegible]之法矣又變而爲丁
[illegible]丁役之弊則所[illegible]不均而[illegible]產往往有碎其
家而仇其上者民惡如之何而不恤由召募之
弊則游手無賴不足倚仗往往有易姓名而之
他郡者[illegible]務如之何而不虧是二說可兼善役
之計否邪

主上屬精于治深恤民隱往者綸言之布[illegible]
均役法爲重務所以寄耳責於百吏者勤切[illegible]
至是以巡者建議之臣獻管民戶均差之法田
之制也以官品爲之限[illegible]強之家與其子若
孫俱不得以肆其奸貪[illegible]也然一法立一弊
生田以官品爲限[illegible]爲之子若孫則減其
且家得十頃若十子均之則人[illegible]其一過[illegible]
役矣逮夫子又生孫孫又生[illegible]數十[illegible]之
[illegible]則一頃之數均爲畝[illegible]家未[illegible]也
之子孫但不[illegible]百連阡[illegible]
頃十頃[illegible]之十[illegible]是通
[illegible]但[illegible]之[illegible]
下[illegible]家皆[illegible]不[illegible]又法
[illegible]均役[illegible]令[illegible]官[illegible]中産之[illegible]全又何
均差之法行之悠久而無弊必[illegible]與富者流
人情無怨咨如之何則可不然[illegible]公家一[illegible]
義役之法亦可行乎[illegible]子[illegible]學[illegible]通[illegible]務[illegible]
陳之畧

府兵之制

自鄉遂之制泯然後齊以內政顯內政之法[illegible]
然後唐以府兵闢鄉遂寓政寓乎兵矣獲卒[illegible]
爲近代之良法蓄材待事於居處教養之日[illegible]

戈力穡於倉卒有警之時志史者謂其得古之
意信乎其得古之意也然嘗考之謂天下置府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此陸敬輿之說也內以十
六衛蓄養戎兵外明府[illegible]七十有四此杜牧
之說也二子唐人也所論[illegible]同如此志唐兵者
乃言置府六百三十[illegible]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
一則又與二子之言大相戾矣[illegible]孰[illegible]
且夫以彍騎代府衛其弊乃至[illegible]
一丘者歸若[illegible]一前矣
[illegible]郭[illegible]平巨盜非[illegible]師
[illegible]守[illegible]
[illegible]然有復古之[illegible]討於
[illegible]戍卒耕荒田之策行而願[illegible]有十五六
明以府兵之法理之似亦可復矣而貴無成功
乎宋德裕帥劒南家㙎一壯卒澂農急戰號爲
雄邊子弟則與府兵之法果相[illegible]德宗不能
[illegible]之於天下而德裕之區區乃能行之於一路
[illegible]何耶 聖上經略中原修明軍政御便殿
而閱武士詔郡國而選車徒而邊庭戍役則又
還夫禁旅之良貔貅百萬莫匪精強威靈震肅
固足已折遐衝歸侵疆矣然雲屯萬竈張頤待
哺者嗷嗷大農餽餉日以不給閒爲國遠慮之

臣思所以爲足兵食之計未得也儒者之學貴
通時務其可無說處此乎 聖上聰明英武遠
過太宗其設施注措嘗欲以太宗爲法寓兵於
農之制亦可次第舉而行之否今兩淮之民名
籍隸於官而號爲民兵者歲不知其幾監司帥
臣教閲以時朝廷又間遣使臨之以問其疾苦
兹豈徒爲文具哉竊意有深意存焉以時有以則乎
此也夫民既隸籍以爲兵則無事而耕有事而
戰亦古制也今欲使之與古卒耕閑田而無闕
不[illegible]之意目前之利既足以[illegible] 運漕而足
歲月之久又可用以理[illegible]

兵[illegible]
十[illegible]守[illegible]嘗曰[illegible]能[illegible]來三十萬斛[illegible]佰者
行之之[illegible]以而令行[illegible]之數所諸交帛坏行聘非
[illegible]日矣願考古驗今詳究所疑者併以可行
之制爲今日邊備獻毋借如言爲解而曰容孫
取未學也

墾田

問地遺利民遷業大患也無盛以迫之屋粟以
病之夫家之征又深懲重困之古之農亦有不
出於其所樂趍而必待上之法驅勢禁而後爲
之耶大司徒頒職事遂人教稼穡里宰田畯之
屬又從而勞來勸相之古之吏其誠於爲民耶
抑亦奉君之意而不得不爾也漢世設力田之
負除農民之租而太倉之粟紅不旋踵而效形於
公私哀痛之餘後周之時爲官牛之輸租賜田
廬爲永業而地利數倍之獲夫幾而利於葺屋
植木之後夫用力於夏[illegible]之初而計功乃如
得畝之速豈亦法意備善[illegible]然耶抑民之自勉
歟其毋乃長吏奉行之[illegible]出入阡陌有以勸[illegible]
而然以今之淮楚荊襄與[illegible]湖廣間沃野綿[illegible]
[illegible]百里然禾[illegible] 地鞠爲[illegible]之
[illegible]農之指[illegible] 偃穢露[illegible]
[illegible]勤旨不得粒粟以實其[illegible]顧勢[illegible]虜[illegible]
乎其前爲吏者且漫不加[illegible]農[illegible]何苦
罟攫[illegible]穿而莫之辟也是[illegible]歟乎田野[illegible]家
給人足之效[illegible]如也 聖天子力本務農勸懇
切至近有以官莊曰利病爲言者 帝且溫顏
顧問次第行之況淮楚荊襄湖廣之閑田未耕
者乎切意 聖心攸屬[illegible]不注想于是也議
者謂襄歲持荊湖節者嘗援乾德故典請于朝
從[illegible]佃者止輸舊稅開懇者永不通檢而安集

招誘則責之長吏　帝亦命允但其告訏攙奪者不容理用心勸誘者議旌賞夫惟利是徇人之情也狹鄉之民騈肩[illegible]足以爭尋常一闢比令其誰不樂趍嚮書勸農吏之職也旌賞之渥且不忘其功一聞此令其誰不加勸將舉是說飭有司力行之不識可乎昔河南尹招流散而除租稅始也居民不盈百[illegible]終於野無曠土[illegible]南留後撫凋殘而課農桑始十有七家[illegible]終於[illegible]民富[illegible]茲又勸農之效彰彰者今欲命令之舉世[illegible]不視爲虛[illegible]吏之相習而[illegible]於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論攻古[illegible]令

客亭類藁卷之[illegible]

江陵[illegible]冠卿　著

思人[illegible]說

重楮幣說

夫所謂重楮幣者[illegible]世思聞之[illegible]重於物者[illegible]非爲輕重於物者[illegible]物之權者也故輕重不[illegible]物而[illegible]之輕重[illegible]徇不隨乎我主之與金[illegible]罔田[illegible]高祖欲使之[illegible]土與金不[illegible]日[illegible]輕[illegible]重之者[illegible]之與

輕重[illegible]物之權故欲[illegible]而重欲輕[illegible]所欲耳固知孰利[illegible]以制天下者不患乎物之不我隨[illegible]公日楮幣與錢[illegible]凡幾年矣始行之而利今行之且弊亦知其弊之所自來乎西州之楮幣其便用亦東州之楮幣也東州之銅錢其流通於西州之錢也何西州用之百年而無弊[illegible]金[illegible]里之金[illegible]而懷之皆[illegible]不如楮便而東州則不[illegible]楮日輕錢日重日況濫錢[illegible]官[illegible]宰[illegible]以[illegible]爲[illegible]

而楮幣之行於行都近郡之外則滯而不通有
兇折之弊 偽造之弊有售而不樂取之弊
是可支乎難 而反以鑄錢人皆病之何耶蓋嘗
思之文帝重粟 天下之民皆力田趙王好縱
而門下之士皆說劒所重在此所趨在此惟視
夫上意之如何耳人皆曰蜀之鐵與此之銅一
也 不知其二也 蜀之父老曰鐵之為質
易於腐壞不可以久藏如銅比也是則銅者人
之所貴鐵者人之所賤故蜀之鐵與楮並行
無弊 [illegible] 曰之者 [illegible] 賈利其

之楮
為 [illegible] 吾何若 [illegible] 毋 [illegible] 錢
之而楮曰經州 之問或虛 [illegible] 授殆
不宛百錢者 [illegible] 又同怪其不弊耶或者不原
其 [illegible] 也則曰東南與蜀異也楮之不宜於東南
廢之可也愚則曰救之可也廢之非也夫 [illegible] 救
弊之法東南之 [illegible] 未盡行也何謂未盡 [illegible] 也
蜀 [illegible] 立法則曰 [illegible] 稅之輸茶鹽酒酤之輸 [illegible] 市
澤 [illegible] 之輸 [illegible] 許折納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又
有一法 [illegible] 則官出金以收 [illegible] 使常賤貴

則官散之以示其稱提使之常平而無此重
彼輕之弊 [illegible] 如是則楮與鐵常相權而公與私
[illegible] 濟何弊之有 [illegible] 或今此則不然天下之 [illegible] 稅
不責以楮而必責以錢官務之支取既 [illegible] 其錢
而徒易以楮至發納上供官則以微價收 [illegible]
楮以充其數則是我不欲民矣而求民之
[illegible] 其勢固不可 [illegible] 也朝廷 [illegible] 其
嘗令官自出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折之 [illegible] 專其
一次其法則 [illegible] 一 [illegible] 循

楮 [illegible] 之法
為之法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與
而行也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往凡遠 [illegible] 之輸
今半否者不 [illegible] 也如是 [illegible] 待近者
[illegible] 者亦重之遠者重則近者有所泄
其必無 [illegible] 折之患而銅之重亦變而為
猶唯不失於官其價自與官等矣輕重之權
[illegible] 在我哉嗚呼有諸己然後可以求諸人
而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我自輕楮而責之民我
自重錢而怙楮之不輕固亦不知事體矣

謂錢重[illegible]加鑄而散之使輕錢輕則作法而斂
之使重劉秩謂物少則作法布之使多物多則
[illegible]收之使少二子之時未有楮幣之患[illegible]惟
錢物輕重爲言愚請借二子之言以[illegible]楮幣
之說庶其無弊不下於西州云

省兵食說

謂省兵食者何也愚聞[illegible]朱儒之曹[illegible]
粟濫吹[illegible]切[illegible]國之祿[illegible]祿漢粟[illegible]
夫[illegible]蔺苞然山林[illegible]民[illegible]燎之
[illegible]世[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何老[illegible]粟倖錢[illegible]皆民[illegible]
[illegible]膏[illegible]以爲無用之物無用之物則利矣
民何如哉嗚呼亦知後世之兵爲食之大蠹乎
井田鄉遂之制[illegible]微變之內政之法[illegible]以
使一時云爾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illegible]農
不知戰而士不知稼權宜也然十五鄉之[illegible]
[illegible]三萬而北伐山戎南伐楚無不如意[illegible]
徒[illegible]而無濟於用也府兵之法唐因周[illegible]行
[illegible]事而戰事已而耕大利也開元之[illegible]
爲[illegible]天寶以後邊將益兵寖多調度愈廣

每歲衣[illegible]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有萬斛一旦
[illegible]有變而六軍之士皆不能受甲嗟乎井田
不幸爲內政而內政尚未有徒費之兵府兵不
幸爲彍騎而彍騎非徒無益而又害於[illegible]其尚
[illegible]言之哉今夫庸一夫於家授若直給若[illegible]
[illegible]若事怠而不足供於役令者則逐而斥之
此庸人鄙夫之見非有過人之智而後察見也
況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兵而無術於天下之
[illegible]然而無所甄擇也悠然而無所訶責也
[illegible]不[illegible]石千[illegible]之[illegible]執坐守[illegible]
[illegible]頎

[illegible]火[illegible]有[illegible]錢有[illegible]王[illegible]之
臣嘗叄之士遊[illegible]之人所[illegible]嗟夫兵[illegible]
不[illegible]食之不足也嗚呼不自其所以耗之處而
爲之計兵日以不彊食日以不裕無所備就其
利而徒兩受其害者亦其事勢之至此無怪乎
議論之愈勤督辦之愈急裒斂之愈苛而兵食
真若愈不可爲也竊嘗論之今日之兵雖以廂
[illegible]有爲額而老弱猶居其半也州郡之廂軍類
[illegible]之築城塹供夫役嘈然而不之教也至於禁
軍雖或使之習干戈聽旗鼓無故不許越境外
然[illegible]不勝爲兵而濫其籍者紛如也推是而言

則凡養兵十萬五萬人或無事而食也養兵百萬而五十萬人之食徒費也若之何而惟兵之不彊食之不豐哉無事時吾民受其害有事白[illegible]家受其誤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哉 太祖得周代之兵中外惟一十二萬平蜀之後所擇而留者能幾人乾德中中外之兵止揀十萬太宗盡平宇宙所增不過三十餘萬積而至於真宗全盛之世兵籍不過五六十萬猶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冗當斯之時東征西戍而兵不患不精衣糧有限財計不患不足以法也 今之兵[illegible]患百萬[illegible]多[illegible]而一旦古[illegible]世[illegible]費[illegible]數十餘萬緡財[illegible]也而數嚬之口猶有不滿其欲之意[illegible]大異於 祖宗之世矣 祖宗以全盛之力而所費止如彼今版圖未復職方之舊而費耗於無用者乃如此嗚呼何知而不爲之計乎愚願 朝廷力戒諸路帥臣及諸州軍監凡廂禁兵違法而役使者實之罪兵官[illegible]弛教閱之法則削其官冗食無用者則使既揀之又揀之少而弱者使之不得預長征之選老而病者使之自復於齊民之列謂有無所歸之人正欲棄之則田子方贖老馬之仁可推也正欲仍之則周世宗所謂無用之物又可鑑也則必削其籍薄給其資俾隸百司之役其爲費也亦約矣州郡寬置之之憂 國家收精彊之[illegible]富國彊兵計無易此 執事不以其駭俗聽咈人情而斷之則沿邊屯戍之兵皆可即此類推矣

教車戰說

夫所謂教車戰者何也愚聞之楚人不齊語傳之齊人則數年之後可使如莊嶽蜀人不知學化於文翁則數[illegible]之間聞風於齊魯天下之人[illegible]必[illegible]能[illegible]貢[illegible]以主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於未嘗[illegible]之域[illegible]其不[illegible]也而遷[illegible]之[illegible]抑不知楚人無齊人之傳蜀郡不文翁之教則鴂舌之音且將沒其身而不變而詩書禮樂之風亦不能如是之靄靄也愚故知人未有不可教患教之無其術不患教之無其術患夫教之不以其漸而已矣車戰之法行於古著其效求之今未見其功世之議者皆曰南人長於舟非車之便也又曰江淮之阻車不得方軌車非東南之長技也嗚呼使吾而果安於一隅也則車戰之說誠如或者之議吾欲長驅中原洗清關隴則車戰之法誠非一旦卒然之計寧不蚤講

素練以爲必勝之策乎大抵天下之理備不[illegible]
者功不成習不久者用不精而地勢之論不與
焉吾非略夫地勢也事固有不進吾所見者也
周人本非能水戰也世宗教以唐人不數歲而
出没如神北人本非能水戰也我　藝祖有見
明之習而終於可用北人之可以舟亦南人之
可以車也孰謂車戰之法不可行哉今乎則亦
移之以漸而已人之情卒然爲之則駭而驚㶚
而爲之則勞而憚吾誘之而使安於變則勞而
憚之心不作也夕而使之習於戰則駭而驚之
忘不[illegible]也若之而[illegible]戚乃怯者可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使之奮惜吾所欲用女[illegible]耳[illegible]
僻處江湖之間聞其便於舟楫矣未見其[illegible]於
車戰也申公巫臣一旦自楚適吳捨偏之兩且
留其子使教之乘車射御未幾而吳人盡其技
終與齊晉抗衡上國楚人一歲疲於奔命者七
夫吳者亦向之吳也昔不能是而今能是徒巫
臣之教愚未見其可也使巫臣不留其子而教
之以漸則亦未見其得也世儒往往以成敗論
事一吹齏於房琯陳濤之敗聞車戰之法則掩
耳而不顧聽嗚呼亦惑之甚矣某一也巧者用
之而勝拙者用之而不勝弓矢一也精者用

而中踈者與之而不中寧可以非其人而咎其
器乎琯之車拙者之某踈者之弓矢也平居口
道先王語一旦卒然用於軍旅間事非其所素
習也兵非其所素講也而欲以抗方張不制之
虜如以肉餧虎以羊驅狼果何益哉嗚呼執琯
之事而廢車戰者是欲見不勝者而廢天下之
恭見不中者而廢天下之弓矢也其可乎　今
日幸無以房琯陳濤之事議車戰

興水利說

夫所謂興水利者何也愚聞之天下之理遇之
於此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人道之而　[illegible]

之馳[illegible]激而生變夫水之[illegible]
也方其激激然若有所泄而不能遂[illegible]潰[illegible]者
有所鬱而不得發縱横委曲以求騁奔趍之路
當是之時吾不能順適其勢以泄之暴使之有
所就有所避則其終必至於奔放四出決隄防
蕩陵谷潰冒衝突而有可畏之患竊嘗謂治水
莫善於道莫不善於遏堯之水鯀治之鯀之心
非不切切然於此九載而績用弗成者遏之而
激其怒故水之爲患益深鯀既殛而禹嗣興其
功之成乃及于萬世者鑿龍門决大河導衆[illegible]
歸之海爾[illegible]取[illegible]禹貢一書讀之見其記導水[illegible]

導之使衆水皆有所趨則瀕湖諸郡歲免[illegible]
患矣有持首[illegible]之說者必曰柘湖之瀕海有[illegible]
閘等三鄉[illegible]衆港之通旱歲則海波逆流爲三
鄉田苗之害太湖瀕湖之瀆時有淤塗之壅歲
役丁保則有妨農之害是未可輕議乎此也嗟
夫天下之事有利者必有害善計事者惟擇其
利多害少者爲之爾且柘湖三鄉之田與四郡
之田孰多苟吾之設施得其術使已流有所泄
下流不逆行則海波之患夫何慮太湖瀆口之
役專命一二吏董其事每於農隙之時加[illegible]焉
矣得[illegible]日盧將[illegible]

害亦[illegible]斬大[illegible]閘[illegible]
綸之使東南也請治五渠以洩于江[illegible]
國[illegible]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從而塞
欲導焉而何極綸曰不然彼日之潮有損與盈
三分其盈損居二焉衆川則乘其損而趨之矣
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農隙民豈安于災而極
平力哉僉從其謀而蘇秀俱蒙利先正范仲淹
不輕許可且以修水利如邵南陽稱美之愚
說綸之說也惟　執事深察焉
革濫進
夫所謂革濫進者何也愚聞之事若[illegible]於人情

十有一而言入于海者居其七雖導滑道洛[illegible]
弱水導菏澤之言不及於海要其理未始不[illegible]
而導之使歸于海也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
其所無事行所無事者謂夫不智乎鑿不逆乎
流順適其勢使就于下如是而已爾今之謀利
害者則不然見水之溢於西則遏其西水之溢
於東則遏其東曰新田可決也曰舊防可增也
曾不知水之下流無所奔趨則吉之用力雖勤
而[illegible]流益濫矣是以頃歲蘇杭湖秀之[illegible]春夏
之[illegible]作淫雨則川流泛溢決民[illegible]吾田[illegible]而
甘[illegible]得而禁禦也夫[illegible]之塞[illegible]

水之[illegible]杭與湖秀之[illegible]
入于海昔時港無所窒歲[illegible]浸而江[illegible]不[illegible]
故三州之田無虞而其[illegible]雖處下流水勢既分
民田亦蒙其利今不加意於是爲何也湖之瀕
溆瀕湖亦有泄水之瀆若霅之水皆由是瀆以
歸于太湖昔人浚其瀆而深之且於其所視瀕
水高下而爲啓閉之具以殺其暴故時無水患
而民免溝壑之虞詢之故老其遺址尚可考也
今乃委而棄之雖瀕湖之民實其瀆之半以爲
種植之地官司漫視不之省復何耶愚願[illegible]
廷力戒有司參酌其宜遣長吏率瀕湖丁保疏

而理有所當然者朝廷力行之勿恤焉可也夫
舉天下事汲汲然惟人情之恤則天下無可爲
之事矣且奏補之法　祖宗不易之典也　仁
宗朝則損之遷官之法隋唐不易之制也　英
宗朝則增之當時之論必謂人情有不樂於此
而　聖君力行之不顧者誠以清官曹之濫而
澄其原苟小有所恤則大有所害焉不可也
今日官冗之弊極矣中原版圖未盡復于職方
氏而京官合任知縣者動以千百計盡東南二
百州爲縣之闕而與之常不足以[illegible]
平吏部注擬之下[illegible]

矣世[illegible]弊且如之何[illegible]情[illegible]
違惟察其理之所當然不當然足矣今[illegible]
之士以科舉而進以世賞而進者俾之三削而
關陞五削而改秩試以親民之職優賢之理當
然也彼雜流入仕固宜有限格而豪民之家有
濫捧香之澤及以高貲而授妻恩者胡爲亦使
之改京秩宰大縣而與進士任子等耶　縣令
之職於民最親除授得人則利興害除　主德
宣布或非其人則一邑之間徭役不均刑罰不
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其爲患蓋有不可勝言
今之豪民目不知書天資殘刻若寵以子男之

任使臨其民彼志在苞苴惟利是尚必剥民之
財以奉己之私監司郡守牽於請託雖目彼之
姦贓且畏縮而不敢治百里善良之民三歲之
其殘虐未知其何辜故范仲淹謂固邦本者在
乎舉縣令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
窮天下其言深有契乎此也竊嘗計之豪民家
貲不啻百萬今以其百分之一而圖恩澤則可
補官又以其補官之直而爲[illegible]直則可覓舉
主溢格例授京秩矣不數年叙進一官遇　郊
霈則又霑服色封叙之渥積之歲月陞于[illegible]郎
禄其子孫是朝廷[illegible]名器之重富[illegible]

之金且[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取之[illegible]
窮切意官爵之濫從古無是也今捐爲之法
民之由捧香妻恩得官者欲改京秩舉主必倍
之薦舉之書必責其明言某舉某人自某塗進
爲監司若郡守者使其稍有識知視此必羞去
不復舉甘心舉之而不辭者則舉主之爲人亦
可知矣如已改京秩今則不許轉[illegible]　或任
知縣亦復罷去以祠禄如是則官曹庶或可清
流品亦有區别而縣令之官亦須得人不至[illegible]
民害彼濫於澤者自恃其有游談之助世[illegible]
說之行必有以貴戚恩澤爲言而取其議者[illegible]

則折之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而明帝不許[illegible]
太后爲親求刺史而宋高祖不許秦國公主[illegible]
子求近州刺史而　真宗不許爵祿天[illegible]公[illegible]
也必賢而是與誠使爾爲貴戚之姻族[illegible]非其
才朝廷亦不敢溺以私況爾輩田家[illegible]非其
姻族而濫其官今不寘之法而全其軀命亦幸
矣爾今復何辭彼自知其官之濫而畏其法之
臨也將奉頭請命之不暇其或有怨怒之言勿
恤焉可也昔周太祖時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
唐明宗時者帝責諸將以不顧人主之勞儉不
國之[illegible]不忍己之有何功而[illegible]
怨謗[illegible]怨其上者[illegible]
其所怨亦[illegible]以[illegible]恤矣夫將士[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太祖於郊賞之[illegible]不之恤今將清冗[illegible]之濫
而行其法尚何恤其[illegible]民之言爲願明戒有司[illegible]
行之